



勉 3 传

潜龙初升



耳东水寿◎著

《鬼吹灯》《盗墓笔记》后**值得**追看的悬疑小说
子与2、月关、辰东、庚新、南派三叔、莲蓬、烽火戏诸侯、管平潮等网络大神联袂推荐
独家彩蛋，公开《民调局异闻录》三万字番外

《民调局异闻录》前传

民调局大外挂

六室主任吴勉的传奇人生

天涯社区2017年度十大作品之一

持续雄踞天涯社区莲蓬鬼话阅读榜、

腾讯文学阅读榜、黑岩网排行榜

喜马拉雅FM等有声书全网收听人次超过一亿次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耳东水寿◎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勉传. 潜龙初升. 3 / 耳东水寿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218-13580-9

I. ①勉… II. ①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0523号

MIANZHUAN: QIANLONGCHUSHENG 3

勉传: 潜龙初升3

耳东水寿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策 划: 李 敏 李冠亚

责任编辑: 李 敏 温玲玲

装帧设计: 刘焕文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2号楼(邮政编码: 510300)

电 话: (020) 85716809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65千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5716849)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十七章	065
第二章	005	第十八章	069
第三章	009	第十九章	073
第四章	013	第二十章	077
第五章	017	第二十一章	081
第六章	021	第二十二章	085
第七章	025	第二十三章	089
第八章	029	第二十四章	093
第九章	033	第二十五章	097
第十章	037	第二十六章	101
第十一章	041	第二十七章	105
第十二章	045	第二十八章	109
第十三章	049	第二十九章	113
第十四章	053	第三十章	117
第十五章	057	第三十一章	121
第十六章	061	第三十二章	125



第三十三章	129	第四十八章	188
第三十四章	133	第四十九章	192
第三十五章	136	第五十章	196
第三十六章	140	第五十一章	200
第三十七章	144	第五十二章	204
第三十八章	148	第五十三章	208
第三十九章	152	第五十四章	212
第四十章	156	第五十五章	216
第四十一章	160	第五十六章	220
第四十二章	164	第五十七章	224
第四十三章	168	第五十八章	228
第四十四章	172	第五十九章	232
第四十五章	176	第六十章	236
第四十六章	180	第六十一章	240
第四十七章	184	第六十二章	244



第六十三章	248	第七十八章	308
第六十四章	252	第七十九章	312
第六十五章	256	第八十章	316
第六十六章	260	第八十一章	320
第六十七章	264	第八十二章	324
第六十八章	268	第八十三章	328
第六十九章	272	第八十四章	332
第七十章	276	第八十五章	336
第七十一章	280	第八十六章	340
第七十二章	284	第八十七章	343
第七十三章	288	第八十八章	347
第七十四章	292	第八十九章	351
第七十五章	296	第九十章	355
第七十六章	300	第九十一章	359
第七十七章	304		

第一章



听到了声音之后的归不归眼睛顿时亮了，当下老家伙对正在发愣的船老大说道：“顺着这个声音开船……”一句话说完之后，归不归又对着空气大喊：“广治师兄，你再说两句话……”

归不归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大雾当中突然起了一阵怪风。随后雾气被大风吹出一条宽三四丈的航道来，包括船上的大雾也被吹得一干二净。当下船主也不用老家伙吩咐了，直接招呼船上的水手们调转船头，顺着被风吹出来的航道行驶了过去。

顺着航道一路行驶，没过多久，周围的雾气便慢慢消散开，随后前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这十几天他们一直在这片海域转悠，竟然都看不到这里还有座小岛。

小岛越来越近，站在船头的船主已经看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海面上，站着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看到他们这艘船之后，男人迎面走了过来，看着他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在大街上散步一样。

来人正是故意将他们甩掉的饵岛大方师首徒广治。走到了船前之后，广治停下了脚步，看着船头上也正看着他的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说道：“大方师已经在岛上等候多时了，稍后还有点事情要麻烦诸位……”

“广治师兄，不是老人家我说你。你要是早点带我们进来，你们家大方师也不用等那么久了。”没等广治说完，归不归已经笑嘻嘻地打断了他，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看来你请的那位问天楼楼主也没有办妥这件事情，不过有什么事情要麻烦我的，你先说清楚，也好让我们这些人准备一下。”

“到了之后各位就知道了。”说这话的时候，广治表情肃穆，看不到一丝

笑容。说完之后，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手中凭空出现了一根绳索。广治只是抖动了几下，这根绳索便好像灵蛇一样，绳头自动飞到船头下面的主梁上，套在上面，又打了一个死结。

看到绳子套好之后，广治不再言语。他手里抓住绳子的另外一端，转身倒背双手牵引着这条大船向饵岛的方向走去。看不到广治如何使力，却已经将这条大船向着饵岛的方向拖去。

站在船头的吴勉冷笑了一声，正要做点什么弄断广治手中的绳索时，就被归不归看穿了。归不归笑嘻嘻地拦住了吴勉，凑在吴勉的耳边说道：“你跟绳子较什么劲？这次我们就是为了上岛来的，有他在，正好省得咱们自己往前走了。”

归不归的话算是拦住了吴勉，白发男人哼了一声之后，看在老家伙的分上，没有为难广治手中的绳索。

本来以为广治将他们这艘船拉到近海，让他们自己下船走到沙滩上也就得了。没有想到他竟然直接将这艘大船拉到了沙滩上，随后抬头对船上的几个人说道：“既然到了饵岛，那么几位还是下来随我去见见大方师吧。”

当下，归不归安慰好已经吓傻了的船主和众船员，答应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再说还把没有复原的纲元押在船上，也不用担心他们弃船逃了。

安慰好众船员之后，吴勉、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相继从大船上跳了下来。在船上的时候，老家伙和小家伙低声交代了几句。小家伙从船上跳下来时，身子一缩钻进了地下。而广治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等到其他三人跳下来之后，他便带着他们三人向岛上走去。

这个时候，归不归再次询问广治，姬牢给岛上众方士解丹毒的结果如何了。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轻轻地叹了口气之后，回答道：“几位看到就明白了，想要彻底解除岛上众方士的丹毒，还需要你们的帮手。”

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广治就好像变成哑巴一样，默不作声地带着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向岛上长生殿的位置走去，看他的样子似乎情况不是很乐观。不过既然已经到了岛上，说什么也要过去看一眼才说得过去。

向长生殿走去的这一路上，也零星地遇到过几个饵岛方士。不过这次再见面，和往日不同，看他们对吴勉、归不归咬牙切齿的样子，应该是已经知道了自己之前吃的是什么药了。

吴勉、归不归只当作没有看到这些人，只有百无求不吃亏，谁怎么瞪的他，二愣子便怎么瞪回去。百无求带着妖物的气势，经常将本来瞪着他们的饵岛方士瞪得不敢和他直视。

没过多久，他们几个人在广治的带领下，来到长生殿的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方士通报了后，广治带着他们三个进到长生殿中，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方士。

这些饵岛方士分成了两拨，其中大概三十个方士坐在长生殿的中心位置。这些方士满身大汗，嘴里正在不停地背诵着方士一门的经文。饵岛大方师精卫手拿一条戒尺站在最中间，只要有一名方士诵经的时候走神，他手中的戒尺马上便打下来，有的方士已经是满脸的鲜血。就这样挨了精卫的戒尺之后，还得继续和其他方士一起，齐声背诵着经文。

剩下的方士如临大敌般围成一圈站在外面，这些方士大半手中都紧握着法器，其中还有人将法器藏在袖筒里面，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会第一时间将法器亮出来。

“大方师，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三个已经带到。”趁着精卫动手敲打方士的间隙，广治向自己的师尊禀报着。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姬牢先生那里还需要半天的时间，他嘱咐千万要看着师弟们……”

“能看住最好，看不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精卫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将手中的戒尺交给他平辈的小老头儿。随后他扭头看了一眼吴勉、归不归两个人，说道：“这件事你们也是始作俑者，那么一会儿可能也要由你们来收尾。稍后如果我控制不住，他们发起狂来的话，我饵岛的方士下不了杀手，就由你们来了结这些方士……”

说话的时候，精卫用手指向坐在当中的三十多名方士。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我已经吩咐过他们，一旦感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自杀。不过如果他们错过了自杀的时机，就由我们来帮他们轮回。希望姬牢还来得及将解丹毒的法子调试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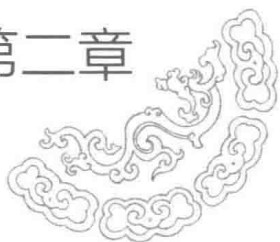
“怎么，那位楼主不是带着解丹毒的法子来的吗？”听了精卫的话，归不归微微怔了一下，随后他马上恢复了正常，继续对饵岛大方师说道，“那老人家我不明白了，不是还有百八十天药性才会发作吗？怎么现在就开始了？”

没等饵岛大方师说话，一边的广治替自己的师尊说道：“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这些师弟们已经有了发作的迹象。姬牢先生说是饵岛上的仙灵之气催化了药力，现在需要他们的鲜血试药，只要解药试出来，这些师弟们便有救了。”

没等归不归说话，一直都在冷笑的王勉突然开口说道：“如果姬牢的解药没有试出来呢？这岛上的方士又该怎么办？”

精卫冷笑了一声，刚刚想要回答的时候，就见坐在中心的一名方士突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向饵岛大方师的方向走了过来。

第二章



看到这方士起身，手拿戒尺的小老头儿大吼了一声：“回到原位坐下！”说话的同时戒尺已经打在了方士的脑门上。“啪”的一声，鲜血当场便从他的头顶流了下来。

这一下让方士瞬间清醒了过来，他惊恐地看了小老头一眼，刚刚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便听到饵岛大方师对他说道：“峰正，熬不下去的话就自己先走一步吧……”

方士努力让自己恢复了平静，随后对精卫鞠了一躬，嘴里说道：“弟子偷个懒，自行往生了，不能在师尊驾前尽孝，还望恩师多多保重。”一句话说完，方士向附近的同门求借法器。众人知道借法器要做什么，当下都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将自己的法器递过去。

“我的给你。”精卫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掌心吐出一柄带着青锈的铜剑，倒转剑身将剑柄递了过去，说道，“你往生之后，这柄青鸾会和你一并长眠地下。你是我的弟子，我却没有办法救你，往生轮回之后不要怪……”

没等精卫说完，方士已经从他手中接过长剑，将剑身横在脖子上，另外一只手绕到脑后紧紧抓住了剑身，双手同时用力一拉，竟然将自己的人头割了下来。

看到自己这弟子的人头滚落在地，精卫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将自己的外衣脱了下来，盖在了人头上。

这时候的长生殿中静悄悄的，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已经没有了人头的腔子。片刻之后，突然听到代精卫手拿戒尺的小老头大吼了一声，说道：“继续背诵经文！不许停，声音不许乱……”小老头儿说话的时候，手里的戒尺已经连续打在几名方士的身上。

看着门人弟子将那个已经倒下来的腔子抬走，精卫仿佛瞬间老了十几岁一样。缓过来这口气之后，精卫回头看了一眼吴勉和归不归，说道：“幸好当时是分批让他们服下你那药丸的，如果那时候岛上众方士一起服用了药丸，那么后果便不堪设想了。”

亲眼看到一名方士死在自己面前，一向嬉皮笑脸的归不归这时候也笑不出来了。老家伙心里正盘算着今天应该如何收场的时候，他那个便宜儿子忍不住说道：“老子就不明白了，不就是发狂吗？找个地方关起来，等到那个楼主弄好了解药喂下去不就没事了吗？干吗逼着他死？老头儿，难道他偷看你老婆洗澡了？要不你干吗非弄死他不可？”

当初精卫是亲眼见过百无求变身的，加上知道二愣子的后台是妖王，自己也得罪不起，这才没跟他一般见识，要不然凭着这几句话就够让这只妖物陪着他的弟子一起去轮回了。广治知道自己师尊的想法，当下替精卫解释道：“发作的人已经无药可医了，现在只能想办法拖延他们发作的时间，赶在姬牢先生的解丹毒之法……”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在地上背诵经文的方士当中又有人站了起来。拿着戒尺的小老头本来要一下打过去的，不过看了这方士的样子之后，还是将手里已经举起来的戒尺又放了下来，随后冲精卫默默地摇了摇头。

这名方士哆哆嗦嗦地走到精卫的面前，虽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克制着丹毒发作，仍好像中风一样口歪眼斜地对饵岛大方师说道：“弟子……熬不住了，请……大方师……成全……”

精卫紧紧盯着面前用尽全身力量在克制自己的弟子，一咬牙指着还躺在地面上的铜剑说道：“去吧……”

这名方士和刚才那个叫作峰正的同门不同，他本来想学峰正的样子，用剑锋将自己的脑袋也割下来。不过他的力量都用在克制自己体内呼之欲出的狂性，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自裁。最后还是广治征得精卫的同意之后，从后面握住了那柄长剑，帮自己的师弟将人头割了下来。

看到接连有两名弟子已经往生，精卫也待不住了。他看着对面自己的大弟子，说道：“去姬牢那里看看，不要催他……”

广治点了点头之后，转身离开了长生殿。他离开之后，有些尴尬的归不归

也待不住了。老家伙干笑了一声，对精卫说道：“老人家我也过去看看，也许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地方。”

“归不归，你们不能走！”这时候，站在外围的几个方士同声说道，“祸事是你们惹出来的，现在事发就想一走了之吗？要走的话先把你的人头留下，祭拜了刚才往生的峰正和萧渊！”

“对！你们都不能走！”有了带头的，当下外围的方士拥过来一半，将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团团围住。只要归不归再敢说一个走字，他们就要扑过来拼命。

“呸！当初给你们药丸的时候，你们怎么没说留着我们在这里享几天福？现在药丸出事了，你们就拦着不让走了。那个时候不是差点叫爸爸了吗？”这个时候，二愣子的眼睛已经瞪了起来，指着扑过来的这些方士继续骂道：“去问问你们家广治，当初老子们是怎么豁出命从广仁手里把丹方抢过来的。要怪就去怪徐福没把丹方写清楚。找不到徐福？老子帮你们找！有种的跟老子去一趟方士宗门，有人带你们去找徐福评理。有胆子去吗？呸，一岛的怂货……”

被二愣子这么一骂，倒是没人再说留下他们几个人的人头了。不过这些方士还是将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堵在长生殿中，任凭二愣子如何叫骂，就是不放他们几个人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众人身后突然有人怪叫了一声。等到他们回头的时候，就见本来还在地上背诵经文的那二三十个方士已经乱作一团。就在他们刚刚扑向吴勉、归不归的同时，又有一名方士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看他的样子，是想要和之前的两位同门一样，到精卫的身边做最后的诀别然后自己领死。

没想到的是，这人刚刚起身还没走几步，身边又有两个方士蹿起来，瞬间便将他扑倒。手拿戒尺的小老头大喝了一声，直接用手中的戒尺拍碎了其中一个方士的脑袋，正要继续对付另外一个方士的时候，身边又有四五个方士突然蹿起来，将这个小老头按倒在地，随后开始撕咬他的身体。

与此同时，其他背诵经文的方士们一松懈，几乎都变成了疯狂的样子，向身边的方士扑了过去。精卫冲到这些方士堆里，将发狂的方士推开，把满身已经血淋淋的小老头救了出来。

“他们已经发作了，动手——一个不留……”将小老头带出来之后，精卫

又对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说道，“你们还要走吗？”

“走不了……”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之后，向吴勉使了一个眼色，随后抬手轻轻一挥，一个向他冲过来的方士脑袋便掉了下来。白发男人也做了一个和归不归同样的动作，使用蛛丝链割断了另外一个方士的脖子。

除了吴勉、归不归之外，其余的方士并不忍心对一起背离方士一门，来到饵岛过活的同门下手，都开始犹豫起来。虽然有精卫、吴勉和归不归三个人连续解决了多名发狂的方士，不过也还是有数名方士同门被他们扑倒。

第三章



围住吴勉、归不归的这些方士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便有七八个人被那些已经开始发作的同门扑倒。看着他们被撕咬得血淋淋的，剩下的方士们才反应过来，当下也顾不得什么同门之情了，纷纷举起手中的法器，开始向这些已经疯狂的同门身上招呼过去。

就是这样，方士们也没有直接打碎这些同门的脑袋，只是用术法掀起气浪将他们吹走，这才趁机将压在下面、满身是血的同伴救了出来。不过这不算完，已经发狂的方士们落地之后，马上起身再次向自己的同门扑了过来。

“都退出去！”精卫用刚才两名弟子自杀的铜剑砍掉了三四个发狂的方士的脑袋之后，对其他方士们说道，“把他们关在长生殿里，也许日后还能找到办法解救……”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发现还聚在一起的方士当中，有几个人的眼神已经有些发直。这个眼神他太熟悉了，发狂的方士最早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木然的眼神。

当下，精卫改了主意，使用传音之法对门外看守的弟子说道：“封住大门，任何人都不可以出去！”

饵岛大方师的话音落下之时，门外已经传来答应声音。随后大门处传来阵法转动的响声，看来这座长生殿的大门设置了机关，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人进出的。

“把他们解决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出去。”看了一眼有些不明就里的弟子们一眼之后，精卫继续说道，“只要有一个人丹毒还在发作，大门就不会打开。不能这样拖延下去，该下杀手了……”

说话的时候，精卫手中的铜剑突然飞了起来，斩断了正向他扑过来的弟子

的脑袋，随后铜剑在这位饵岛大方师的指使之下，又开始向着其他几个发狂的方士飞了过去。

这些方士虽然发狂，不过多少也有些心智，看到铜剑犀利不好应付之后，开始向其他聚在一起的方士们扑了过去。这时候，发狂的方士竟然有了相应的动作，他们在狂跑乱窜之中竟然会躲避同门们打过来的术法。四五个发狂的方士躲开了术法之后，已经再次冲到聚集的方士堆里。

这些方士都是跟着精卫学了几百年术法的，他们对术法的运用就好像是平常人在行走、呼吸一样自然。虽然人已经发狂，不过适应了这发狂的节奏之后，便开始对其他的同门施展出术法。

冲在最前面的发狂的方士朝同门扎堆的地方施展出引雷术，“轰隆”一声巨响，众人在没有防备之下被打倒了十余人。这时候，这些方士才明白发狂的同门有多危险，当下也顾不了许多，纷纷开始朝已经发狂的方士下杀手。

就在这些人觉醒过来开始下死手的时候，他们当中突然有方士开始颤抖起来。只是众人的注意力都在面前那些发狂方士的身上，谁也没有发现身边竟然还有这样的隐患。就在他们专心致志对付面前发狂方士的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人发狂，将身边的同门扑倒之后，开始不停地在他们身上撕咬。

一时之间，这些还没有发作的方士大乱。本来还紧紧聚在一起的队伍瞬间散开，每个人都在担心身边的同伴会不会突然发狂攻击自己。相比较对面那些发了狂的方士，身边可能随时变脸的同门似乎更可怕一些。

就在这些散开的方士开始戒备身边同门的时候，那些发狂的方士却抱成了团。他们集中在一起向散开的众人扑去，而剩下的人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前去相救了。每个人都想自保，将身边和自己一样还没有发狂的同门看作最大的威胁。看不见的敌人永远都比能看见的可怕得多。

这个时候，始终还在拼杀的就只有精卫和那个满身牙印的小老头了。两个人本来就是走的联手破敌的路子，死在他们手下的发狂的方士已经有近二十人了。

奈何突然发狂的方士越来越多，两个人冲杀了一阵之后，发狂的方士人数却没减少一点，还没有发作的方士却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的精卫看着满地的残肢已经红了眼，刚才还想着这些弟子们能逃一个算一个，现在他的心思已经变成只要发了狂的方士，一个都不能出去，却没有发现这大殿里面已经少了几

个人。

这个时候，长生殿顶棚的房梁上，坐着吴勉、归不归和百无求三人。看着下面血淋淋的同门残杀，他们三个却什么都做不了。

百无求叹了口气，对身边也没了笑模样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老子是妖都看不惯这个场面。就算妖吃人也不会吃得这么难看，看这一地的血，老子都快吐出来了。那个姬牢怎么样了？再不过来这里的人就要死绝了。”

百无求说话的时候，归不归看了冷冰冰的吴勉一眼，对这个白发男人说道：“老人家我多嘴问一句，看出什么不对了吗？”

“他们发作得太集中了。”吴勉的眼睛盯着不断发作的方士，冷哼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服药的时候相隔几天，发作的时候却赶到一起了。那句话说怎么说的？太难看了。”

说出最后四个字的时候，吴勉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没等归不归说话，他身边的百无求忍不住再次说道：“你们也别管谁难看谁漂亮，下面都没有几个正常的了。老子是妖就当看笑话了，你们和他们都是人，就不打算下去救救他们吗？能救一个算一个。”

“救谁？是已经发狂的，还是马上就要发狂的？”归不归叹了口气之，说道，“现在能救出来的只有精卫了，不过就算把他救出来，这辈子再见面就是不死不休了。他说得对，真是太难看了。”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这边也发生了变化。和他联手的小老头手上的动作突然慢了下来，当下一个躲闪不及，被两个发狂的方士扑倒在地。精卫急忙召回铜剑，一剑下去斩掉了这两个发狂弟子的脑袋。

就在饵岛大方师想要将小老头从两个没头的尸体里面拽出来的时候，下面却发出一声低吼，随后就见小老头自己推开了两具尸体朝精卫扑了过来。这个时候的小老头眼神一片空洞，表情和死在他手上的那些弟子们一模一样。

一声低吼之后，小老头已经扑到了精卫的身上，对着精卫的脖子便咬了下去。在极度的震惊之下，饵岛大方师竟然没有做出反抗的动作。就在精卫已经感觉到小老头的牙齿接触到自己脖子的时候，小老头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随后就见他的脑袋向旁边一歪，掉到了地上。失去了脑袋的尸体喷出的鲜血溅了饵岛大方师满头满脸。

这个时候，精卫看见白发吴勉站在自己身边，刚刚就是他使用了蛛丝链救了自己。不过现在的精卫完全不领这救命之恩，大吼了一声之后，就要把这满腔的怒气撒到这个白发男人的身上。

就在他要动手的同时，长生殿的大门打开，广治带着姬牢和莫离冲了进来……

第四章



现在还没有发狂的方士加上精卫本人也只有十几个人，广治冲进来之后看到大殿里面满是发狂的方士，还有满地的尸骸。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就在他愣神的时候，跟在他身后却不敢轻易露头的姬牢说道：“你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发作之后再动手吗？”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广治反应过来之后，对那几个在发作边缘的同门喊道：“解毒的药剂在这里，快快服下……”喊话的同时，广治一抬手，十几个巴掌大小的桑叶包已经到了那些方士的手上。

随后，广治从地上捡起一柄长剑，替这些人挡住不断扑过来的已经发狂的同门。终于看到一线生机的精卫也顾不得吴勉、归不归他们了，他手握铜剑冲到自己首徒的身边，对他说道：“这些已经发作的弟子们——还有救吗？”

砍掉一个发狂同门的脑袋之后，广治摇了摇头。他不敢直视精卫的目光，直接冲到发狂的方士堆里，豁出性命地大砍大杀起来。这些已经失去了心智的人都是广治的师弟或者弟子，虽然术法都不如自己，不过加在一起也有几十人，也是一股惊人的力量。

片刻之后，广治在砍倒了几个人的同时，自己也是伤痕累累。如果不是托了白发长生不老体质的福，这个时候广治不死也是浑身重伤。就这样，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首徒还是不要命地冲在这些已经发了狂的同门当中。看他这不要命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广治自己也发了狂。

现在饵岛这一脉的方士就剩这十几个人了，死一个就少一个，再也折腾不起了。当下精卫也驱动那柄长剑冲到发狂的方士当中，由于这些人太过密集，长剑闪电一般便斩落了四五个人头。

与此同时，饵岛大方师自己也冲到了这些发狂的弟子当中，他的双手翻飞，凡是被他双手接触的方士，身子都瞬间爆裂。本来精卫还只想斩断这些发狂弟子们的脑袋就好，事情结束之后，再把脑袋缝合，还勉强算是一个全尸。不过现在怕广治有闪失，饵岛大方师也顾不得许多了。

剩下那些还没有发作的方士们，打开广治扔给他们的桑叶包，看到里面是一把褐色的粉末。有了之前广治那句话，这些人也都没有犹豫，直接张嘴将这粉末都吞了下去。片刻之后，这些人便开始哇哇大吐起来。开始还是肚子里那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吐到最后是好像墨汁一样的液体。有些方士甚至连血都吐了出来……

“不用担心，不管是血还是什么，能吐出来便是最好不过。”看着这些方士好像连内脏都要吐出来的样子，姬牢在莫离的护卫之下，走到他们身边，继续安慰他们说道，“丹毒已经在你们的体内积存多日，只有这样才能把它排出体外。”

“楼主，你还真是算好了时间来的。”这个时候，归不归笑咪咪地走了过来，打量了一眼姬牢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你不来这些方士也都是好好的，还要再过几十天之后才会发作。怎么你一来，他们便成了这副模样？老人家我别的不知道，不过巧合的事情发生得太多，那一定是有人在搞鬼还是明白的。”

“归不归先生，你想说为什么我回来得这么晚是吗？”姬牢没有一点心虚的表情，冲老家伙笑了一下之后，回头指了指身后长生殿的大门，说道，“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前，我和广治先生便已经到了。不过大门的禁制就连他都没有办法打开，看守大门的方士已经发了狂，解决了他们之后，又破解了大门上面的阵法，这才会来得这么晚……”

听到这几句话，饵岛大方师差点没有一口血喷出来，自己要求门口方士关闭大门，开启阵法也就是一个时辰之前的事情，难不成自己这边刚刚关了大门，广治便带着姬牢到了？

杀了冲过来的发狂方士之后，精卫对他的首徒说道：“是姬牢说的那样吗？”广治不敢接触自己师尊的目光，只是在砍倒一个发狂同门的间歇，对精卫微微点了点头。

看到了广治的动作之后，精卫眼前一黑，就在他手上动作停顿的时候，面前

冲过来两个发狂的弟子瞬间将这位饵岛大方师扑倒。看到自己的师尊倒下之后，广治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施展术法抬手打飞精卫身上的方士，就在他想要将自己的师尊扶起来的时候，身后的七八个发狂的方士将他也扑倒在地。

这个时候的精卫受到的打击太大，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别说去救广治了，就连他也自身难保。这个时候，刚刚被广治打出去的两个方士再次扑到了饵岛大方师的身上。如果广治还能凭着自己长生不老的体质扛下去的话，那么现在这位已经没有意识的饵岛大方师就死定了。

就在这时，吴勉突然冲到精卫的身边。他一甩手，手指拴着的蛛丝链已经缠绕在其中一个发狂方士的脖子上，随着他用力一扯，这方士的脖子被蛛丝链割断，身子和脑袋分了家。

另外一个方士放弃了没有丝毫抵抗的精卫，从他身上怪叫着跳了起来，向吴勉扑了过去。这发狂方士扑过来的一瞬间，突然张嘴对面前的白发男人喷出一个火球。

两个人的距离太近，白发男人似乎没有可以躲避的余地。不过吴勉也没有躲开火球的意思，他直接迎着火球走了过去，任由火球打在自己身上，同时抬手掐住了这方士的脖子。随着“咔吧”的一声响，吴勉直接掐断了这方士的脖子，将他扔出去的同时，手上的蛛丝链已经缠住了发狂方士的腰部。随着他用力一扯，方士的身体被拦腰斩断。加上颈骨已经被吴勉掐断，就算是这样发狂的样子，也只能扑腾几下之后便断了气。

干掉了两个方士之后，归不归也过来凑热闹了。他们三个人联手，片刻之间，便将剩下的几个发狂方士解决掉。

解决了最后一个曾经的同门之后，广治马上回到精卫的身边，将这位饵岛大方师扶了起来。不过这个时候的精卫好像被抽了筋一样，刚刚被扶着站了起来，便再次倒了下去。而且饵岛大方师的身子又开始慢慢地抖动起来，看他嘴巴不停抖动的样子，像是在说着什么。广治将耳朵凑到了精卫的嘴边，听到好像蚊子叫一样的声音：“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关门……为什么……”

精卫怎么说也是曾经和徐福齐名的人物，现在变成这副样子，还是让人有些唏嘘不已。广治背着精卫走出了满是尸体的长生殿，刚刚进来的时候还有一百多的同门，现在出来的只剩下这十来个人了。

当下，生还的方士都低着头，没有言语。广治向还没有恢复的精卫请示如何处置长生殿的死尸，他的师尊这个时候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只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气而已。

这个时候，姬牢向广治建议道：“这些尸骸上面满是丹毒，如果不尽早处置的话，怕会产生瘟疫。广治先生，你我这样长生不老的身体自然是不在乎的，可是还有精卫大方师，还有你的这些同门……”

广治回头看了这座宫殿一眼，犹豫了一下之后，使出控火之术，一把火点着了这座飞升仙人留下来的宫殿。

第五章



宫殿外面的两个方士已经身首分离，倒在地上，精卫留在岛上守候的几个方士也都已经发了狂，死在广治的手上。将长生殿烧掉之后，广治带着十几个同门师弟向附近的偏殿走去。

这个时候，始作俑者归不归本来应该悄悄地溜了。不过老家伙舍不得这马上就要解开的封印，稍后还要把纲元也弄到岛上，让他带着自己去找徐福要带走的東西。重新走了一遍那几幅地图上地点的所在，如果真有那件可以解开自己封印的东西，那就应该在这座岛上。

当下，归不归和吴勉交换了眼神之后，两人带着口无遮拦的百无求继续跟着广治这些人一路向偏殿走去。这一路上，精卫还是好像被人抽掉了筋骨一样，瘫软在自己弟子的背上，嘴里不停地嘀咕：“为什么要关门……为什么……”

将他安置在偏殿之后，广治吩咐幸存的师弟们将死在岛上各处的同门抬到长生殿一并焚烧，随后开始不停地安慰饵岛大方师，说那些方士们的死亡都是命运使然，和精卫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过广治的话，精卫完全听不进去。他直挺挺地躺在床榻上，眼睛无神地盯着棚顶，嘴里还是嘀咕着自己吩咐了关门，这才害死这么多的门人弟子。

跟着一起过来的姬牢默默摇了摇头，带着莫离坐到了角落里。看他的样子，是要等着广治劝完精卫之后，就起身告辞的。怎么说他解丹毒的药剂已经炼制出来，如果不是在冲进长生殿的时候耽误了时间，起码会有一大半的方士可以死里逃生。能做到的他已经都做到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看着精卫油盐不进的样子，看来想要抽空和广治告辞，也要等上一段时间。

就在广治的唾沫已经说干了的时候，吴勉很不耐烦地走了过来。看了一眼好像魂魄出窍一样的精卫，这位白发男人说道：“对，门是你下法旨关闭的，里面的方士大半就是被你害死的。不过追根究底，是谁把他们变成那个样子的？是他……”

说话的时候，吴勉突然伸手指向笑容已经僵在脸上的归不归。看到老家伙张嘴要反驳，白发男人马上继续说道：“不给死掉的方士弟子们报仇，你这大方师的名号就是躲在这里，给自己过瘾的吗？”

“归不归！”精卫双眼充血，身子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就要冲过去找那个已经开始准备跑路的归不归拼命。不过刚才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不自觉地闭住了自己的经脉，暴怒之下经脉逆流，当下眼前一黑，一口鲜血吐出来，身子栽倒在地。

“吴勉！”隐忍了几百年的归不归也终于忍不住了，当下对白发男人喊道，“老人家我知道你这是想救精卫，不过天底下的靶子这么多，你干吗就盯上我老人家了？你说是徐福不行吗？要不是他的丹方有问题，今天能死这么多人吗？还有，咱们加上广治都是亲自去过东海求他的，丹方是他自己的，能没有破解的法子吗？他就是不说，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连海都出了。要说该报仇的对象，怎么算老人家我也排不上第一个吧……”

归不归冲吴勉大喊大叫的时候，一边的百无求都看愣了。不过让他更惊奇的是吴勉竟然没有做点什么让自己的“亲生父亲”闭嘴，他转身出了偏殿，看着自己那艘停在沙滩上的大船。按以往，这样的话老家伙说不了两句，便已经躺在地上抽搐了。

而精卫倒地之后便一直没有知觉，广治也顾不上他们这几个，正在不停地唤着自己的师尊。趁着这个时候，百无求凑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身边，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老家伙，你的皮子又紧了是吧？说好了，这次别指望我会替你说话。你叔叔那不是人脾气，发起火来连劝架的都揍。别说老子不孝顺，一会他揍你的时候，老子先躲了。你抱着他大腿哭两声，说几句叔叔我不敢了，这事就算完了，千万别死撑再连累老子和任老三……”

“谁说老人家我这话是说给他吴勉听的？”归不归掰开自己便宜儿子的手，看了一眼对面还在呼唤精卫的广治之后，这才低声对百无求说道，“我老

人家这话根本就是说给广治、精卫他们爷俩听的，冤有头，让他们去找徐福的麻烦吧。这个黑锅你爹爹我不背……”

看来归不归骂街一样的话起到了一点作用，起码现在的广治正忙着呼唤精卫，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

趁着精卫还没有醒过来，归不归带着百无求慢悠悠地走出了偏殿，对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俩的吴勉苦笑了一声，说道：“老人家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不管真的假的，咱们能不能先把尿盆子扣在徐福那个老家伙的身上？反正他在海上漂着，有本事到海上找他说理……”

“刚才你骂我是了吧？”没等老家伙说完，吴勉一句话已经让归不归脸色变了。看出不对的二愣子马上又退回到偏殿，大半个身子藏了起来，只露出他的脑袋对吴勉说道：“小爷叔，完事了叫老子一声。要下死手也说一声，老子也要准备准备和老家伙一起投胎……”

这个时候，小任叁的脑袋从地下钻了出来。小家伙看了一眼吴勉和归不归之后，说道：“老不死的，我们人参在岛下来来回回地钻遍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石头就是沙子，连一个带字的竹片都没看到……”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家伙已经看出了两个人现在微妙的关系。顿了一下之后，小任叁继续说道：“我们人参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要不你们先忙，等差不多了跺跺脚我们人参再回来。”

“来了就别走，这海边的地下湿气大，待的时间长了是要长绿毛的。”当下归不归急急忙忙地将小任叁从地里“拔”了出来，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之后，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看到老家伙找好了护身符，吴勉哼了一声，这才没有施展出什么手段。

看到精卫还没有苏醒过来，归不归打算回到船舱，先将纲元带下来。经过这些日子的休养，这个侏儒方士已经可以自己走动。不过想要使用术法，不继续休养三五个月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吴勉、归不归去找纲元，这个小矮子已经自己下船走到了这里。就是这么点路程，没有了术法的纲元已经是满身大汗。由于没有岛上的地图，纲元已经在这一片转悠了很久。也是他运气好，没有遇到一些散开的发狂方士。

见到纲元之后，归不归几个人便带着他去了当初徐福在这里藏匿宝藏的洞穴。当初精卫为了把他们引出来，触发了地震，毁掉了徐福留在这里的阵法。

归不归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侏儒方士进了洞穴，他屏住呼吸跟在后面，就等着纲元从什么机关里面找到一个记录着可以破解自己封印的书简。到时候他只要一脚踹翻了这个小矮子，抢了书简，立即解开自己的封印。到时候他就可以仰着脖子对吴勉说：“对，老人家我刚才骂你了，怎么了？”

第六章



洞穴里面分里外两层，外面满满当当的都是当初从方士一门讹来的宝贝。只那条龙尸，纲元便看直了眼，当下他踮起脚尖，伸手在龙尸上摸来摸去，嘴里自言自语道：“到底是徐福大方师留下来的东西，连这样的龙尸都有。”

“这里大半的宝贝都和你们徐福大方师无关。”纲元身后一个带着刻薄语气的声音响了起来，顿了一下之后，吴勉再次说道，“这里和之前的那些地方不一样，你想要带走什么、销毁什么，都要提前说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徐福的，什么东西是我的。现在你可以把手从我的龙尸身上挪开了。”

站在吴勉身后的归不归不动声色地看了白发男人一眼，这条龙本来是他从广仁、火山那里讹来的。现在听到又被吴勉讹了过去，老家伙竟然连一句争辩的话都没有，他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小矮子纲元的身上。只要能找到可以解开自己封印的办法，他这几百年跟着吴勉受的委屈就值了。

不过纲元也真的好像是奔着什么东西来的，听到吴勉说外面这些宝物基本上都不可以动之后，他便不再关心这些宝物，径直走到里面的洞口前。

和以往自己也不清楚地图所在位置的阵法不同，这次纲元站在洞口，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张望了一眼。这里面看守的阵法已经在多年前被地震毁掉，如果不知道的话，纲元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看着纲元小心翼翼的样子，吴勉又是一阵冷笑，随后对这个侏儒方士说道：“不用多看了，阵法早就毁在地震当中了。当初这里面只有一口箱子，你们徐福大方师留在箱子里的东西我已经收好了，现在不在洞里……”

“徐福大方师的藏物你真的都收好了？未必吧……”说话的时候，纲元已经确定了这洞内再没有什么阵法。当下他抬腿走了进去，到了内洞尽头之后，

他将堆积在这里的宝物一件一件地拿到一边。看到纲元的这个动作之后，归不归眼睛一亮。当下老家伙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纲元身边，帮着小腿子一起将这些天材地宝一股脑地都扒拉了下来，露出里面黑黝黝的洞壁。

当初归不归再次回到饵岛的时候，曾经仔仔细细地检查过这里，并没有发现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现在看到纲元对这面洞壁感兴趣，老家伙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他仿佛看到墙壁里面正摆放着一卷书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可以解开自己封印的办法。

这个时候，纲元脚踩着摆在地上的天材地宝，趴在洞壁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不过传来却是一阵沉闷的响声，里面不像是空心的样子。就在归不归疑惑纲元是不是找错了地方的时候，纲元的脸上却露出一丝笑意，仿佛在说：没错，就是这里了……

当下，纲元回头对归不归说道：“我还没有恢复过来，归先生，麻烦你把这里的墙皮剥开。”

听了侏儒方士的话，归不归没有丝毫犹豫，抬手插进洞壁里，将洞壁上面大块大块的石块挖下出来，一直挖出足有一尺左右的窟窿，但里面除了石块就是泥沙，没有发现一点和解开自己身上封印有关的东西。

当下，归不归回头看了纲元一眼，纲元冲他笑了一下，说道：“继续啊，等我回到海上见到徐福大方师，一定多多向大方师美言，没有归先生相助，这次也不会这么顺利带回大方师亲口指定之物。”

听了纲元的话，归不归便重新看到了希望。老家伙少有地没有一句废话，埋头继续将面前的窟窿挖得更深。百无求过来想要代替他动手，被归不归一句话喝止了：“这里没你的事，好好看着你爹爹我稍后是怎么扬眉吐气……”

可能是觉得自己言多有失，一句话没有说完，老家伙便闭上了嘴巴，继续不停地将石块和泥沙从窟窿里挖出来。最后这个窟窿越挖越大，归不归索性将面积扩大，挖出一个可容纳一个人进去的洞口。直到足足挖进去五六尺的时候，归不归的手指触到了一个冷冰冰的物体，将这件物体掏出来，是一个长两尺宽一尺的青色石条。

“就是它了！”看到这石条块的同时，纲元的眼睛便亮了。他急急忙忙地指使归不归将石块取出来放在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侏儒方士长长地

出了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水之后，自言自语道：“幸不辱命……”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纲元的衣服领子便被人抓住，随后他被提到一边放下。动手的人正是刚才给纲元做了半天小工的归不归。老家伙将侏儒方士扔到一边之后，开始蹲在地上研究起这块青条石来。

看到归不归横插一脚，纲元马上跑回来，对老家伙说道：“归先生，这块石头是徐福大方师留在这里的阵石，是用来催动阵法的，你留下也无用，还是让我带回去还给徐福大方师吧。这座藏宝洞我给你们留着，不会毁掉……”

“小娃娃，和老人家我斗心眼是吗？”归不归的眼睛还是紧紧盯着面前的青条石，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欺负我老人家没见过阵石是吗？如果它是阵石的话，老人家我现在就整块吞下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抬手在青条石上摸了起来。周身没有摸出什么机关之后，老家伙的手上突然发力。一声脆响之后，就见青条石断成了两截，从断口处可以看到一卷被绢帛包裹着的竹简。

就是它了！归不归看到书简之后一阵狂喜。这书简上有解开自己身上封印的方法无疑，徐福这是后悔了，不想这么早便解开自己的封印，这才派了一个小矧子想要把这卷书简带回去，继续让自己煎熬下去。可惜他这次派来的人心思不缜密，如果是邱芳来办的话，今天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看着马上就要到手的书简，归不归有些放肆地大笑起来。随后老家伙一边将书简从青条石里抽出来，一边回头看着正盯着他的白发男人说道：“吴勉小娃娃，你说对了，刚才就是老人家我骂你的，你能如何？一会等我老人家解了身上的封印，咱们就算算这几百年的旧账。老人家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忍了你足足有几百年……”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竹简从青条石里抽了出来。他强忍着快要跳出来的心脏，哆哆嗦嗦地将套在书简外面的绢帛拔掉，深深吸了口气之后，才将书简打开，在里面寻找可以解开自己封印的法门。

不过第一眼看过去之后，老家伙脸上的表情便怪异起来，随后他捧着书简的双手开始微微颤抖起来。只看了几眼，归不归便将自己的眼睛闭上了。再次睁开眼睛之后，归不归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原地转了一圈之后，满脸惊讶地对正在对他冷笑的吴勉说道：“老人家我怎么会在这里？刚才是徐福的神识控制

了我老人家，一定是他……”

“那个不是什么可以解开你封印的玩意儿吧？”没等归不归说完，吴勉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对老家伙勾了勾手指之后，继续说道，“这里的东西既然不是给你的，那就是给我的了，是吧？”

这时候，纲元还想说这卷书简是徐福大方师的，不过百无求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抱起他便向洞外走去：“跟老子出去转转，一会再回来，在这里待着小心溅你一身血……”

第七章



纲元被百无求带出去之后，山洞里便出现一阵电闪和火光。随后，归不归哀号的声音便传了出来，听这声音归不归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听得纲元在洞外紧皱眉头，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声音，当下自言自语道：“除了徐福大方师之外，归不归竟然还会挨别人的打。打他的还是吴勉，是我在做梦吗？比起归不归，吴勉的术法还相差甚远……”

“你懂什么，那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站在他身边的百无求向山洞里望了一眼，见到还没完，这才继续对纲元说道，“小矧子你孤陋寡闻，老子跟着他们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是白头发的打老家伙，还没见过老家伙敢还手的——任老三，你去劝劝他们吧，你那个叔叔还是给你个面子的。”

“看你的面子啊，回到陆地上，大侄子你帮我一起逼老不死的酿果酒啊。”小任叁笑嘻嘻地答应了一声之后，转身向山洞里走了进去。他一边走一边喊道：“等一下再动手，我们人参进来了，别伤着好人参……”

也不知道小任叁进去之后，是如何和吴勉说的。片刻之后，白头发的男人先从山洞里走了出来，随后小家伙扶着满身是伤的归不归走了出来。就见此时的老家伙身上的衣服已经变成了布条，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面不是烧伤就是被雷电劈打过的痕迹。好在归不归有长生不老的体质，从山洞里走出来的这几步，身上的伤已经好了一半。只是刚刚得罪了吴勉，老家伙还是唯唯诺诺的，好像是被恶婆婆整治怕了的小媳妇一样。

将手里的竹筒放进怀里之后，吴勉便要坐船回到陆地。这个时候，还是一头雾水的纲元小心翼翼地凑到了白发男人的身边，壮着胆子说道：“竹筒是徐福大方师要我带回去的，此事非同小可，还望吴勉先生将竹筒交给我，否则徐

福大方师恼怒……”

“谁说这书简是徐福的？”吴勉回头看了这侏儒方士一眼，随后继续说道，“这明明就是归不归亲手给我的，什么时候又和徐福扯上关系了？喂！老家伙，这竹简是你的还是徐福的？”

“老人家我写的！”刚刚得罪了这个白发男人，现在吴勉就是说天上的太阳是方的，他也会点头说是。当下为了在白发男人面前表忠心，老家伙还自己加了几句话：“我老人家在上面写了这些年跟着你一起游历的见闻，怕忘了你的教诲，这才记录在竹简上面的。”

看到这两个人都这么不要脸，当下纲元也是急了。他闪身拦在吴勉的身前，对他说道：“你们不要做戏了，这本来就是徐福大方师的竹简。我刚刚亲眼看到，是归不归从石胆里面取出来的。”

“胡说！刚刚你明明说那是阵石！”这个时候，归不归凑过来替吴勉说道，“阵石那是要经历阵法的，那是何等坚硬，怎么可能被打碎？什么样的东西能藏在阵石里？纲元，你以为我老人家和吴勉都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那就是石胆，存放竹简的石胆！之前是我胡说八道的。”当下纲元也是急了，之前那几处地图都是障眼法，他真正要带回去的就是这卷竹简，本以为说这是修士都比较忌讳的阵石，不会引起吴勉、归不归的注意，没想到老家伙一眼便看穿了这其中的门道，直接当着他的面将里面的竹简取了出来。如果没有这竹简，他如何回海上去找徐福复命？

“你说这是徐福的竹简，那么我问问你这竹简上面写着什么？”这个时候，吴勉怪异地笑了一声。这话里面给纲元下了套，白发男人想从他的嘴里探听出这竹简的来历，防着归不归挨了打之后和他藏心眼。

“不管写的什么，哪怕只有一个字也都是徐福大方师的东西。”当初徐福并未告知纲元，石胆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归不归打开石胆，恐怕小矧子直到回到海上徐福的身边，都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说的，上面有字，哪怕只有一个字也是徐福的东西，那么你来看。”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将竹简取了出来，当着小矧子的面打开了竹简。就见竹简的正反两面连一个字都没有，如果不是纲元已经牢牢记住了这竹简的样子，现在他都会以为这是吴勉掉了包，找了一个别的竹简来糊弄自己。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那么说就不是徐福的东西了。”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又将竹筒卷好之后重新放回自己的怀里。只不过谁都没有注意，在竹筒卷好之后，竹筒开头的部位已经多了三个用小篆写的字——冥人志。

“我不管！快把徐福大方师的竹筒还我！”虽然纲元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开始耍横。可惜术法还没有恢复的侏儒方士连小任叁都奈何不了。当下百无求过来只是一个指头按在纲元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上，这个侏儒方士便大叫了一声之后，晕倒在地。

“还以为你有什么能耐呢，就仗着嗓门大，那老子破你一个。”当下，百无求将纲元扛在肩上，跟在了吴勉和归不归的身后。

虽然没有得到解开自己封印的办法，不过老家伙还是强撑欢颜，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好再惹到身边这个白发男人。当下归不归先是重新将这里的阵法、禁制布好，这才陪着笑脸和吴勉商量着去和广治打声招呼后就离开这里。

不过等他们回到偏殿门口的时候，只见到姬牢和莫离师徒俩站在门口。楼主冲吴勉、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说道：“精卫先生已经醒了，不过他受的刺激太大，不方便再见我们这几个人。我已经代表你们几位和广治先生道别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借你们的大船离开？”

被姬牢这么一提醒，吴勉这才想起他们这艘船过来的时候，好像真的没有看到姬牢、莫离他们过来时乘坐的那艘大海船。这位楼主解释之后，才知道广治带着他们走了一条险道。他们那艘大船冲破屏障的时候已经断成两截沉入海底，好在大船已经到了饵岛的范围，广治使用术法召来同门乘船迎接，才平安到了饵岛。

姬牢说得轻松，完全没将死在海底的十几个水手放在心上。不过想着他这几百年来的所作所为，不是楼主亲手沉的船已经不错了。

看不到精卫、广治这师徒俩也好，省得再见面也是尴尬。用归不归之前的话来说，再和精卫大方师见面的时候，那就真是不死不休了。老家伙也正好有话要问这位楼主，现在同坐一艘船，正好给他提供了机会。

当下，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带着姬牢和莫离师徒俩回到了他们的船上。本来姬牢和莫离还对莫名其妙就发疯的纲元有些忌惮，不过看到这个侏儒方士已经晕倒之后就放心了。

这时候的船主已经等得心焦，他认定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岛，又不敢进岛查看。看到几个人回来他才松了口气，在归不归的要求之下，他急急忙忙吩咐手下水手开船向着岛外的浓雾行驶过去。

第八章



在归不归的指使之下，大船很快进到了那浓雾当中。吴勉回到船舱当中，开始研究起那卷没有字的竹简。徐福能把这卷竹简留在这里，过了这么多年还让这个小子回来寻找，怎么看都不会是一般的東西。

趁着吴勉研究这卷无字竹简的时候，归不归将姬牢、莫离师徒引到了甲板上。在漫天迷雾当中，老家伙笑呵呵地对姬牢说道：“楼主真是下得一手好棋，既消除了饵岛的隐患，又送了广治一个人情，等到精卫大方师醒过来，也要把你当成这十几个人的恩人。到时候你们问天楼中兴再招募各楼主事人的时候，精卫大方师怎么说都是上三楼的人选吧？”

“时过境迁，归先生也不要再提什么问天楼了。很久之前的事情，我都快忘了问天楼是什么了。”姬牢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对大雾当中站在自己面前的归不归说道，“术法被封印了之后，以前纠结的事情突然看开了。之前为名利争，又为道统争。最后是争国运。术法没了，什么也不用争了，有时间静下来想想以往的得失，就好像一场梦境一样，梦醒了自己都觉得可笑。”

“术法没了反而看开了？”归不归皱着眉头看向姬牢，顿了一下之后，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怎么老人家我的心静不下来，还是火烧火燎地想要把术法找回来？算了，不说这个了。楼主，咱们还是说说那些发狂的方士吧？本来分批吃药的方士们，为什么会同一时间发作？这个你总不能说是巧合吧？”

“是我做的。”姬牢倒是爽快，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将丹毒表现出来，解毒的药剂便起不到作用。我准备了三十七种以毒攻毒之法，症状表现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哪种解毒之法对症。至于后面的惨剧，归先生就是你也想不

到吧？这样只能说是天意，饵岛方士一脉的气数已尽。不过好歹还留下了这十几个人，也算上天没有做得太绝。”

“你就把屎盆子扣在老天爷的身上吧。”归不归冲大雾当中相貌已经有些模糊的姬牢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那老人家我就等着看，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会不会像我老人家刚才说的那样。如果问天楼真的中兴，那楼主是不是要输点什么给老人家我？”

“那我就将问天楼送给归先生。”姬牢跟着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不过归先生可能要失望了，回到陆地之后，我便会找个地方隐居起来。虽然你我都是长生不老之人，不过再见面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听到姬牢的话里带了些许颓废的意思，归不归心里多少也有些别扭，当下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对这师徒俩客气了几句之后，便将他们俩留在甲板上，自己去船舱找吴勉了。那个白头发男人的心眼不是一般的小，千万别以为之前那几句话就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

归不归在船舱看到吴勉的时候，这个白头发的男人正对着手里的那卷竹筒发呆。看到老家伙到来之后，吴勉这才回过神来，对归不归说道：“之前你看到这竹筒的时候，上面有字迹吗？”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将手里的竹筒向老家伙递了过去。

几个时辰之前还空空如也的竹筒上面，现在竟然多了三个篆字——冥人志。看到了这几个字之后，归不归倒没怎么惊奇。老家伙将竹筒重新卷好之后，递回给吴勉，陪着笑脸说道：“老人家我早就听说过《冥人志》，不过传闻周初的时候这卷竹筒就被烧毁了，想不到是被徐福那个老家伙藏在饵岛了。不是我老人家奉承你，拥有《冥人志》，你便是徐福之后的第一人了。”

“徐福之后第一人？”吴勉冷笑了一声，随后再次将竹筒打开，指着只有三个字的书名对归不归继续说道，“就凭这三个字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吴勉突然想到了什么，当下眉毛一挑对老家伙说道：“刚才才是你第一个打开这卷竹筒的，老家伙，看你那时候的样子好像看得很开心啊。翻译一下，这《冥人志》上面写的是什麼？”

“《冥人志》本来就是无字天书，老人家我现在哪有那个福气能看到上面写的是什麼？”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不过看到吴勉一脸打死都不相信的表情之

后，又忙不迭地开始解释起《冥人志》的来历。

《冥人志》是商初第四任君王太甲所著，相传太甲生性喜好术数玄学，在还是太子的时候便将天下有名的修士请到王宫当中，精研术数之学。就连当时有名的大修士见到太甲之后，也称赞太子是千年一遇修炼术法的天才。

太甲虽然在术数之学上有着惊人的天赋，不过生性却有些刚愎自用，在初登王位之时暴虐乱德，致使朝政混乱。四朝元老伊尹苦谏无效，便请了当时的四大修士合力将商王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三年之后，太甲德行修正，伊尹便又将他迎接回朝。《冥人志》的初版便是太甲在这三年当中撰写的。

太甲生性喜好术数之学，在桐宫修正德行之时将自己的平生所学都记录在了竹简上面。因为怕有不轨之徒偷窥，他便在竹简上面加了手段。活人看到的竹简都是一片空白，只有阴世间的鬼魂才能看到上面所写的内容。因为只有死人才能看到，太甲便给这部竹简命名为《冥人志》。

可惜三年的时间太短，太甲只是写了一个开篇。还没等到他继续书写，他便被伊尹接回朝廷继续为君。再次为君之后的太甲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礼贤下士、爱惜百姓，成了一代贤王，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时间继续撰写《冥人志》了。

后来太甲将《冥人志》的开篇送给了当时的大修士子儒，请他在自己开篇的基础上继续编写下去。不过太甲的开篇起点太高，子儒耗尽了平生所学也不过在后面又写了百余字的心法。这样已经耗尽了子儒的寿命，在他死之前又将这半部《冥人志》交给了自己的师兄憩园继续编写。

就这样，经过了千余年之后，《冥人志》辗转到了方士一门大方师徐福的手上。这时候《冥人志》上面只有六百二十一个字，徐福见到之后惊为天书，当下也起了续写的念头。于是，大方师徐福学着太甲闭关三年。三年之后，徐福出关的时候，《冥人志》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千九百二十六个字。

续写完《冥人志》之后，徐福又担心上面所写的内容太过深奥，一般的修士勉强修炼反而有害，于是改了《冥人志》上面的禁制。想要看到《冥人志》上面的内容，只有术法极高的人才可以看到。

而且还不能一次看全，术法有多高深便可以看到相对应的部分。像吴勉现在的修为，也只是可以看到“冥人志”这三个字。归不归虽然高过吴勉许多，

不过他的术法被封印了，也只是能感应到这就是传说中的《冥人志》。

“徐福三年所写的部分超过了千年以来修士所写的总和？”听到这里之后，一贯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吴勉都有些哑舌。

“这还不算什么。”看到吴勉来了兴趣，忘了在海岛上自己骂他那件事，当下老家伙又趁热打铁地说道，“后来老人家我成了他弟子的时候，听到那个老家伙亲口说的，他对术法又有了新的感悟，还准备另开竹简，再写一本下卷。”

第九章



还有下卷……吴勉已经不敢想象自己一个字的正文都看不到的《冥人志》，徐福竟然还能再写出一个下卷来，那么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上下卷的《冥人志》都看全？

看了一眼依旧只能看到书名的《冥人志》之后，吴勉突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了一眼正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归不归，顿了一下之后，说道：“知道得这么详细，这么说来老家伙你之前也是看过这《冥人志》的。一千九百多个字，老家伙你能看出多少？”

“这样卷起来的《冥人志》老人家我是看过几次的，不过打开之后就一次都没有见过了。”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徐福那个老家伙一直都是防着老人家我的，能把《冥人志》的原委说出来就不错了。他也怕老人家我看过上面写的东西，提升了术法之后再超过他。”

归不归虽然生性油滑，不过这个时候他也不敢欺骗吴勉。听了他的话之后，白发男人沉吟了片刻，随后说道：“那么你给自己估一下，老家伙你解除封印之后，这卷《冥人志》你能看到哪里？还有广仁他们几个又能看到什么地方？”

“《冥人志》一千九百二十六个字，老人家我恢复了术法之后，五百个字是差不多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五百五，多了老人家我也自认没有那个本事。”归不归笑嘻嘻地回道，顿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道，“老人家我能看到五百的话，广义和广悌最多能看到四百。至于那位前任大方师……”

说到这里，归不归习惯性地卖了一下关子，不过看到吴勉那似笑非笑的神情之后，他便马上陪着笑脸继续说道：“邱芳回来之前广仁差不多能看到四百六，不过现在就不好说了。徐福那个老家伙给他开了小灶。老人家我给他

算了一下，这上部《冥人志》广仁能看到六百字。如果老家伙再偏心一点，现在那位前任大方师看到七百字，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一句话顿时让本来还有点底气的吴勉彻底不知该说什么了，场面有些尴尬。冷场了几分钟之后，白发男人深深地吸了口气，将卷好的《冥人志》重新打开。光板竹简上除了书名，依旧没有一个字，虽然明知道是这个结果，吴勉还是有些微微失望。

就在他打算卷好书简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开始慢慢将徐福放在他体内的那颗种子的力量揉散，随后分了一抹输送到双眼之上。自从得到种子之后，吴勉还是第一次主动催动它。之前虽然也有几次，不过那都是在被逼急之后的无奈之举。

灌注了种子力量的双眼再次睁开之后，吴勉满怀希望地看着手中的竹简。本来以为这样怎么也会看到百八十个字，没有想到再睁眼的时候，竹简上面依旧什么正文都没有显示不算，竟然连“冥人志”三个字都看不到了。

这就是种子的力量？吴勉心里冷哼了一声之后，将种子的力量重新放归原位，随后卷起竹简贴身收好。徐福自称这是他力量源的种子，也不过尔尔。之前靠着术法的力量，还能看到三个字的书名。用了种子连这三个字都看不到了，看来和自己想的一样，对这个古怪的种子，以后不能期望太多。

看着吴勉收好《冥人志》之后，归不归继续陪着笑脸说道：“你是长生不老的体质，只要死不了，早晚能看全这部《冥人志》的。就算里面有一万九千字，也瞒不过你的眼睛。”

拍了一阵吴勉的马屁之后，看到这个白发男人似乎已经忘了自己在饵岛的不恭敬，趁着这个机会，归不归向吴勉的方向挪了挪，觑着脸笑嘻嘻地说道：

“时间有的是，要是看够了这卷竹简咱们就换换脑筋清醒一下。这样，你想想当年徐福让你一晚背下地图的时候，除了这九幅地图之外，还有什么类似第十幅地图这样的所在？也可能不是什么地图，就是一句话一个地址什么的，你好好想想……”

“现在别指望能从我的嘴里打听出这个。”吴勉翻着白眼看了看归不归，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在我看全这部《冥人志》之前，你死了这个心吧。想要解开你身上的封印吗？可以，先帮着我看全《冥人志》里面的东西。”

听了吴勉的话，归不归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老家伙半晌都没有找到能接上来的话，喘了半天的粗气之后，还是陪着笑脸对白发男人说道：

“一千九百二十六个字，老家人我最多能看到五百。你一个字都看不到，想看全它要多少年？”

“你自己刚刚说的，时间有的是。”吴勉白了老家伙一眼之后，继续说道，“你放心，我会在精炼术法的时候，去回忆九幅地图之外还有什么的。不过没看全《冥人志》之前，别指望我说。”

就在归不归打算再说点什么的时候，船舱的大门突然打开，他的便宜儿子百无求突然闯了进来。二愣子进来之后先是在船舱里面看了一圈，随后这才对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们看见姬牢和他那个徒弟了吗？刚才他们俩在老子眼前晃了一下，人就不见了。”

“楼主不见了？”听到百无求的话，归不归的眉头马上皱了起来。老家伙马上从地上爬了起来，跟着百无求一起从船舱里面走了出来。外面还是一片雾蒙蒙的景象，虽然甲板上也能隐约看到有来回走动的人影。不过一看就是船主手下的船员，姬牢和莫离师徒俩并不在甲板上。

看着归不归在大雾当中东张西望的样子，百无求对着他说道：“老家伙，不用忙乎了。老子和任老三几乎找遍了这条船，姬牢爷俩不在船上，他俩会不会想不开，手把手跳海了？”

还没等老家伙说话，收好《冥人志》的吴勉也从船舱里走了出来。听了百无求对归不归说的话之后，白发男人身子一跃，站到了船舱上面。随后他原地转了一圈，嘴里同时对着漫天大雾吹出一口气。

随着这口气吹出去，船上的大雾瞬间散尽。大雾散开的同时，吴勉的身子已经飘飘地飞到了大船的桅杆上面。这艘船虽大，不过站在高处还是一眼就能看遍的。除了两个船舱之外，甲板上并没有那两个人的身影。

“这么快就隐居起来了？楼主你也太心急了吧？”看着吴勉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发现姬牢师徒之后，归不归又恢复了之前嬉皮笑脸的样子。他对从不远处走过来的小任参说道：“船下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踪迹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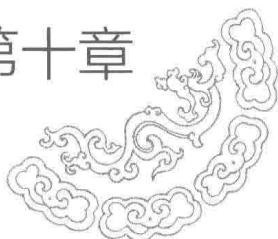
听了归不归的话，小任参当下气鼓鼓地回答道：“老不死的你再说一遍！我们人参不是耗子，不是在哪里都能打洞的！船下面能看到什么你问我们人

参做什么？”

还没等归不归说话，便听到正在改变航线的船主说道：“这船舵怎么了？坏了，船舵脱弦了！完了，这船控制不了……”

船主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冲了过去。老家伙当年也是常年坐船来往波斯的，船舵这样的东西只要一眼便能看出问题所在。这时候的船舵已经古怪地偏向了一边，已经不可能再操控这艘大船了。

第十章



除了甲板之外，大小两个船舱也被归不归仔细地查了一遍，都没有发现姬牢师徒俩的下落，看样子楼主带着弟子趁着大雾的时候，不知道施展了什么手段，竟然从他们的船上离开了，临走之前还毁掉了船舵，看来他们俩上船就没安什么好心。

船主尝试着去修船舵，就算不能支撑着到陆地，起码凑合着回到饵岛，那里还有饵岛方士们乘坐的海船，现在岛上方士的心思都在大方师精卫的身上，借一艘离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忙活了半天，船主还是放弃了。船舵被损毁得太严重，就算勉强回到陆地也会报废。这下子船上的水手们都慌了，他们都是常年吃船饭的，自然知道船舵坏了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在好天气的海面上，还有被路过海船搭救的可能。现在身在大雾当中，就算附近真有大船经过，也不会发现他们的。

虽然他们所携带的淡水和食物还算充足，不过之前已经在海面上消耗了十来天，这次虽然停靠在饵岛上，不过却没有补充淡水和食物。食物还好说，起码还有海鱼可以补充。不过淡水就不好办了，就算计划着每人每天只有一杯水，也支撑不了多少日子。

听了船主愁眉苦脸的诉说之后，吴勉白了他一眼，说道：“你让人把所有能接水的器皿都搬出来，让你们一次喝个够……”

吴勉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天空中便阴云密布起来。还没等船主和众船员明白过来，黄豆大小的雨滴已经倾泻下来。这大雨并没有大风相伴，雨势虽大船身却一点都没有摇晃。直到船上可以盛水的容器都被装满之后，大雨才慢慢停下来。没过多久，附近的雾气再次将这艘大船笼罩在了里面。

这时候的船主和众水手们已经看傻了眼，他们虽然猜到了这几个进出神仙岛的人来历不凡，不过也没有想到这个白发男人会有呼风唤雨的本事。直到雨停了半天，船主才反应过来，吩咐手下将这些淡水放好，随后小心翼翼地凑到吴勉的身边，赔着笑脸说道：“老神仙，既然您老人家有这般通天的法术，再劳您老人家费费神，直接把我们这艘船带回去。要不小的让人扬起风帆，您老人家再借点风来，现在船头正好对着陆地，就差一点风了。”

“借风？还是继续在海上漂着吧。”吴勉冷冷地笑了一声之后，看了一眼船舱的方向。刚才归不归带着百无求和小任叁在里面避雨一直都没有出来。顿了一下之后，白发男人继续说道：“在我回来之前，这艘船还是别动的好……”

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走到了船头，看了一眼雾气蒙蒙的四周之后，身子突然一翻，人已经跳下了船。等到船主跑过去的时候，吴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上并没有传来重物落水的声音，不知道他是掉到了海里，还是消失在了大雾当中。

船主也没有想到这个白头发的活神仙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当下他大叫了一声之后，便跑到船舱里面，哭丧着脸将吴勉跳海的事情和那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家伙说了：“老神仙您快去看看吧！跟您一起的那位神仙爷爷跳海了。刚才还好好的，说跳就跳了。真不是我们把那位神仙爷爷推下去的。”

船主说完之后，坐在船舱里的这几个人没有什么出奇的反应。老家伙嘿嘿笑了一声，朝船主摆了摆手，说道：“他想跳海你们谁也拦不住，跳就跳吧。玩够了他就回来了，你给准备几副鱼竿和鱼饵，一会老人家我这傻儿子给你们钓鱼吃……”

听到归不归要他去钓鱼，百无求的眼睛马上就瞪了起来，他对归不归和船主大声喊道：“老子不干！凭什么你们钓鱼半天就一条两条，还能喝酒聊天吃果子。老子呢？鱼竿下去就没有闲着的时候。老子今天就是陪你们一起饿死，也不会去碰鱼竿！”

看到大个子好像要发火，船主当下急忙说道：“钓鱼什么的我让水手去做就好了，怎么敢去劳烦这位神仙爷爷？不过刚才跳海的那位神仙怎么办？您几位都有仙体长命百岁，我和船上的水手可是肉体凡胎，就算吃喝不愁，有个头

疼脑热的，也熬不了多久。”

“等他三天，三天不回来，老人家我有办法送你们回到陆地。”归不归明白吴勉干什么去了，笑了一声之后，对船主继续说道，“你让水手们下锚停船吧，不要等那个白头发的办完事回来，咱们这船再飘到别的地方去了。”

看到老神仙没有怪罪自己，船主这颗悬着的心才算回到了肚子里。有了老家伙的话，他马上开始吩咐水手们下锚停船，之后又让水手们下网捕鱼。也是他们的运气好，几网下去便遇到了鱼群，几十条两三尺的大鱼在渔网里活蹦乱跳的。船主挑了最肥美的几条做熟，便宜了船舱里面那几个老神仙。

吴勉跳海不久，纲元便醒了过来。他睁眼第一件事便是找吴勉索要那卷竹筒，听到白发男人已经跳海的消息之后，他竟然不顾自己伤口未愈，直接冲到船头，一头扎进了大海里。

当时归不归不在身边，百无求和小任叁正在和那几条大鱼较劲。等到二愣子发觉过来的时候，船头那边已经传来有人落水的声音。这一次归不归让船主安排打捞的事宜，不过忙活了两三个时辰之后，连纲元的一件衣服都没有捞上来。

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依旧没有找到纲元的下落，在大雾当中船主怕自己的水手有什么不测，于是和归不归商量了一番之后，让水手们回到船上。老家伙看着雾气弥漫的海面，自言自语地说道：“你这可算是自杀，等到徐福老家伙拘回了你的魂魄，你可不能攀污老人家我……”

第二天一早，大雾当中开始有了些许光亮的时候，消失了一晚的白发男人突然凭空出现在船头的甲板上，同一时间，归不归已经走出了船舱，冲雾气当中的吴勉说道：“你比老人家我想的早了一点，没看见纲元吗？他去找你了。”

就在归不归向吴勉诉说纲元跳海经过的时候，一艘快船从大雾当中冲了出来，一张兜满了大鱼的渔网挂在船梆上。在欢蹦乱跳的大鱼当中，是被海水浸透的侏儒方士纲元。这时候的他已经晕倒，任由大鱼在他身上乱跳，没有一点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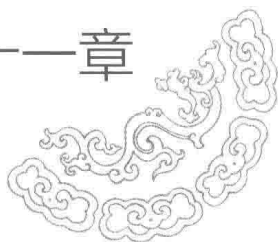
这艘快船的船舱当中，正坐着之前消失的姬牢、莫离师徒。两个人的对面是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只是男人的脸上戴着一个恶鬼面具，看不到他的真实面容。

莫离背后视如生命一般的长剑已经在面具方士的手里。莫离一脸愤愤的表

情，挨着师尊坐着，也没有发作出来。而姬牢还是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冲面具方士笑了一下之后，说道：“看你的样子，还以为是另外一个我到了……”

“那就太难看了，是吗？”面具方士突然怪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我也没有想到，堂堂的问天楼楼主会变成这副样子……”

第十一章



“那么问天楼楼主又应该是什么样子？”楼主微微笑了一下之后，冲躲在面具后面的男人继续说道，“阁下趁着大雾将我们师徒俩掠来，不会只是为了看我变成什么样子的吧？”

之前归不归回到船舱去找吴勉之后，姬牢和莫离两个人站在船头说话。没有想到船头的雾气突然凝结成渔网一样的东西，趁船主和众水手都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时候，这渔网一样的器具将他们师徒俩带离了这艘大船。因为大雾的关系，虽然有水手听到了一阵异响，也没有注意到这里。姬牢、莫离师徒被掳走的同时，雾气当中又凝结出一根好像鞭子一样的透明气流，将这艘大船的船舵绞断。

莫离本来想要斩断渔网，带着师尊逃回大船上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莫离就要动手的时候，却被姬牢拦住，能在这里将他们师徒俩掳走的人，楼主也开始好奇起来。

当下，莫离护住了姬牢，一直被“渔网”拖到了几十丈之外的另外一艘海船上。由于雾气实在太太，本来抬头就能看到的海船，吴勉这艘船上竟然没有人能看到。

这一对师徒被拖到这艘船上之后，就被安置在了船舱里。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来打扰姬牢师徒，这船舱大门好像被下了什么禁制，莫离试了多次都没有将大门打开。

两个人虽然一直被关在这里，不过他们俩还是能够感觉到自打他们上船之后，这艘海船便开始紧急调转头，然后扬起了风帆，开始飞快地在海上航行起来，不过这艘船左闪右躲，好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直到不久之前，这艘船才开始平稳起来。随后，船舱门打开，这位戴着面具的方士从外面走了进来。

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莫离几乎将他认作成另外那位楼主。就在他要过去行礼的时候，突然被自己的师尊一把拦住。姬牢对眼前这位戴着面具的方士笑了一下之后，说道：“可惜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没有任何一种术法能让人认不出自己。”

听到自己的师尊也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当下莫离先下手为强。他直接拔出自己的长剑，朝面前这个伪装成另外一位楼主的人劈了下去。不过就在这一剑劈过去的同时，他握剑的手突然空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手中的长剑已经到了那个面具方士的手上。

长剑到手之后，这人随随便便一挥手，便将剑刃搭在姬牢的脖子上，随后这才对莫离说道：“可以坐下来说话吗？如果你还想如何的话，我第一个斩了姬牢的头，第二个才是你。听懂我的话就坐下来。”

看到剑刃已经横在了自己师尊的脖子上，莫离投鼠忌器，立即坐下。看到他坐好之后，戴着面具的方士这才将长剑收了起来，才有了之前的那一幕。

与此同时，吴勉、归不归的大船上，白发男人正对老家伙说道：“有一艘船将他们俩接走了，船上有人在雾气当中做了手脚，没有追上。”

“老家伙，这么说起来，有人在接应你们家楼主啊。”没等归不归说话，百无求已经抢先说道，“他这是想干什么？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们困在这里？不是老子笑话他，这样的事情老子这样的妖都不信。”

“这是想拖住我们这艘船，不会驾船去追。”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这么看来，之前是老人家我冤枉那位楼主了，不是楼主弄坏船舵跑路了。看样子他们俩走得也是不情不愿，姬牢爷俩才是目标，弄坏我们的船只是不想让我们追上去。这么看中楼主，会是谁呢？”

“还能是谁？老不死的，我们人参告诉你，另外一个楼主呗。”这个时候小任叁也凑了过来，小家伙爬上了百无求的肩膀，坐在上面对归不归继续说道，“他以为咱们抓住了姬牢，就过来搭救。又怕救了人之后我们追上去，这才弄坏了船舵。大侄子，我们人参说得对吧？”

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没有马上回答，回头看了一眼吴勉之后，才说道：

“饵岛一天世上一年，现在外面差不多过了一年，还不知道怎么样了，要不要回去看看？”

吴勉看了老家伙一眼之后，站在了船头，随后开始使用御风之法，用风力操控大船向陆地的方向行进。几个时辰之后，他们这艘大海船便从大雾当中冲了出来。一天之后，这艘船舵已经废掉了的大船回到了码头上。

下船之前，归不归又送了两块金饼给船主。虽然这艘船是废了，不过前后四块金饼足够他再去买下两艘一模一样的海船了。

就在他们几个人带着两只铁猴子下船的时候，百无求的耳朵尖，听说就在不久之前，有另外一艘大船靠岸。其中有一个身穿方士服饰、戴着面具的男人，带着一个白发男人和身背长剑的年轻人从这里下船。和他们一起下船的除了十几个随从打扮的人之外，还有一个小侏儒格外显眼。如果不是这个小矮子的话，附近的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么多。

“怎么样？老子怎么说的来着？”听到了这些之后，百无求马上来了精神，当下对他的“亲生父亲”继续说道，“戴着面具的人不是另外一个楼主还能是谁？老家伙，就算你的心眼多也不能每次都猜对吧？没猜中也不丢人。”

“戴着面具的就是楼主了？”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继续看吧，是不是楼主早晚都会知道。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老人家我不用发愁怎么处置这个姬牢了。送给广仁又怕另外一个楼主和精卫报复，放了他们师徒又太便宜了。既然他有去处，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百无求还在争辩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楼主，不过归不归却不打算搭理他了。归不归在码头找了一个识字的人打听现在的年份，这才知道他们出海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本来以为登岛有年限的区别，现在看来这次出海什么地方又发生了变化。

由于最近朝廷又在开始和回流的匈奴用兵，民间的马匹都被征调到了官府。买马车未果之后，归不归索性去了附近的郡城，将太守大人的马车偷了出来，还顺便盗走了官家的路引。

饵岛的事情这也算是有了一个了结，虽然比起预期的差了许多，不过也总算告一段落，这样一来，这几个人反而突然没有事做了。归不归和吴勉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还是先去方士宗门看看。纲元这件事情要和他们说清楚，省得

那个小矮子出了什么事情，徐福那个老家伙再将这个屎盆子扣在他们的身上。

到了方士宗门附近的时候，这几个人才发觉这里戒备森严，到处都能看到手拿法器的方士，继续往山上走的时候，他们这辆马车被方士拦下来盘问。

也是巧了，盘问的方士是火山的弟子，吴勉和归不归是见过几次的。见到他们这几个人之后，方士便恭恭敬敬地不敢多言。倒是老家伙笑嘻嘻地向方士打听出了什么事情这样风声鹤唳，小方士看到附近没有师长之后，这才说道：

“几天之前，问天楼偷袭宗门，现在两位大方师震怒，正在四处抓人。”

第十二章



几天之前，那位被吴勉打烂了脸之后便一直戴着面具的问天楼楼主突然夜闯方士宗门。他一进来便直奔关押着元昌的住所，当场打死了两名看押元昌的方士。好在第二个方士临死之前发出警报，两位大方师在楼主抢走元昌之前赶到。打斗当中，广仁大方师重伤了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不过最后楼主竟然使出只有妖族才会的血遁之法逃走了。

当天之后，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便亲自变换了看守宗门的术法。随后又将在外游历的门人弟子尽数召回到宗门之内，开始加强对宗门的护卫的同时，将那天看守宗门的一千众人都看押了起来。似乎就是这当中有人配合，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这才有机会潜进方士宗门。

听了小方士的述说之后，坐在车上的归不归打了个哈哈，随后对他说道：“这样的事情你们方士当中都是不可以私传的吧？娃儿你这从头到尾说得这么清楚，不是在给谁拖延时间吧？”

“归不归就是归不归，我就知道瞒不住你。”说话的时候，一位身穿白色方士服饰的男人凭空出现在马车旁。见到来人之后，刚才一直和归不归说个不停的小方士立即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来人正是前任大方师广仁。

归不归对广仁的突然出现倒是不感到意外，老家伙哈哈一笑之后，对这位前任大方师说道：“这个小娃娃早已看出老人家我们的来历了，这才一边和老人家我胡说八道，一边给你这位前任大方师报信，是吧？”

“这样的事情怎么能瞒得住归师兄？如果不是想听完始末缘由，归师兄早就拆穿他了。”广仁冲马车上的人、妖笑了一下之后，回头冲跪在身后的小方士说道：“会办事，稍后我会和大方师提起你的。现在继续忙你的去吧。”

看到小方士带人离开之后，广仁这才回头对马车上的吴勉、归不归几个继续说道：“既然到了，我们还是一起上去吧。听闻归师兄你们又出海了，顺便也听你来讲讲海上的见闻。”

说话的时候，广仁已经亲手打开了马车的车门。怎么说他也是前任大方师，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当下就连吴勉都跟着归不归几个下来了。前任大方师笑嘻嘻的，正要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抢先说道：“广仁大方师你突然这么客气，老人家我还多少有些不适应。怎么？问天楼又给两位大方师添麻烦了？”

听到面前这个老家伙自己主动说到这个话题，当下前任大方师顺着这个话题说了下去：“五天之前的事情了，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潜进了宗门，一共有四位方士遭了毒手……”

当下，广仁又对吴勉、归不归他们重新说了一遍。比起刚才的小方士，这位前任大方师说得详细多了。之前广仁做大方师的时候，都是前呼后拥的，什么时候这样过？老家伙恍惚之间，甚至有了当年拜在徐福门下学艺那时候的感觉。

广仁一边说，一边带着几个人向宗门走去。虽然这一路上见到的方士还在向广仁行礼，不过已经完全没有他作为大方师时的庄重了。上到半山腰的时候，这位前任大方师已经将五天前那晚发生的事情说完。

不过老家伙感兴趣的似乎是别的，广仁说完之后，他便开口说道：“五天前的事情，广仁大方师你没有记错吗？那个闯进宗门的人真的是楼主吗？他那副样子，随便找个人戴上面具都可以说自己叫作姬牢。”

“确是楼主无疑。”广仁一口咬定那人就是面容被吴勉打烂的那位姬牢。他们俩之前已经有过数度交手，是真是假术法上是做不得假的。不过这位前任大方师不明白归不归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

五天前正是他们从海上回来的前一天，如果说将姬牢师徒俩掳走的人真是另外一位楼主的话，那夜袭方士一门的那位又是谁？而且今天广仁也过于礼贤下士了，这些年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也和方士一门分分合合了多少次，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像今天这样，广仁上赶着的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不知道这位前任大方师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归不归本来还想对自己的便宜儿子使个眼色，让他少说话的。不过二愣子的嘴还是快过了老家伙的眼睛：“等一下！那个谁，你说五天前戴着面具的楼

主闯进你们宗门了？不可能！老子给你算清楚。从琅琊码头过来我们一共用了四天，五天前老子这一家子还在海上漂着。戴面具的楼主在海上抢他兄弟，他和我们前后脚回到的陆地，怎么可能分身来这里找你们的麻烦？那个谁，你认错人了，和你动手的不是什么楼主。你好好想想最近得罪谁了……”

“不是楼主？你们在海上遇到两个楼主了？”百无求这几句话让广仁也有些摸不到头脑了，当下他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对这个老家伙说道，“归先生？你亲眼看到了吗？真的是那两位楼主？”

见瞒不住了，归不归这才嘿嘿一笑，说道：“大方师你不要听这个傻小子胡说，老人家我只是在海上见过那位术法已经被封印的楼主。另外那个戴着面具的楼主，只是听说出现在码头，我们谁也没有亲眼见到，不能说 he 到底在不在海上。”

说话的时候，众人已经到了方士宗门的山门前。这时候的山门早已打开，现任大方师火山在十几个门人弟子的簇拥之下等候在这里。那位从徐福身边回来的邱芳也站在火山身后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似乎这位徐福大方师给火山钦点的弟子并没有得到重用。看着火山的排场，吴勉、归不归都感觉似曾相识。当初广仁还是大方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架势。现在的火山仿佛就是当年的广仁一样。

广仁将大方师之位传给了火山之后，一直在他的身边辅佐，最近终于放手了。广仁已经决定，不久之后他便会亲自赶赴东海，寻找自己师尊徐福的下落。之前方士一门崩塌的时候，他们曾经去过东海几次，不过一直没有徐福船队的下落。最近他从邱芳的嘴里探听出一个大概的地址，不过就在他即将出发的时候，宗门突然出了这样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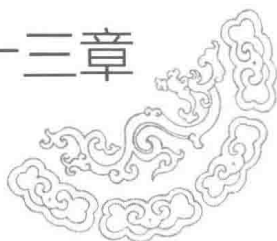
广仁本来以为两位问天楼楼主其中一位已经失去了术法，问天楼相当于坍塌了一半，就此再无力和方士一门一争高下。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楼主敢上门寻事。这让已经做好隐退准备的广仁无奈之下只得推迟自己出海的计划，专心先解决问天楼的事情。

问天楼本来在武帝时期就应该被彻底铲除的，不过因为牵扯到方士一门的中兴，才让其苟延残喘，想不到现在竟然还能来偷袭方士宗门。而且火山成为大方师之后，广义、广悌二人也不像以往那样遵守号令。广仁、火山师徒俩放

眼天下，能助他们彻底铲除问天楼的也只有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了。

这几个人当中，其他几个还好，只有吴勉还是他以往眼睛长在脑门上的做派，不过两位大方师也没和他一般见识。众人散了之后，两位大方师带着他们几个到了宗门中的密室当中。

第十三章



进来的时候，密室里面已经跪了四个方士。见到这里有人之后，归不归微微怔了一下，随后立即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情。当下他冲同样明白过来的吴勉嘿嘿一笑，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二愣子瞪着眼睛说道：“你们方士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规矩的？是不是以后新来的方士都要找个地方先跪两年？老家伙，你要是真的回来继续做方士，是不是也要在这里跪着？”

“这里可不是想跪就可以进来跪的。”广仁淡淡一笑之后，转头对归不归继续说道，“这四个人是五天前看守宗门阵法的方士，就是那么巧，姬牢进来的时候宗门的阵法突然失效了……”

归不归哈哈笑了一声之后，看一眼面前这四个低头不语的方士，说道：“再巧的事情老人家我都遇到过，当年我老人家每次和你们说徐福小时候的那点破事，当天晚上咱们那位大方师就知道，你说这巧不巧？”

老家伙说到了当年的往事，广仁微微一笑，好像没听懂归不归的话一样，点了点头说道：“归师兄你不提起的话，这件事我都忘了。对了，归师兄最近在外面听到广孝的消息了吗？虽然他已经不是方士了，不过毕竟以往还有一段同门之情。这么久没有他们师徒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如何了。”

听到广仁将话题转开之后，归不归也没打算继续深究当年是谁在徐福那里出卖了他。老家伙嘿嘿一笑，看着这位前任大方师说道：“广孝不比广仁大方师你，他比泥鳅还要油滑，这个时候不知道在哪里享福。”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顿了一下，将注意力转到还在地上跪着的四个人身上，对这四个人说道：“五天前的事情了，你们在这里最少也跪了五天。早点说出来多好，也不用连累同门了。怕两位大方师责罚的话，老人家我给你们

求个情。只要老实实在地承认是谁干的，看在老人家我的面子上，只逐出宗门就好了，两位大方师绝对不会把你们如何的。”

这样的话，五天当中广仁、火山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这四个人都是低着头，一副愁眉不展、你们冤枉我了的样子。看到四个人没有说话，百无求来了精神：“不是老子说你们，已经定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就在四个人当中是吧？那就别那么麻烦了，四个都宰了，一个不留。哪里都有冤死的鬼，也不差他们四个了。人死了继续拷问魂魄，魂魄再不老实直接魂飞魄散……”

听了百无求的话，跪着的四个人同时打了一个激灵。其中一个人直接跪着向前几步，跪在火山的面前，颤着声音说道：“冤枉！师尊，我一直兢兢业业地看守阵法！外人是从外阵进来的，和我内阵无关……”

“可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内阵也会失效。”火山低头看着自己的弟子，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内阵的阵图只有我和你知道，不是你做的，那就是我这个大方师私通问天楼了，是吧？”

“弟子不是这个意思。”听出火山话里的含意，这人吓得冷汗当场就流了下来，当下连连叩头，一边磕头一边对火山说道，“弟子自幼跟随大方师修习方士之道，十一岁进入方士一门，到今年六十七岁，从来没有擅自踏出宗门半步，就算想要和外人串通也没有机会。弟子把守的内阵虽然失效，不过外人也没有从内阵进出，此事和弟子无关，还请师尊详查。”

另外三个人也相继冲到火山和广仁的面前，纷纷对大方师诉说着自己和姬牢潜入方士一门没有一点关系。当下场面乱糟糟的，火山已经皱起了眉头。在他的连声呵斥之下，四个人战战兢兢地跪回到原来的位置。没有火山大方师的话，他们都不敢再发一言。

看到四个人重新跪好之后，一直没有言语的吴勉突然冷笑了一声，随后用他那招牌一样的语气说道：“两位大方师请我们来看这个，不是以为我们四个也和姬牢闯门那件事有关吧？是不是要我们四个也找个地方跪下，证明与姬牢没有关系才会放我们离开？”

听了吴勉这不咸不淡的话，火山哼了一声当场就要发作，却被自己的师尊抢先一步拦住。广仁冲吴勉淡淡一笑，说道：“吴勉先生误会了，本来是有些机密的话要和你们几位说的。恰巧他们四个人又在这里，天下谁与问天楼联手

我都相信，唯独不信你们四位……”

没等广仁说完，百无求已经再次瞪起眼睛，大声对广仁吼道：“凭什么！看不起人吗？凭什么就不信我们四个，我们家老家伙长得不像好人，老子……”

“傻小子，听不出是好话吗？”归不归苦笑了一声，见这便宜儿子不听自己的话，当下一把将百无求的嘴巴捂住，冲广仁笑了一下之后，说道：“广仁大方师你别见怪，老人家我这儿子一根筋。既然你们两位大方师与我们有机密的事情要谈，那么我老人家想想办法，腾出一个安静的地方。”

说完之后，归不归将手从百无求的嘴边挪开，嘱咐了这二愣子几句之后，回头对身后的吴勉说道：“老人家我知道药丸在你的身上，借一颗来使使。”

听到老家伙问自己借长生不老药，吴勉皱了皱眉头，说道：“借？你拿什么还？”

归不归嬉皮笑脸地说道：“下次炼制丹药的时候，从老人家我的那一份里面扣。”

“我不记得答应过要给你一份的。”虽然话是这么说，不过吴勉还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倒出一颗蚕豆大小的黑色药丸，将药丸给了归不归之后，继续说道，“你说的借的，要还……”

“老人家我用天材地宝和你换。”归不归笑嘻嘻地将药丸放在自己的鼻子下面闻了闻。随后他转头朝目瞪口呆的两位大方师做了一个鬼脸，这才笑嘻嘻地对着跪在地上的四个人说道，“现在老人家我给你们一个天大的便宜，你们也知道老人家我的手里是什么，只要勾搭姬牢的那个人肯站出来，这颗药丸就给他了。就算大方师废了你们的术法又怎么样，大家来宗门修习术法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承认了这颗药丸就归他……”

“归先生且慢！”没等归不归说完，呼吸有些急促的火山已经拦住了他。当下，这位现任大方师盯着老家伙手里的药丸，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我自有可以找出那个人的办法，这件事不劳烦归先生你了。不知道这颗丹药可不可以赠……借……换给我们方士一门，只要归先生你说……”

“大方师当我老人家仗着这个换钱吗？”归不归皱了皱眉头，继续对面对的四个人说道：“只要你们认了，便可以不再受那转世轮回之苦了。其他修士

穷极一生都无法办到的，你们动动嘴就长生不老了。”

当下这四个方士的眼睛也都盯着归不归手里的小药丸，顿了一下之后，其中三个人好像疯了一样，同时向老家伙扑了过去，嘴里都是一样的话：“是我，是我背叛了宗门，将姬牢引到宗门的！我说了，归先生把药给我……”

四个人当中，只有那个看守内阵的六十七岁老头没有行动的意思。他的眼睛虽然盯着归不归手中的丹药，脸上也是一副要不要过去的纠结表情，不过依然没有任何动作。

这个时候，老家伙怪笑了一声，随后指着唯一不动的方士说道：“就是你了，是你把姬牢引进来的……”

第十四章



“和我没关系……”六十七岁的方士睁大了眼睛争辩道，“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去争长生……”

“那是姬牢已经许给你长生不老药了，是吧？”归不归盯着方士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除了长生和成仙之外，老人家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打动你们方士的。姬牢应该是这么和你约定的吧，只要他能进到宗门之内，不管有没有救出元昌，都会给你一颗长生不老药。不过只有外阵被关掉，你又怕大方师怀疑到你，最后索性连你的内阵一起关掉。我老人家没有说到的，娃娃你来补充一下。”

归不归说得就好像他是亲眼看到的一样，不过方士还是连连争辩，看来只要老家伙拿不出证据，他就算打死也不会承认的。

“看来天下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瞒得住归师兄你的。”就在方士争辩的时候，广仁突然冲归不归轻笑了一声，随后转头冲面红耳赤的方士继续说道，“刘枝，你以为姬牢没有被我抓住，便没有证据了吗？你的侄子刘蒿四天前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你虽然很少离开宗门，不过是你侄子替你传递的消息……”

广仁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叫作刘枝的方士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本来在和归不归的争辩当中，他的身体已经快要站起来了，如今被前任大方师这几句话一吓，他的脚一软，再次瘫软在地，黄豆大小的冷汗瞬间从他的脑门上流了下来。

没等刘枝谢罪，一边的吴勉翻着白眼看向不远处的两位大方师，冷笑了一声之后，阴阳怪气地说道：“原来大方师什么都知道，这次就是在戏耍我们几个人。”

这句话一出口，站在广仁旁边的火山已经微微皱了皱眉头。这还是他做了这么久的大方师，提升了修养，要是当初的火山，就凭吴勉这几句话，已经怒发冲冠找他拼命去了。

“吴勉先生误会了，留着刘枝是在等姬牢回来。”广仁的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容，说到这里，他回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不停哆嗦的刘枝。顿了一下之后，这位前任大方师继续说道：“救他走也好，灭口也好，姬牢本来还有回来的可能，所以我和大方师才将他们几个人关在这里，等着姬牢再次出现。不过一连五天他都没有什么动作，看起来那位楼主已经放弃刘枝了……”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刘枝已经瘫软在地。另外三名方士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便都再次低头看着地面。之前三个人因为一颗长生不老药而露出丑态，看样子还会受到两位大方师的责罚。这个时候，火山对他们三个人说道：“为了一颗长生不老药，你们连廉耻都不要了吗？这些年你们念的什么经，学的什么法？既然你们世俗之心未了，那么我成全你们三人。即日起你们出离门墙，对外不要再自称方士……”

火山几句话说完，那三个抢着要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也跟着瘫软在地。三个人也是自小便在宗门修习术法了，想不到几十岁了却因为贪念被逐出了宗门。当下，三个人都跪在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的面前苦苦哀求。不过火山大方师的法旨一出，就算是广仁也是万难更改了。

这个时候，归不归手上的长生不老药也没了用处，老家伙笑嘻嘻地要将它还给吴勉，这个白发男人只是斜眼看了他一眼，还没等他说话，火山已经忍不住再次说道：“归先生，这颗药丸能否转借方士一门？需要什么来交换，你们尽管开口。”

听到火山没有找他要，反而向归不归开口。吴勉便是一声冷笑，随后说道：“不能，老家伙说了，谁带姬牢进来，这颗药丸就给谁。说了不算会天打雷劈，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家伙在我的面前被雷劈？”

你看得还少吗？不是你他能挨雷劈吗？火山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之后，深吸了口气压下了心头火。火山正要继续想办法从归不归的手里要来这颗药丸的时候，冷不丁看到吴勉一把将药丸从老家伙的手里夺了过来，随后顺手丢给了一摊烂泥一样的方士刘枝：“看在归不归的面子上，便宜你了。”

刘枝看着手里的小药丸，足足愣了半晌之后，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下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张嘴将手心里的药丸吞了下去。刘枝想不到自己因祸得福，那三个陪着自己的方士都被逐出了宗门，本以为自己断无生理，谁能想到他们神仙打架，最后便宜了自己。

火山要动手阻拦的时候慢了一拍，当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枝吞下了那颗宝贵的药丸。就在他对着吴勉怒目而视，准备和这个白发男人理论的时候，突然听到刘枝的嘴里发出一阵怪叫，随后便看到这个刚刚吞下长生不老药的人张大了嘴巴，想要大声呼喊着什么，然后他的眼耳口鼻七窍当中不停地有鲜血喷涌出来，瞬间他便成了一个血人。

看着刘枝喷泉一样不停地喷着鲜血，就算是广仁、火山这样的大方师也不禁皱起了眉头。片刻之后，就见刘枝倒在地上气绝而亡。这样的情景火山之前没有见过，不过他的师尊却是见过多次的，之前他的同门师弟当中就是有人服用了长生不老药而变成这个样子的。

火山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不过他猜也能猜得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一颗长生不老药白白被糟蹋之后，这位大方师的脸色涨红，扭脸冲吴勉说道：“为什么要白白浪费一颗药丸？你知道他的体质根本消受不起长生不老药的。”

“药丸是我的，喜欢给谁就给谁。”吴勉翻着白眼看了看已经人如其名，快要冒烟的火山之后，继续不冷不热地说道，“不过我不喜欢你，火山大方师，就算你想要跟他一样，服长生不老药而死，你都不会有那个机会的。”

“岂有此理！吴勉，你在挑衅我这个大方师吗？”火山一声怒吼之后，几步便向吴勉走了过去。这个时候，一直被吴勉、火山抢话而没有插上嘴的归不归有意无意地站在了白发男人的身前，笑嘻嘻地对火山说道：“大方师好大的火气，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吴勉了。刚才那话就算是当着徐福大方师的面，他也会一字不落地说出来。吴勉是想说就说的，不管对面的人是谁。”

说到徐福的时候，广仁也闪身到了火山的身边，在自己弟子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火山大方师这才顿了一下，冲自己的师尊点了点头，恢复了脸色后，火山大方师才对吴勉和归不归说道：“失态了，我最近被问天楼的事情搞得有些烦了，希望几位不要见怪。”

火山的话刚刚说完，密室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广仁、火山

师徒俩脸上同时变色，这时候，密室外面传来火山高足邱芳的声音：“两位大方师，中心阵法异动，请两位大方师移驾中心阵法查看……”

由于五天前姬牢潜入宗门，现在方士宗门之内处处都是禁制，无人可以在宗门内使用五行遁法。这个时候阵法异动，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身受重伤，会是什么样的人闯了进来？

第十五章



现在元昌就在中心阵法当中，此人事关问天楼中一件机密大事。问天楼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重启，也是因为忌惮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方士一门的手上。本来两位楼主已经计划将此人带离方士一门，不过被自己神识封印了术法的姬牢，彻底打乱了二人的计划。无奈之下，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这才冒险潜入了方士宗门。

现在听到中心阵法有异动，火山转身就要前往事发地点查看，不过却被自己的师尊广仁拦住：“大方师是方士一门的根本，不可以妄动，还是我代为查看的好。”

火山虽为大方师，心里还是依赖着自己的师尊，当下不敢多说什么，看着广仁出了密室之后，转头冲因为刘枝的死，已经被吓呆的三个方士，说道：“你们先回自己的寝室休息，这里发生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晚课的时候，你们自己离开方士一门就好。如果敢在外面利用方术作恶的话，我必定传下法旨取你们三人的首级。走吧……”

知道再求也无用，现在师尊的心思都在中心阵法和广仁大方师的身上，当下三个人愁眉苦脸地走出了密室。他们三个都是一个心思，想着能不能托人求广义、广梯二位师叔祖，他们二人说句话，火山大方师还是要给面子的。

三个人走出密室之后，火山学着广仁的样子微微笑了一下，对吴勉、归不归说道：“让几位见笑了，他们本来也算是同辈当中拔尖的方士了，不过在长生不老面前，还是露出了丑态。可惜他们不知道长生的人，也有长生不老之苦……”

这话还没说完，百无求已经学着吴勉的样子白了这位大方师一眼。随后，

这个二愣子转头对身边的白发男人说道：“小爷叔，老子我知道错了。以前还以为那一句你去自杀吧最不要脸了，敢情还有比你更不要脸的人。呸！要不是因为人家是大方师，怕打不过他，就凭最后长生不老之苦那句话，就够这世上的人一人一口吐沫淹死他的了。”

“你骂街的话捎上了我。”吴勉看了百无求一眼之后，又对归不归说道：“我不和孙子辈的一般见识，这笔账记你身上了。出了方士宗门，你要提醒我算一下。”

火山本来还想缓和一下和这几个人的关系，现在能忍住心头火不当场发作已经算是不错了。当下，大方师哼了一声，也转身走出了密室，生怕和这几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忍不住和他们动手。

就在这个时候，邱芳从远处一溜小跑过来，见到刚刚走出门口的火山以后，对他说道：“广仁大方师请师尊和归、吴几位先生前去中心阵法。”

火山没想到广仁这么快就变了主意，微微怔了一下之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道：“中心阵法那边出了什么事情，广仁大方师会这么匆忙要我们过去？”

邱芳有些为难地看了看自己的师尊，顿了一下之后，回答道：“弟子口拙不会形容，还是请大方师过去，一见便知。”

火山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徐福给自己定下的弟子之后，也不招呼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运用了疾行之术，只见几道残影晃过，火山人已经消失在前往中心阵法的路上。

看到火山的身影消失之后，邱芳冲吴勉几人笑了一下，随后说道：“请几位跟着我来，广仁大方师在中心阵法等候几位先生。”

邱芳和他们几个人是有过一段交情的，当下，在他带着吴勉他们向中心阵法走去的时候，百无求对邱芳说道：“老邱，不是老子挑拨你和那俩大方师的关系。看你的样子，在方士这边混得也不怎么样，本来以为他们俩大方师看在徐福的面子上，怎么也要给你一点好处，没想到老邱你在这里就是个跑腿的角色。早知道这样，你不回来还好，守着徐福，说出来也好听，可以直接说：老子是徐福大方师的人。”

邱芳微微一笑之后，说道：“我本来就是徐福大方师为火山大方师定下的弟子，在海上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事的。师尊要邱芳如何，我做到便是，做弟

子的也不需要猜测师长的心意。”

百无求和邱芳说话的时候，归不归难得没有插话。老家伙只是笑眯眯地看着邱芳，看得这位火山的弟子颇有些不自在。走了半晌，他们几个人被邱芳带到一个小小的院子前，已经有七八个方士站在这里，院子外面的一座怪兽石像不知道被什么打碎在地。这些方士正围着石像，小心翼翼地清扫地上的碎石渣。不过看这几个人紧张兮兮的样子，似乎正在做一件十分凶险的事情，稍有不慎便会丧命一样。

邱芳没有理会这些方士，他绕过了破碎的石像，直接带着吴勉这几个人进了院子，随后走到正房门前，轻轻地叩门之后说道：“弟子邱芳已经将归、吴几位先生请到。”

片刻之后，大门打开，一个光头方士站在门前看了邱芳一眼之后，对他身后的几个人说道：“两位大方师请几位先生进来。”说话的时候，光头方士已经将身子挪开，对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做出“请”的手势。

本来以为还是邱芳带他们进去，不过这位火山大方师的弟子却向后退了一步。看来他在方士一门的地位真的好像百无求说的那样，就是一个跑腿送信的角色。不明白为什么视师尊为神明的广仁，会这样处置一个徐福大方师定下来的方士。

既然邱芳自己都没有进来的意思，吴勉、归不归几个便大大咧咧地走到了正房当中。就见这里空荡荡的，看这样子这里本来还有一座厅房的。不过厅房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搬空，除了几根顶梁柱之外，剩下的就连墙壁都被砸掉。进来之后一眼便看到了尽头一个算是卧房的所在，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正站在床边，二人身边躺着一个白头发的男人。

几个人看着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般的男人有些眼熟，仔细看过去，才看清他竟然是当年在沙漠里见过的那个叫作元昌的男人。想不到百来年不见，元昌也变成了白发这样长生不老的体质。

“两位大方师，你们还真是下本。”看到白头发的元昌之后，归不归便好像明白了什么一样，冲广仁、火山二人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个小家伙到底什么来历？明明是那俩楼主的弟子，却被你们二位弄成了长生不老。老人家我有点看不明白了，你们谁来解释解释？”

“元昌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的继命之人。”这个时候，广仁也不打算隐瞒了，他轻轻地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归不归说道，“面具楼主是从姬牢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魂魄，只是寄生在别人的肉体当中。虽然也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不过因为魂魄和身体不是原体，到了极限之后，身体会和魂魄分离。到时候他除了转世投胎之外，便只有去抢夺别人的身体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仁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元昌一眼之后，继续说道：“他找了几百年，就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完全融合他魂魄的肉身。元昌就是他找到的那具肉身。”

第十六章



“这不还是夺舍吗？”吴勉听了广仁对元昌的描述之后，继续说道，“在自己的肉身毁掉之前，找到另外一副肉身存放魂魄。燕劫之前不是一直就这么做的吗？”

“夺舍而来的身体毕竟不是自己的。”没等广仁解释，归不归先一步笑呵呵地替前任大方师说道，“老人家我受累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身体和魂魄不合拍，很多术法都不可以使用。像是控魂之法那样的术法，一旦用起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自己。楼主和燕劫不一样，他要一个肉身不会只用三五十年的。既然换了就要一劳永逸，元昌的肉身已经变成不老不死的体质，那对楼主来说就真是再好不过了。”

“是的，归师兄，楼主自己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他必须在肉身消亡之前，将自己的魂魄转移到元昌的身体里。”广仁说到这里的时候，看了好像睡着了的元昌一眼，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位面具楼主只有学着燕劫师叔的样子，不停地夺舍下去，每次夺舍都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燕劫是因为他的魂魄有缺陷，反而适合夺舍而来的身体，那位楼主可不一样。就算他的术法真的到了神魔一般，只要在夺舍的时候被干扰，他自己就会变成孤魂野鬼。”

说话的时候，广仁将盖在元昌身上的被子掀开，就见上半身赤裸的元昌肚脐部位被人用鲜血画了一个圆圈，圆圈里画着一个吴勉也看不明白的符咒。肚脐处不停地有黑色的气体冒出来，不过这黑气只要从肚脐中冒出之后便消散在空气当中。

看到了元昌肚子上的符咒之后，归不归的笑容瞬间便凝固在脸上。老家

伙上前凑了几步，想过去看清楚，不过犹豫一下之后，还是站在广仁的身后，伸着脑袋看向躺在床上的元昌，嘴里对身前的广仁说道：“上次那个戴着面具的已经到了这里？大方师，这次你们真的是大意了。老人家我现在明白了，广仁大方师你怎么会亲自带着我们几个上山了。”

归不归说完之后，前任大方师苦笑了一声，回答道：“那天整个宗门的阵法全部失效，楼主先是派出几个傀儡将我们引到了外堂。如果不是我在元昌的身上加了禁制，他被楼主带走我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广仁轻轻地叹了口气，随后继续说道：“好在元昌也不想自己的身体就这样归了楼主，他们师徒二人在这里耽误了片刻，我才有时间赶过来。当时重伤了楼主之后，我还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不过看到元昌身上的符咒，才知道我还是慢了一步。这才刚刚开始。”

“你们能好好说话吗？不说得云山雾罩就显不出你们的本事吗？”这时候，听得糊里糊涂的百无求张嘴继续说道，“老子要是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老子就是茄子！有什么话明明白白地说不行吗？一定要说你们方士的黑话！”

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个二愣子，当下也没有人和百无求一般见识。归不归回头看了自己的便宜儿子一眼，嘿嘿笑了一声之后，招手将他叫到身边，指着躺在床上的元昌说道：“看见他肚脐眼上面的符咒了吗？这个叫作控心咒录，别看元昌在这里躺着，他的人已经被下咒的人控制起来了。现在说让元昌冲出去，他就会像疯了一样往外冲。而且下咒那人会把自己的术法留在元昌的身上，看见肚脐眼飘出来的黑气了吗？就是术法外泄，一旦他突然跳起来和老人家我或广仁大方师拼命，冷不防的，就算是徐福那个老家伙也够他喝一壶的。”

听到归不归将自己舍了出去，广仁也不着恼，微微笑了一下之后，指着符咒外面那个用鲜血画的圆圈，替老家伙跟百无求解释道：“这个是我下的禁制，不过只能勉强抵消一些符咒的力量。下咒的毕竟是楼主这样的人物，想要消除这样的符咒，除非下咒之人亡故，或者……”

说话的时候，广仁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金色贝壳。他将这个贝壳交到了归不归的手上之后，这才继续说道：“或者有两位已经到了大圆满境界的方士，使用术法生生将符咒抹掉。只是广义、广悌两位师弟有要事来不及赶回……归师兄，这是宗门所存最后一枚储金了，由我和广义、广悌两位耗时半

年蓄满的术法。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都是自己人，广仁大方师你这么客气做什么？”归不归笑嘻嘻地将储金收到了手里，试探了一下里面的术法漫溢之后，这才继续说道，“一会老人家我按住他的胳膊，大方师你……”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躺在床上的元昌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的身子直挺挺地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这几个人之后，先是冷笑了一声，随后嘴里发出那位面具楼主的声音：“广仁，我现在从这里出去，有本事你就拦住我。”

“看来楼主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广仁看着正冲他冷笑的元昌，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这具肉身毁了，楼主你就只有靠不停地夺舍来维持了。就算你再找到像元昌这样合用的身体，夺舍过后也用不上了。元昌尽管往外走，不过我怀疑他不能走出这个门口，肉身便会变成齑粉……”

“肉身没了，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元昌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广仁说道，“广仁，到时候为了泄我的心头之火，我会连屠城池百座。城里死的人都要记在广仁大方师你的头上，我的肉身不在了，就要百万人给我陪葬。那个时候就太难看了……”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片刻之后，邱芳的声音在门口传来：“两位大方师，有人操控傀儡冲到了山门之内。正门已经被傀儡占据，如何处置请大方师示下。”

邱芳的话刚刚说完，就见元昌的床榻上突然伸出来一双小手。趁着这个心神已经被别人控制住的元昌的注意力都在归不归和广仁身上的时候，小手抓住了他的一只小腿猛地一拉，完全没有防备的元昌重重地倒在了床上。

就在元昌倒下的同时，归不归和广仁两个人同时动了起来。老家伙的手掌按在元昌的脑门上，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在手掌接触到脑门的一瞬间，元昌便翻起了白眼，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嘴角还不停地流着白沫。

归不归动手的同时，广仁已经将伸手按在元昌的肚脐上，另外一只手不停地画着圆圈，不停地引导着黑气快速从肚脐眼冒出来。看样子要想消除这个控心咒，首先要抽空这些黑气。

广仁动手的同时，本来还好像癫痫一般的元昌突然开始剧烈地挣扎起来。

不过有老家伙死死接着他的脑门，元昌也只是挣扎，却没有一点能挣脱归不归的迹象。

见到制住了元昌，广仁回头冲打算过来帮忙的火山说道：“大方师不用管这里，有我和归师兄就足够了。你们前去阻挡那些重新上来的傀儡，千万不可以让傀儡们冲到这里。”

第十七章



广仁话音未落，火山已经开门冲了出去。随后，听到他在外面对门口的方士说话的声音：“除了邱芳之外，所有的人都跟我出去！邱芳，这里就交给你了。如果广仁大方师出现一点差池，我回来也不想再见到你。”

这句话说完，火山和其他几个方士的气息便快速向宗门大门口移动过去。片刻之后，正房外面传来邱芳的声音：“吴勉先生请出来一下，有点事情想与先生相商。”

吴勉明白邱芳找他要做什么，哼了一声之后，对规规矩矩站在大门外的邱芳说道：“你看住外面就好，如果出事房内的人自然会有动作。”

一直不太会好好说话的吴勉，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不容易了。一句话已经让邱芳的心落了地，不过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越来越近，看来形势要比想象的更加恶劣。

这个时候，百无求在门口来回走了几圈，然后打开了房门向远处看了一眼，嘴里喃喃咕咕：“人都打到家门口了，老子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敢堵着方士家门口揍人的。看着方士这个千年的买卖这次要悬了。”

百无求胡说八道的时候，一直在对付元昌的广仁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手上的动作也跟着慢了下来。如果不是归不归咳嗽一声提醒他的话，这位前任大方师几乎已经将正在画着圆圈引导黑气的手，打在老家伙的脸上。

这个时候，小任叁的脸上也多少出现了一点惊恐的表情。小家伙向远处张望了一阵，嘴里对一脸无所谓吴勉说道：“你说不会真的有人能杀到这里吧？这里可是方士老家，是燕哀侯老头创立的方士宗门。什么时候听说过方士一门吃过这么大的亏？”

“有老人家我和广仁大方师在，你们两个小家伙怕什么？”归不归实在受不了，当下一边继续按着元昌的头，一边对门口的两只妖物说道，“就算火山大方师有什么不小心，放了两三个傀儡进来，广仁大方师随便摆摆手就料理了，信不过我老人家，还信不过广仁大……”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山门的位置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几个人所在的正房都跟着微微颤抖起来，这里深处方士宗门的腹地，都能有这样的效果，宗门那里还指不定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大方师，火山那孩子不会真的一根筋吧！这个时候连广义、广梯俩叔叔都不请吧？”这个时候的归不归也有些拿不准了，火山现在虽然已经是大方师的身份，不过归不归是看他着长大的，知道他是一根筋的脾气，别因为这个坏了大事。

“火山不好说，不过大方师一定分得出轻重来。”广仁说话的时候，手里已经加快了速度，就见那黑气好像旋风一样被抽出元昌的肚脐。随着黑气从身体里面被抽出来，元昌的样子比起刚才明显好多了。虽然他还是想要冲过来找两个人拼命，不过动作的幅度已经越来越小了。

又过了半晌，宗门那边的嘈杂声也开始慢慢变小。看来在火山的带领之下，方士们已经取得了主动权。本来准备随时遁地逃走的小任叁也从地里钻了出来，等着一会火山带人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两道残影突然从外面闪电一般到了院子当中，其中一个残影化作大方师火山，另外一个现身的是之前给吴勉、归不归开门的光头方士。两个人站定之后，火山一边向主房这边走过来，一边对站在门口的邱芳说道：“这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吧？广仁大方师安好？”

看到火山大方师回来，当下邱芳才算松了口气。不过就在他笑吟吟打算回话的时候，从房子里面突然窜出一个人影。这人出来的同时，对着火山和光头方士一扬手。

大方师见到之后急忙闪身，站在他身后的光头方士虽然也做出了躲避的动作，不过还是慢了一拍。就见光头方士的身子古怪地停顿了一下，随后他圆滚滚的脑袋从脖子上面掉落下来，随后没有了脑袋的身子喷出三四尺高的鲜血，晃了两下之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吴勉！你是姬牢派来的坐探吗？”死里逃生的火山大怒，对吴勉大声吼道，“早就发现你们几个人不对了，邱芳！你帮……”他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突然看到已经跑过来帮自己的邱芳脸上露出一个古怪的笑容。与此同时，他的小腹一阵温热，低头看去才发现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插着一柄匕首，鲜血从伤口处滴滴答答地流淌到了地上。

自己身边除了邱芳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当下火山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个弟子会对自己下手。大方师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对邱芳说道：“你和吴勉是一伙的吗？”

“不用装了，火山大方师就算是受伤，这个时候也开始自愈了。”邱芳说话的时候，对着插在“火山”小腹上面的匕首做了一个手势。就见这柄匕首突然向上一划，“嗖”的一声将这位“火山”大方师自小腹以上切成了两半。死尸晃了几晃之后，栽倒在地。

还站在房子里面的百无求和小任叁看傻了眼，二愣子缓了一下之后，对吴勉喊道：“小爷叔！你们俩什么时候和那个戴面具的勾搭上了？这样的事情你不早说吗？现在怎么办？火山被你干掉了，下一个就是广仁了吧？完事后这个方士一门你们是怎么分的？咱们得什么……”

小任叁比百无求反应快一点，没等二愣子说完，小家伙已经发现不对的地方了。他轻轻踢了踢百无求的小腿，指着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对百无求说道：“大侄子，你好好看看，躺在地上被豁开的那个是火山吗？”

等到百无求再转过头的时候，就见“火山”和光头方士的身体已经快速腐烂。这么一会的工夫，光头方士的人头已经腐败不堪，身子也变成了一堆烂肉。比起他来，“火山”也好不了多少，腐败状况从他被豁开的位置开始正在迅速向整个身体蔓延。

“这不是火山，他没有这么丑……”百无求自言自语的时候，吴勉正在上下打量邱芳。他看出这个“火山”是假的不稀奇，是感觉到了“火山”和光头身上弥漫着第一次遇到楼主傀儡时的气息。但这个邱芳是怎么知道的？算起来那个时候他正在海上陪着徐福一起钓鱼。

就在吴勉打算问几句的时候，就见这里通往山门的唯一的一条路上冲过来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人影。这些人远远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身穿方士服饰，

脸上带着一个恶鬼面具。远远地看到之后，小任参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钻进了地下。

“老家伙，你们手头快点！外面有数不清的‘姬牢’！”冲归不归和广仁喊了一嗓子之后，百无求将自己的外衣脱掉，光着膀子站在门口，对已经冲到院子外面的百十来个“姬牢”吼道，“火山，你个废物！还大方师——呸！”

谁都没有想到百无求会对着火山骂街，而这个时候，一百多个戴着面具的傀儡已经冲到了院子里面。

第十八章



傀儡们冲进来的同时，正房的大门突然被一阵狂风关上，随后归不归的声音从门缝里传了出来：“大方师，你这算是把吴勉也豁出去了吗？别说老人家我没有提醒你，吴勉的性子古怪，就不怕他和外面的傀儡一起冲进来吗？”

“现在只差一时半刻了，吴勉先生也不想看到我们功亏一篑吧？”广仁的声音随后跟着传了出来。外面的事态虽然紧急，不过这位前任大方师说话的声音和以往一样，他依然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吴勉先生只要守住一时半刻就好，火山不会看着它们在这里放肆的……”

广仁说话的时候，冲在前面的傀儡们已经到了吴勉的身边。当下白发男人将身后的百无求推到了四五丈开外，随后挥手将手中谁也看不到的蛛丝链朝身前的傀儡们甩了出去。眼前血光一闪之后，冲在最前面的四五个傀儡的身体都被分成了两半。

吴勉动手的时候并没有招呼身边的邱芳，不过这位火山大方师的高足似乎早有准备。看到白发男人将百无求向后推的同时，邱芳也跟着闪身到了距离吴勉四五丈远的位置，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一样。

这个院子并不大，有了吴勉一个人堵在这里，这些傀儡便无法绕过这个白发男人冲到屋子里。当下有一百多个傀儡前赴后继地朝吴勉扑过来，只是徐福炼制的法器太过犀利，蛛丝链施展起来之后遍地都是傀儡的残肢。

不过这些傀儡明显多少有些心智，有些傀儡在吴勉挥舞蛛丝链的时候，竟然将身边的同伴挡在自己的身前。即便如此，徐福打造的蛛丝链锋利无比，斩断前面傀儡的同时，直接将后面的傀儡也一并斩成两截。

还有些傀儡趁吴勉的手没有撤回来的空当扑了过来。这时候，白发男人运

用起术法，借用火、雷的力量攻击这些已经冲到身边的傀儡。不过火、雷之术打在傀儡身上，竟然没有一点效果，傀儡们没有因为打过来的雷、火而稍有停顿。如果不是在千钧一发之时，吴勉回撤蛛丝链，斩掉近几个傀儡的脑袋，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被一拥而上的傀儡们扑倒，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知道为什么火山之流挡不住这些傀儡了，他们就是太依靠术法，等发现术法没用的时候，这些傀儡已经像洪水一样涌了进来。当下，吴勉只能缩小蛛丝链挥舞出去的范围，以防有傀儡像刚才那样趁蛛丝撤回的空当扑过来。不过这样一来蛛丝链的攻击范围收窄，已经有傀儡从吴勉的身边蛛丝链接触不到的位置冲了过来。

傀儡的目标并不是吴勉，而是正房里面的元昌。眼看它们就要冲到大门口的时候，一直藏匿在角落里的邱芳突然出现在这里。就见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条刻满了咒文的长剑，随着他的长剑挥动，冲到大门口的数个傀儡瞬间便被削掉了脑袋。眨眼之间，这些从吴勉身边冲过去的漏网之鱼便消亡在邱芳的手中。

眼角余光看到了火山弟子的动作之后，吴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邱芳是徐福钦点的方士，回到宗门一点本事都没有显露，已经有方士在谣传邱芳是徐福的亲戚，说是走了徐福大方师的门路，这才会被火山大方师收为弟子。如果那几个人看到现在的邱芳，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邱芳填补了吴勉的缺口之后，从吴勉身边溜过的傀儡被堵住了去向。这时候，大部分的傀儡已经集中到院子外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傀儡冲过来的速度开始放缓，只有少部分的傀儡还在不要命地向着房门这边冲过去，其余的都集结在了院门口，足有一百多个傀儡。

死守大门口的邱芳看出了门道之后，对还在不停斩杀傀儡的吴勉继续喊道：“它们要一鼓作气一起强攻！你要小心……”

“管好你自己就行，不用替我操心。”没等邱芳说完，吴勉已经打断了他的话。冷笑一下之后，这个白头男人盯着院子门口越来越多的傀儡，嘴里继续对邱芳说道：“有人在操控它们，小心它们当中……”

吴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傀儡当中发出一声长啸。随后，堵在院门口的傀儡好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和之前不同，前面的傀儡冲过来的同时，后面的已经踩着同伴的身体，高高地跳跃起来，从地面和空中向吴勉扑了过去。

好在它们要比吴勉早前遇到的傀儡弱了不少，这些是面具楼主这几年赶工炼制出来的，就是为了今天一战。这些傀儡除了可以避免术法的攻击之外，还能使用一窝蜂的群狼战术。

看到傀儡压上来之后，吴勉先是向后退了几步，等到头顶上的傀儡都落下来之后，他这才挥舞着蛛丝链斩断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傀儡的身体。不过转瞬之间，后面又有傀儡踩着自己同伴的身体扑了过来。吴勉不能上下兼顾，只能再次向后退去，等到这些傀儡落下之后，再用蛛丝链斩断它们的身体。

不过这次吴勉再退的时候，已经和死守大门的邱芳并肩了。这时候，前面的傀儡已经扑到了他们俩的面前。就在两个人豁出去不停斩杀冲到面前的傀儡之时，随着后面傀儡当中发出的一声长啸，马上又有十几个傀儡踩着同伴的身体，跳跃到了正房的房顶。

这个时候，吴勉和邱芳已经自身难保。火山的高足邱芳只能对门内的两个人大声喊道：“上房顶了，大方师你们二人小心！”邱芳这句话刚刚落下，便听到头顶上一阵巨响。这间正房上面的砖瓦已经被上面的傀儡打破，随后十几个傀儡都顺着这个窟窿跳了进去。

本来以为傀儡们跳进去之后，房子里会乱作一团，没想到里面却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房门不开，谁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下，邱芳在慌乱当中大声询问里面的归不归和广仁有没有什么意外。就在邱芳分神的时候，面前一个戴着面具的傀儡突然冲到他的身边，从袍袖里抽出一柄长剑对着他劈了过去。

这个不是傀儡！邱芳虽然明白过来，不过他挥出去的长剑已经来不及撤回来。好在身边的傀儡众多，邱芳随便就抓了一个冲到身前的傀儡，用它的身体挡住了这一剑。

因为担心法器的气息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假扮成傀儡的人手中只是一般的长剑。这一剑被挡住之后，邱芳立即挥剑向这个假扮傀儡的人斩去。不过就在他挥剑的一瞬间，另外一边突然冲过来一个傀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邱芳扑了过来。

就在邱芳左右为难的时候，他身后的大门突然打开，一只已经握成拳头的手从他身后伸了出来，对扑过来的傀儡猛地张开手掌，随后一个字在他背后喷

了出来：“破！”

这个字喊出来的同时，一阵罡风突然喷发出来。随后连同冲到邱芳身边的傀儡，院中几十个傀儡好像被狂风吹散的树叶一样，向院门口飞了出去。

这时候，邱芳眼角的余光已经看到站在他身后的这个人正是大方师广仁。

第十九章



这一招之前鲸鲛曾经施展过，看着好像是破空之类的术法。虽然在威力上还是和破空相差甚远，不过单手就可以施展出来，而且不像破空那样施展一次就会脱力。鲸鲛当初连续不断地施展，最后也没见他有一点脱力的迹象。

这样的术法，之前也只有借了徐福术法的鲸鲛才能施展出来。现在看到广仁也做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这位前任大方师的术法真是有了不小的提升。

瞬间使用术法轰飞几十个真假傀儡之后，广仁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他身后的地面上躺着十几个傀儡，不知道这位前任大方师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在不声不响中就解决了这十几个傀儡。

这个时候，元昌已经再次好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床榻上。归不归守在他的身边，不过这个时候的老家伙好像被什么吓到了一样，脸色发青地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些傀儡，心里似乎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难得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眉头皱得像个疙瘩一样。

广仁走出房门的一瞬间，这些傀儡便好像木雕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上。看了这些傀儡一眼之后，广仁朝站在大门前的邱芳和吴勉二人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难为你们俩守了这么长的时间，好在元昌已经恢复如常，剩下的让我来就好。”

“那么火山大方师呢？戏都快散了，他还不出来吗？”看了一眼广仁之后，吴勉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用他那特有的语调说道，“不过他这次做得不好，怎么能把广仁大方师你置于险地？还是说一个方士宗门，不能同时留下两位大方师？当初徐福把大方师的位子留给你就走了，火山大方师等不及你就消失了吗？”

广仁冲面前的白发男人微笑了一下，随后说道：“吴勉先生误会了，大方师要统帅方士一门，又怎么会为了我一个小小的方士劳神呢？”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门前这百八十个傀儡还是一动不动。就在广仁的话说完之后，之前傀儡落地的位置突然传来一声长啸，随后站在地上的傀儡好像突然回魂了一样，同时向广仁的位置扑了过去。

“还是不甘心吗？”广仁微笑了一下，在傀儡异动的同时，已经朝傀儡集中的位置再次抬起了握拳的手，“破”一声断喝，在他手掌对应的位置，又是几十个傀儡被罡风吹走。

只是围在门前的傀儡们实在太多，广仁做出动作的同时，其他位置的傀儡继续向他扑了过来。广仁另外一只手握拳，对着已经冲到他眼前的傀儡猛地一张。随着“破”字出唇，这一行的傀儡瞬间倒着向后飞了出去。

三次下来之后，院子里面已经少了大半傀儡。不过这些傀儡毕竟还是被姬牢特殊处理过，除了最前面的几个傀儡被打碎了身子消亡之外，剩下的傀儡们落地之后便马上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回到院子里，不遗余力地向房子里冲去。只是傀儡们每每冲到近前的时候，都会被这位前任大方师广仁发出来的罡风吹飞。

接连几次之后，傀儡当中再次发出一阵尖厉的叫声。叫声响起来的同时，吴勉的眼睛在发出声音的位置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这声音是从哪个傀儡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停止之后，这些傀儡却不见有什么异常的地方。远处被轰飞的傀儡们爬起来之后，继续向大门这边扑了过来。

看到这些傀儡也没有什么新的招式，广仁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等到傀儡们冲到他身前，他正要抬手继续对它们发出罡风时，就见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傀儡突然迎着他跳了起来，在它跳起来的一瞬间，它的身体突然猛地炸开。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傀儡自爆的冲击力将站在门口的广仁逼退了半步。还没这位等前任大方师反应过来，后面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傀儡跳了起来。这些傀儡窜到广仁的近前直接自爆，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冲击力终于将前任大方师逼回到了房内。

这时候，吴勉对继续冲向屋内的傀儡们挥手甩出了蛛丝链。不过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这个傀儡已经先一步自爆。爆炸的冲击力再次将广仁顶得向后倒

退不说，还将挥出蛛丝链的吴勉向屋子里带了一步。

就在这个时候，趁着广仁被逼进屋内，七八个傀儡一拥而上，进了房子里。随后没等前任大方师做出反应，这几个傀儡已经同一时间剧烈地爆炸开来。一个傀儡自爆的力量已经能将广仁逼得向后倒退，现在七八个傀儡同时自爆的力量更加非同小可。广仁的身体晃了一下，竟然差点摔倒。广仁虽然躲过去了，不过这座房子却没有躲过去。

“轰”的一声，这间房子瞬间坍塌。房子倒塌之后，一些傀儡向元昌躺着的床榻冲了过来。吴勉本来还想用蛛丝链将冲过来的傀儡们斩杀的，不过就在他抬手要甩出蛛丝链的同时，已经冲到他身边的傀儡瞬间自爆，就算是吴勉早有准备，也被这巨大的气浪掀得连连向后退去，差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看样子之前宗门那里传来的巨响也是这种自爆声，这样不计后果的招数，看来火山大方师也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吴勉退出去之后，那位刚才还死死守在门前的邱芳竟然不知不觉也没了踪影。人什么时候不见的，吴勉竟然都没有注意到。趁着吴勉后退的同时，几十个傀儡已经到了元昌躺着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被掩埋，不过凭着元昌长生不老的能力，这点碎砖破瓦还不会把他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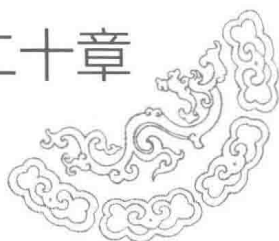
傀儡们一冲过来，便开始在这个位置上疯狂地挖掘起来。另外还有十几个傀儡站在广仁刚刚倒地的位置，只要这位前任大方师一露头，便会再次自爆压住他。

挖掘元昌的傀儡们手上的动作快得惊人，片刻之后便在下面发现了满身都是血迹的元昌，而归不归那个老家伙不知道去哪里了。见到还在昏迷当中的元昌之后，其中一个傀儡将他背在自己的身上，随后在其他同伴的护卫之下，快速向宗门外面跑去。这些傀儡虽然不能使用五行遁法，不过只要将元昌送出宗门之外，自然有人会将他带走。

眼看这些傀儡就要将元昌带出院外的时候，在广仁被房屋砸倒的位置突然有人从里面钻了出来。这人正是在下面没有一点动静的前任大方师广仁。他从地下钻出来之后，没等这里的傀儡自爆，已经冲到那些要带着元昌离开的傀儡身后。当下，就在他要做出什么动作的时候，一个趴在门口的傀儡突然抬起脑袋，将一根好像针一般的法器突然扎到了他的小腿上。

这个傀儡明显和其他不知死活的傀儡不一样，在动手的同时，身子竟然还会向后退去。就见中了这一针的广仁身子晃了几下，虽然没有马上摔倒，不过也停下了脚步，他看着刚才扎了自己一针的傀儡说道：“难为你这样的人物，竟然会装扮成傀儡……”

第二十章



广仁说话的时候，在他腿上扎了一针的傀儡已经站了起来，瞬间退出去十几丈之后，这才笑了一声，对广仁说道：“为了元昌，我已经把家底都搬了出来，好在人已经到手了，大方师，多谢你将元昌变成了不老之身，省了我不少的麻烦。”

“现在的大方师是火山。”广仁说话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麻木。当下他倚靠在院子外面的一棵大树上，缓了口气之后，继续对傀儡说道：“你真的以为能从这里走出去吗？楼主，方士一门你进得来，怕是出不去了。”

“火山？他穿上大方师的服饰就好像小孩子在过家家。”傀儡冷笑了一声之后，摘掉了自己脸上的恶鬼面具，露出一张五官尽毁的面容，他的小腹不断起伏，发出说话的声音，“不过大方师你也让我有些吃惊了，中了凤口针还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可是燕哀侯大方师都有些忌讳的法器，虽然不致命，但是昏睡上几天还是会的。倒下吧……”

随着姬牢最后三个字的“出口”，广仁的身体晃了几下，软绵绵地滑到了地上。不过就是这样，他的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对面的姬牢，看着这位楼主换了另外一个外表更加凶恶的面具。

换好了面具之后，这位楼主将背着元昌的傀儡召唤到身边。看了一眼仿佛熟睡一般的元昌之后，面具楼主姬牢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将元昌背到了自己的身上，这才对将元昌给他的傀儡说道：“给你一个出名的机会，去，送大方师轮回吧……”

傀儡说话之前先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听声音便知道他就是楼主那个叫作九九的弟子，也是难为他刚才憋在面具里一声不响的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咳嗽完之后，九九转身对着广仁，却没有马上走过去。正在他犹豫的时候，姬牢再次催促道：“我给你一个可以继承问天楼的资格，大方师死在你的手上，你才有这个资格。还在等什么？凤口针坚持不了多久的……”

这几句话说完，九九深吸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柄暗藏的短剑。他一边向广仁走过去，一边说道：“大方师，你是长生不老之体，无法留你全尸，还请不要怪罪。”

九九向广仁走过去的时候，已经倒塌的房子附近，毫发无伤的百无求已经到了吴勉的身边。刚才的傀儡好像潮水一样冲进来，竟然没有一个主动去攻击这个二愣子，这让已经做好了拼命准备的百无求多少有些郁闷。你们就这么看不起妖吗？

看到傀儡开始向院外撤去的时候，二愣子才凑到吴勉的身边。看着那边广仁马上就要遭九九的毒手，百无求忍不住对身边的白发男人说道：“小爷叔，你就这么看着？虽说广仁不怎么厚道，不过亲眼看着他死也说不过去。要不，咱们转过头去。等火山回来了，就说咱们爷俩没看见……”

“你还真是越来越像你爹了。”吴勉怪笑了一声之后，眼睛盯着对面已经到了广仁身边的九九，不冷不热地说道，“就这么看着，看看火山能忍到什么时候……”

吴勉说话的时候，九九已经到了广仁的身前。想着这位前任大方师马上就要死在自己的手里，他自己也紧张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稳定住了情绪之后，他将手里的短剑举了起来。眼看短剑就要对着广仁的脖子斩下去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闪过一团火光。随后一张恼怒到狰狞的面孔从火光当中显露出来，随后听到了火山的声音：“你想要对广仁大方师做什么！”

话音未落，满身大火的火山已经从火光里面走了出来。九九见势不妙正要回身逃走的时候，现任大方师已经在他身后掐住了他的脖子。随后他那恼怒到了极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还没说……想要对广仁大方师做什么……”

火山说话的时候，九九的身体已经着起了大火。无论他怎么挣扎，现任大方师的手掌都好像老虎钳子一样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挣扎了片刻之后，九九冒着大火的身子便一动不动了。片刻之后，一个大活人便在火山的手里变成了一把飞灰。

火山现身的时候，姬牢便皱起了眉头。本来他是有机会将自己的弟子从大方师手里救出来的，不过想到背在身上的元昌，便不敢冒险，任由九九被烧死在火山的手里。他指使所有的傀儡都向着火山扑过去，给自己创造时间，冲出方士宗门。

看着一大批的傀儡将火山挡住，姬牢这才松了口气。火山那点本事他并不放在眼里，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如果耽误在这里而功亏一篑的话，自己恐怕就要永远失去这个可以得到完美身体的机会了。

就在姬牢背着元昌瞬间冲出去几十丈，眼看就要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他突然一声惨叫，将背上的元昌甩了出去，随后他自己也斜着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旁边的假山上。落地之后，姬牢的身体开始不停地扭动着，就好像他被抽了筋一样，怪异地纠结成了一团。

这时候，被姬牢甩出去的元昌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对还在地上扭动的姬牢说道：“楼主，你要带老人家我去哪？我老人家虽然也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不过当初也是一百多岁了才变成长生不老的，不像你的弟子那样驻颜有术，就这样的老骨头你也惦记？”

说话的时候，元昌在自己的面上抹了一把。当着在场这些人的面，一个白头发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头子——正是那个房塌之后下落不明的归不归。

楼主虽然没有被抽筋，不过也被这个老家伙打断了脊椎骨和心脉。若能给他一段时间慢慢复原，这个也不叫什么大事，但是归不归这个老家伙似乎也不会那么好说话。

看着还在地上挣扎的楼主，归不归回头冲广仁说道：“广仁大方师，这位楼主要如何处置？不过老人家我起誓今天断杀生了，你要了结他的话，要么一会亲自动手，要么派火山大方师……”

“我来！”没等归不归说完，火山已经大吼了一声。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傀儡们团团围住，而他的术法在这些傀儡身上成效不大。现在他正在用那柄带着大火的长剑法器，对着这些傀儡们大砍大杀。

姬牢倒地之后，这些傀儡虽然还在活动，不过它们的动作已经迟缓下来，楼主重伤之下连控制它们自爆都做不到了。虽然人数众多，不过火山冲过来也

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

看着倒在地上的姬牢，归不归不紧不慢地靠在假山上，慢悠悠地等着火山过来了结这位楼主。

眼看火山已经砍翻了大半傀儡就要冲过来的时候，一个黑影突然凭空出现在姬牢的身边。这人站稳之后，归不归才看到他身穿方士的服饰，脸上带着一个和楼主脸上一模一样的恶鬼面具。两个人的身形相仿，乍一看会以为这人就是躺在地上，脊椎骨被归不归打断的楼主。

这人出现之后，抓起地上躺着的楼主，快速地施展了五行遁法，转眼之间便消失在归不归的眼前。老家伙没有阻止的意思，他只是想不明白，现在宗门之内不是不可以使用五行遁法吗？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十一章



火山冲过来的时候，两个戴着面具的人已经先一步地消失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大方师已经抓住了突然出现的那人的衣服了，可惜只差了一步，那两个人几乎就是从火山的手中消失不见的。而面具楼主离开这里之后，剩下的傀儡便再次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只差一步就可以拦住两个面具人，最后却功亏一篑。现在火山也顾不得什么大方师的仪态，他一肚子的怒气直接对着身边的归不归撒去：“你明明可以拦住他们两个人的！为什么要放他们俩走？归不归，你们是不是也有份参与？说，刚才那人是谁？如何突破禁制进来的……”

说到最后，火山本来暴怒的语气突然阴沉了下来，目光在嬉皮笑脸的归不归脸上来回打转。

“老人家我参与的话，用我们家儿子的话说，广仁大方师现在已经在奈何桥上排队领汤喝了。”对火山嘿嘿一笑之后，归不归的脸上没有一点恼怒的表情。不过顿了一下之后，老家伙再说话的时候，已经收敛了笑容，板着脸孔对火山说道：“刚才想要把元昌送给那个戴面具的楼主，老人家我最少有二十次机会，现在那个小娃娃还在里面睡着。广仁大方师还好端端地坐在地上，他们俩都没事。大方师你说说看，老人家我参与什么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归不归脸上的笑容已经一扫而空，板起脸来的归不归还真的几分威严之气。而火山还是不停地冲归不归冷笑，刚想要回嘴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刻薄的声音：“大方师在恼什么？我们几个人和楼主都没有出事，是不是不合大方师的心意？或许刚才我应该放进去几个傀儡的，让你师尊解解闷也是好的。”

吴勉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已经从他的脚下钻了出来。小家伙出来之后，便指着脸色有些泛青的火山说道：“我们人参都看到了，火山早就回来了，却一直躲在假山后面。从广仁被傀儡们炸回屋子里那时起，他就藏在假山后面。火山，你瞪我们人参做什么？有种你就向我们人参起个誓，如果刚才有一个字是假的，我们人参明天自己炖鸡去！火山，你敢吗？”

火山不像归不归那样，天生就没把起誓当回事，听了小任叁的话之后，他微微有些变白的脸色已经证明人参娃娃的话不虚。

这个时候，远处有大队的方士向这里赶了过来。看到这些迟来的援军之后，吴勉回头冲还坐在地上的广仁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们大方师把时间拿捏得刚刚好，该死的死了，该走的走了，不该来的也来了。百无求，刚刚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老子知道你说的哪句话？”当下，二愣子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好在吴勉的话不多，百无求一句一句地想，突然一拍大腿，对自己的小爷叔说道：“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不是，方士宗门容不得两个大方师吧？小爷叔，你是不是想说是火山把姬牢他们引进来的？不能吧？你们不是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吗？忤逆亲爹这么混账的事情，我们妖都做不出来。火山你瞪老子做什么？心虚了？你不会真那么干吧？连自己的师尊都敢忤逆，生崽子没有屁眼啊……”

“放肆！谁忤逆师尊了？”二愣子这句话正好被赶过来的众方士听到，看到自己的门人弟子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自己，火山当下勃然大怒，对这些方士们说道：“没有看到广仁大方师还坐在地上吗？还不快去搀扶他老人家起来，送广仁大方师回……”

“方士一门只有一位大方师。”没等火山把话说完，广仁自己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淡淡一笑之后，对自己的弟子施了一礼，随后回身对周围的众方士说道，“从今往后，大方师不可再对第二人称呼。除了火山大方师之外，其余之人都是方士。”

按理说，广仁这个过气的大方师这么说已经算是过界了。不过看着自己的弟子没有自我辩解，广仁也只能这样替自己的弟子辩解几句。

“小爷叔，广仁大方师是不是怕了？也是，广仁大方师也是人。谁被自己

像儿子一样的弟子算计，心里都怕。哎，可惜这个当年的大方师了。”百无求本来是混愣的性子，不过这些年跟着归不归一起，也开始有了心眼。他称呼广仁、火山从来都是直呼姓名的，现在却火上浇油一样一口一个大方师叫着。反正他既不是人，更不是方士。广仁刚才说的话，他只当放屁一样。

这时候的火山说什么、做什么都能被吴勉、归不归他们揪住不放，当下，广仁回头对吴勉、归不归二人微微一笑，说道：“多谢几位前来相助，稍后大方师自然会有所表示。不过现在天色已晚，方士一门也不便留宿，就不耽误几位出离宗门，投客栈休息了……”

“老家伙，广仁大方师这话是不是在撵我们走？”百无求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亲生父亲”，继续说道，“这个和之前亲自把我们接到山上的是一个大方师吗？小爷叔，你哪去？就这么走了？水也不给喝一口，用完咱们就撵人？老家伙，你拉老子做什么？老子就是要个说法？广仁大方师，这事没完……”

广仁说完之后，吴勉转身便向宗门外面走去。归不归脸上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模样，一只手将小任叁抱在怀里，另外一只手拽着百无求，跟着吴勉向宗门外走去，老家伙一边走一边对自己的便宜儿子嘀嘀咕咕道：“别不知好歹，广仁大方师也是为了咱爷几个好。一旦火山真的想要杀人灭口了怎么办？刚才那么大的场面，就咱们几个在，火山有什么不想让别人听的，不灭咱们爷们的口灭谁？本来你爹爹我想要给你点家产的，不过现在看来还是等我老人家蹬腿之后吧。省得傻小子你拿到了家产再看老人家我碍眼……”

归不归的话看似悄悄话，不过声音大小正好被在场的众方士们听到。听他一嘴一个广仁大方师地叫着，轮到火山却是直呼其名，众方士本来被广仁生生压下去的好奇心瞬间又被勾了起来。

众门人弟子在场，火山不得发作。当下，这位大方师的脸色气得涨红。广仁看了他一眼之后，并没有劝解，只是吩咐其他的门人弟子前去将还埋在倒塌房屋下面的元昌挖出来。

将众人打发走了之后，广仁看了火山一眼，微微叹了口气，说道：“连这个都受不了吗？你是大方师，其次才是火山……”

听了广仁的话之后，火山的脸色才算好了一点。当下他看着自己师尊被凤口针伤到的位置，说道：“火山明白了，刚才控制不住，连累到师尊了。师尊

被凤口针伤到的地方如何了？看着应该是无碍了。”

“凤口针，那种法器伤不到我的。”广仁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姬牢是燕哀侯的弟子，燕哀侯会留给他什么法器，我自然会留心的。刚才我敢出来，就是留给他使用这样法器的机会……”

广仁说到这里的时候，天空中突然响过一个炸雷，随后万里无云的天上竟然下起了大雨。大方师被雨淋到之后愣了一下，随后自言自语道：“没有征兆，就变天了……”

第二十二章



从这里离开之后，几个人向宗门大门的方向走去。看到突然落雨，百无求说道：“刚刚被火山欺负了，现在老天爷还要给脸色看。有本事你打雷直接劈死老子，看好了，连这个老家伙一起，省得老子在下面还要惦记他……”

“就最后一句话是人话，能从你这张嘴里说出来，你爹爹我也知足了。”归不归冲自己的便宜儿子嘿嘿一笑，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二愣子说话的方式，难得今天还有一句人话，他已经很欣慰了。

就在归不归感慨这儿子要真是亲生的就好了的时候，他怀里的小任叁冷不丁说道：“老不死的，救走楼主的那个人是不是在海上把另外一个姬牢掳走的那个？我们人参还以为重影了，对了，不是说这里不能使用你们人的遁法吗？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把楼主救走的？”

“八成就是他了，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里来救人，几年不见他的胆子变大了。”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看了一眼还是一脸刻薄相的吴勉之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本来也不想把姬牢怎么样，现在他的本家基本算是废了，只有他自己在撑着问天楼，要是这位没脸的楼主再出事，火山这孩子闲得没事干，八成就要来找我们的麻烦了。好在有个不怕死的，要不然的话我老人家就真要放水送楼主走了。广仁、火山两双眼睛盯着，不好下手啊……”

听到归不归好像认识救走楼主的面具男人，吴勉有意无意地扫了老家伙一眼。这时，百无求忍不住说道：“老家伙，听你的口气好像认识那个戴着面具的。他谁啊？没脸见人吗？”

“老人家我也是瞎猜。”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别着急，他既然现身了，以后少不了经常出来活动，早晚会拿掉面具的。不过可惜了楼

主，这次没得手，以后基本上也是没戏了。算着他现在的身子也坚持不了多久，搞不好再看见这位楼主的时候，他已是第二个燕劫了。”

说话的时候，雨越下越大，空中慢慢地飘来大片大片的乌云。好在他们几个人已经赶到了马棚，百无求将马车套好之后，几个人驾车离开了方士宗门。

说来也怪，他们这辆马车出了方士宗门之后，大雨竟然瞬间停下，不过回头看去，方士宗门里还在噼里啪啦地下着大雨。放眼望去，只有方士宗门的位置在下雨，只要从大门里面跨出来，地面都是干的。

“这算是天意吗？”归不归回头看着大雨磅礴的宗门，嘴里嘀嘀咕咕道，“好吧，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方士宗门千里之遥的新都洛阳城中一座大宅的地下密室里，凭空出现了两个戴着同样面具的男人。面具楼主脊椎骨伤势未愈，出现之后直接摔倒在地上。

这时候，一个男人从黑暗当中走了出来，看了一眼趴在地上还无法起身的面具楼主，随后对另外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说道：“看样子和我说的一样，还是中了广仁的计，是吧？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是谁都会急躁的。”

说话这人正是被面具男人从海上掳走的另外一位楼主，他现在好像是囚犯一样被囚禁在这里。一直跟着他的莫离和侏儒方士纲元并不在他身边，看样子他们两个人是被关在了其他地方。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现在这位楼主已经死在火山的手里了。”面具男人看了一眼两位楼主，古怪地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谁能想到当初将天下搅得大乱的问天楼楼主，会是现在的模样？”

面具男人说话的时候，这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也跟着轻轻地笑了一声，就好像面具男人在说别人，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随后，他一边将另外一个自己的身体放平，让他的脊椎骨可以尽快恢复，一边对面具男人说道：“那么你又为什么要带上已经穷途末路的问天楼楼主的面具？你自己的样子并不差，何必要躲在面具后面？”

“现在知道我有多敬仰你们问天楼了吧？”男人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突然皱了皱眉头，对姬牢继续说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相貌不差的？你知道我

是谁？”

姬牢微笑了一下之后，说道：“有本事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和莫离掳到另外一艘船，又能带着另外一个我从方士一门全身而退，这样的人天下也没有几个，想要知道你是谁，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对吧？”

最后两个字是对还躺在地上的另外一个楼主说的，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的脊椎骨正在慢慢恢复。这时候他已经可以通过腹语说话：“除了死的人突然复生，那现世就真没有几个人了。广孝，你带着我的面具真是太难看了……”

面具楼主说到这里的时候，对面那个人迟疑了一下，随后还是将自己脸上的恶鬼面具摘了下来，露出一张年纪不大的男人的脸庞，正是许久没有消息的广孝。

看到猜对了之后，两位楼主同时笑了一下。随后，面具楼主再次说道：“想不到帮我们的人会是你。不过我要提醒你，我们俩可以认出你的话，广仁和归不归一样可以认出你，我的面具并不适合你。”

被两位楼主说破了自己的底细之后，广孝反而无所谓地一笑，顺手将面具丢掉之后，有些自嘲地说道：“看来是我想错了，不过这样反而简单了，我也不再和你们二位楼主装神弄鬼了。这样，也不用客气了，我直接说，问天楼也好，广孝也好，已经在一条船上了。之前你们出卖我的那件事，我也不计较，还可以帮你们二位楼主拿回元昌的身体和第二个神识。等你们重新回到顶峰时期的术法，就是广仁之流也不是你们二位的对手。到时候，你们中兴问天楼也好，自己做皇帝也好，都凭你们的喜好……”

“那么你呢？这么不计前嫌地帮我们，你又想要什么好处？”没等广孝说完，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虽然脊椎骨的伤势已经复原了大半，但他还是不能翻身站起来，只能平躺着对广孝继续说道：“我可不相信你只想在问天楼里面谋一个二三层的主事之人，广孝先生你的野心连方士一门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小小的问天楼。还是先说说要什么吧？你是长生不老之人，我都不敢想象还有什么能塞满你的胃口。”

广孝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开口说道：“我的胃口没有楼主想象中那么大，只要广仁身边的一封书简就能塞满。我不瞒你们两位楼主，这次邱芳从徐福那里给广仁带回了一卷书简，只要你们助我将书简拿到手，你们的困惑自然也跟

着迎刃而解。我可以办到的事情，要比你们两位想象中还要多……”

说话的时候，广孝从怀里掏出两张小小的棉布片。见到棉布片之后，两位楼主都跟着一愣。两个人都感觉到棉布片上散发出一股熟悉的气息，其中一张上面散发着第二个神识的气息，另外一张布片上面的气息是元昌……

第二十三章



感觉到了棉布上散发的气息之后，两位楼主的眼眸都直勾勾地盯着广孝。停顿了片刻之后，那位被封印了术法的楼主微微一笑，对广孝说道：“看来你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你手上能有这样的东西，看来已经准备很久了。”

“很奇怪吗？”广孝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以前在方士门中和广仁平起平坐，自然在宗门里面也留有自己的班底，从元昌的身上拿到点什么东西还不难。至于楼主你的神识也很有趣，当初我反出方士宗门不久，便见过你的神识，却想不到不久之前我再次见到了他。你被自己神识封印住术法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当时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他身上做了点手脚，不管你的神识在哪里我都知道，怎么样？两位楼主，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合作了？”

“好！”“我没兴趣……”两位楼主第一次出现了两种回答。躺在地上的楼主瞪大了眼睛，对站在身边的另外一个自己说道：“你说什么？你不想融合第二个神识了吗？你不想变回当初燕哀侯之下第一人的姬牢了吗？”

“变回去又能怎么样？”楼主冲着躺在地上的另外一个自己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当初是燕哀侯之下第一人，现在又是徐福之下第一人吗？就算做到天下第一人又怎么样？然后继续改变国运，证明燕哀侯说的都是错的，天下本无国运只是强者为王吗？这么多年了，你就像两个输不起的小孩子，输一次就要再来翻盘，你不觉得有些厌烦了吗？”

“你融合神识之后，真的变了个人……”面具楼主躺在地上，小腹不停地起伏，发出说话的声音，“当初要成立问天楼打碎国运的人是你，现在你一句话就把我们这么多年的基业作废？这样的话，当初就算你死都不会说出来的。醒醒吧，明明可以叱咤风云的，为什么要忍辱偷生！好，就算你不打算融

合第二个神识，那么帮我把元昌带出来，这样总是可以的吧？我的时间不多了，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吗？”

最后几句话多少让站着的楼主有些动摇，不过他沉吟了片刻之后，却说出了另外一句话：“我的身体给你，这本来也是你的身体。我去夺舍偷生，就算夺舍不成去轮回了也不错，起码还有机会转世投胎，下一世从头来过。我可以……”

“我不可以！”这四个字吼出来的时候，戴着面具的楼主竟然强忍着脊椎骨断裂的剧痛，硬生生地站了起来，随后对面前另外一个自己继续大吼道，“那个已经不是我的身体了！还有，你的身体被封印不能使用术法，想让我和你一样忍辱偷生吗？我要得到我自己的身体。与其苟活我宁愿现在就去轮回！”

吼完之后，楼主回头对广孝说道：“我帮你去拿书简，然后你用元昌来和我交换，是这个意思吗？”

“看来楼主你还是误会了，如果只是需要你帮手的话，我没有必要出海将这位楼主一起带回来。”广孝微微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刚才我说的是两位楼主，我可不认为这件事情那么简单。”

广孝说完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转头看着他，沉默了半晌之后，这才开口说道：“你到底是怎么计划的……”

方士宗门之内，异样的大雨足足下了两天两夜，将当地的百姓都吸引了过来，百姓们议论纷纷，只不过方士们多年的影响深远，这样的异象都有人说是天降甘霖赐福方士一门。当下还有不少无知百姓脱光了衣服冲到宗门里淋雨，说是要沾沾方士一门的福气。

宗门之内的一间密室当中，广仁、火山两位大方师正对刚刚苏醒过来的元昌安慰了几句。不过这个时候的元昌脸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看了一眼这两位大方师之后，说道：“那么说来，只要姬牢的身体彻底毁坏，你们就可以放我出去了吧？不过我这长生不老的身体也是你们所赐，应该也不会轻易地放我离开，现在是要我改投方士吗？”

“在楼主的身体彻底废弃之前，元昌先生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广仁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样的事情只是刚刚开始，以后随着他的身体慢慢崩坏，他必定还会再来打元昌先生的主意。不过好在另外一位楼主无法助

力，而且他之前已经将傀儡耗尽，只凭他一位楼主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听了广仁的话之后，元昌沉默了片刻，随后看着这位前任大方师的眼睛说道：“广仁大方师，你们不会借着这个机会，用我作饵将姬牢钓出来吧？在你们大方师的眼里，我这样的一条人命自然不算什么。”

“放肆……”元昌的话音落下之时，火山的眼瞪了起来，他皱着眉头对这个变成白头发的男人继续说道，“如果没有广仁大方师，你的身体早就被你师尊据为己有了，还能容你在这里放肆吗？”

“这世上除了火山大方师和我远在海外的师尊之外，再无人可用大方师之称，还请大方师和元昌先生慎言。”广仁这句话是对着两个人说的。随后，他又从怀里取出一卷书筒放在元昌的床头，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在姬牢楼主身体彻底崩坏之前，元昌先生都要待在这里。我这里面有卷书筒，元昌先生烦闷的时候，可以留着解闷。”

“广仁……先生你会给我解闷的书筒？”元昌有些疑惑地看了广仁一眼之后，当着广仁和火山的面，打开了书筒看了几眼。只不过看了几眼之后，元昌的脸上便现出一种惊异的表情。顿了一下之后，他将书筒卷好，看着微笑的前任大方师继续说道：“你确定这个是给我看的吗？”

“正是留给元昌先生无聊之时翻看几眼的。”说完之后，广仁看了一眼身边的大方师火山一眼，对自己的弟子点头示意，说道，“大方师，时间不早了，让元昌先生休息，我们还是离开吧。”

从密室里走出来之后，两个人向前面的讲道场走去。火山用了术法，两个人虽然没有雨具，不过却没有一点一滴的雨水浇到他们的身上。两个人不作声地走了没有多久，前面的广仁突然开口说道：“大方师以后不要再自作聪明，让吴勉、归不归和姬牢相互消耗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可再做了。”

听了广仁的话，火山的脑袋低了下去。顿了一下之后，他才开口说道：“让师尊身处险境，是弟子照料不周。这样的过错弟子以后不会再犯……”

没等火山说完，广仁已经抢先拦住了他的话：“邱芳呢？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大方师打发他做什么了？”

火山顿了一下之后，说道：“我让他去请广义、广梯二人回来，在姬牢的身体一天没有彻底崩坏之前，方士一门都要他们这样的人看守。算着时间，他

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广义、广悌？”广仁有些苦涩地笑了一下之后，说道，“他们回来真的好吗？”

第二十四章



从方士宗门出来之后，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反而不知道去哪了。之前他们就好像被一件件事情推着走一样，从给饵岛众方士炼制长生不老药开始就没有闲过。去了徐福私院寻找改良的不老药丹方，炼药、试药、送药的，结果没得什么好处，还惹了一身的骚，又去了东海寻找徐福的下落，一直到现在他们这几个人几乎都没有闲着。

现在和饵岛基本上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和两位方士也翻了脸。事情都搞砸之后，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本来按着百无求和小任叁的意思，要再回皇宫去找皇帝和东海公主玩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老家伙好像开始有些忌讳洛阳城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之后，在小任叁的提议之下，决定回到寿春城外三十里的望天山。

小家伙对当年老家伙酿造的果酒一直念念不忘，这次有时间说什么也要归不归再酿造个百八十坛。当初为了鬼门关的徐福藏宝，他们几个在那里足足守了三十年，当初的淮王刘禧现在还不知道和孙小川去哪享福了。

当下这些人也没事，百无求驾车，晃悠了十几天终于到了望天山脚下。故地重游，但山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淮王刘禧征兵的时候，无数流民躲到了山上。虽然后来朝廷大军前来剿灭了刘禧的叛军，不过当初躲在山上的流民却有不少人留了下来。

现在的望天山上已经建了三个小小的村落，这些人在山上开荒种粮，打猎采药。除了下山卖了余粮以及用捕获的野兽来换一些盐、铁器之类的必需品外，这些人长年累月地躲在山上，既不用纳粮又避开了徭役，虽然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但也是悠然自得。

好在这些山民忌讳鬼门关附近，平时打猎采药也都避开这片区域，更不敢将村落建在这里。当下，老家伙带着自己的便宜儿子百无求，加上了两只铁猴子沙弥和比丘帮忙，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搭建出三间大草庐。

在草庐里面住了一宿之后，第二天一早，吴勉、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四个便驾着马车进了寿春城，留下两只铁猴子看家。他们打算在这里购买一些生活的必备用品，当然，百十来个酒坛子也是免不了的。只不过找不到这么多现成的酒坛，他们只能找了一家烧窑坊，定下了一百多个酒坛，半个月之后过来取。

就在他们四个人在大街上采办物品的时候，还看到了十几个身穿黄布衣衫，将头发剃得一干二净的怪人。他们每个人的手里拿着一个瓦罐，正挨家挨户地向百姓们乞讨吃食。

二愣子看得好奇，当下指着这十几个光头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看到了吗？他们和你一样都没有头发。看那个打头的，和你可有点像，是不是你哪一支的后代子孙混不下去了，大家伙一股脑地出来给老家伙你丢人现眼？”

“没头发的都是老人家我的子嗣吗？那天底下的癞痢是不是都要管我老人家叫祖宗？”归不归也很是好奇，几年前他们在洛阳的时候，曾经耳闻过天竺国的修士前来汉境传经布道，说这些人也是和这些光头一样，每天都要结队挨家挨户地乞讨施舍，看着他们应该就是那个信佛陀的教众了。

这些光头和吴勉、归不归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城里找了一家酒肆吃喝了一顿之后，便带着采办的物品回到了望天山的草庐。回家之后，才看到草庐外面躺着七八个壮汉，这些壮汉都是满身满脸的鲜血，以各种姿势趴在草庐的周围。

不用猜，吴勉、归不归这样的人也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下，归不归指使沙弥拖过来一个晕倒的壮汉，唤醒之后老家伙一吓唬，这人便什么都招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居住在山上的乡民，昨天便知道鬼门关这里建起了一座草庐，而且一天之内便建造得这么大——带着三间屋子。

今天附近几个村落都有人过来远远地张望，毕竟只用了一天便建造了这么大一的一座草庐，是谁都会好奇是怎么搭建起来的。不过看到草庐里没有人之后，大部分的乡民只远远地看几眼便都散去，只有十来个游手好闲的动了歪脑筋。

趁着众人离开之后，这些人便想要进草庐里偷些什么出来。这几个村子里面的物资太过匮乏，能偷些有用的东西也是好的。没有想到，就在这些人进了草庐之后，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两只凶神恶煞的猴子，将他们一个一个暴捶了一顿之后，扔到了外面。只有四五个反应快的，还没登门就见这么大的阵仗，当下先一步逃走了。

归不归也没和他们这些人废话，叫来自己的便宜儿子，将所有的人都唤醒之后，让黑铁塔一样的百无求连吓带骂地折腾了半个时辰，之后才将这些人撵走。不过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山上的闲人再也不敢到草庐这边占便宜，草庐这边也终于清静起来。

由于还没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归不归也不着急酿酒。订制的酒坛送到草庐之后，老家伙让两只铁猴子将酒坛刷洗干净晾干，就等着山上的果子熟了之后，摘果子酿酒了。不过现在山上有成百上千的山民，不知道摘的果子还够不够酿这么多坛酒了。

不过还没等果子熟，却有另外一拨不速之客找上门来。也就是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在草庐住了十来天之后，一天早上，从山下上来了一队六个身穿黄色布衣、头皮剃得锃亮的光头。这些人直奔草庐，到了草庐附近之后，便齐声好像唱戏一样念着不是汉字的经文。

草庐里面正在睡回笼觉的百无求听得烦了，冲出来对着站在门口的光头骂道：“秃头！你们哼哼唧唧的嘴里在骂谁？别以为老子不怎么识字就敢堵在老子家门口骂街。别说老子不和你们讲理，这样，刚才谁骂老子的站出来，跪在老子面前叫一声爸爸，这就算过去了，你们要你们的饭！老子睡老子的觉！”

“施主误会了，我等师徒六人都是信奉佛陀的僧侣，刚才念经是在为施主祈福添寿，并非是胡言乱语。”当中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光头对百无求继续解释道，“我等僧侣都是吃十方施主布施的，还请施主布施一些菜饭。菜饭谷钱皆可……”

“早说你们是要饭的就得了，老子能听得懂！等着，老子看看还有没有剩菜剩饭。”说话的时候，百无求晃悠悠地回到了草庐里。而外面站着的六个光头，还是一动不动，双手合十地站在原地，不停地吟唱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

“那个什么，秃子，吃喝什么的都没有了。这里还有点钱，你拿着去城里买

酒买肉好好吃一顿。再扯几批花布，给你们家婆娘做身花衣裳。再给你们家娃娃买二斤糖。”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将一把金镲子扔在了老光头的瓦罐里。

老头被瓦罐里的金镲子吓了一跳，当下他急急忙忙将金镲子掏出来还给了百无求，说道：“施主不可玩笑，我等苦行僧侣，怎么可以接受这么多的钱财？施主有菜饭最好，没有的话几文钱的铜板也可。”

“有就拿着！毛病——要饭的什么时候开始嫌弃要的饭太好了？”

第二十五章



百无求说话的时候，吴勉懒洋洋地从另外一间草庐里走了出来，倚着门框看着堵住百无求的那几个自称僧侣的光头。这个时候，归不归拉着小任叁也从百无求的身后走了出来。老家伙看了一眼这几个僧侣之后，嘿嘿一笑，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老人家我刚才和你说了，给他们几把麦子粉，再给十个八个制钱就差不多了。你看看，充大方人家不领情吧？”

看到吴勉出现之后，年纪大的僧侣便有些心神不宁的。他有意无意地扫了白发男人几眼，等到归不归说完之后，他犹豫了一下，对老家伙说道：“敢问几位是不是方士？百年之前，淮府中有一位白发的方士门客，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听说过？”

“放着寿春城的大户人家不去，偏偏到这山上来，就知道你们没有那么简单。”听到这僧侣直接说到了正题，当下吴勉便冷笑了一声。他慢悠悠地看了这六个光头男人一眼之后，对归不归说道：“一大清早就吵吵闹闹，打发他们走吧。”说完之后，吴勉转身回到了屋子当中。

看到吴勉回去之后，带头的僧侣显得有些失望。不过他好像知道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的底细，并没有上去纠缠，只是站在这里不肯离开，继续向归不归打听当年客居在淮王府的那几位方士的下落。

“老人家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有事相求。这世上哪有求人办事还问人家要钱的道理，不是我老人家说你们这些僧侣，下次不许这样了。”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伸手从带头僧侣的瓦罐当中，将之前百无求扔在里面的金铤子一股脑地都拿了回来。随后，老家伙指着后山的方向说道：“看见那里没有，一直走到后山的山坡上，那里有一大片的野菜地，够你们这几个吃半个月

的，现在快去，去晚了就便宜别人了。”

几句话说完之后，老家伙笑嘻嘻地拉着小任叁回到了草庐里，进门之前还不忘对百无求说道：“傻儿子，以后别那么大方，有这钱过两天你爹爹我带你到城里的娼馆逛逛。本来想给你找个女妖成家过日子的，不过你也知道，天下的妖物大都上了妖山。想给你找个女妖也着实不容易。你爹爹我先带你去娼馆凑合一下，等着有合适的女妖再……”

“别和老子整这些没用的，老子不去。”虽然他们“父子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寿春城的娼馆门口，不过现在的百无求已经完全忘了那一段。这个二愣子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啐了一口之后，继续说道：“你们人也配得上老子吗？连个胸毛、鳞片和羽毛都没有，光秃秃的有什么意思？还想上老子的床？呸！想得美。”

归不归还想要劝劝，却被一边的小任叁拦住：“老不死的，你儿子你还不知道吗？他不好这调调，当初拉他去看娘娘洗澡都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你带我们人参去啊，咱们也不着急回来，先住上俩月再说……”

说话的时候，他们三个已经都回到了草庐里面。百无求将大门关好，不再搭理堵在门前的这几个光头僧侣，时间一长他们或饿或累自然也就走了。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关门之后，这几个僧侣并没有再叫门的意思。他们围成一圈商量了几句之后，其中一个人离开了这里，剩下的五个人盘腿坐在草庐门口，在那个年纪大的僧侣带头之下，开始继续好像唱戏一样低声背诵着经文。

而草庐里面的人也不管他们，到了饭点的时候，草庐里的几个人只管烧火做饭。坐在门口念经的僧侣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一直到天色彻底黑下来，都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除了念经之外，他们竟然连起身方便都没有，好像不知道吃喝、休息是什么一般。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百无求打开大门，看见这五个人还坐在门口背诵着经文。

“没完了是吧？堵在人家门口骂街的事老子也干过，也没有堵着人家大门口念过经！”向前走了几步，二愣子指着光头僧侣继续说道，“老子家里没死人，你们念的什么经？你们爹娘是做了什么孽，才把你们这几个生下来的？生你们的时候是在茅厕吧？也没把你们洗干净就拿出来丢人了，现在是不是觉得茅厕比新房还亲？一回家就进茅厕了是吧？人家请客是喝酒吃肉，你们这些秃

子请客直接进茅厕……”

百无求在骂街上有着惊人的天赋，本来这些僧侣念起经来是已经置身世外，两耳不闻世间之事的。不过自从这个二愣子骂起街来之后，他们竟然有人忘了经文上面有什么，不过却把这辈子上过的茅厕都想了起来。

最后，除了带头的僧庐还能继续背诵经文之外，其余的四个年轻僧侣都是满头大汗。饥饿、劳累、想上茅厕这样的俗事都想了起来，这四个僧侣的身体开始微微发颤。随着百无求骂街的词越来越难听，四人身体摆动的幅度也是越来越大。

“罢了，你们不要待在这里了，回到庙里休息吧。”带头的僧侣终于停止了念经，睁开眼睛看了四个弟子一眼，叹了口气之后，他再次闭上了眼睛，对弟子们说道，“回去和你们师兄弟们说，不用他们上山。月余如果我依旧不归，当我圆寂就好，庙中住持之位由执迷沅师弟担任。好了，都走吧，不要耽误我的修行……”

老僧侣的话说完之后，其他的四名弟子先是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礼，礼毕之后马上跳了起来，捂着肚子向远处跑去。看见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百无求哈哈一笑，在他们身后喊道：“要方便就去远些！别让臭气飘过去，再熏到你们师尊。”

看着这四个人咬牙跑出去之后，百无求笑嘻嘻地继续对老僧侣说道：“老东西，你的弟子都走了才好，要不老子后面的话被你的弟子们听去也不好。看你人模人样的，家里几房媳妇？你这天天在外面要饭的，你们家媳妇还养得起吗？你不回去看看家里的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你们家邻居……”

年老的僧侣比起自己的弟子，定力要强得多。任凭二愣子怎么拐着弯骂街，他都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嘴里背诵经文竟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二愣子就站在他的身前，足足骂到了中午，都不见这个老僧侣有一丝一毫的反应。本来百无求还以为他还是练过类似辟谷之类的术法，可以不吃不喝地坚持下去。不过过了一天一夜，老僧侣的脸颊已经陷了下去，念经的时候头上和脸上也见了汗水，不过他念经的节奏却没有丝毫的紊乱。

二愣子本来还可以继续骂下去，不过归不归却把他喊了进去。草庐里面的人就当老僧侣不存在一样，继续吃喝玩乐，也没有因为这个老僧侣受到一点影响。

一直僵持了七天，老和尚已经是皮包骨。因为没有喝水的关系，他背诵经文时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嘴巴一动一动的，表示依旧在默念着经文。第七天的深夜，归不归背着手走出了草庐，蹲在老僧侣的面前，笑咪咪地对他说：

“老人家我都有点佩服你了，说说，你这么折腾，到底想要做什么？”

已经不成人样的老僧侣终于睁开了眼睛，用他浑浊的眼球看了一眼这个老家伙，随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说道：“要你们改投释门大道。”

第二十六章



这个回答让归不归有些意外，老家伙怔了一下之后，眨巴眨巴眼睛看了一眼这个随时都可能晕倒的老僧侣，嘿嘿一笑之后，说道：“那继续念你的经吧，扛不住的时候说一声。老人家我供你吃喝，吃饱喝足之后你继续念经。别说，你这唱戏一样的念法还真有点意思，我老人家都快听上瘾了。”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转身就要往草庐里面走。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已经虚弱不堪的老僧侣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小腿，随后用尽全身的气力对归不归说道：“老僧我与几位施主有师徒之缘……你们投释门……日后必定成为一代高僧……”

“老人家我大方师都不放在眼里，还什么高僧不高僧？”归不归笑了一下，将自己的小腿从老僧侣的手里抽了出来之后，对老僧侣说道，“这样，别说老人家我不给你机会。我老人家几百年前拜过一个师尊，你去找他，如果那个老家伙点头，老人家我是无所谓，方士、修士、和尚都行，在哪不是吃饭？”

听到归不归最后说到“和尚”两个字的时候，老僧侣愣了一下，一把没有抓住，眼睁睁地看着老家伙回到了草庐当中。等到草庐的大门再次关上之后，老僧侣喃喃自语：“原来你早就知道释门大道，徒儿你果真是与佛有缘……”

说到这里，老僧侣这才想起自己忘了什么。当下他向前爬了几步，对着草庐里面喊了一声：“你还没说老僧我应该找谁去？佛门广大，尽收有缘之人……也许我会连你世俗的那位座师一起收进门……以后你们可以在一起修佛法。”

归不归没开门，在门内笑嘻嘻地说道：“老人家我也是这么想的，看那个老家伙就有佛缘，你去找他八成就成了。我老人家在这里等着你把师兄带回来，老人家我那个师尊的名字叫作徐福，现在正在东海钓鱼，你去了东海就能

看见他。”

“好……我们一言为定，等到我将徐福——你说的是那位渡海求仙的大方师徐福吗？”老僧侣也是饿迷糊了，自己说到一半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归不归口中的师尊竟然就是那位替前朝始皇帝渡海求取仙丹的大方师。

本来以为知道了归不归的师尊是谁，这位老僧侣会着恼老家伙戏耍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天没吃没喝的老僧侣，竟然兴奋得脸上泛起了红光。他噌的一下从地上蹿了起来，只不过由于太过虚弱，只到一半便跪在了地上，一边流着冷汗一边喘着粗气，缓了半天之后这才勉强站起来，一点一点地回身向着山下走去。

这个时候，门里面的百无求忍不住对老僧侣说道：“老东西你既然这么喜欢挖方士的墙角，怎么不去方士宗门？不是老子说你，广仁、火山那几个哪一个不比我们家老家伙招人疼？”

“你以为老僧我没去过吗？”老僧侣走出几步之后，停下了脚步，喘了几口粗气，缓过来这口气之后才继续说道，“那是守门的小方士不通事理，听到我去招他们家大方师为徒，便说我是疯子，乱棒将我打了出来。如果不是小方士误事的话，现在方士宗门已经改成释门的庙宇了。可惜……”

老僧侣说完之后，继续一步一挪地向山下走去。草庐里面的百无求回头看了在苦笑而归不归一眼，说道：“老家伙，你摸着良心说，老子和外面那个老光头，谁比较愣一点……”

从这之后，两三个月老僧侣都没有再出现在草庐附近，他是不是真的渡海寻找徐福收其为徒也不可知。不过此时山上的果子却已经熟了，在小任叁天天催促之下，归不归终于开始指使两只铁猴子漫山遍野地采集熟透了的野果。

当初这座望天山上只有他们这几个人居住，现在山上多了千八百号山民，铁猴子摘来的野果自然比百年前少了许多，勉勉强强也只够酿造二十多坛果酒。

虽然酒少了许多，也总好过没有。将这二十多坛果酒深埋地下，好酒的小任叁和百无求就等着酿好之后痛饮了，只是等待的日子有些难熬。就在两只妖物无所事事的时候，又有一队人马从山下直奔草庐而来。

这次是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抬着几个小小的软轿。抬轿的人在山路上如走平地，到了草庐附近软轿落下之后，从其中一个轿子里面走出一个白发苍苍

的老人。让这些人在原地等候，老人自己走到了草庐前，恭恭敬敬地对里面的人说道：“敢问归不归老先生在吗？故人之弟前来拜望老先生，多谢当年的活命之恩。”

草庐门打开，归不归从里面走了出来。老家伙上下打量了老人一眼，并没有认出他是自己哪位故人的弟弟。当下归不归笑了一声，对老人说道：“老人家我救人的事情自己都数不清了，你说是我老人家故人的弟弟，是哪位故人？”

看到归不归出现之后，老人急忙跪倒在地，当下对老家伙行了大礼，礼毕之后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道：“不知道老人家您还记得一个叫作鹏金的故人吗？当初您赠予他一颗长生不老的丹药，晚辈正是鹏金的弟弟鹏化殷。当时我正是油尽灯枯之时，您一颗长生不老药救了化殷，化殷有幸也变成了长生不老之身。这些年我四处寻找您老人家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谢恩的机会。当初听家兄说您和一位叫作吴勉的先生在淮王府做门客，化殷我索性举家迁移到了寿春城。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得到您老人家的消息，真是老天爷慈悲。”

“你说你是鹏金的弟弟？”老家伙这才恍然大悟，鹏金算起来还真和他有点交情。原来他和吴勉陪同淮王刘禧进京献长生不老药的时候，鹏金前来劫药，当初好像就是说他弟弟不行了，要长生不老药救人，当时吴勉给了他一颗长生不老药。想不到这个鹏化殷真的可以克化药力，变成长生不老的身体。

归不归看了鹏化殷身后的队伍，有人正将带来的礼物运送过来。当下老家伙嘿嘿一笑，随后继续说道：“那么说你还真的算是老人家我的故人之弟，你哥哥鹏金呢？怎么只有你来，他人呢？”

“家兄三十年前已经仙逝。”鹏化殷叹了口气，随后继续说道，“这也是化殷我这么多年寻归不归和吴勉两位先生的原因，当初还想再求一颗不老药救家兄一命的，可惜天命并非是凡人可以……”

“鹏金不在了？”归不归皱了皱眉头，不过长生不老之后他早已经习惯了故友在他之前轮回。当下老家伙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对面前的鹏化殷说道：

“你哥哥不在了，还要找我老人家做什么？果真是为了报恩来的吗？”

“除了报恩之外，还想请您老人家和吴勉先生一起到我那里住几天。”鹏化殷陪着笑脸继续说道，“家兄生前一直在夸奖您老人家的术法高强，只不过化殷生性不喜术法，只跟着家兄鹏金修炼了一些延年益寿的粗浅术法。想着既

然已经长生不老了，再跟您老人家学些大神通，学些傍身的术法也好……”

这个时候，百无求也从草庐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摆在门前的礼物之后，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赶紧的，你不点头老子不好意思收礼。”

第二十七章



百无求和小任参见有这样好事，反正还要很久才能喝到果酒，都在怂恿老家伙去这个叫作鹏化殷的家里住几天。老家伙自己也有想要出去走动走动的想法，当下索性顺着两只妖物，答应了去鹏化殷家住几天。看这鹏金的弟弟不像是修炼术法的材料，就当换个地方住几天，重新找找使奴唤婢的感觉也好。

吴勉的心思都在《冥人志》上，他去哪里都一样。当下，几个人说走就走，留下两个铁猴子看家之后，便上了鹏化殷带上来的软轿。一个人一个轿子向着山下走去，这个时候才明白鹏化殷上山干吗带了这么多人。

鹏化殷的家竟然是在当初淮国招贤馆旧址上，新建起的一座大宅子。他听说过当年吴勉、归不归在招贤馆的一些旧闻，想着找到归、吴二位先生之后讨好他们二位，于是按照当初招贤馆的样式，在原址上新建了宅子款待他们，甚至连当初上中下三宾的馆舍都是一模一样的。

再次走进这里，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参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当初他们被刘禧迎进馆中的场景。那时候的刘禧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现在他失去了王位，却因祸得福变成了长生不老的体质。站在这里，一百多年前的一幕幕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鹏化殷的内宅是在这座“招贤馆”后面新起的房子，前面偌大的“招贤馆”除了使唤人之外，也只有吴勉、归不归这几个居住。鹏化殷恭恭敬敬地将几个人让进了上宾馆驿，说了几句话之后，又把吴勉、归不归请到了当年中宾馆驿改成的厅堂饮宴。

酒宴间，鹏化殷竟然还将自己的家眷统统叫了出来，来给吴勉、归不归四个人行礼。鹏化殷已经长生不老了，更加不会亏待自己，他的大小老婆竟然有

二十一个。不过鹏化殷的子嗣不旺，别看老婆有二十多个，竟然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来。

打发了这二十多个老婆回到后宅之后，鹏化殷还不忘解释：“这还是这些年娶回家的，加上以前娶的，一共有四十九位内室。不过我比她们耐活，只能过几年就娶上一房，聊以慰藉寂寞而已。”

说到这里，鹏化殷叹了口气，敬了四位一杯酒之后，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不过可惜财齐人不齐，自从变成这长生不老之身后，这么多的老婆竟然连一儿半女都没有留下。年轻的时候本来还生养过几个儿女的，不过在老家的时候遇到一场瘟疫，儿子孙子的一个都没给我剩下。本来以为长生不老就可以使劲生养，谁能想到地是天天犁，就是不出庄稼。”

没等归不归说话，小任参已经替老家伙说道：“你已经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了，还想子孙满堂？有那好事天上的神仙就干了，还能轮得到你？”刚才听到鹏化殷将他的妻妾都叫出来，小任参本来还想饱饱眼福的。没有想到鹏化殷娶老婆的标准不是漂亮，他是按着能生养儿子的面相娶的老婆。这些女人几乎都是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虽然单独挑出来都不算丑，不过这二十多号长相差不多的女人看着也有些反胃。

鹏化殷本来也想请归不归想办法，让他生下一儿半女。不过他不知道变成长生不老之后，基本上也就算是断了子嗣了。别说是归不归了，就连徐福都没有办法。

就在归不归嘿嘿一笑，准备安慰这位故人之弟的时候，就见鹏化殷的管家一溜小跑着进来了，远远地对自己的主人一个劲地使着眼神。看到自己管家失礼的模样，鹏化殷就是一皱眉头，当下招手将管家叫到了身边，说道：“出了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失礼？不知道今天请了贵客吗？还不快给几位贵客赔罪？”

管家对着吴勉、归不归几个行礼赔罪之后，苦着脸对自家主人说道：“老爷，门外来了几个化缘的和尚，都是城外心觉寺的和尚。听说他们家的住持换人了，换了一个叫作执迷沅的大和尚做主，说是以前的老方丈出海寻徒去了，心觉寺现在就是这个执迷沅做主。他带着庙里的和尚过来化缘，我给了粮食、银钱，执迷沅都不要，一定要老爷你出去见他。”

心觉寺是十年前在寿春城外建造的寺庙，这十年来里面的和尚一直本本分

分的，现在寿春城的百姓早已经习惯了这些和尚在大街上穿行，他们虽然每天都出来化缘，不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找过谁的麻烦。怎么换了住持就连寺风都一起换了？

本来鹏化殷还想骂管家是个废物，几个和尚前来化缘这样的事情都要来问他。不过没等他说出来，管家的苦衷已经说了出来：“门下人看到这几个和尚太猖狂，就呵斥了几句。没有想到这个叫作执迷沅的新住持会邪术，已经用邪术弄晕了三个门下人。”

“和尚，执迷沅，会邪法……”没等鹏化殷说话，归不归已经冲吴勉怪笑了一声，随后从酒席上站了起来，冲鹏化殷说道，“既然人家和尚都找上门来了，那么老人家我就陪你去看看。我老人家也想看看，这些自称和尚、高僧的会有什么样的本事。”

鹏化殷和他自己说的一样，生性不喜欢修炼术法。虽然他从小跟着自己大哥鹏金，只学了点延年益寿的粗浅术法，真正临敌的术法他不及其兄的万一。本来听到有和尚上门闹事，他心里还有些慌乱，不过现在看到归不归主动要去看看门口的和尚，他才放心，客气了几句之后，带着归不归到了大门口。

现在酒过三巡，百无求和小任叁正喝到微醺。他们听不懂和尚是什么，当下也跟着老家伙出去看热闹，顺便吹吹冷风再醒醒酒。听到和尚、执迷沅、会邪法这几个字，吴勉也多少有些兴趣，看到他们都出去凑热闹之后，这个白发男人也慢悠悠地跟在后面，向这个大宅子的门口走去。

他们赶到大门口的时候，就见门口坐着一排穿黄色僧衣的光头男人。他们正在一个胖大僧侣的带领下，背诵着吴勉、归不归听过七天的经文。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他们看着眼熟，正是不久之前，跟着那位老僧侣去他们草庐的那几个僧侣。

不过为首的胖大僧侣却是第一次见。这个胖子坐着也足有一般人站着那么高，估算着差不多和百无求一般个头，不过他的身形庞大，看着足有两个二愣子的宽度。

听到了脚步声之后，这个胖大僧侣睁开了眼睛，看到来人是本宅的主人之后，便站了起来，双手合十对鹏化殷说道：“千呼万唤总算将施主你请出来了。和尚我替师兄暂代心觉寺方丈，老施主你可要给和尚我点面……”

胖大和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了走在人群最后的白发男人吴勉。和尚愣了一下，目光在吴勉和鹏化殷二人的白头发上转了几圈之后，哈哈一笑，继续对鹏化殷说道：“鹏老爷，和尚这次是来找你化缘的。你是寿春城的大财主，不会那么小气吧？”

有了吴勉、归不归在身边，鹏化殷也有了底气，当下对胖和尚说道：“大师父，我让管家给你准备十斗。”

“施主误会了，和尚这次不化金，不化银……”说到这里，胖大和尚哈哈一笑，对鹏化殷伸出了巴掌，继续说道，“长生不老的丹药化几丸……”

第二十八章



听到了胖大和尚的话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先是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鹏化殷，见到这个故人之弟脸上的惊诧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之后，这才转过头来对胖和尚说道：“这个你找错人了，老人家我作证，鹏老爷的长生不老药他自己早就吃下去了。大和尚你现在就算是吃了鹏老爷，也得不到一点药力。”

听到了归不归的话，这个叫作执迷沉的胖和尚上下打量了老家伙一眼，随后哈哈一笑，冲归不归说道：“那么说来，老施主你是知道长生不老药了？只要有这药丸，和尚向老施主你来化缘也是一样的。先来两颗丹药，有效的话和尚还要再来化缘……”

“和尚就是那个什么僧侣是吧？”在后面好不容易看明白的百无求凑到了胖和尚的跟前，瞪着和他差不多身高的和尚说道，“你们和尚是不是都是这个德行？要么堵在人家门口唱几天经，要么就堵着人家门口要饭。就不敢骂个大街什么的吗？不给就直接抢啊，头发都没有了，还在乎脸吗？”

胖和尚本来以为这个大个子冲自己过来，是要干一架的。他已经准备好要动手的时候，冷不丁二愣子冲自己骂起了大街。胖和尚愣了一下才明白大个子骂的是自己，顿时哇哇大叫。他右手已经掐了法诀，眼看就要动手的时候，突然从二愣子刚才的话里品出了一点不对的地方，于是暂时咽下了这口气，盯着百无求说道：“你刚才说什么？谁堵着你家门口唱经？”

二愣子骂得正过瘾的时候，被胖和尚打断，当下很是不耐烦地回答道：“你们都是秃子，老子认识谁是谁？一个干瘦的老秃子，不好好说话，张嘴就唱经，堵在老子家门口，哭着喊着要收……拜我们家老家伙当师尊。他也不买个铜镜好好照照自己，黄土埋眉毛的人了，还要给人当弟子。呸！活不了几年

还学个屁……你敢打老子！老子和你拼了！”

百无求说的老僧侣正是胖和尚的师兄。胖和尚视自己的师兄为神明一般的人物，听到有人这样说他，再也忍受不了，当下给了二愣子一个嘴巴。盛怒之下的胖和尚也忘了自己还会术法，直接动手和百无求撕扯了起来。顿时，两个大个子倒在地上打起滚来，看得鹏化殷和胖和尚带来的小和尚都是目瞪口呆。

胖和尚的术法虽然高强，不过毕竟还是肉身凡胎，就算两个胖和尚绑在一起都不是百无求这只妖的对手。转眼之间，二愣子就骑在了胖和尚身上，两只手左右开弓对他抽起了嘴巴，本来就肥胖的和尚片刻之后脸已经肿得好像猪头一样。就这样，二愣子还不算完。他一边抽胖和尚的嘴巴，嘴里一边骂骂咧咧：“老子和你讲道理，你和老子动手！现在老子不讲道理了！后悔了吧？骂街你不是老子的对手，动手……”

百无求的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就见胖和尚的两只手颤颤巍巍地抬到了自己的胸口。随后就见他那十根肥大的手指头十分灵巧地结了一个法印，最后一个动作做完的时候，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将二愣子从他身上打飞出去。二愣子飞出去十几丈远，撞塌了一所民房之后，才落到了地上。

百无求的身子飞起来的同时，胖和尚执迷沉以和他身形不相符的灵巧翻身跳了起来。冲着百无求落地的方向，执迷沉嘴里呜哩唔突地说了一句什么，随后就见他身上闪现出一道金光。

金光附体之后，胖和尚冲摇摇晃晃站起来的百无求笑了一声，吐出一口血痰之后，说道：“和尚被你一只妖欺负了，今天如果不抽了你的筋，和尚执迷沉这个名字就倒着写……”

说话的时候，执迷沉大步向百无求走了过去。被打出去的二愣子也怒气冲冲，张嘴龇出獠牙冲胖和尚大吼了一声，随后迎着执迷沉过来的方向冲了过去。

胖和尚每走一步身上的金光便加重一分，任谁都能看出他们俩再撞到一起，一定是百无求吃亏。眼看两个大个子就要冲到一起的时候，执迷沉突然脖子一紧，感觉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一样。

还没等执迷沉回头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从背后袭击他的时候，他三百多斤的身体被背后那人提了起来。随后他眼前一花，身体竟然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嘭”的一声，执迷沅撞断了一棵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还没等他爬起来，眼前的人影一闪，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冲着他冷笑了一声之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白发男人从瓶里倒出一颗蚕豆大小的黑色丹药，在执迷沅的眼前比画了一下之后，用他招牌一样的语调说道：“不是要长生不老药吗？就在这里……”

白发男人吴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胖和尚执迷沅突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伸手就向吴勉手心里的药丸抓去，几乎就在他的手指接触到吴勉掌心的一瞬间，他的身体突然被弹飞，然后又摔落到了鹏化殷大宅的门口。

执迷沅自己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他想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白发男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还是刚才的动作，吴勉对着胖和尚伸出了巴掌，露出掌心里的那颗黑色丹药，对他说道：“放在你面前了，不要吗？”

这次执迷沅留了心眼，跳起来之后不再直奔那颗药丸，而是伸出他金光闪闪的拳头朝白发男人的胸口打了过去，另外一只手同时向药丸抓去。可惜就在他的手指已经触碰药丸的一瞬间，另外一只手也已经打到了吴勉的胸膛上时，又是一声巨响。他的身体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高高地飞了起来。这一次他足足飞出去三十多丈之后才摔落到地上。这次执迷沅都没有睁开眼睛，已经感觉到了白发男人的气息出现在了自已的面前。

随后又是那个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死了吗？没死就起来。长生不老药就在这里，起来拿。”

执迷沅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吴勉和他手上的丹药，吐了口唾液之后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之后，盯着白发男人摇了摇头，说道：“要么你就直接给和尚，要么你就收起来。和尚知道我道法不如你，也不要这般戏耍我。”

“记住了，不是不给你，是你自己不要。”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将手里的长生不老药收了起来，随后转身向鹏化殷大宅的方向走过去。看着白发男人的背影，执迷沅心里有冲过去偷袭的冲动，不过他知道自己术法和吴勉相差太远，当下只能叹了口气，冲自已带来的小和尚们一招手，说道：“不用在这里丢人了，回到庙里等你们住持师父回来给我们做主吧。”

胖和尚说完，也不管这些小和尚，自己头也不回向心觉寺的方向走去。吴

勉也不阻拦，看着他们这些和尚消失在自己的面前。百无求本来还想要过去找他拼命的，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拉住。劝说这二愣子的时候，归不归自己都没有想到刚才吴勉会比自己先一步过去教训这个胖和尚。

看着执迷沉和众和尚的背影，百无求先是骂骂咧咧了一阵，后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归不归说道：“不对啊，老家伙。这个胖秃子不大不小的也有点能耐，怎么他师兄那个老东西一点都看不出来有本事？”

第二十九章



看了一眼执迷沅消失的位置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对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那还不是怕了你爹爹我的大神通？要不是老人家我……和你小爷叔，你以为那个老和尚不翻脸？”

说到了吴勉，百无求突然想起刚才他救了自己的事情。当下，二愣子将目光转到吴勉身上，看了这个一脸刻薄相的小爷叔之后，百无求回头冲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刚才我还以为你能过来救老子。想不到老子是被小爷叔救下来的，到了这关键的时候就显出谁近谁远了。老家伙，老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还是说是小爷叔生的老子，然后看你一把老骨头了，怕你没儿子送终，这才把老子过继给老家伙你了？老子就说应该和你论哥们儿的嘛。”

这次没等归不归说话，吴勉先一步替老家伙回答道：“你自己猜猜，如果你是我的儿子，生你下来第一件事，我要做什么？”

百无求歪着脑袋想了半晌之后，叹了口气，低着头说道：“八成你得亲手掐死老子，不能留着老子给你丢人现眼。”

看到吴勉几乎什么都没做就惊走了胖和尚执迷沅，鹏化殷也是非常惊讶。执迷沅和他师兄来寿春城建庙也有些年头了，心觉寺那位大当家的老和尚人还不错，带着弟子出来化缘的时候还和鹏化殷有过多面之缘，这么多年也习惯这个老和尚带着一群小和尚出来化缘。之前也见过这个叫作执迷沅的胖和尚几次，虽然听闻执迷沅的脾气不是太好，但是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会这么霸道，会带着弟子堵在门口化长生不老药。有多个家仆也被执迷沅用邪术迷晕，不过并没有什么大碍，这个时候也都醒了过来。

趁着吴勉、归不归他们说话的间隙，鹏化殷陪着笑脸走到了几个人的身

边，恭敬得不能再恭敬地对几个人说道：“当年家兄还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神通。今天化殷见识到什么叫作大神通了，谈笑之间便能打退强敌。这样的术法，古往今来除了那位出海的徐福大方师之外，还有谁……”

鹏化殷的话还没有说完，刚才吃了亏的百无求就听不下去了。二愣子冲他一瞪眼，说道：“差不多得了，不是老子说你，鹏老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我们家小爷叔谈笑就能打跑的人，还能把老子打飞了？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就数老子最废物了，是不是？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是不是？”

看到这个黑大个对自己瞪起了眼睛，鹏化殷急忙过去赔罪。最后在归不归和小任叁的劝说之下，二愣子这才勉强咽下了这口气。当下，鹏化殷派管家赔了对面民居的损失之后，将他们几个人再次迎了回去，继续刚才没有吃完的酒宴。

酒过三巡之后，小任叁微微有些上脸。小家伙借着酒劲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这次咱们回来怎么这么热闹？那个堵门口招弟子的老和尚也好，刚才那个吃了发猪菜的胖和尚也好，怎么都好像是奔着咱们几个来的？”

归不归嘿嘿一笑，没有直接回答小任叁的话。老家伙只是将目光转到了鹏化殷的身上，嘿嘿一笑之后，说道：“这个就要问问老人家我这位故人的弟弟了，化殷啊，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鹏化殷陪着笑脸说道：“这件事情化殷虽然不敢说知道，不过在寿春城住得久了，也能多少猜到一点……”

按鹏化殷说的，当初吴勉、归不归在淮王刘禧那里当门客的时候，寿春城已经传出淮王府中供养了两个长生不老的神仙。加上后来他们搬到望天山上的草庐里居住时，又搭救了那些上山避祸的流民。于是，他们白头发神仙的名号那个时候便传了出去。

鹏化殷自己就是奔着这个传说过来的，想着能不能撞撞运气在这里遇到他们，估摸心觉寺那两个和尚也是奔着他们来的。只不过鹏化殷在寿春城居住的时间久了，相貌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才引起这和尚师兄们的注意。老和尚在的时候好说话，并没有怎么为难他。后来老和尚准备渡海去找徐福，将住持之位交与自己的师弟暂代。看着师兄不在，没人管得了他，胖和尚执迷沉这才来鹏化殷这里化长生不老药，引出这些事端。

而老和尚也是听山民说了有白发男人和老头子几个人回到了望天山，还在

山上的原址搭建了草庐，这才上山碰碰运气，看是不是当年那几个人，想不到最后徒弟一个没收到，还把自己化到海上去了。

吃喝完毕之后，鹏化殷亲自将他们四个送回到上宾馆驿休息，等着第二天传授他术法。鹏化殷没有什么修炼术法的天赋，不过好在他已经是长生不老的身体，天赋不够命来凑，豁出去千八百年怎么也能修炼出一身差不多的术法。

第二天一早，鹏化殷早早起来，亲自服侍吴勉、归不归他们吃罢了早饭，随后便开始和归不归商量修炼术法的事情。考虑到鹏化殷怎么说也是和他们一样，有长生不老的身体，日后有什么事情相互照顾一下也不错，当下，归不归答应了这位故人之弟，教授他一些可以防身的术法。

教授鹏化殷的时候，归不归将小任叁和百无求也一起叫到了身边。当初他曾经教过小任叁一些粗浅的术法，也答应过继续教下去的。不过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下文，这次借着教授鹏化殷的机会，把他和百无求一起算上，继续学习。只是和鹏化殷说好，这次教授术法不算收徒，不用他拜师。

不过归不归的好心，百无求并不领情，二愣子没过多久便不打算继续修炼人的术法。按着他的话说：“老子是妖！凭什么要学你们人的术法。再说了，老子受欺负了，你们好意思看着不管吗？”

百无求虽然说什么都不再修炼术法，不过小任叁倒是对归不归的术法很感兴趣。也是这么多年小家伙一直在外面受欺负，早就想要长点本事。当初小任叁是跟着归不归学过几天术法的，小家伙本来就有底子，人又机灵，学起术法来一日千里，连老家伙都很是惊讶。

不过这位故人之弟就麻烦一点了，鹏化殷倒是没有说错，他真没有修炼术法的天赋。小任叁一点就通的术法在他这里，归不归要掰着手指头教上三天。就这样，鹏化殷都未必能够明白。这也就是归不归的耐心好，在他这里消磨时间。如果换成吴勉教授的话，鹏化殷每天都要死上几个来回。

这段日子里，老家伙酿造的果酒也到了开坛的时候。归不归的手艺在吃见过的鹏化殷眼里，都是一等一的。

一晃吴勉、归不归在鹏化殷这里住了小半年，吴勉在这里住得腻了，打算带着百无求回到草庐居住，留下归不归继续教授鹏化殷和小任叁术法。就在他要离开的前一天，鹏府大门前来了几十名僧人，为首的胖大和尚正是当初来化

长生不老药的执迷沉。

这次这些和尚也不化缘了，直接通知管家要见鹏化殷、吴勉、归不归等人。见到他们出来之后，胖和尚执迷沉冲他们喊道：“你们将我师兄藏到哪里去了？”

第三十章



上次被执迷沅打飞之后，百无求心里便对这个胖和尚有了火气。现在看到他再次找上门来，二愣子的心头火起，改了他动手之前先骂街的习惯，脱了大衣之后，便冲执迷沅扑了过去。

这次执迷沅早就做好了准备，百无求脱衣服的时候，他嘴里就开始默念佛语。在二愣子扑过来的同时，执迷沅胖大身躯上已经浮现出了一层金光，这金光遇风便长。等到百无求冲到他身前的时候，这护体金光已经足有半尺有余。

二愣子的拳头眼看就要打在执迷沅胸前的时候，胖和尚怒目圆睁，对他大喝了一声：“呔！”只是一个字出口，他身上的金光便瞬间暴涨。百无求的身体接触到金光的一瞬间，就好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打到一般。二愣子当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子直挺挺地向后飞了过去。飞出十几丈远之后，落在了大宅子的院子里。看着满身鲜血的样子有些可怕，好在百无求的胸膛一起一伏的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在地上打了个滚之后，二愣子便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之前吴勉和执迷沅交过手，知道胖和尚术法的深浅。百无求的本事虽然不如这个和尚，不过也不至于相差到如此地步。当下，看到自己的侄孙子挨打之后，白发男人冷笑了一声，正打算过去给百无求做主的时候，冷不丁被归不归一把拦住。老家伙指着挣扎着要爬起来的二愣子笑了一声，对白发男人说道：“老人家我再不意思意思的话，这傻儿子又要猜他是不是我老人家亲生的了……”

一句话说完，吴勉白了老家伙一眼，哼了一声后并没有再过去的意思。归不归这才嘿嘿一笑，叫住了要再次冲过去的便宜儿子：“傻小子，他的术法有古怪，专门克制妖物、魂灵的。就算你大哥百疆到了，也未必能赢得了这和尚

的古怪术法。回来吧，打了小的，老的给你做主。”

百无求虽然浑，可是不傻，刚才自己的胸口好像被人用重锤击打了一样。真的和老家伙说的一样，自己的妖法被这个胖和尚克制得死死的。当下，二愣子停下了脚步，瞅了一眼正在慢悠悠地向执迷沉走过去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反正你儿子刚才挨打了，你这个当爸爸的看看办吧。老子长这么大，老家伙你都没舍得打过……老家伙，你真的没打过老子吧？”

“老人家我和谁都是讲道理的。”归不归笑嘻嘻地说完之后，已经走到了距离执迷沉不足两三丈的位置。冲胖和尚嘿嘿一笑之后，归不归低头开始挽起自己的袖子，谁看这都是挽起袖子准备动手打人了。

胖和尚之前被吴勉教训了之后，自己也知道大概不是这个老家伙的对手。当下他一边慢慢地向后退去，一边对着越走越近的老家伙说道：“老施主，刚才你瞧清楚了，是你们家儿子先冲和尚扑过来的。你们藏了和尚的师兄，还要杀人灭口吗？”

听执迷沉说到这里，归不归突然来了兴趣，他停下脚步，冲胖和尚笑了一下，说道：“和尚，你们家师兄找不到了，也要算在我们的头上吗？”

看到归不归暂时不会过来，执迷沉这才松了口气。当下他哼了一声之后，对老家伙说道：“我家师兄说好的三个月便归，昨天正是说好的归来之期，他还没有回来。师兄向来言出必行，现在都没有回来，必定是你们设计把他藏了起来。或许师兄他老人家已经遭了你们的毒手！你们好狠的心，可怜我家师兄七世为僧，竟然会命丧你们之手。”

听到执迷沉自说自话，好像已经亲眼看见了老和尚被归不归掐死，然后毁尸灭迹。老家伙苦笑了一声，也不再继续听下去了。当下他身子一晃，到了胖和尚的身前，执迷沉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他已经伸出一个手指头，在胖和尚的胸口点了一下。老家伙的动作并不快，不过执迷沉眼睁睁地看着，就是躲避不开。

随着老家伙的手指头伸过去，执迷沉身上的金光竟然好像雾气一样散开了，不敢和归不归的手指头有一点接触。

老家伙的手指头接触到执迷沉胸口的一瞬间，胖和尚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然后身体直挺挺地向后飞了出去。这个姿势和刚才二愣子被打出去的姿势

一模一样，就连飞出去的距离都是相差无几，好似将刚才百无求被打出去的经过重复了一遍。

执迷沅带来的小和尚看到不好之后，一窝蜂都跑过去察看师尊的伤势。不过还没等他们过去，胖和尚已经从地上跳了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大吼了一声佛号之后，执迷沅冲归不归大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继续吼道：“还有王法吗？你们下毒手伤了我家师兄，现在还要再灭口杀了和尚吗？来来来！和尚自己送人头来了。你们快点动手，不要误了和尚下去与师兄团聚！今天和尚就死在这里了，不敢动手的是孙子！”

这几句话说出来，归不归反倒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正瞪着执迷沅，准备随时扑过来的百无求。他失声笑了一下，冲着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回去问问你妈，当初你是不是还有个双胞胎的弟弟……”

昨天执迷沅虽然也不讲道理，不过他好歹也是在佛前苦修了多年，并没有露出本性来。现在老和尚生死未卜，胖和尚慌乱之下也顾不得许多了，将自己的本相显露出来，现在活脱就是第二个百无求。虽然骂街的本事差了许多，不过言语当中又多了无赖劲，这个二愣子又多少差了一点点。

“呸！他也配！”百无求啐了一口之后，正要再说几句的时候，眼睛突然瞪了起来，冲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小心！这个臭不要脸的玩阴的！”

二愣子说话的时候，执迷沅已经从自己的僧袍里掏出一柄两边带尖的降魔杵，朝注意力正在自己便宜儿子身上的归不归后背扎了下去。眼看这一下就要扎上的时候，老家伙的背后就好像长了眼睛一般。他从背后伸手在降魔杵的杵尖上虚点了一下，“嘭”的一声巨响之后，执迷沅手中的降魔杵已经炸成了粉末。胖和尚的手指也是血肉模糊，不过就是这样，他竟然都没有后退，举着几乎已经残废的手，朝归不归的脖子掐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执迷沅！我出门的时候是怎么和你说的，你故态复萌想要气死我吗？”

执迷沅听到这句话之后，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随后不再理会归不归，回身向声音发出来的位置看去，就见自己的师兄出现在身后二十几丈的位置，一个头戴斗笠的和尚跟在自己师兄的身后。

“师兄你没死就好了，吓死和尚我了。”见到师兄完好无恙之后，执迷沉咧开大嘴哭了起来。他也顾不得手上的伤势，抹着眼泪的时候，将手上的鲜血也抹在了面上。看着这个高大肥胖和尚满脸鲜血，说不出来的恐怖。

这时候，老和尚也走了过来，冲着归不归双手合十，说道：“让施主见笑了，我这师弟平时还好，就是遇不得事情。本来想着几十年精修佛法，也该有些长进，想不到他故态复萌，惊扰到几位施主了。”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大和尚你也不用客气，这是从东海回来了？你这身后站着的就是那位前任大方师徐福？”

“老僧我没有缘分与徐福大方师一见。”老和尚摇了摇头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这次也有收获，在海上新收了一名弟子。来，广孝，见见几位施主。”

说话的时候，他身后的僧人已经摘下了斗笠，露出一个面容熟悉的光头，正是叛出方士一门多年的广孝。

第三十一章



看到了光头的广孝之后，归不归先是转头看了有些惊愕的吴勉一眼，随后控制不住地哈哈一阵大笑。老家伙笑得全身乱颤，数次想要收起笑容，不过片刻之后又止不住地再次指着光头的广孝一个劲地哈哈大笑。外人看着归不归的样子，好像随时都能笑得背过气一样。

除了归不归之外，吴勉惊愕过后已经冷冷地盯着这位曾经的广字辈四大弟子之一的男人。百无求也和小任叁凑到了一起，站在白发男人的身边。看着一脸祥和之气的广孝，两只妖物不停在嘀咕他突然剃了头是什么意思。

实在等不到归不归停止大笑，广孝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归师兄，广孝剃个头就这么好笑吗？徐福大方师当年曾经说过，我早晚都是要改投他教的，这也不算是什么意外吧？”

归不归将头扭到了一边，不去看广孝的光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好不容易止住了笑意之后，这才回过头来看着面前的广孝和尚说道：“这么多年老人家见你都是有头发的，黑发也好，白发也好，还没见过你这样，看着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啊哈哈哈哈……”

说到最后，归不归忍不住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广孝跟着微微笑了一下，他脸上没有一点尴尬的表情。倒是胖和尚执迷沅听不下去了，刚才他这位新师弟亮相的时候，已经有弟子将他手上的伤包裹了起来。执迷沅用他包好的指着归不归说道：“我们释门的弟子也是你能取笑的！老家伙你的头发很多吗？你是掉的……我们是剃的！”

“执迷沅，不得对施主无礼。”看到自己的师弟又有些较真之后，老和尚皱着眉头喝止了自己的师弟。随后他双手合十对归不归说道：“老施主当初和

广孝是师兄弟，说明你们几位也是与释门有缘。徐福大方师虽然没有找到，不过几位还是和释门有些缘分的。不如你们也跟广孝一起投在释门门下。我佛如来佛光普照，假以时日几位一定能修成菩萨真身，或许成佛也未可知。”

“菩萨、成佛……”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又看了一眼广孝，顿了一下之后，对老和尚说道，“大和尚，有机会你问问你这弟子和我们几个什么关系。老人家我也是为你好，菩萨、成佛是不敢想的。我们几个人如果在一起，你们佛门虽然广大，也是永无宁日的。广孝，我老人家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吧？”

“归师兄说得有理。”广孝抿嘴笑了一下之后，顺着归不归的话继续说道，“我与归师兄还是君子之交的好，同门可一不可二。归师兄想要改投释门，广孝只好再投他门了。”

“既然大家都不是方士了，师兄师弟什么还是不要再称呼了。省得广孝先生日后成佛，别人还以为老人家我在占广孝先生的便宜。”看到老和尚紧皱眉头，一脸不解的样子，归不归笑了一声，没有理会老和尚，继续对广孝说道，“既然广孝先生成了释门弟子，那么广孝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该还给徐福那个老家伙了？”

说到这里，归不归终于扭脸冲老和尚说道：“大和尚，听说你们释门和方士也差不多，进门之后师尊是要赏个法名的。不知道你给广孝起好了法名没有？以后走在大街上，老人家我也好知道怎么和他打招呼。”

“为什么要改法名？”老和尚看了一眼自己新收的弟子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名字只是称号而已，改来改去的岂不麻烦？方士也好，和尚也罢，还不就是一副皮囊吗？方士僧侣都是广孝，如果他方士的座师不满，尽管来找老僧。”

他话刚刚说到这里，广孝便跪在老和尚的面前，双手合十诵了一声佛号之后，恭恭敬敬地对自己的和尚师尊说道：“释门弟子广孝摒弃前世孽缘，从此刻开始，世上再无方士广孝，只有广孝和尚。”说完之后，广孝又恭恭敬敬地对老和尚行了大礼，随后又对自己的胖师叔执迷沅行大礼参拜。这样下来，就在鹏化殷的大宅之前，乱哄哄地闹了一阵。

看他们折腾完了之后，没等归不归说话，吴勉突然开口对他说道：“老家伙，你们家徐福大方师当初是怎么评价那位方士广孝的？”

“纵横捭阖，为方士第一人。”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虽然挂着笑

意，不过笑意当中已经带着几分警惕。顿了一下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当初还有些不服气，不过自从当初他脱离了方士一门之后，我老人家是越来越服气了。这些多年了，广孝一直游走在方士一门和问天楼的中间左右逢源。一般人早就被挤死了，广孝还能风生水起。就算被问天楼害得差点丢了性命，过两年还能笑嘻嘻地去搭救两位楼主。换了老人家我，早就翻桌子了。”

“老施主，你说的事情广孝也和我说过。”没等广孝辩解，老和尚主动替自己新收的弟子说道，“当初他退出方士，问天楼便找上门来，如果不是左右逢源，便被挤死在方士与问天楼的中间了。权宜之计保全生命，就算是佛祖也会网开一面的。”

“哦……广孝和尚这一手棋下得好。”听到广孝已经将自己的往事告诉老和尚，当下归不归哈哈一笑，冲广孝竖起大拇指，继续说道，“那老人家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和尚收此高徒，日后释门佛法必定光大。到时候说不定我老人家也要学着广孝一样，剃了头发到大和尚的面前拜师。”

老和尚还是有些不死心，就在他要继续劝说的时候，吴勉已经带着百无求和小任叁转身进了鹏化殷的大宅。二愣子忍不住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喊道：

“老家伙，差不多行了。你还真想剃了头发做和尚吗？要不你还是做和尚吧，老子也跟着剃头做和尚，不用等到下辈子处哥们了，咱们爷俩这辈子干个师兄弟也不错啊。任老三，你拉老子干什么？老子也带上你，不过你要喊老子师兄。小爷叔，你别掐老子的脖子，老子自己走。”

没等百无求胡说八道完，先是小任叁回头拽他，见拽不动之后，又叫来吴勉直接掐着二愣子脖子后面的肥肉，将他连掐带拖地带回到大宅里面。鹏化殷和众家人也不敢待在门口，跟着吴勉一起回到了大宅当中。

看到白发男人离开之后，老和尚有些微微失望。他还想要继续劝说归不归加入释门，可以不拜他为师，拜在远方大庙的高僧门下，这样广孝也不用再离开。

不过老家伙没给老和尚这个机会，当下他胡说八道了几句之后，便跟着吴勉他们一起回到了鹏化殷的大宅里面。临走的时候，归不归冲广孝做了一个鬼脸，说道：“这么多年，老人家我一直都在琢磨，那么大的方士一门最后会怎样坍塌。现在终于知道了，徐福收的好弟子……”

说完之后，归不归也不理会其他和尚，头也不回地跟在吴勉他们的身后，

向大宅里面走了进去。

看着老家伙的背影，老和尚叹了口气之后，自言自语道：“可惜了，这么好光大释门的机会，可惜了！”

第三十二章



回到府中之后，归不归向鹏化殷打听老和尚的来历。本来老家伙并不以为这个老和尚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能被广孝看中，自然也要另眼相看了。

如果是寿春城中一般的百姓，还真未必能知道老和尚的法名叫什么，不是叫作方丈住持，就是直接老和尚、老和尚地叫着。老和尚是汉人与天竺人的混血，名叫迦叶摩。据说他年轻时居住在天竺，还是一副天竺人的打扮，不过四十岁之后跟随师父到汉地传经说法，外表便开始汉化。现在看上去和一般的中原汉人没有什么区别。

鹏化殷知道迦叶摩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八年前心觉寺扩建佛堂，老和尚亲自前来向鹏老爷化缘。鹏化殷看迦叶摩年老可怜，就随了二百贯钱。在功德簿填写数额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老和尚的名讳。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半汉半天竺的血脉。

不过鹏化殷也就知道这些，除了那次之外，他和迦叶摩再没有什么交集。也就是偶尔出门、回府的时候，在门口遇到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前来化缘，鹏老爷心善，也吩咐管家多给一些财物。

可惜鹏化殷和迦叶摩接触这几次，老和尚都在极力劝说鹏老爷投身释门为僧。鹏化殷的兄长鹏金当年也是有名的修士，他们哥俩都笃信黄老之说，对迦叶摩的佛教实在提不起兴趣。话不投机，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过深的交往。

至于胖和尚执迷沉，听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而且个头也比一般的汉人高大得多。只是执迷沉长相凶神恶煞，也很少出来化缘。见了面大家也是能躲就躲了，谁也没想过去打听这个和尚的来历。

“迦叶摩和执迷沉……”归不归听到两个和尚的名字之后，脸上的笑容便

有些收敛。看了一眼完全不理睬他的吴勉，归不归又自言自语：“两个名字一听就不是汉人，迦叶摩是半个天竺人，执迷沉听着就是匈奴那边的人名。他们俩凑到一起来寿春城建庙，这里面就有点意思了。”

第二天，心觉寺的僧人照常出来化缘，只不过在化缘的队伍里多了一个叫作广孝的和尚。广孝和一般的小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同，手里拿着一个陶瓦的钵盂，跟在自己师兄的身后，沿着寿春城的大街挨家挨户地化缘。

这时候的广孝和一个刚刚进门的小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同，先站在人家家门口念上一段祈福添寿的经文。有人出来施舍便口诵佛号鸣谢，如果没有人出来或者有人恶言恶语相向，广孝也只是转身就走，绝对不和施主有只言片语的口舌争辩。

没过多久，寿春城中的百姓也都习惯了每天过来化缘的和尚里面，多了这个叫作广孝的和尚。不过可能是迦叶摩考虑到他和吴勉、归不归这些人的关系，怕他们相见会有什么事端，每次出来化缘的时候，广孝总是能避开鹏化殷的府邸，一个多月过去，吴勉、归不归和广孝竟然都没有遇到过。

不过都在一座城中生活，早晚也有见面的一天。老和尚迦叶摩带着广孝回来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广孝便跟着几个师兄一起，前往城中开始准备到做生意的商户人家化缘。

这时候，卖早餐的商贩已经开始了买卖，只是时间太早还没有什么生意，也没人愿施舍这些和尚。走了一圈之后，广孝他们只是化到了两块麦饼和一枚铜钱。这点东西都不够他们几个和尚一人一口的，不过算着再过一会来吃早餐的食客们多了，他们应该还有机会化到一些财物。

一家卖肉糜羹汤的食铺开了门，这家食铺的老板是寿春城有名的铁公鸡，和尚们从来没有在这里化到过一文钱。和尚本来不打算过去的。不过新来的广孝不知道深浅，和师兄们打了声招呼之后，便捧着钵盂到了食铺门前。

就在广孝守在食铺门口念诵经文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的老板喊道：“外面念经的和尚进来，今天你们佛祖保佑你了，有大老爷赏你，快点进来谢赏。”

听了老板的话，广孝口诵佛号捧着钵盂走进了食铺之内。就见里面一张最大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人二妖，正是自己的老冤家归不归及百无求、小任叁。广孝好像没有认出他们三个一样，径直走到了归不归身前。

见到了广孝过来之后，老家伙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一把五铢钱，等到广孝走近之后，将手里的铜钱一股脑地扔进了他的钵盂里。没等广孝和尚称谢，归不归嘿嘿一笑，抢先说道：“这几天不见，广孝你还真是越来越像真和尚了。怎么，看准了方士倒了之后一定是和尚起来吗？可别押错了宝，最后再把自己也扔在里面。”

将钵盂里面的一把铜钱倒出来收在怀里之后，广孝微笑地对归不归说道：“多谢施主所结善缘，种前世因得后世果。老施主你如此广结善缘，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小和尚你还真是会说话，老人家百岁寿宴都过了几百年了。”归不归嘿嘿一笑，吩咐食铺老板将广孝的钵盂盛满了肉糜汤羹。在老板盛肉羹的时候，归不归继续对广孝说道：“小和尚，你除了堵在外面胡说八道些经文之外，这几天还跟着你家师父学了什么经？背上一段来听听……”

“师父这几天在教授《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印度传至中国的第一部佛教典籍）。”广孝不卑不亢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这《四十二章经》都是梵文所写，我虽然会背，不过不知其意。如果这样背诵出来，是慢待了经文，也慢待了几位施主的善缘。等到日后广孝知晓了经文深意，再在施主面前讲经。”

“和尚，你哪来这么多的废话？”这个时候，食铺老板端着盛满兑过水的肉汤的钵盂，放在广孝的身前（东汉时期的释门弟子是可以喝酒吃肉的，不过能不能吃上是另外一回事），对他呵斥道，“几位老爷想听什么你背一段就是，慢待了经文和菩萨都和你无关，惹得老爷们生气，以后化缘还有你们的份吗？”说完之后，这位老板还不忘冷冷地哼了一声。

“店家你教训的是。”广孝的脸上没有一丝尴尬的表情，冲老板和归不归一鞠躬之后，双手合十开始背诵起《四十二章经》来。虽然这是谁也听不懂的梵文，不过广孝背诵得有模有样，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所谓的《四十二章经》也只不过就是记录了佛祖说的四十二段话。广孝一板一眼地背诵了两三段之后，对归不归几个人说道：“这几段说的是沙门道法少欲知足，在世男女要遵守五大戒律……”

广孝解释得有板有眼，完全不像他所说的不得其解。归不归听了之后，嘿

嘿一笑，对这个曾经的同门说道：“也是难为和尚你了，当初在方士宗门的时候，徐福教授你术法，老人家我也没见广孝你如此用心。想不到转投释门，你就如此用心起来。”

说到这里，老家伙顿了一下之后，继续对广孝说道：“不过我老人家有点不明白，广孝你天天耗在这里，还哪有时间在方士一门和问天楼的中间纵横捭阖？小心你过了头，这个时候他们当中已经谁把谁灭了。广孝，这里不适合你，去办你的正事吧，继续在方士和问天楼当中挑拨离间。那才是你要办的事情……”

第三十三章



广孝单手将盛满肉糜汤羹的钵盂捧在怀里，这才对归不归说道：“施主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和尚就在心觉寺中。你我同在一座城，千里之外的方士、问天楼和朝局变化与和尚总没有干系了吧？”

说完之后，广孝口诵佛号微微对归不归鞠了一躬，便转身向食铺外面走去，走到门口时回头对归不归说道：“广孝已经是方外之人了，十年也罢，百年也罢，和尚就是和尚，再没有什么方士广孝。和尚一心求佛，施主再不要把什么方士和问天楼牵扯进来。”

说完之后，广孝捧着钵盂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食铺，回到他同门师兄当中。众和尚都在惊奇食铺老板为什么突然变得大方起来，给了肉汤已经是难得当中的难得，竟然还能给钱。

看着众和尚们欢天喜地地向心觉寺的方向走去，走到食肆门口的百无求瞪着眼睛说道：“老家伙你就这样放过他了？带着老子过来，还以为你打算让老子帮手，弄死这个广孝呢？你们说两句就算完了？早知道老子刚才就直接骂街了，反正老子一直看他不顺眼，有头发那会看着不顺眼，现在没头发看着更加不顺眼了。”

“要动手的话，老人家我直接就叫上你小爷叔了。”归不归看着广孝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嘿嘿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看着广孝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过狼走到哪里都是要吃肉的，不是剃了头发就能变成狗的。”

“老不死的，我们人参就不明白了，一个广孝至于这样吗？”这时候，小任参凑了过来，说道，“认识广孝也有一百多年了，老不死的你自己说，他的闹腾也不比那俩楼主差多少。那俩楼主好歹还操控过国运，还把广仁他们逼得

几十年都没敢露头。你再看看广孝，哪一件事他干成过？不是我们人参说你，老不死的，你在这个广孝身上花的心思也太多了。有这个时间，咱们回到洛阳皇宫去看娘娘不好吗？”

等小任叁说完之后，归不归才嘿嘿笑了一声，随后对小家伙说道：“广孝一个人能在方士和问天楼中间左右逢源了一百多年，他既不是方士，又从来都没有加入问天楼，换一个人试试？弄不好早魂飞魄散了。不是老人家我长别人的志气，让我老人家夹在方士和问天楼的中间，也早排在奈何桥等着喝汤了。”

听到老家伙说到奈何桥喝汤，百无求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鼓动着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就不信你不如一个小小的广孝，要不你也带着老子去试试呗。大不了把头发剃了做和尚，反正你也没有几根杂毛。老子也不在乎这点头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听着百无求还在惦记要和自己同归于尽，老家伙便直接走出了食铺，不再搭理自己的便宜儿子，径直向鹏化殷的府邸走去。看到归不归不搭理自己，百无求又对着小任叁去了：“任老三，老子从认识你那天起，你就一嘴一个我们人参的，除了那个什么石头露过两次面之后，还有什么人参出来过？”

二愣子说话的时候，小任叁已经爬上了百无求的肩头，坐稳之后奶声奶气地对自己的大侄子说道：“你这个粗货懂什么，不知道的以为地下的人参一抓一大把，谁敢来找我们人参的麻烦？傻侄子，下次记住了，叫三叔。”

从这之后，本来是跟着师兄们一起出来化缘的广孝，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一个人端着钵盂在寿春城中化缘。本来基本上不去的地方，比如鹏化殷府邸什么的，他也开始偶尔路过一下了。只是老和尚迦叶摩交代过不许他来这里化缘，他才没有再和吴勉、归不归他们有什么交集。

而吴勉、归不归他们也好像忘了还有一位广孝和尚一样。老家伙照常在这里教授鹏化殷和小任叁术法，和鹏老爷死活学不通正好相反，小任叁的天赋极高，在术法之道上一日千里。用归不归的话来说，幸亏小家伙没有见过徐福，要不然，就没有吴勉什么事了。

不过小任叁终究是妖非人，虽然在术法之道上极有天赋，不过因为身体所限，一些高深的术法还是无法修炼。看着有条件却没有天赋的鹏化殷，小任叁时常对鹏老爷唉声叹气：“你这就是在糟蹋东西。”

一晃他们在寿春城待了五年。这五年当中，除了最初遇到广孝的那几天，吴勉和归不归他们几个都再没有和这个和尚说过一句话。有数次在大街上遇到，他们就好像没有看到对方一样。就连话痨一样的百无求，不知道是不是归不归叮嘱过，见到广孝和尚也都好像是看到了空气一样。

虽然他们这几个人视广孝如空气，不过鹏化殷却开始时常往来心觉寺。他几乎两三天就要前往心觉寺一趟，开始还只是布施结缘，没过多久便开始请教老和尚迦叶摩佛法来。难得多了一个信众，老和尚如获至宝，几乎是问一答十。没过多久，鹏化殷变成了心觉寺的常客。

五年之后的一天早上，鹏化殷和往常一样，在廊下等着归不归起来教授他术法。没有想到的是，等到日上三竿，依然不见归不归他们起来。当下鹏化殷壮着胆子拉开了归不归寝室的大门，就见里面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卷写满字的竹简放在床榻边。

鹏化殷见状急急忙忙打开竹简，就见上面是归不归亲手写给他的书信。竹简上面写着吴勉、归不归他们四个有一件要事去做，最多三五个月便会回来继续教授他术法。他们不在的日子里，他的术法还要多加练习不可以荒废，等到他们回来之后，还要检查他的术法有没有荒废。剩下的就是让他替他们照看望天山的草庐，虽然有两只铁猴子待在那里，不过偶尔也要派人过去看一下的好。防着铁猴子下手没有轻重，把哪个不知死活进来偷盗的人打成重伤，再因为没人发现而死在他们的草庐当中。

除了叮嘱鹏化殷还要继续勤练术法之外，归不归的竹简里面还提到了心觉寺的那几个和尚。老家伙让鹏化殷盯住心觉寺，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们回来之后都要知道。

吴勉、归不归他们和那个叫作广孝的和尚不合，这个就连瞎子都能看出来。从这天开始，鹏化殷除了每天修炼归不归教授的术法之外，几乎天天都要去心觉寺一趟。

与此同时，吴勉、归不归这一行人已经出现在了洛阳城中。他们前一晚便从寿春城出来，吴勉、归不归使用五行遁法先一步到了洛阳城外，没过多久小任叁也使用遁法前来会合，天亮之前百无求才使用妖法赶到了这里。

现在的洛阳城到处都挂满了白布丧品，三天前皇后阴丽华病重晏驾。本来

身体硬朗的刘秀因为悲伤过度突然病倒，现在太子等文武百官已经守在了南宫前，根据太医所说，皇帝晏驾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走在满目肃杀的大街上，归不归看了一眼吴勉之后，说道：“今晚子时就是刘秀的大限之时，我们一起过去送他最后一程，然后再去看看妞。现在她也老大不小……”

没等归不归说完，吴勉已经开口说道：“我自己去……”

第三十四章



当天晚上，刘秀居住的南宫外已经站了百十来名文武官员。太子为首的几位皇子 and 刘秀亲近的几个嫔妃守在里面，眼睛看着正在给刘秀号脉的太医。整个宫殿里都是静悄悄的，生怕有什么声响打扰到太医为皇帝号脉。

良久，太医将自己的手指从刘秀的手腕上挪开，随后恭恭敬敬地走到了太子的面前，苦着脸低声说道：“陛下怕是撑不到明早了，还请殿下早做打算。”

听到刘秀撑不过一晚，太子的脸上反而露出一丝轻松的表情。不过转瞬之后他便反应过来，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说了几句怎么也要将父皇救回来的场面话。

就在太子惺惺作态的时候，躺在床榻上已经奄奄一息的刘秀突然觉得浑身上下都轻松了起来。就在他疑惑自己是不是要死了的时候，就见宫殿的大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穿白衣的白发年轻人。

而宫殿里面的众人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人一样，一个个哭丧着脸，心里盘算着皇帝死了之后，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白发男人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有外人进到这座宫殿里了。

突然走进宫殿的白发男人正是吴勉，他慢悠悠地走到了刘秀的床边，看了一眼躺在床榻上正盯着他的刘秀。白发男人难得正常地笑了一下，随后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的刘秀说道：“想说点什么吗？想说就说。你是皇帝，谁敢拦你？”

刘秀的心里苦笑了一下，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吴勉微微地摇了摇头。在一般人的眼里，几乎看不出皇帝刚才有什么动作。这个时候，吴勉继续说道：“让你说话，不是让你猜谜语。这算什么？摇头不算点头算？”

“朕是快要走的人了。”刘秀这句话几乎脱口而出，等到这句话说出来的

时候，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当下，这位已经被太医断定熬不过几个时辰的皇帝，竟然一翻身从床榻上坐了起来。

“朕……这是痊愈了？”刘秀很是吃惊地看着面前的吴勉，不过看到白发男人身后，自己的儿子和妻妾们装模作样的悲切，完全没有看到自己已经从床榻上坐了起来，他又明白了过来。苦笑了一声之后，刘秀对吴勉说道：“是仙师做的吧？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能说话，我也应该知足了。”

看着这个认识了两世的帝王，吴勉笑了一下，对刘秀说道：“什么时候你这么客气，开始自称我了？自始皇帝开始，皇帝不是都应该称朕吗？”

刘秀无所谓地笑道：“仙师这个时候现身，那就应该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我也应该习惯习惯死后的叫法了，总不成我在阎王的面前，还敢自称为朕吧？”

“谁要你死了？”吴勉看了一眼刘秀之后，从怀里掏出一颗蚕豆般大小的丹药来。他一边把玩着丹药，一边继续对刘秀说道：“你的运气也算是上乘了，做了两世帝王不算，这一世竟然还是可以炼化长生不老药的身体。长生不老的千古一帝，始皇帝做梦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你什么都没有做竟然就要成了。”说到最后的时候，吴勉轻轻地将手上的丹药抛到了刘秀的手上。

刘秀看着手心里的丹药发呆，吴勉脸上流露出一丝你也不过如此的表情，随后再次说道：“你有八九成可以变成我这样长生不老的体质，就算是修道一辈子的修士也未必会有你这样的运气……”

吴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刘秀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将手中的药丸还给了白发男人。饶是吴勉这样的人都不明白这位快要晏驾的帝王想要做什么了，他皱了皱眉头，上下打量了刘秀一眼，等着这位两世帝王给自己一个说法。

刘秀说话之前，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将里面的一颗小小的药丸倒在了自己的掌心里。这颗药丸正是吴勉亲手炼制的长生不老药，不知道这颗药是怎么到刘秀手上的。

“当初我也做过千古一帝这个梦的。”刘秀笑了一下之后，将手里的丹药递给了吴勉，随后继续对这个还没有想通的白发男人继续说道，“不过好在后来想开了，这个世上哪有什么千古一帝？长生不老不是不会死吧？我如果不死就挡了几孙们成为皇帝的道了，到时候真长生不老了，最后却死在自己儿孙的手上，那就真的是个笑话了。与其这样，还不如索性大方一点。该轮回就轮

回，该投胎就去投胎。运气好点的话，下一世还能遇到阴丽华，到时候还可以再结姻缘。”

“你倒是想得开。”吴勉自己都没有想到刘秀竟然会放弃长生不老的机会，他可是自己知道的除了归不归之外，身体最适合长生不老药的人。顿了一下之后，白发男人再次对刘秀说道：“再过几个时辰，你想长生不老都没有机会了。”

“这一世不是还有几个时辰吗？足够了……”刘秀笑嘻嘻地上下打量了吴勉一眼，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说一点都不想长生不老也是假的，看看你现在的相貌，再过一百年、一千年还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几十年前劝说我长生不老的话，八成我也想尝试这千古一帝的，好在你那个时候没有找我。”

刘秀的话完全打乱了吴勉的计划，本来白发男人会以为今晚像一百多年前的寿春城一样，会再有一个刘姓的长生不老之人出现，谁能想到这世上还有放弃长生不老机会的人，这个人还是一位做了几十年帝王的老人。上哪说理去！

当下，吴勉十分反常地做了最后的尝试。他看着不远处那些刘秀的儿子们，这些人没有一个脸上真正露出对刘秀的关切之情，都在不停地为自己做打算，现在已经有人凑到仿佛胜券在握的太子身边。他们的父皇还没有咽气，他们便对这个储君提前口称万岁、陛下。而太子连客气一句都没有，泰然处之，一副帝王的面孔。

“你真的甘心把位子传给这些子孙吗？”吴勉指着这些人，对刘秀继续说道，“你从王莽、刘玄和赤眉军手里夺下来的江山，就让这些不肖子孙糟蹋吗？还是说你以为他们当中有谁能超过你？”

“千古一帝我都不在乎了，还会在乎江山吗？消消气……”刘秀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这江山儿孙们能坐好便坐，坐得不好不稳让给别人也未尝不可。谁说一定要刘姓之人坐江山的？是始皇帝嬴政，还是楚霸王项羽说的？放心吧，能坐天下的人有的是，干吗要替他们操心？”

现在的吴勉已经完全被这个另类的帝王弄糊涂了，看到刘秀确实没有要变成长生不老的想法之后，他这才算是彻底放弃了。将长生不老药收好之后，吴勉看着刘秀叹了口气，说道：“随你吧，我倒想看看你下辈子投胎转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物。你投胎几次也不会是平凡的人，我们应该还有多次机会再见面的。”

刘秀哈哈一笑之后，顺着吴勉的话说道：“记得带我去找阴丽华，我只有一个心愿了，下辈子还要娶她为妻。”

第三十五章



几个时辰过后，吴勉从南宫中走了出来。片刻之后，宫殿里传来一阵哀号的声音。随后一个小内侍从里面跑出来，对宫门外等候的官员们传递了皇帝刘秀已经驾崩的消息。

在南宫附近的一座宫殿里，几十个品级稍低的嫔妃和公主在这里等候消息。等到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这里之后，众人也是一片悲声。东海公主姬素素也在这些人当中，跟着掉了几滴眼泪之后，她觉得心里憋闷，便叫来服侍自己的丫鬟，搀扶自己出去走动走动透透气。

东海公主在皇宫当中的地位超然，她是大方师徐福遗珠的故事早已经传遍了。加上皇帝、皇后生前宠她到了极点，众皇子、公主当中除了太子刘庄之外，她的月例一直都是第一等的，比刘秀和阴丽华亲生的儿女都要高出许多，宫殿当中只有她出去透透气没有人敢阻拦。

看着南宫的方向发了一回呆，想起这么多年居住在皇宫当中，皇帝、皇后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她的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本来还嫌宫殿里面啼哭的声音太压抑，这才出来透透气的，想不到出来之后反倒更加难过了。当下，姬素素接过丫鬟递过来的绢帕，擦了擦眼泪之后，就要回到宫殿里面等着皇帝的遗诏送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姬素素的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多年都没有听到的熟悉声音：“这么多年不见，妞儿你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随后，另外一个破锣嗓子的声音也响了起来：“老家伙你亏不亏心？不是我们当儿子的说你，你自己把眼皮撩开看看，这大姐还是当初的小丫头吗？你冲老子眨什么眼？你们人就是老得快，要是我们妖这几年就当几天过了。”

姬素素回过头的时候，就见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三个站在自己的身后。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本来已经止住的泪水又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她冲百无求说道：“说……说谁……谁大姐呢？你……也不……不看看你……”

没等这位东海公主说完，站在归不归身边的小任叁笑嘻嘻地说道：“是妞儿没错了，这么多年了，口音一点都没变。”

见到了这几个人之后，服侍东海公主的丫鬟一开始有些惊诧。不过看出这几个人是公主的老熟人之后，丫鬟也不敢说什么。皇帝刚刚驾崩，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大方师派来接公主走的。

现在的皇宫里面都是一片肃杀之气，众人都在忙着准备白事，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当下，姬素素带着归不归他们三个去了附近一座没人的偏殿当中，诉说这么多年她一直都在皇宫当中等着他们几个人回来。只是妞儿说话不利索的口疾一直没好，几句话也是说了半天才说明白。

没过多久，吴勉也找到了这里，看到多年前的白发男子一点都没有变化，想起以往种种的经历，妞儿的心里也是一阵感慨。就在她要打听这几个人这些年都去做什么的时候，偏殿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随后一个中年官装妇人在四五个内侍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进到这里的一瞬间，妇人隐约看到了东海公主的身边坐着几个人。不过一阵怪风吹过来，迷了妇人的眼睛，等到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见姬素素的身边除了侍奉公主的丫鬟之外，再没有一个人。

难不成自己眼花了？妇人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还是只有东海公主和丫鬟二人，妇人认定了自己这几天劳累过度这才眼花引起了幻觉。当下，这个妇人冲姬素素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奴婢见过公主，陛下的口谕，请东海公主回到寝宫休息，其余众皇子、公主前往南宫瞻仰皇帝陛下的遗容。”

“郑官人，凭什么要我们公主回去休息？众皇子、公主当中除了太子殿下之外，都是以东海公主为尊的。”姬素素说话不方便，这几句话是她的小丫鬟说的。就是怕妞儿说话慢被人欺负，刘秀才指派了几个快嘴的小丫鬟侍候在东海公主的身边。

说话之间，小丫鬟又抓到了这位郑官人话里的毛病，当下继续对她说道：

“刚才你说是奉了陛下的口谕，又说去瞻仰皇帝陛下的遗容！郑官人，你前言

不搭后语！想要假传圣旨吗？”

有刘秀生前的庇护，小丫鬟跟着东海公主在皇宫里面从来没有吃过亏。本来刘秀驾崩之后，她也想过以后要跟着姬素素夹起尾巴做人的。不过刚刚看到和公主聊天的几个异人突然凭空消失，当下，她更加坚定了这几个人都是徐福大方师派来保护公主的方士。有他们这样的方士做后台，小丫鬟更加横眉立目起来。

被这丫鬟一顿抢白，郑宫人也是措手不及。本来以为老皇帝驾崩新君即位之后，东海公主这些人也要收敛许多，没有想到小丫鬟的脾气比以往还要刚烈。她愣了一下之后，好像东海公主那样结结巴巴地说道：“谁……谁假传……假传圣旨了？你们……你们不要乱说，这是太子殿下下的口谕。储君马上就要登基，那还不是陛下的口谕吗？”

这郑宫人是太子妃孙骄身边的女官。孙骄多年前自恃太子妃的身份斥责过姬素素，后来因为这件事太子被刘秀叫去申饬了一番。当天晚上太子两口子到了姬素素的宫里赔罪。不过这样刘秀都不算完，三天之后他让皇后阴丽华下懿旨申饬了孙骄，找了个借口罢了她的太子妃，这还是在太子刘庄的苦苦哀求之下，三年之后又重封的。自此以后，孙骄再见姬素素就好像亲姐妹一样。想不到刘秀这才刚刚驾崩，她便派人来报复了。

对于姬素素是徐福大方师遗珠的说法，太子两口子是历来都不信的。徐福两百多年前便出海了，这个时候早就应该死在海上了。姬素素的年纪说是他的孙女都不可能，更别说是他的女儿了。再说，徐福真有本事的话，早就自己炼出长生不老药了，还至于带人跑到海上吗？这个人八成只是一个神棍、骗子，他能骗到刘秀那个老糊涂，可骗不了英明神武的太子。所以刘秀这边刚刚咽气，他们两口子那边便开始秋后算账。

“不要……要再说……说了，不见……就不见。”小丫鬟还要继续和郑宫人争辩的时候，姬素素已经拦住了她。随后她冲郑宫人一点头，说道：“你……你……回去和……和孙骄说，就说……说我姬素素不日……就会离开……开皇宫，让她……她不要急……”

郑宫人以为姬素素怕了，当下冷笑了一声，装模作样地行礼之后，继续对这位眼看就要失势的东海公主说道：“奴婢一定转告，不过现在公主殿下还是

先回寝宫休息吧。不日之后，新君和皇后应该就会去看您的。随后您有什么话，直接对新君和皇后说……”

没等郑宫人说完，妞儿已经带着小丫鬟一起出了偏殿，向自己寝宫的方向走去。郑宫人本来还想跟在后面继续冷嘲热讽几句，不过就在她要走出大门的时候，突然一阵怪风吹过来，两扇大门被风吹得打在她的脸上，竟然将她满嘴的牙齿都打落了下来……

第三十六章



郑官人捂着嘴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出现在南宫的门口。这个时候，一脸悲切之情的太子刘庄和太子妃孙骄被人从南宫里搀扶了出来。本来按着规矩，这个时候太子应该留在南宫守灵的。不过现在刘庄要去宗堂焚表祭天，第一夜由他的兄弟们代他守灵。

跟着内侍总管到了宫中祭坛之后，刘庄跟着当初广仁、火山师徒俩留在这里的方士，将写着刘秀生平的黄麻纸对着天地朗读了一遍。在他父亲病危的时候，刘庄和文武大臣们已经拟了刘秀世祖的庙号和光武皇帝的谥号。

朗读完光武皇帝生前的事迹之后，宫廷方士将这张黄麻纸烧毁。还有两个时辰才会天亮，方士请刘庄在祭坛旁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休息。这个时候光武皇帝的魂魄刚刚离体，如果有什么要交代刘庄的话，会到这里来给他托梦。

可以在祭坛睡一觉的福分只有皇帝才会有，虽然里面黑漆漆的连根蜡烛都没有，但是只要进去睡一觉，几乎就可以证明刘庄成为大汉皇帝的合法地位了。

当下，刘庄小心翼翼地摸黑进了小木屋。他带来的内侍和侍卫都在木屋三十丈之外把守。眼睛适应了小木屋里面的黑暗之后，他才发现小木屋里除了几块木板搭建起来的“床”之外，再看不到什么摆设了。

这里面黑漆漆的，看着木屋外面侍卫手中的灯火，刘庄这才安心了一点。当下，他摸索着坐到了那张木板床上，想着再忍几个时辰，只要天一亮，他便是新皇帝了。想着想着他慢慢迷糊起来，打了个哈欠之后，便倒在床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刘庄突然睁开了眼睛，反应过来自己还在祭坛，正要挣扎着坐起来的时候，突然听见远方传来一阵奇怪的礼乐之声。这礼乐声他从来没有听过，听上去虽然祥和，不过绝对不是中原汉地的礼乐。

当下，刘庄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迎着礼乐发出的方向走了出去。从小木屋走出来后，竟然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当中。祭坛、皇宫甚至他刚刚走出来的小木屋，都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这个时候的刘庄已经完全被礼乐之声吸引住，没有发现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目光空洞地继续向礼乐之声的发源地走去。

刘庄自己感觉已经走了几十里路之后，眼前突然出现一片金光。随后一个巨大的身影迎着自己走了过来，这个金光当中的人影是一个身高足有六七丈的巨人。由于这人头顶的金光刺眼，并没有看到他的相貌。不过看到巨人的同时，刘庄已经不能自控一样跪在了地上，对着巨人开始磕头。

而巨人好像没有看到他一样，没有丝毫停歇地继续向前走去。刘庄偷眼看去，就见本来什么都没有的空地突然出现了景象的，他正身在洛阳城外几里地后一个小山坡上，巨人正对着的地方正是洛阳城。片刻之后，巨人便到了洛阳城下。

走到城下之后，巨人高声说了一句什么。随后他的脚下出现了七色祥云，巨人腾空而起，飞到了皇宫的上方。巨人围着皇宫开始一遍一遍地转起了圈，每绕一圈，他身上的金光便盛了一分，十几圈下来整个洛阳城被这金光照耀得一片金黄。

等到漫天的金光到了顶峰的时候，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刘庄这个时候正在山坡上对着巨人跪拜，冷不丁被这一声巨响吓得打了个哆嗦，眼睛也不自主地闭上了。等到他再睁眼的时候，就见自己还是在刚才的小木屋里面，不过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发白。刚才竟然只是一场梦境。

就在刘庄满身大汗地坐了起来，正在疑惑着刚才是梦还是真的遇到了什么神仙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的内侍总管在轻声地呼唤：“殿……陛下……陛下可曾醒来？现在马上就要天亮了，陛下应回到南宫为光武皇帝守灵了……”

由于小木屋只有皇帝才可以进去，内侍总管只能不停地在外面轻声呼喊，半晌之后才听到刘庄重重叹气的声音。最后，这位已经算是半个皇帝的太子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了内侍总管之后，他有些恍惚地说道：“我是在哪里？刚才的金光仙人哪里去了？”

刘庄的话吓了内侍总管一跳，这位太子殿下只是在里面待了不到两个时

辰，怎么出来就开始说胡话了？当下，内侍总管小心翼翼地说道：“陛下是不是遇到先帝托梦了？方士说了，如果先帝有话要说，刚才会向陛下托梦的。”

“不是先帝，是一个……头上一片金光的神……”刘庄痴痴呆呆地向着内侍总管比画着，不过这位总管只以为新皇帝梦魇了，一边劝慰着，一边将刘庄带到祭坛外面的玉辇上，让他回到南宫沐浴更衣，继续为光武皇帝守灵。

他们走了之后，从小木屋里又走出了几个人影。为首的两个人正是白头发的吴勉和老家伙归不归，只是除了百无求和小任叁之外，还有一道魂魄跟着他们，这魂魄竟然是刚刚驾崩不久的光武皇帝刘秀。

看着刘庄玉辇远去的背影，刘秀的魂魄叹了口气，对一脸刻薄相的吴勉说道：“我开始有点后悔没吃你的长生不老药了，刘庄这孩子平时看着也挺机灵的，怎么有人在设计他都看不出来？”

听到刘秀后悔没吃长生不老药，吴勉睨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之后没有回答。倒是老家伙归不归笑了一下，代替白发男人说道：“这就算不错了，这样就上当的君王，你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设计那人也有点本事，算准了你会在这个时候归天，刘庄会到这里祭天。只要晚了、错开了一个时辰，这个阵法就会自行消失。能算到这一步，看来老人家我也真是小看他了。”

其实他们这几个人会守在这里，也是存了设计刘庄的心思。刘秀的魂魄离体之后，听到百无求诉说自己的儿媳妇竟然敢派女官为难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东海公主姬素素，当下气得勃然大怒，指着正在带头放声大哭的太子大骂。可惜刘秀脱离了肉身，太子什么也感知不到，最后让吴勉、归不归他们带着自己到这里来，要在梦中骂刘庄一个狗血淋头。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只是晚来了一步，刘庄就已经被人用阵法迷惑住了。这阵法极为刁钻，是设在木板床下的，开启之后就连归不归这样的老油条都不能停止。当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庄跪在木板床上，对着空气一个劲地磕头。

本来刘秀还想托梦去骂自己儿子一顿的，起码这个老子是实实在在的，远比那个冒着金光的巨人可信得多。可惜他还没有从祭坛走出去，几个朦朦胧胧的人影已经站在祭坛上面了。

这些人影出现之后，便将他们几个人围了起来。为首的一个人影对刘秀说道：“陛下，我们几个奉了冥府地君之命前来请陛下前往冥……归不归！老家

伙是你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个人影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正往吴勉身后躲的归不归。两个人应该早就认识。见到了归不归之后，人影竟然都忘了刘秀，直接冲老家伙去了……

第三十七章



看见人影冲自己过来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指了指已经露出鱼肚白的天空说道：“老人家我提醒你一下，天可是快亮了……”

抬头看了一眼天色之后，人影顿了顿足，咬牙切齿地向归不归的方向说道：“天杀的！你我之事别以为就这么完了。长生可不是不死，等你下黄泉的时候，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人影对着有些发愣的刘秀一招手。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便到了人影的身边，怕人影和归不归有仇殃及自己，这位做了几十年皇帝的魂魄竟然会陪着笑脸对人影说道：“其实我只是路过的，本来想给孩子们托梦，教导他们一点治国方略的。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他们这几位。”

没等他说完，人影便有些不耐烦地哼了一声，猛地抓住刘秀的手腕，说道：“陛下，时间不早了，再耽搁下去就要天亮，你随我们共赴黄泉吧！”

这句话说完之后，几个人影和刘秀的身影开始快速变淡，就在他们消失的一瞬间，空气当中又传来人影的声音：“归不归，你这个天杀的！别让我在黄泉路上等得太久。”最后声音消失的时候，几个人影已经带着刘秀的魂魄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乎就在人影消失的一瞬间，第一抹阳光照常升起。看到了阳光之后，归不归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面的冷汗之后，对吴勉讪笑着说道：“那是黄泉下面的老相识。想不到两百来年不见，他都开始接引皇帝的魂魄，不再是当初的小衙役了。”

“又是你以前的烂账，留着以后睡不着的时候去哄任叁吧。”吴勉明显对归不归的陈年旧事不感兴趣，当下他自顾自地向玉辇消失的地方走过去。他可

不会以为让刘庄做了一个梦就算完了，那个人费尽心力摆下的阵法，不可能没有后续。

当下归不归、小任叁和百无求三个跟在吴勉的身后。走了没几步，百无求起了好奇之心，向自己的“亲生父亲”打听刚才认出他的人影是怎么回事。已经看到了玉辇的背影，当下老家伙也没有什么心思，当作闲话一样说出了他和人影的恩怨。

刚才出来带走刘秀魂魄的人影正是出来接引魂魄的阴司鬼差，只不过阴司也分大小，一般出来接引百姓的只是最低级的鬼差。像这样出来迎接帝王魂魄下黄泉的只能是统帅众鬼差的大鬼差，而且刘秀的魂魄是两世帝王，能出来接引这样魂魄的鬼差，在黄泉的地位应该仅次于冥府地君。

这位鬼差也是归不归的老相识了。当初老家伙是在自己一百一十八岁大限将至的时候服下的长生不老药，刚才出来的鬼差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鬼差，就是他算准了时辰之后，前来接引老家伙魂魄的。

当时那位小鬼差早到了一会，于是他就坐在老家伙的身边，等着归不归咽气之后带他走。谁能想到眼看老家伙就要咽气的时候，他竟然用尽全身的力气，从枕头下面掏出一颗小小的丹药咽了下去。

服药之后的归不归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瞬间就变成了长生不老的身体。这样一来，在旁边等了半天的小鬼差不干了，直接现身对还在狂喜当中的归不归理论：你这样不对啊，刚才你就应该死了跟我走。这样算是作弊啊，现在你是长生不老，我怎么办？再说我也等你老半天了，你好意思不死吗？

其实这个小鬼差出现的一瞬间，老家伙就发现了，只不过刚才他也以为自己死定了，马上就要归人家管了，没敢得罪这个小家伙。现在既然已经长生不老，那还怕他做什么。当下，老家伙就当庆祝自己长生不老，将这个小家伙揍了一顿。老家伙怎么说也是和广字辈齐名的大人物，鬼差那是说得好听，实际上也是魂魄而已。这一人一鬼势力相差太过悬殊，饶是归不归手下留情到了极致，也把鬼差打得回去躺了一个月。

为了这件事冥府地君还找过徐福，不过不知道他们两位是怎么谈的，总之徐福亲自下了黄泉一趟，他回来之后，冥府地君就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不过从这之后，那位被归不归打伤的鬼差的法术却是一日千里。之后，鬼差几次来

找归不归报仇，不过就算他的实力再怎么突飞猛进，也不是老家伙的对手。

不过冥府地君也不想因为这个而得罪徐福，当下调走鬼差，这才让老家伙清静。后来归不归听说这个当初的小鬼差官职越做越大，刚才看到他来接刘秀，应该已经做到了冥府地君之下第一鬼差的地步了。归不归马上就躲到了吴勉的身后，不过还是被他发现了。如果不是天亮救了老家伙的话，少不得还要一场争斗。现在归不归身上的术法用一点少一点，实在不舍得浪费在这个阴司的身上。

说完了他和阴司的恩怨之后，前面的玉辇也到了南宫之前。重新换了一套丧服的刘庄在众人的搀扶之下，再次进入南宫当中。这个时候刘秀的尸骸已经安放在了一口巨大的棺槨当中，在礼官的主持之下，这位储君刘庄带着文武百官哭了一阵。

随后，太尉赵熹带领文武官员跪拜在刘庄的面前，口称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太子殿下以国事为重，先继皇帝位，然后再为先帝发丧。

刘庄假模假样地退让了三次，在文武官员第四次跪拜恳求其即位之后，这才千难万难地勉强接了玉玺和诏书。当下，赵熹带领文武官员对刘庄行了三跪九叩的君王大礼。自刘秀中兴汉室之后，天下便到了刘庄的手中。

不过这还是刘庄登基称帝的第一步，稍后还要再次焚表祭天，举行各种繁杂的仪式。至于张贴皇榜，派出使节通告各个友邻邦国以及各诸侯国这样至少也要忙乎大半年。

给光武皇帝出殡之后，刘庄这才算松了口气。虽然他还在守孝之期，不过比起之前已经算是松快多了。

一日，在处理完大臣们送上来的政务之后，刘庄将亲近的官员们叫住，对他们说了光武皇帝驾崩当天凌晨，自己在祭坛旁边那个小木屋当中做的怪梦。说完之后，刘庄对官员们说道：“在先帝的驾崩之夜，朕没有见到先帝所托之梦，反而梦到这样的金光巨人。你们说说看，这梦是吉是凶？”

刘庄说完之后，下面的文武官员都面面相觑。大多数人都在心里嘲笑这位新君荒唐，那个小木屋是让先帝托梦给你，做最后的交代。没梦到你父王也就算了，闭上嘴谁也不知道。现在你说梦到了一个满身金光的巨人，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你父王亲生的？你亲爹来找你了？

当下，众官员都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面，所有人都在等着别人先说话。场面冷清了半晌之后，文官当中站出一位四十多岁的官员。这人向前一步躬身对新君施礼，礼毕之后开口说道：“陛下梦中金光巨人，臣略知一二。西方天竺之地，有神称佛，西方佛的样子就是陛下所梦的金光巨人。以臣愚见，这是西方佛降临洛阳，陛下应该在此地修建官家寺庙，派出近臣前往天竺迎取佛经，供养西方佛。”

第三十八章



说话这人是博士傅毅，他基本上属于站在文官队伍中当摆设的，平时也不见他在朝堂上对国政有什么主张。刘庄新君登基不打算轻易更替先帝的班底，本来想着守孝期满之后第一个就把傅毅外放，想不到满朝文武都不了解的事情，他一个小小的博士竟然知道。

天竺僧人来传教已经有几十年了，除了刘庄久居深宫之外，其他的文武百官都见过那些剃了头的僧侣，在洛阳的大街上转悠。这些僧侣不是化缘就是在向善男信女们传播他们因果循环的教义，只不过这些官员们都没有和僧侣们接触过，也不知道什么叫作西方佛。

此时汉境的百姓还是信奉方士为主的黄老之说，而且自从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连方士都跟着消失了百年。方士一门刚刚中兴，现在正是兴盛的时候，谁会去搭理这个番邦传过来的宗教？只有傅毅这样的闲人才有闲心去打听一群光头的神佛。

根据傅毅博士的描述，刘庄梦中的金光巨人和西方佛很是相像。为了证实是不是和佛有关，刘庄差傅毅去了洛阳城中僧侣们集结的区域，索要西方佛的画像回宫。

等到西方佛的画像在刘庄身前展开的一瞬间，这位新君当场目瞪口呆。当下，他指着画像上面的西方佛哆哆嗦嗦地说道：“就是这位金光巨人，朕在梦中见到的就是这位金光巨人。傅毅，就按着爱卿所奏。”

说话的时候，刘庄的目光在百官的脸上扫了一圈，最后在礼官当中挑选了蔡音、秦景二人出使西域。

就在刘庄认准了那位西方佛就是自己梦里的金光巨人的时候，他身后的官

墙附近，有四个谁也看不见的人正有些无奈地看着他，这四个正是吴勉、归不归和那两只妖物。

归不归和他的便宜儿子百无求蹲在地上，背靠着宫墙，正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刘庄派遣使臣出使西域这事。

百无求看着有些兴奋的刘庄，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好像看明白了。这就是有人在里面装神弄鬼，先让皇帝做这个怪梦，然后让他派人去天竺请那些光头和尚过来，这次就是那些光头和尚在搞鬼，你儿子我说得对吧？”

“光头没错，不过是不是真和尚就不好说了。”瞟了没有什么表情的吴勉一眼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老人家我也明白一点了，那个人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是想要干什么了。看来咱们几个要在皇宫里面多留几天，我老人家等着看他后面的戏应该怎么演。”

新君的一场梦打乱了吴勉、归不归的计划，本来他们打算刘秀驾崩之后，待几天就离开洛阳，再到各处转转，玩一圈就回寿春城，现在看起来要在这里多住一阵子了。当下，归不归使用术法给鹏化殷托了梦，让他在家中继续勤练术法，他们要过两年才能回去。

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吴勉、归不归他们在皇宫附近置办了一处不算太大的房产，在这里等着总比天天住客栈强。不过在蔡音和秦景二人带回西方佛的佛经之前，却有另外的几个人提前到访了。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他们这几个人刚刚吃完晚饭，正商量着是不是到皇宫里转一圈消消食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随后又听到新雇来的管家匆匆忙忙前去应门的声音。片刻之后，就见管家一溜小跑地到了几个人的身前，陪着笑脸说道：“几位老爷，外面有人自称是虎威侯大人，说和几位老爷是老朋友了，前来拜见几位老爷。”

敲门的人隐藏了自己身上的气息。听了管家的话之后，归不归打了个哈哈，对管家说道：“虎威侯……这是名字、外号还是爵位？”

管家回答道：“看着像是爵位，门口停着的马车上面还有封侯的火漆。”

归不归还想要再问几句的时候，就见一个六十来岁须发皆白的老人从大门那边走了进来。走近之后老人直接冲着归不归说道：“不用你们出来请了，

我们自己进来。老家伙，本来还想显摆一下我虎威侯的威风，生生被你扫了兴……”

说话的老人正是当初一直躲藏在皇宫里面，暗中守护刘秀的阳虎，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大术士席应真曾经的弟子，算起来还是后面的身份更让老家伙忌惮一些。

当初因为长生不老药的事情，老家伙还和阳虎有过一点摩擦。这次回到洛阳还想着避开他的，不过就连刘秀驾崩的当天，阳虎都没有出现。本来都要把他忘了的，想不到又在这个时候见到他。看着阳虎满面春风的样子，好像已经忘了当初的不愉快。

怎么说当年也是差一点害死人家，加上阳虎的炼丹炉还在自己手中没有归还，再见到归不归难得有些不大自在。归不归干笑了一声：“老人家我就说虎威侯听着耳熟，原来阳虎先生你已经封侯了。可喜可贺啊，修道同仁当中，阳虎先生算是第一人了。”

阳虎这次出现的时候，心情大好，哈哈一笑之后，对归不归说道：“不用你来吹捧，我知道老家伙你当初可是封了王的。我这一个小小的虎威侯，还是先帝看阳虎年老，看着可怜才封的。”

阳虎是刘秀驾崩之前一个月才封的侯爵，当时光武皇帝的气色看着还好，不像是有什么疾病马上就要驾崩的样子。阳虎封爵之后便得知自己以前的师尊席应真出现在北匈奴的沙漠之地，传消息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阳虎听说之后，便马上向刘秀告了假，带着弟子们前往沙漠寻找席应真的下落。

不过可惜他还是迟了一步，到的时候席应真已经离开了沙漠。随后他们向席应真可能落脚的地点赶过去，寻找了几个月也没有发现那位大术士的下落。就在他们想继续寻找的时候，突然遇到刘庄派来出使西域各国的使臣，这才知道了刘秀已经驾崩。

师徒几个人急急忙忙赶回来之后，先去了皇宫拜见新君。不过刘庄的脾气和先帝不同，他接见了阳虎师徒几个人，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却没有表示让他们师徒几个人继续留在皇宫当中保驾。

这个时候刘庄的心思都在迎接西方佛经的事情上，能召见阳虎师徒已经是看在先帝的面子上了。这样，阳虎师徒也没了再保新君的打算，从皇宫出来之

后正要回到府中休息，突然在大街上见到了百无求和小任叁结伴走过。当下阳虎在后面一直跟随，见他们进了这座府邸，记住了这里的地址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府中，等到天黑才过来。

听完了阳虎说的话之后，归不归的眼睛就眯缝了起来，笑了一下之后，说道：“那么巧，皇帝驾崩之前一个月你离开了皇宫，然后你们一直跟在大术士的屁股后面追，足足追了几个月都没有追到。不是老人家我瞎想，要么是大术士故意在躲你，要么就是有人给你画好了圈，等着你往里跳了。”

阳虎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寻找席应真，虽然隐隐也感觉出了什么问题，不过最多也只是在埋怨自己不走运。现在被归不归这么一提醒，他沉吟半晌，回头向大门外走去，也不再理会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对等候在门口的弟子们说道：“回皇宫……”

第三十九章



自打刘秀迁都洛阳以来，阳虎师徒便一直待在皇宫里面布阵，他们可以说要比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皇宫的构造。不过现在他们几个人在新君的身边没有名分，只能使用术法隐住身形进了皇宫当中。

几个时辰之后，眼看子时就要过去的时候，阳虎的身影再次凭空出现在吴勉、归不归的府邸中。他出现的同时，便看到这里只剩下归不归一个人笑嘻嘻地坐着。

“怎么样？就知道你舍不得老人家我。”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对脸色铁青的阳虎继续说道，“看样子你是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了，是吧？”

“当初我费尽心思在皇宫里面布下的结九阵法，已经被人连根拔起。横九已经全毁了，竖九留下了末端的一节。”阳虎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现在的皇宫就是一个不设防的空城，只要会点术法的愣头青就能在里面横着走。老家伙你猜对了，我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个结果已经在老家伙的意料当中，当初回到洛阳进入皇宫没有遇到阳虎，他便已经起疑。就算阳虎师徒被刘秀打发出去不在皇宫，可也不应该临走的时候没有一点准备。看来那个给刘庄托梦的人已经将阳虎临走前摆下的阵法统统销毁，防止在小木屋摆阵的时候，和阳虎的阵法有什么冲突。

看着阳虎咬牙切齿的样子，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说道：“没查查是谁透风给你大术士消息的吗？”

“我弟子的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过去查了。”阳虎冷笑了一声之后，对归不归继续说道，“找到人之后，他们会把人带你到这里。老家伙，借你的府邸一用，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用大术士来欺骗我……”

“等一下，你说什么？抓到人送我这里？”归不归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下好像不认识阳虎一样，瞪大了眼睛对这位席应真大术士的弟子说道，“你不是什么虎威侯？不把人送到你家里拷打，凭什么带他到老人家我的家里？”

“那你就把我的祖传丹炉还来。”看着归不归瞬间泄气的样子，阳虎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这个就当是你使用丹炉的利息。现在半个洛阳城都知道我虎威侯阳虎回来了，将我们师徒调走的那个人势必会派人监视我的府邸。不过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我会把人送到老家伙你这里。”

阳虎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五花大绑的修士从空气当中被扔了出来。这人落地之后，又有五男一女六个人凭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一脚踩在被捆绑那人的身上，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再对我家师尊说一遍！”

“这个我真的没有欺骗阳虎大术士！”这个人满脸惊恐地看着阳虎，哆哆嗦嗦地继续说道，“这是我从一个叫作邱芳的方士那里听到的，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真不是我编的。不信的话你去方士宗门找他，他叫邱芳，是火山大方师的弟子。”

听到是火山弟子传出席应真出现的假消息，阳虎的眉头便皱了起来。他本来以为是问天楼的余孽所做，没想到会和方士宗门大方师的弟子扯上关系。而且方士一门在皇宫当中是有宫廷方士的，真想破坏这座阵法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盯着倒在地上还在瑟瑟发抖的男人，阳虎沉默了片刻之后，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怎么看？真的是那个叫作邱芳的方士在戏耍我吗？那么说起来，他是火山的弟子，这件事总和方士一门脱不了干系吧？”

“是不是和方士一门有关系，老人家我不知道。”归不归盯着地上那人，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老人家我有点不明白，既然能花那么多心思诓你走，又把你留在皇宫里面的阵法都连根拔起了，那么再稍微费点事，把这个诓你走的人灭个口，不费事啊，怎么那么大意，还把他留给你？”

一句话说完，阳虎已经瞬间明白过来。他冷笑了一声之后，对倒在地上的这个人说道：“说，谁让你攀咬邱芳的？是问天楼楼主吗？还是那什么西方佛的门徒？”

“小人怎么敢攀咬？阳虎先生，方士一门这样大的势力，我怎么敢无中生

有？”这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男人挣扎着跪在阳虎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继续说道，“您老人家不信，可以到方士宗门去问邱芳。是真是假您一问便知……”

“老三，你来说，你这朋友说的是真是假？”这个时候，阳虎也开始有些犹豫了，顿了一下之后，回过头来对那个三十多岁的壮汉继续说道，“他是你的朋友，他说的是真是假，你应该知道。”

这个排行在三的壮汉也真是“对得起”自己的朋友，一脚重重地踢在他朋友的小肚子上。这一脚加上了术法的力量，被踢的那个人疼得已经岔了音。看着自己这朋友疼得脸色发白，黄豆大小的汗珠瞬间就涌现出来之后，老三这才啐了一口，对自己的师尊说道：“他说的应该是真的，这小子我认识他三十年了，最经不起打，如果是假的，刚才那一脚他已经招了。”

“真是好朋友，他认识你，还真是上辈子积了大德。”这个时候，吴勉抱着不停打哈欠的小任叁悄无声息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他怪笑着看了一眼阳虎的三徒弟之后，对还在不停呻吟的男人说道：“下辈子交朋友也要睁大眼睛，别什么话都对朋友说。”

老三知道吴勉的身份，这样的人除了他师尊阳虎之外，他还真的得罪不起。当下他忍下了这口气，当作没有听到吴勉的话一样，沉默不语地低头回到自己的师兄弟当中。而阳虎本来还想要给自己的弟子做主，不过看到吴勉怀里抱着小任叁，他知道小任叁和席应真的关系，当下只能叹了口气，看在这个小家伙的面子上，让自己的弟子忍下了这口气。

这个时候，吴勉看了一眼被绑在地上、血肉模糊的男人，被空气中的血腥味刺激得一皱眉，随后一脸嫌弃地继续说道：“你们要审要杀只管出去，不要脏了我这座房子。”

阳虎的男女弟子都瞪着眼睛盯着吴勉，不过没有自己师尊的话，他们也不敢如何。这个时候，阳虎也不打算继续留在这里。他用手扯断了男人身上的绳索，随后对自己的三弟子说道：“老三，既然你说和他无关，那你让他回去吧。今天也是难为他了。”

这人能和阳虎的弟子交朋友，也是有几分修为的修士。不过他也不敢在这里使用五行遁法，当下咬着牙爬了起来，客气了两句之后，也不要老三相送，

摇摇晃晃地向自己家的位置走了过去。

就在他几乎可以远远看到自己房子的时候，在夜色当中，他家门口的树荫里突然闪现出了人影。人影站在树荫下对他说道：“你是按着我教的来说的吗？怎么样？这几个人信了吗？”

说话的时候，人影向前一步，一抹月光正打在他的面上。这个人竟然就是火山大方师的高徒——方士邱芳。

第四十章



老三的朋友见到邱芳之后，吓得急忙回身向后看去，看到没人在背后跟随，这才急急忙忙地拉着邱芳进了自己的房子。

“不是说不见面了吗？”将自己的房门关好之后，他对邱芳继续说道，“我刚才被阳虎他们抓过去了，除了阳虎他们那几个人之外，还有一个老得不像样子的老头子和一个刻薄相的白头发。我按着你教的该说的都说了，是你告诉我席应真出现在北匈奴那边的沙漠里的。”

“那我就放心了。”说话的时候，邱芳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这让老三的朋友心里一个劲地发冷，他从这位火山弟子的眼睛里看出了杀机，当下打开房门就要向外逃。不过就在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脖子后面突然感到一阵凉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的脑袋已经从脖子上面掉了下来。

看到他身首分离之后，邱芳微微地笑了一下，不过转瞬之间他的笑容便僵在了脸上——打开的大门外，阳虎师徒几个人正在不远处的大街上冷冷地看着他。

阳虎师徒也和邱芳有过数面之缘，见到真是这位火山大方师的高足在这里杀人灭口，便冲邱芳冷笑了一声之后，说道：“还真被我猜到你要杀人灭口，可惜晚了一步。你们方士想要干什么？这样设计我们术士，是想把我们都赶尽杀绝吗？”

邱芳一言不发地盯着门外的几个术士，随后当着阳虎和众人的面，快速催动五行术法，瞬间消失在几个人的面前。阳虎的弟子本来还有阻拦的机会，不过在出手之前被自己的师尊一把拦住：“不用动手，等我联络上你们几位师伯师叔，请回应真先生后，咱们一同去方士一门理论，不能让广仁、火山他们一手遮天。”

就在阳虎说话的同时，洛阳城外五十里的一座县城当中，刚才消失的邱芳凭空出现在一座庄院的院子里，想起刚才见到阳虎师徒的情形，邱芳的脸上便流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笑容。

就在这时，空气当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真的有那么好笑吗？”话音落下之时，一个身穿方士服饰的男人从黑暗的角落当中走了出来。一抹月光照在他的脸上，竟然是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邱芳。

看着对面的“邱芳”笑容已经凝固的脸，邱芳微微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现在这样就好像是在看铜镜里面的自己一样，想不到我的相貌有一天会被别人看上。不过我有点不明白，方士一门那么多人，你怎么就看中我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邱芳”盯着从黑暗当中出现的“自己”，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敢一个人在这里等我，不是以为我装扮成你，是看中你的术法高强，可以唬人吧？”

说话的时候，“邱芳”的掌心慢慢吐出一柄长剑，随后继续对面前的“自己”说道：“这样也好，只要你死了，从此之后天底下就只有一个邱芳了。我办起事来再也不用畏首畏尾了。”

说话的时候，他也已经向邱芳慢慢走了过去。不过两三步走出来之后，邱芳突然冲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笑了一声，随后迎着他走过来的方向虚画了个圆圈，画好的同时对着圆圈的中心虚点了一下。

就在最后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同时，“邱芳”的身体突然没来由地僵直起来。随后他就好像被一根看不到的绳索紧紧绑住了一样，丝毫动弹不得。

这个人没有想到邱芳会有这样的术法，挣扎了多次想要挣脱，不过始终没有什么效果。本来这个时候他应该想办法自尽，让邱芳来个死无对证的。不过碍着他长生不老的体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自杀都是一种奢侈。

看到对面的“自己”已经被定住了之后，邱芳微微一笑，随后走到了他的身边，抬手在这人的脸上揭下来一张薄薄的人皮面具。看到了他的真实相貌之后，邱芳再次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我在东海之时，便听徐福大方师数次提到过你，想不到现在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如果不是你跟随广孝先生反出宗门的话，现在我都应该称呼你一句师叔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邱芳将这人头上的假头套一起揭了下来，露出他那满头的

白发，这人竟然就是当年跟随广孝一起反出方士宗门的灌无名。这个时候的灌无名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邱芳，等着他下一步的动作。

不过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邱芳只是冲他笑了一下，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这还不算，邱芳甚至主动向后退了几步。退出四五丈远之后，他才继续对灌无名说道：“你和广孝先生想要做什么，我知道。不过灌无名先生你不要误会，我并没有阻拦你们的意思。要不然半年前你冒充我去找赵乐（老三的朋友）的时候，我便已经拆穿你们了。”

说到这里，邱芳顿了一下，看着一动不动的灌无名再次笑了一笑，随后才继续说道：“还有你在祭坛当中做的手脚，以为真的就那么天衣无缝吗？为什么阳虎他们摆设的结九阵法那么巧失效了？你没有回去看看竖九八十一道是怎么被毁掉的吗？”

说到这里，邱芳手中作法解除了灌无名身上的禁制。看着他虽然已经恢复如常，但还是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当下火山大方师的弟子邱芳再次对他说道：“无名先生你不要误会，我既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也不会带你到两位大方师的面前邀功，更加不会告知两位大方师。我出来见你，只是想说你和广孝先生的所为我都知道，除此之外再无他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的灌无名已经是一头雾水，本来刚才他以为师尊的计策已经被广仁、火山他们看穿。他们两个人藏在附近，先让邱芳这个小方士前来羞辱自己。不过现在看起来邱芳的出现，似乎还有别的目的。

“刚才说得还不清楚吗？”邱芳微微地叹了口气之后，继续对灌无名说道，“广孝先生和无名先生想要做什么尽管去做，邱芳不会阻拦，也不会告知两位大方师。只不过既然我已经和无名先生见过面了，那么就给邱芳一个薄面，以后再需要方士宗门当中谁的身份做饵，放过邱芳，改换另外一个方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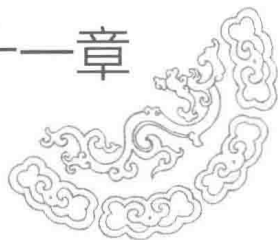
灌无名不敢相信邱芳来这里，就是为了和自己商量怎么把他摘出去。以邱芳现在的修为，把自己带回方士宗门没有丝毫问题，再将自己师徒俩的计划全盘透露给广仁、火山二位大方师，说不定因为这件事，下任大方师便会内定给邱芳。

当下灌无名疑惑地看了邱芳一眼，犹豫了半晌之后，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说道：“现在我要离开这里，你要如何？”

“无名先生只管走自己的就好，不用为我操心。”邱芳微微一笑以后，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看着满脸疑惑的灌无名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之后，他才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叹了口气之后，自言自语道：“这就要开始了吗？”

与此同时，在洛阳城吴勉、归不归的府邸里面，老家伙归不归看着已经蒙蒙亮的天色，嘴里也在喃喃自语：“该来的就要来了……”

第四十一章



第二天一早，虎威侯阳虎师徒便离开了洛阳。临走之前，他向归不归透露了要去辽东寻找席应真另外一个弟子——百里熙。那位当世的炼器第一人是席应真曾经的弟子当中名声最响亮的一个，据说百里熙这些年和席应真大术士有联系。阳虎师徒打算过去碰碰运气，而且百里熙似乎还知道席应真其他弟子们的消息。这次是对上了方士一门，就算没找到席应真大术士，阳虎也不打算这样就完结了。

又过了三个月，出使西域的蔡音和秦景两个人派回快马传来消息。他们的使团在大月氏国遇到了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都是天竺国的有道高僧，正在大月氏国传播佛法。蔡、秦二人在两位高僧身边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经过两个人的游说，两位高僧已经答应前来大汉传播佛法教义。

消息传来之后，皇帝龙心大悦，立即颁下圣旨，着各级礼官准备迎接佛法、高僧。一时之间，洛阳城中本来无人理会的释门弟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几乎天天都有朝中官员请这些剃了光头的和尚到府邸当中讲经说法，本来已经落魄如乞丐的僧侣此时也变成了贵人一般。

转过年来，蔡音、秦景二人带着两位天竺高僧终于到了洛阳城下。皇帝刘庄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带领着太子及文武百官在城门前迎接两位天竺高僧。见到三十匹白马驮着佛经而来，当下，刘庄便下了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寺院。因为佛经是由三十匹白马驮来，故而给寺院起名为白马寺。这也是佛教传入东土以来的第一座官办寺院。

本来刘庄的意思，是想请两位高僧任白马寺的第一任住持和监寺。不过两位天竺和尚皆表示自己只是前来大汉传播佛法，并没有常驻的打算，不久之后

还要回到天竺，至于白马寺第一任住持还是请大汉本国人担任的好。

不过佛教毕竟也是新兴宗教，洛阳城中的这些和尚们只能粗浅地背诵几句不是很通畅的译文。至于他们背诵的佛经说的是什么，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能将佛经原文和译本融会贯通的，找遍了洛阳城的和尚，竟然无一人可以说清楚。

最后还是摄摩腾提了一个人选，九江郡（原淮国）心觉寺的住持迦叶摩是他在天竺寺庙中的师弟。迦叶摩大师是大汉与天竺的混血儿，自幼出生在天竺，少年时期便精通佛法，几十年前来到大汉传播佛法，又通晓大汉文化，实在是白马寺第一任住持的不二人选。

听了摄摩腾的推荐之后，刘庄立即颁下圣旨，前往九江郡寿春城中的心觉寺，去请迦叶摩大师率领众弟子进宫为皇家讲法。

一个多月之后，迦叶摩带领着师弟执迷沅和众弟子赶到洛阳城，进入皇宫拜见了皇帝刘庄之后，先是为刘室皇族子弟讲经百日。刚刚从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那里得到佛法启蒙的刘庄大受启发，对迦叶摩大师更是惊为天人，当下封了他为护国辅圣禅师，就任白马寺的第一任住持。迦叶摩的师弟执迷沅为白马寺的监寺，寺中其他的庙职也由护国辅圣禅师的其他几位弟子担任。

摄摩腾、竺法兰留在白马寺中翻译佛法，虽然二人并没有什么庙职，不过也算是为传播佛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白马寺是皇帝下旨建的寺庙，历经多年才算建好。落成之日，皇帝派太子及其文武百官前来观礼祝贺。祝贺的人群当中，竟然还有方士一门留在皇宫当中的宫廷方士。只不过观礼之后，这名方士便向皇帝请假回到了方士宗门。皇帝没有丝毫挽留，客气话都没有多说，就差明说没什么事你就别回来了。从此之后，皇宫当中便再没有了宫廷方士这个称号，倒是几位高僧不时地进宫走动走动。

不过吴勉、归不归在迦叶摩大师带来的弟子们当中，却没有看到他新收不久，那位叫作广孝的弟子。后来在其他弟子的嘴里，才得知了广孝禅师留在了心觉寺当中，已经代替自己的师父迦叶摩大师成了心觉寺的住持方丈。

根据归不归派去打听的和尚所说，广孝禅师虽然成为释门弟子不久，不过在迦叶摩大师的教诲之下，对佛法的领悟一日千里。临来洛阳的时候，迦叶摩

大师已经知道皇帝有意册封自己为白马寺的住持，但是心觉寺又不能没有当家做主的人，当下便将心觉寺住持的位置传给了广孝。

已经成了和尚的广孝没有跟着迦叶摩一起前来洛阳，这个让归不归有些意想不到。本来按老家伙所想，迦叶摩和尚已经到了暮年，过不了几年便会圆寂。而执迷沅和尚性格粗犷，也不合适做白马寺住持。第二代弟子相比之下只有广孝一人能担起白马寺住持的重任，不过他却留在寿春城做一个小小的心觉寺住持，这个还真的出乎归不归的意料了。

又在洛阳城待了一段时日，看到做了白马寺住持的迦叶摩老和尚精神矍铄，丝毫没有要将广孝从心觉寺召到白马寺的意思。当下他们这些人留在洛阳城中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商量一番之后，留下管家在府邸看家，他们几个利用各自的遁法回到寿春城，继续盯着那位广孝禅师，看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

回到了寿春城中，见到了鹏化殷之后，归不归装模作样地检查了自己这弟子的术法。几年不见，鹏化殷的术法几乎还是停留在当初他们离开寿春城时的水平。老家伙有点后悔教授这个弟子了，一般弟子跟着他学个几十年的术法，就算学不成差不多也老死了，所谓眼不见，心不烦。不过这个鹏化殷和他一样不老不死，天天看着他不长进的术法，归不归早晚会被气死。

“行了，就这样吧，差不多得了，明天开始你也不用天天修炼了。反正你天天修炼和一年修炼一次也差不多。”归不归实在受不了，叫住了施展控火之法半天都打不出一个火星来的鹏化殷，重重地叹了口气之后，继续对臊眉耷眼的鹏化殷说道：“老人家我走的时候，交代的事情你都办好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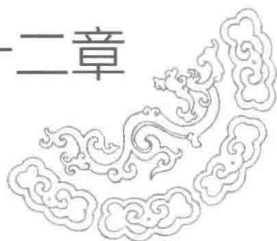
“这个我不敢怠慢。”鹏化殷顿了一下之后，陪着笑脸继续说道，“您几位离开寿春之后，化殷便天天都去心觉寺泡着，天天陪着老和尚、小和尚他们讲经说法，如果不是这样，化殷的术法也不会这么久也没有什么精进。”

一句话给自己术法滞怠找了说辞之后，看到归不归的脸上没有责怪的表情，鹏化殷继续说道：“那些和尚和以往一样，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出来化缘。那个叫广孝的也没有什么动作。”

说到这里的时候，鹏化殷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有一件事化殷要和您老人家交代。差不多一年之前，他们心觉寺又收了一个叫作灌无名的和尚。这个灌无名说是广孝以前的弟子，前来重投座

师。不过迦叶摩老和尚说灌无名这个名字有魔性，当下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作士戒。士戒和尚算是广孝和尚的二重弟子，后来老和尚带着人去了洛阳之后，广孝把这个士戒和尚打发去游方悟道去了。”

第四十二章



回来之后终于从鹏化殷的嘴里听到一点有用的东西了，听到许久都没有露面的灌无名竟然会出现，并且还跟着广孝一起剃了头发，二次投师变成了士戒，又被广孝打发出去游方，联想起他们在洛阳城遇到的事情，老家伙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隔了一天之后，吴勉、归不归他们到望天山上的草庐去看了一眼，见到在鹏化殷的照看之下，草庐就好像有人在这里居住一样。两只铁猴子藏在草庐当中，有它们俩看着，偶尔跑来一两个来占便宜的山民，也被它们吓走了。

在草庐住了两天之后，几个人又回到了寿春城中。吴勉和小任叁继续留在鹏化殷的府邸，而归不归、百无求这对父子则慢慢悠悠地到了心觉寺。

他们父子俩到寺院的时候，正赶上早课刚刚结束，和尚们已经穿好了僧衣准备出去化缘。广孝已经换上了当初迦叶摩老和尚打着布丁的僧衣，看他的意思正准备带着和尚们出去化缘。

看到归不归和百无求师徒俩走进了寺庙之后，这位心觉寺的住持方丈微微一笑了一下，对众和尚们说道：“庙里来了大施主，你们先去化缘，我稍后会去找你们的。”

当下，这七八个和尚便朝广孝行礼，随后带着各自化缘用的钵盂走出了寺庙。当初迦叶摩当家的时候，这里还有二三十个和尚的，不过大部分都被老和尚带去了洛阳，只剩下了这几个和尚。

看着走出去的和尚，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说道：“知道老人家我是大施主，又马上散了这些和尚，广孝和尚，你说你是不是想贪了本大施主布施的钱财？”

“非也，那是因为我知道施主你乐善好施，这庙里的和尚见识短，广孝和尚我怕吓到他们。不过归施主你要稍等和尚一下，我还有一点功课要做。”广孝哈哈一笑之后，将归不归和百无求让到了大殿当中。随后他对着泥塑的菩萨恭恭敬敬地行了礼，又亲手将长明灯里的香油添满了。

看着广孝对着菩萨行礼的样子，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对着这位住持大和尚说道：“当初看你对着三清行礼的时候，可没见过这么虔诚过。要是徐福那个老家伙看见了，心里还不一定是什么滋味。”

“和尚也是突然悟道的。”广孝将最后一盏长明灯里也注满了香油之后，回头对这一对古怪的父子俩笑了一下，说道，“徐福大方师慧眼独具，早已看出广孝要改投释门的。能替释门养了几百年的弟子，徐福大方师如果身在释门，必定也是神佛、菩萨一般的人物。”

这个时候，一直守在归不归身边的百无求有些不耐烦。他看着广孝一个菩萨接一个菩萨地下跪叩拜，还要不停给长明灯里灌注香油。二愣子便觉得广孝是在有意怠慢他们父子俩。当下百无求带着怨气说了一句：“你们就这么干说吗？秃子，我们爷俩进了你的庙也有一段工夫了，先不说一会给不给钱，就说这么长的时间了，你水也不给一口，点心也不意思意思一块。凭这个也想向我们老头子要钱花，呸！天底下要饭的多了，老家伙凭什么就看你顺眼？就因为你们和尚是秃子？”

“这个倒是和尚我怠慢了。”广孝冲骂起街来就没完的百无求苦笑了一声，随后对他们父子二人说道，“这里是佛堂，不适宜待客，两位施主请随和尚来。本来应该请两位吃一餐饭的，不过庙里没有隔夜之粮，弟子们化缘还不知道能化到什么。两位施主稍坐，先喝点水等他们回来。”

说话的时候，他这位心觉寺的住持自己开始煮起水来。看他没有准备什么茶具，真的就只能像他说的那样，喝一碗开水了。

趁着广孝煮水的当口儿，归不归突然嘿嘿一笑，冲他说道：“听说和尚你这寺庙里面又来了新和尚，刚才化缘的那几位我老人家几年前都见过了，也没见过什么新和尚啊？大和尚，这庙里你最大，不会是你把他卖了吧？”

“小徒土戒和尚，施主你也是见过的，就是当年和尚的弟子灌无名。”广孝并没有对归不归的话感到意外，当下反而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土戒这个

法名还是我师迦叶摩禅师起的，说他身有魔性，起了土戒这个法名就是让他经常约束自己。”

说到这里的时候，炉子上的水煮开了，广孝给这一人一妖各自倒了白开水之后，继续说道：“我也怕土戒这孩子魔性压制不住，这才派他出去游方，也跟着见见世面，算着再有两年也该回来……”

“广孝和尚你知道灌无名这娃娃在哪里就好，省得老人家我这个当长辈的再替他担心。”看着广孝没有开口询问的打算，归不归索性自己说道，“几年前有人在洛阳城中看见了灌无名那孩子，装扮成方士门中的邱芳去蒙骗人家席应真的弟子阳虎，让他们大老远地去沙漠转悠了大半年，现在阳虎那个愣头青已经发话要找灌无名。你也知道，席应真那师徒就没有几个讲理的。我老人家怕灌无名那孩子吃亏，就想着赶紧过来提个醒。改了名字还剃了头发就好，估计阳虎他们也想不到灌无名会突然做了和尚，还剃成个秃子。”

“土戒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吗？”广孝摇了摇头之后，看了一眼归不归和百无求，随后继续说道，“也可能是有人冒用土戒他俗家的相貌、名字出来招摇撞骗。和尚是土戒的两世座师，不信他会做出如此恶作剧的事情来。”

“可不是，老人家我开始也不信。”老家伙冲广孝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开始老人家我还以为那么大的事情会是广孝和尚你亲自做的，最起码也是和尚你在背后指使，毕竟这也算是纵横捭阖了，你不做的话还真有点屈才。”

“哈哈哈哈……”听了归不归的话之后，广孝突然大笑了一阵，笑得眼泪都冒了出来。他用袍袖擦了擦眼泪，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声，随后对归不归说道：

“施主，广孝已经皈依释门多年。之前徐福大方师对我的评价是方士广孝，可不是广孝和尚。和尚在庙里为住持，还要在七八个和尚当中纵横捭阖吗？”

广孝的话还没有说完，寺庙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随后有人叩打山门，高声呼喝自称是洛阳城前来传旨的官员，请心觉寺住持广孝禅师出山门迎接圣旨。

广孝、归不归这样的修士早已发现了门外前来传旨的官员，这个时候，得到消息的和尚也顾不得化缘了，纷纷跑回来替广孝方丈开了山门，当下，这几个和尚请广孝出来接旨。

圣旨上面写着请心觉寺住持方丈广孝前往洛阳城，皇帝在白马寺的附近新建了一座啼卢寺，有人推荐了心觉寺的住持方丈广孝禅师。广孝禅师乃是迦叶摩大师的弟子，也是啼卢寺住持的不二人选。

眼看广孝就要接旨的时候，突然寺外又有官员进来，手拿皇帝亲发的敕令，召回之前任命广孝为啼卢寺住持的圣旨。敕令上面写着护国辅圣禅师亲自入宫，谢绝了敕封广孝为啼卢寺住持，让广孝禅师继续留任心觉寺住持，让他在这里安心精修佛法，不可妄动。

这个时候，听到自己啼卢寺住持的位子被迦叶摩谢绝，广孝的面上瞬间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怨神情。

第四十三章



自从两位天竺高僧到了洛阳城，皇帝下令建造白马寺起，整个汉境都兴起了一股佛教热潮，各地纷纷仿照洛阳白马寺的样式兴建寺庙，啼卢寺便是第二家已经落成的官家寺院。

关于啼卢寺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座寺庙的原址本来是方士在洛阳城外的一座讲道场。光武皇帝驾崩之前，不知道为了什么这里的方士已经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方士宗门，只留下几个小方士在这里看守门户。

等到后来宫廷方士灰头土脸地回到宗门之后，朝廷官吏揣测到刘庄的心意，当下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压洛阳城的方士们，还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强行将城外的方士讲道场收为官有。看到留守的方士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就离开了洛阳城，而皇帝刘庄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竟然默认了这件事。

有了皇帝撑腰，这些官吏们马上蹬鼻子上脸，也算欺负方士欺负到家了。为了讨好皇帝，他们竟然在这座讲道场的原址建造了一座官家寺庙。消息传到皇宫之后，刘庄竟然还为这座寺庙手书了啼卢寺的名字，算是彻底地坐实了这件事。

从啼卢寺建成之后，整个洛阳城里的方士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没人搭理的光头和尚却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朝廷官员如果不把这些和尚请回府中讲经说法，没有被佛法熏陶过，就和其他的官员没有共同语言。

啼卢寺建成之后，便有人去拍白马寺老方丈的马屁，向皇帝推荐他的弟子心觉寺住持广孝，说广孝禅师通晓佛经，又是白马寺住持迦叶摩的高足，最有资格成为啼卢寺的住持。刘庄也是为了笼络迦叶摩，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颁下了圣旨，请广孝禅师担任啼卢寺的住持。

圣旨刚刚发出不久，迦叶摩便得知了这个消息。老和尚连夜进宫求见皇帝。一个多时辰之后，迦叶摩竟然说动了皇帝再下敕令，收回之前的圣旨。这也算是开创了汉家江山二百多年来的先河。

虽然啼卢寺住持的位子最后还是一场空，不过广孝失望、怨恨的表情转瞬即逝，除了归不归看到之外，几乎没有百姓见到。在外人看来，这位广孝禅师并没有流露出丝毫失望的神情，宠辱不惊，已经有了一代高僧的样子。

这时候，广孝的师尊迦叶摩的亲手书信也送了过来。老和尚在书信当中劝勉了自己的弟子几句，让他安心在九江郡将佛法发扬光大。书信当中肯定了广孝在心觉寺的作用，以及他在佛法上的造诣。不过怪异的是在书信最后，迦叶摩老和尚竟然对广孝下了法旨。没有他的话，不允许他这位弟子用任何借口离开寿春城。也就是说广孝禅师到死都要在这心觉寺的范围之内活动，只不过说得委婉。外人看上去是老和尚体恤自己的弟子，让他安心在心觉寺修习佛法早日成佛，免于远行分散精力。

老和尚的书信虽说是给广孝的，不过也是由他派来送信的弟子亲口在众人面前宣读。归不归混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笑眯眯地听完之后，自言自语道：

“和尚老是老了点，不过还不算糊涂。”

百无求被越来越多涌进寺庙看热闹的老百姓挤得直瞪眼，正在酝酿着要骂街，也没有听清老和尚的书信说的是什么。当下听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话，二愣子不明白老家伙说的什么意思，瞪着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谁老了还不糊涂……老娘们！老子忍你有一阵子了！刚才就挤过来占老子的便宜，给你脸了是吧！现在还敢摸老子的大腿。家里有男人吗？家里的男人喂不饱你，总有邻居吧？寿春城总有几千个男人吧？你倒是不择食！瞎了你的母狗眼竟然敢吃老子的豆腐……”

二愣子骂街的时候，就见他身边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满脸通红的妇人。众目睽睽之下，妇人下不来台，当下叉着腰对着百无求骂了回去。不过也是这个妇人不走运，遇到的是这个二愣子，三两句话便被二愣子骂得还不了嘴，当下索性坐在地上哭号起来。二愣子可不管她真哭假哭，当下指着妇人的鼻子继续骂个没完，片刻的工夫，妇人被百无求骂得晕倒在地，嘴角不停地流着白沫。

被他们俩这么一搅局，本来挺庄严的一件事突然变成了闹剧。当下归不归

苦笑着将还没完没了的百无求拉出了心觉寺。出了寺院山门之后，老家伙回头看着挂在庙门上方心觉寺的匾额，嘿嘿一笑之后，说道：“这一会的工夫看了两场戏，淫妇闹完，是不是该和尚闹了？”

给百无求和妇人搅了局之后，陪同传旨官的当地官吏也受不了，当下派出衙役将所有进来看热闹的百姓统统轰走，和广孝禅师客气了几句之后，便陪同传旨官回到馆驿休息了。

送走了传旨官之后，广孝和尚竟然没事人一样还带着弟子们到寿春城中化缘。迦叶摩师兄弟去了洛阳城之后，广孝本来就是当地的名人，这下子算是更加出名了。不管是善男还是信女布施钱物，难得广孝这个心觉寺的当家和尚，每每收了这些布施之后，都要带着弟子们站在人家家门口念诵经文，直到天色擦黑才带着弟子们回到庙中。和以往一样，广孝带着僧人们上了晚课之后，看着和尚们收拾好之后，这才回到自己的禅房休息。

回到了禅房关上大门之后，广孝就好像换了个人一样，脸上挂了一天的微笑瞬间换上狰狞的表情，将迦叶摩老和尚亲手挂在他禅房里的“佛”字绢帛扯了下来，瞬间撕得粉碎，同时嘴里还不停地咒骂道：“我谋划了这么久，就被你一句话全毁了！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绑在这里吗？呸！谁要做这里的和尚？以为就凭你这几句话，我就要耗在这心觉寺里？”

广孝这间禅房是摆了禁制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看不到、听不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发泄了半晌之后便呆坐在禅房里，静下心来想了半晌之后，脸上又恢复了他白天气定神闲的样子。随后他施展术法，将已经粉碎的“佛”字绢帛恢复如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再次将它挂在了墙上。

就在广孝将绢帛重新挂好的一瞬间，他突然叹了口气，随后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让你回来的，这么快游方就结束了吗？”

广孝的话音刚落，禅房外便响起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弟子听说归、吴已经回到了寿春城，这才回来看望师尊。”

“进来说吧。”广孝的话音刚落，他禅房的大门打开，已经剃了光头的灌无名闪身进了禅房，随后禅房大门又瞬间关闭。

“士戒，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你已经都知道了吧？”广孝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子，微微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既然你回来了，那么正好，我也有事

情要安排你去做。既然迦叶摩和尚禁了我的足，那么你就代替我的双脚。我不方便做的事情，你来做。”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方士宗门当中，一脸无宰相的邱芳跪在地上，他身前站着面沉似水的大方师火山。大方师冷笑了一声之后，对邱芳说道：“阳虎被你诓骗到了沙漠，才有奸人趁机陷害方士，邱芳，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第四十四章



火山说话的时候，广仁正坐在他的身后，慢悠悠地看着阳虎亲手所写的书简。上面写着火山大方师的弟子邱芳是如何利用大术士席应真出现在北匈奴沙漠的假消息，将他们师徒几人蒙骗离开皇宫的。他们离开皇宫之后没有多久，先是先帝光武皇帝驾崩，紧接着又有人将他留在皇宫中的阵法连根拔起的事情，最后他们师徒几人亲眼看见了这位大方师的高足杀人灭口。

本来阳虎师徒已经认定将他们诓骗到沙漠是方士一门做的，不过近日来洛阳城里面的种种事态发展又让他们看不透了。现在释门的庙宇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纷纷冒出来，各地都能看到身穿僧衣的和尚被当地官员供奉着，大有取代方士一门的趋势。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阳虎又有些看不懂了，当下，这位大术士席应真曾经的弟子也留了个心眼。在辽东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师兄百里熙之后，这师兄弟二人商量了一下，先是由阳虎手书一封信给大方师火山，让他对邱芳这件事做个交代。如果说这件事和方士一门无关，只是这个邱芳自己串通外人诓骗自己的话，让火山自己处置就好。如果大方师不能给他们一个交代，就说明他们方士一门在幕后操控。

火山见到书简之后，当下马上将他的师尊广仁请了出来，同时将邱芳叫到这里，质问他 and 阳虎说的有没有关系。

从自己这位师尊嘴里“听说”这么大的事情牵连到了自己，邱芳马上跪在火山面前，死活都不承认他和这件事有关。而广仁从头到尾也未发一言，只是拿着阳虎所写的书简翻来覆去地看。

“你说和你没有关系，那么说说看，为什么书简上所写的时间，邱芳你都

恰巧不在宗门之内？”看着自己这弟子嘴硬不肯承认，火山冷笑了一声之后，对自己这个从来都没有教授过术法的弟子继续说道，“一件事是巧合，两件事是巧合。那么这样三件、四件事情都和你有关，也叫巧合吗？”

“书简上所写出事的时间都逢弟子奉了师尊之命，离开宗门公干，并非是弟子私人事由离开宗门。”邱芳跪在地上，壮着胆子继续回答道，“请师尊回想，弟子每次都是完成公务之后，便立即回到宗门，并没有在外面有意耽搁，哪有时间前往洛阳？”

说到这里的时候，火山身后的广仁突然将书简丢在了桌上。这个突然间的动作让说了一半的邱芳有些猝不及防，当下他竟然忘了后面要说什么。缓了一下之后，他这才继续说道：“根据阳虎所说，是弟子亲自向他们散播了大术士席应真在沙漠的假消息，也是弟子亲手将人灭口。根据师尊对弟子的了解，就算此事真是弟子所为，会露出如此的破绽吗？”

其实火山的心里也满是疑惑，以大方师对邱芳的了解，这件事情就算真是这名弟子做的，也不会露出这么大的马脚。邱芳做事滴水不漏，是他说的话，绝对不是阳虎这样的人能看出破绽的。

当初邱芳被徐福大方师派回陆地，他便一直都在防着这个名义上的弟子。火山的心里一直隐隐有一种徐福想让邱芳取代自己的感觉，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敢重用这个弟子。基本上不讨好的事情都交给了邱芳去做，而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不管火山给邱芳指派了什么事情，他都费尽心力默默地完成。不过就是这样，火山对他更加不放心，更不敢把宗门当中核心的事情交给他做。想不到只是让他去做一些跑腿的事情，也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没有作声的广仁突然笑了一声，随后恭恭敬敬地对自己的弟子说道：“大方师，阳虎的话也是一面之词。以我之见，还是派人去查查阳虎在书简上说的事情。如果确实是邱芳所为，再责罚他也不迟。如果此事和邱芳无关，我们再查幕后黑手也就罢了。”

“师尊说的是。”火山以更加恭敬的口气向广仁回话道，“我以为左慈师弟机灵可靠，由他来查……”

“大方师舍近求远了。”广仁打了个哈哈之后，看着还跪在地上不敢起来的邱芳说道，“左慈远在百济，大老远把他召回来也是麻烦。与其舍近求远，

还不如在身边找一个会办事的人……邱芳，事情因你而起，那就还是着落在你的身上。由你去查，看是谁冒充你去诓骗阳虎术士，又在他面前杀人灭口的……”

“师尊，你让邱芳去查邱芳？”听到了广仁的话之后，火山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师尊这样的做法，和老鼠去看守粮仓有什么区别？

看到火山有所不解，广仁微微笑了一下，说道：“大方师以为有什么问题吗？”

火山现在虽然是大方师了，不过心中还是依旧把广仁看作神明一般的人物。听到自己的师尊问自己，他当下虽然不解，不过还是点头说道：“就依师尊所说，邱芳，听到你师祖的话了吗？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去查。好也是你，坏也是你，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这个时候，邱芳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那位前任大方师。顿了一下之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对两位大方师行礼，说道：“多谢大方师、师祖相信邱芳，我一定将幕后操控之人找出来，交由大方师处置。”

“有件事情你搞错了。”没等邱芳说完，火山已经冷冷地打断他的话。冷笑了一声之后，大方师对着自己这个名义上的弟子说道：“我可没有相信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

一句话将邱芳噎住，连后面的客气话都说不出来了。场面冷清了片刻之后，最后还是广仁微微笑了一下，打发邱芳离开了这里。看着邱芳离开之后，广仁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小的乌龟壳，在手里把玩了一下之后，他将乌龟壳递给了火山，说道：“上次用它之后，本来想着再也不会有机会用它了。想不到这才过了一百多年，就要把它交到你的手上了。”

说话的时候，乌龟壳已经放在火山的手掌心了。这个小玩意儿火山是亲眼见过的，正是当年吴勉、归不归他们亲自交到广仁手中的占祖。当年自己的师尊就是用它让方士一门躲过灭顶之灾的，现在师尊将它交给自己，用意已经非常明显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火山抬头看着广仁，说道：“现在局势未明，释门弟子只是得了当今皇帝的宠信。我见过刘庄的面相，他并非是长寿之人，我们方士只要忍过这几年就好了。方士已经流传了千年，释门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布道没

有几年的小小教派，下一位皇帝登基之后未必还会宠信，师尊现在让我用这个，有些大材小用了吧？”

“大材小用？大方师你还是用过之后再说吧。”广仁微笑着摇了摇头之后，继续说道，“占祖每人只能使用一次，大方师你用完，就要考虑下一位大方师是谁了。”火山愣了一下之后，冲广仁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最后带着这枚小小的乌龟壳进了里面的密室当中。

差不多过了一天一夜，守在密室外面的广仁怕火山出现什么意外，刚刚想要进到密室当中查看的时候，就见密室大门打开，脸色惨白的火山从里面走了出来。师徒二人对视了一眼之后，还没等广仁开口说点什么，火山大方师惨叫了一声，一张嘴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第四十五章



广仁将已经瘫软在地的火山搀扶起来之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现在你经历的，当年我也经历过一次，不过你比我要困难得多！”

第二天一早，心觉寺的和尚们刚刚上完早课，正准备开始吃早饭的时候，昨天看了半天热闹的归不归带着自己的便宜儿子已经到了庙门口。不过不知道这个老家伙早上吃错了什么，竟然改了脾气，和百无求一起站在门口，叩打山门叫来小和尚，口称寿春士绅归不归久慕佛法，今天带着公子前来拜见广孝大师，并且还想将他的公子百无求送到广孝禅师座下为僧，在住持方丈面前修习佛法。

小和尚前来报信的时候，广孝正和弟子们一同吃早饭。刚刚一口稀粥喝下去，听了报信小和尚的话之后，他将嘴里的稀粥一口气都喷了出来。最后他好像看见了鬼一样对小和尚说道：“你说什么？谁要出家为僧？百无求？归不归的儿子百无求？他来做什么？出家为僧？”

昨天迦叶摩和尚让他几年的布局功亏一篑，广孝只是回到自己的禅房发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失态。现在听到百无求要来出家为僧，他的表现比昨天要强烈得多。不过转瞬之后，广孝便明白了归不归这么做的意图，当下苦笑了一声之后，让小和尚将归不归、百无求父子二人请到了佛堂。

广孝在佛堂见到这父子俩的时候，归不归的手里竟然还拿着一个油腻腻的荷叶包。老家伙装模作样地双手合十，垂着眼皮口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信男归不归今日将犬子百无求托付给大师，犬子……”

“老家伙，老子是妖不假，不过谁告诉你老子是狗的？你儿子才是犬子，你孙子是犬孙……呸呸呸！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呸呸呸！老家伙要当

狗你自己去当，别算上老子！”

“你爹爹我说的是全子，就是说你全身上下都是老人家我的儿子。谁说你是狗了？修道同门当中，我老人家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生出个狗儿子算怎么回事？”

“老家伙你真骂老子是狗？行，那你继续说吧。绕开那个犬字啊，要不老子说不准可要咬人。”

“老人家我刚才说到哪了？看看，被你给搅和得忘了吧……广孝禅师，咱们重新来。南无阿弥陀佛……信男归不归今日……”

“归老先生你什么时候成了信男？”没等归不归说完，广孝已经忍不住苦笑了一声，随后他看着这一对古怪的父子俩继续说道，“还有你这儿子非人，我可没有听说过非人的和尚……”

“老子不是人又怎么了？”听到这里，百无求的眼睛便瞪了起来。他瞬间跳到广孝面前的桌子上，一把揪住了这位住持和尚的僧袍，瞪着他铜铃一般的大眼睛，说道：“你们家佛爷不是说什么众生平等吗？怎么你把我们妖从众生当中剔出去了，凭什么？”

看着百无求伸手要打，归不归急忙拦住了：“傻儿子，不得无礼。以后他就是你的座师了，昨晚怎么和你说的？不可以打骂同门座师，你打了他，以后谁给你做师父？”

听了自己“亲生父亲”的话之后，百无求总算勉强松开了广孝的衣服。不过他还是骂骂咧咧的，看得出来百无求进来当和尚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广孝倒是没什么，就算被百无求揪住僧袍衣领，他还是一脸微笑的样子。等到百无求松开了之后，广孝冲归不归笑了一下，说道：“归老先生你这位公子还真是有佛缘，竟然还知道众生平等——归老先生，你这是做什么？”

广孝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将手里油腻腻的荷叶包放在了他的面前。老家伙呵呵一笑，说道：“这个是我们家孩子给座师的一点孝敬，寿春的一点特产，请老禅师尝尝鲜……”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笑嘻嘻地打开了荷叶包，里面竟然是冒着热气的熏猪头肉。此时的释门弟子虽然不戒肉食，不过多少也有点讲究，猪头、内脏这样的位置还是绝对不吃的。如果老家伙将这一大块熏猪头肉摆在其他和尚的面前，

这个时候别的和尚已经掀桌子，指着佛祖诅咒归不归生儿子没有屁眼了。

不过广孝和尚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微笑地冲归不归点了点头，说道：“归老先生你费心了，众生平等是佛陀亲口所说。和尚妄言触犯了口孽，已经知道错了，稍后便会摆下法会，为令公子剃度出家。不过成了释门弟子，还有几大戒律要守，不知道令公子做好了没有？”

广孝说话的时候，百无求不把自己当外人，已经抓起一块猪头肉放到嘴里嚼着，边嚼边含糊糊地说道：“还有戒律？不是剃了头发就能当和尚吗？这么麻烦？那个谁，你说说都要戒什么？老子听听能戒就戒，戒不了你就把你们家的戒律改改，顺着老子来，怎么都好说……”

广孝微微一笑，对百无求说道：“你现在已经犯了妄语的口孽了，小的不说，就说四大戒——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邪淫，不得妄语。施主，你自己算来，守得住几戒？”

百无求掰着手指头说道：“老子没事也不喜欢打打杀杀的，人不杀我我不杀人，不杀生这个可以凑合着守一下的。不偷盗……老子也不是偷鸡摸狗的妖，这个没问题。不邪淫，呸！你当老子是什么妖？他们臭不要脸的人参娃娃吗？这个老子也守得住！还有什么来着？不得妄语？老子什么时候妄语过？这个也守……”

“骂街就是妄语……”这个时候，广孝实在忍受不住，深吸了口气之后，开口提醒道，“假话、狂言皆是妄语，百无求施主，你确定自己守得住吗？”

“妄语不是说话结巴，想不起自己说什么吗？”这个时候，百无求也明白自己是理会错了。当下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归不归，又抓了一块猪头肉放到嘴里嚼着，将嘴里的肉咽下去之后，对广孝继续说道：“你们那个什么阿弥陀佛也不是一天就变成佛陀的，对吧？要天底下都是圣人，谁还上你们这破庙里当和尚？不就是不让骂街吗？老子咬咬牙能戒就戒，戒不了就是你们佛陀的本事不行，不能度化了老子。和尚，能让老子闭嘴不骂街，对你来说算不算一件功德？”

这几句话说出来，广孝的目光已经转到了归不归的脸上。这样的话能从百无求的嘴里说出来，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有人在用传音秘法教他。归不归就在身边，除了他还有哪个？

这个时候，百无求看到广孝没有接话，以为自己得了理，当下继续对面前

的光头和尚说道：“怎么样？老子的话有理吧？广孝和尚，你能让老子忍住了不去骂街，说不定就够了功德早日成佛。还犹豫什么？感化了妖为僧怎么也算是一件大功德吧？”

“和尚明白了。”广孝冲这对父子微微一笑，随后继续说道，“那和尚就应下了这件功德，百无求，今日起我正式收你为徒。既然你是妖非人，也不需要什么法名了，继续叫百无求就好。”

听了广孝的话，百无求将最后一块猪头肉塞进了嘴巴里，看着自己的这位座师说道：“不是老子说你，收了老子做徒弟，你们佛陀晚上做梦都会笑醒的……”

第四十六章



广孝明白归不归将他的便宜儿子放在自己身边，是想要看住他，不让他和在外面的士戒接触，或者使用遁法离开。迦叶摩已经将他禁足，如果不是后面的计划还要仰仗释门这块招牌，广孝哪里会搭理老和尚禁足他的法旨？

等到出去化缘的和尚们回来之后，广孝将他们召集在佛堂当中，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收徒法会。由于佛教传入中土不久，僧人收徒极少会举办什么仪式，一般都是剃了头之后，穿上僧衣跟着师父到大街上走一圈，让施主们认得也就算差不多了。

但是这位心觉寺的当家竟然为了一个黑大个举办仪式，让其余的小和尚也算开了眼界。广孝先是给这些弟子们相互介绍了一番，随后亲自取来剃刀，要给百无求剃度。

没有想到的是，看着广孝手握剃刀过来，二愣子先是问清了他想要干什么，听到广孝这是要给他剃光头之后，他哈哈一笑，竟然当着周围和尚的面，将自己的衣服都脱了下来。

百无求将自己脱得赤条条之后，整个身子呈“大”字形地躺在了地上，对已经呆愣住的广孝说道：“反正都是剃毛，你干脆好人做到底，把老子这一身的毛发都剃了吧，让老子也尝尝你们人光溜溜的感觉。快点啊，不是老子说你，这天冷地凉的，就算老子是妖，光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也不好受……”

这个时候的广孝已经有点后悔自己刚才一时冲动，答应收这个二愣子为徒了。这只妖现在就这样，再过两天还指不定把他这座心觉寺祸害成什么样子。

本来广孝还想让归不归这个当爹的管管自己家孩子，不过这个时候才发现老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了，将这个活宝留在了这里。

当下，广孝好一顿劝说才让百无求坐在地上，给他剃掉了好像乱草一样的头发。随后广孝将手里的剃刀给了身边的小和尚，让他继续将百无求满身的毛发都剃下来。足足折腾了大半天，这才将他身上的毛发剃除干净。

释门弟子讲究过午不食，不过百无求绝对忍受不了这个。傍晚时分，众和尚都在跟着广孝上晚课的时候，二愣子竟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荷叶包的猪头肉。其他的和尚一句一句地跟着广孝念经学法，二愣子则在旁边一边吃着猪头肉一边吧唧嘴。满佛堂都是猪头肉的肉香，和百无求吧唧嘴的声音。

而广孝完全不理睬百无求的所作所为，他好像老僧入定一样，坐在蒲团上，向弟子们讲解佛经奥义。

从来不知道客气两字怎么写的百无求，这个时候也会将装着猪头肉的荷叶包向周围的师兄弟们让一让：“哥们儿，这猪头肉煮得不赖，来一块？别客气啊，大家都是那个谁的弟子，和亲哥们一样，有肉一起吃，来，来块肥的，肥的香……老子给你肉吃，你瞎躲什么？不就是一块猪头肉吗？大家都是师兄弟，除了师娘不能分，还有什么不能分的？那谁，他不吃这块肉你吃了吧……躲什么？这是猪头肉，不是你师父的肉……”

好好的一场晚课被百无求搅和了，不过广孝还是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二愣子一样，继续向弟子们传授佛经。百无求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广孝都没有一点回应的意思。二愣子闹腾了一会之后，看到没人搭理他，无聊之下也就收了手。吃饱喝足之后，二愣子竟然倒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他打的呼噜声心觉寺外面都能听到。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课结束，广孝吩咐小和尚们看好火烛后，便打发弟子们回到大房休息，随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禅房。

将禅房大门关好的一瞬间，广孝的眉头便瞬间皱了起来。百无求的到来虽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不过这只妖就好像一只一直在汤碗周围转悠的苍蝇一样，嗡嗡作响，实在让人讨厌，打吧又怕失手打翻了汤碗，不打又怕这只苍蝇一头扎进汤碗里，败坏了这碗好不容易熬煮出来的肉汤。

明天就让这只妖物出去游方，对了，让他去洛阳的白马寺，去恶心迦叶摩老和尚也好。反正他们也有一面之缘，再说自己那位师叔执迷沉比这个二愣子好不了多少，到时候惹得他们师兄弟心烦，也许就顾及不到心觉寺这里了。

就在广孝打定主意，准备要休息的时候，他禅房的大门突然被人打开，随后百无求扛着自己的被褥走了进来。还没等广孝说话，二愣子已经主动开口说道：“那个谁，老子忘了和你说了，老子不能跟那些和尚一块睡，你去看看他们咬牙放屁吧唧嘴的。不是老子说你，那个谁，你自己瞧瞧你都收了些什么弟子……”

说话的时候，百无求已经将自己的被褥铺在了广孝的身边，随后又将自己脱得赤条条的，随后四仰八叉地躺在广孝的身边。片刻之后，他那震耳欲聋的呼噜声便又响了起来。

放在广孝还是方士的那会，有人敢这样戏耍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齄粉了。不过想着自己谋划这么多年，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广孝还是将自己心头的火气压了下去，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将自己的身子转到另外一边，不看这个二愣子，就当他不存在一样。

不过就在广孝火气刚刚压下去的时候，二愣子突然一翻身，在睡梦当中搂住了广孝。这个时候，这位心觉寺的方丈才感觉到百无求白天刚刚剃掉的毛发，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又长出了毛茬——好扎……

广孝正在他自己的禅房里面煎熬的时候，洛阳的啼卢寺突然着起了大火。虽然众僧人奋力救火，不过因为火势太大，还是将刚刚建好的佛堂烧得一干二净。而发生火灾的时候，啼卢寺的新任住持致戒禅师竟然不在寺中，后来查实他去了正阳侯张远生的府中讲经，因饮宴的时候多吃了几杯酒，便留宿在正阳侯府。

庙中着火，住持却在官宦人家饮酒作乐，消息传到皇帝刘庄的耳中，皇帝震怒之下，削了致戒的僧级，强迫他还俗之后又将他打入大牢。如此一来，刚刚有了住持没几天的啼卢寺再次没了当家人。

当下，当初推荐广孝出任啼卢寺住持的官员连同其他同僚，又开始第二次在皇帝面前推荐广孝禅师出任啼卢寺的住持。虽然再次被迦叶摩大师阻拦，不过这个时候，刘庄的心里已经记住了这个叫作广孝的和尚，开始私下打听广孝和尚是什么来历。得知广孝由方士转投释门的传奇经历之后，刘庄对他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啼卢寺不可无住持，当下，皇帝又指派了一位高僧入主啼卢寺。不过只是

过了不到半年，这位高僧竟然卷进了东信侯张元谋反的大案。刘庄一怒之下斩了啼卢寺的第二任住持。

事发之后不久，再次有人推荐广孝为啼卢寺住持。不过这次老和尚迦叶摩没有阻拦，他只是进到皇宫，亲自向皇帝保举自己的师弟执迷沅就任啼卢寺的住持和尚。

皇帝自然没有多余的话，圣旨一下，执迷沅变成了啼卢寺的第三任住持。

执迷沅就任住持典礼的同时，洛阳城的一座客栈当中，一个小和尚看着啼卢寺的方向，自言自语道：“你以为这样就算完了吗？”

第四十七章



啼卢寺更换住持的这段日子里，心觉寺当中也出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首先就是住持和尚广孝不知道吃错了什么东西，收了一个黑大个弟子。这个叫作百无求的弟子好像一块膏药一样，紧紧地黏着广孝和尚。不管在哪里，只要能看见广孝，百无求便一定在他的身边。

自从这个叫作百无求的和尚进了心觉寺之后，广孝和尚的脸色便一天比一天难看。没有几天，他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不过他新收的弟子却是满面红光。只是百无求身上的毛发生长太快，进了寺庙后没有几天又是满头乱糟糟的毛发。又剃了几次之后，他自己便不耐烦了，当下便继续留着他那乱草一样的头发，算是带发修行了。

当时天下佛教兴起，到处都在建造寺庙。心觉寺算是早年建造的庙宇，加上老住持迦叶摩大师现为第一家官办寺庙白马寺的住持，声名远播。除了百无求之外，九江郡各地都有善男信女将孩子送到心觉寺出家为僧。一时之间，心觉寺当中人满为患。

寿春城的官吏巴结广孝，在心觉寺的旁边又建造了一座下院。心觉寺本家寺庙只是几间低矮的瓦房，还是迦叶摩师兄弟两人一块块砖瓦化缘化来的，其中还有不少砖瓦和木料是从鹏化殷那里化来的。

寿春城的官吏也是花了心思，将下院建造得富丽堂皇。为了拍广孝禅师的马屁，这些人甚至将收在库房中将近百年，淮王刘禧时期传下来的器具都摆放在了下院当中。

寿春城的官员之所以这样奉承，除了迦叶摩的面子之外，还因为得知了广孝是方士转投释门之后，皇帝亲自派人前来向广孝考问佛法。刘庄派来的人是

护送佛法而来的天竺高僧竺法兰，这位天竺高僧三问佛法，结果这位心觉寺的住持和尚都能对答如流。竺法兰回到皇宫之后，送了广孝东土通晓佛法第一人的称号，从此广孝算是真正在皇帝的心里扎下了根。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洛阳城中也开始流传白马寺住持迦叶摩嫉贤妒能，担心将广孝招进皇宫成为啼卢寺住持，会影响到他官办寺庙第一住持的地位。

就在心觉寺下院动工之时，另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也进到了寿春城中。一天傍晚，刚刚去心觉寺看了儿子的归不归回到鹏化殷的府邸，便听到应门的小厮对他说不久之前，一个满头红发的年轻人前来拜见他与吴勉先生。

得知归不归老先生不在府邸，他便去了吴勉先生的住处，这个时候已经和那位白头发的吴勉攀谈多时了。

有红头发的人来找吴勉，这个人几乎不用猜想也知道是谁。听到这里之后，归不归急急忙忙跑到了吴勉的住宅。生怕他去得晚了，白发男人遭到红发男人的毒手。

等到他打开吴勉寝室大门的时候，便见到吴勉和红头发的火山坐在寝室的两个角落里。两个人没有任何交谈，就好像不知道房间里除了他们自己还有别人一样。不过好在这两个头发颜色各异的男人没打起来，凭着吴勉现在的术法，归不归可不认为他会是大方师火山的手。

看到归不归回来之后，火山懒洋洋地站了起来，冲老家伙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之后，扭脸对着脸上没有任何多余表情的吴勉说道：“刚才我说的你考虑一下，我在寿春城待三天，三天之后不管你给不给回答，我都要离开……”

“你刚才说话了吗？”吴勉完全没有给火山大方师面子的打算，依旧用他那特有的尖酸语气继续说道，“刚才只有一只蚊子嗡嗡叫得心烦，我可没有听到还有人在说话。”

“那你就当蚊子叫吧……”火山难得没有发火，他将目光从吴勉的身上挪开，看着守在门口嘿嘿直笑的归不归说道：“那么巧刚才也说到你了，一会你去问问我说了什么。三天，我在这里等你们三天后的答复。三天之后我回到宗门的话，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说话的时候，火山已经从归不归的身边走过。就在他们俩身体接近的一刹那，老家伙突然向红发男人嘿嘿一笑，说道：“不管什么事情，老人家我有了

答案之后，去哪里找你？”

“听说你们这里有一座心觉寺，我去那里借宿。”火山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冲归不归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说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劝劝他，我的提议没有会害到你们的地方。”

这个时候，火山已经走远，他最后留下了一句话：“我去见见广孝禅师，有答案之后，去他那里找我。别太晚，我只有三天的时间……”说话之间，这位大方师已经到了大门的位置。出了这座宅邸之后，火山便头也不回地向心觉寺的位置走去。看他的样子，应该早就打听清楚心觉寺的位置了。看来大方师这次寿春之行，不单单是为了他们俩来的。

直到火山的身影彻底消失了，归不归这才回头对着吴勉说道：“想不到老人家我还能看到你和火山独处一室，竟没打起来。你们俩真是越来越不像当初沾火就着的吴勉和火山了。说说吧，他大老远地来一趟，都和你说什么了？”

吴勉用他特有的笑声表达了一下态度，随后对老家伙说道：“想知道说了什么？自己去问他，火山就在心觉寺，你知道怎么走……”

归不归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个白发男人的做派，如果吴勉三下五除二主动将火山的话说一遍，那才是真正有问题。当下，老家伙嘿嘿一笑，换了一个说法，冲白发男人说道：“老人家我倒是想去，不过你猜火山遇到广孝之后，他们俩能发生什么事情？三天啊，三天之后能从庙里走出来的是广孝，还是火山？”

“那正好，他们俩当中谁没出来都是好事。”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归不归说道，“有那个工夫，你还是多担心一下自己的儿子吧。他的那张嘴，不管是火山还是广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听到吴勉提到了百无求，归不归这才变得有些慌张，自己儿子那张嘴他是知道的，当下也顾不得吴勉，急忙运用起五行遁法，片刻之后便消失在空气当中。

几乎就在归不归消失的同时，小任叁的小脑袋从吴勉的脚下钻了出来。小家伙仰头看了一眼白发男人，说道：“吴勉，你真的不答应火山的提议吗？不是我们人参说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你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再成为大方师的机会。”

刚才火山突然出现，竟然开出这样的条件，要吴勉、归不归回到方士宗门，火山大方师会给他们恢复方士的名誉。一年之后，火山大方师会将自己大方师的位置传给吴勉。这样一来，吴勉便会是火山之后的下一位大方师了。

没有想到的是，吴勉当着火山的面完全不接话茬，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只顾自己坐在角落里。直到归不归回来，他都没有回答一个字。

“那样的机会，有或没有又怎样？”说话的时候，吴勉站了起来，随后慢慢悠悠地向大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有点好奇了，火山去找广孝做什么？”

第四十八章



归不归赶到心觉寺的时候，火山和广孝已经见了面。他那便宜儿子满身大汗地站在两个人中间，看见归不归到了之后，二愣子长出了口气，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你总算来了，你刚刚一走，这个红头发的就到了。要不是老子在这里撑着，这个心觉寺早就被拆得一干二净了。”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了一眼自己那个便宜儿子之后，归不归开口说道：“傻儿子你做什么了，能撑到现在？”

“老子就是什么都没做！”百无求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老家伙你还指望老子做什么？不是你儿子我自夸，老子一张嘴他们俩想不打也要拼命了，到时候半个寿春城都没有了。老子这辈子就会点火，不会劝架！老家伙你能说出这话，出门的时候把脑子借给小任叁，忘拿回来了吧？”

就知道不能和这个二愣子讲理，这傻小子当了几天和尚，说话怎么越来越像那个白头发了……

火山进到心觉寺的时候，广孝正在给和尚们主持晚课。刚刚说到《妙法莲华经》中六道轮回的时候，这位心觉寺的住持和尚脸上突然变了颜色。他让众和尚留在佛堂不可擅自出来，自己则走出了佛堂，在院子里面见到了刚刚走进来的火山。

这个时候百无求本来正在角落里呼呼大睡的，不过就在广孝拉开门走出佛堂的一瞬间，这妖物竟然睁开了眼睛，跟在广孝的身后来到了院子里面，看见了刚刚走进来的火山。

看到了火山之后，广孝并没有说话，两个人都是一个表情看着对方，谁也没有先说出来一个字。本来百无求只要远远地看着就好，不过这二愣子竟然大

大喇喇地站在两个人的中间。能活到现在，当真也是他的运气好。

“能同时看见你们二位，还真是难得。”归不归说话的时候，藏在袖子里的手试探了一下储金里面剩余的术法。感觉已经没有什么之后，老家伙没事人一样笑了一下，将里面的术法一股脑地灌注到自己体内。

术法进了身体，归不归这才多少有了一点底气，当下正打算要对着那两个曾经的叔侄说点什么的时候，想不到红头发的火山突然开口说道：“看惯了广孝先生方士的模样，乍一眼看到现在头发都没有，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当年的师侄成了现在的大方师，这个我也有点不习惯。”广孝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不知道大方师这次来到这座小小的心觉寺有何贵干？不是想来听听和尚讲解佛经的吧？”

火山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沉默了片刻之后，开口说道：“广孝先生不用叫我大方师，只当火山是一个路人就好。火山路过寿春城，身上带着的钱已经花光，住不起客栈，想起广孝先生现为心觉寺的住持，想在贵宝刹借住三天。三天之后火山会自己离开，听说佛门普度众生，不知道广孝先生方不方便？”

“大方师的盘缠花光了，要借住和尚的小庙？”听了火山的话，广孝自己都觉得可笑。他扭头看了一眼归不归，对老家伙说道：“施主，你与大方师也曾有过同门之谊，大方师流落寿春城，你不请大方师到府宅休息吗？”

“你们叔侄俩的事情，老人家我不掺和。”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对广孝说道，“和尚你也知道我们几个还在鹏老爷的府里蹭饭，我老人家的脸皮薄，怎么好意思自己蹭饭不算，还带着朋友去白吃白喝白住的？”

说到这里，老家伙突然冲那个还在傻笑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你爹爹我这几天做梦梦到你那个死了的娘，她给老人家我托梦，说在下面受了地藏王菩萨的点化，要你回家给她念三天的经。老人家我这就是来向广孝住持给你告假的，那什么，大和尚，地藏王菩萨的面子你不能不给吧？”

“难得施主你还知道地藏王菩萨。”广孝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随后继续说道，“既然是菩萨下的法旨，广孝自然不敢不遵，施主你这就带着儿子回去吧。百无求这孩子孝心可嘉，为亡母只念三天的经文太短。这样，我给百无求百日的假期，百日之后也不急回来……”

这个二愣子折磨了广孝这么长的日子，这位心觉寺住持早就有苦难言。现

在听到百无求要离开几天，当下如释重负，虽然只有几天，也能让自己难得地清静一下。

没想到百无求还对广孝这里恋恋不舍，二愣子看了一眼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老家伙，老子的娘要托梦怎么不直接托给我？还绕了一圈找你，那么麻烦干什么？再说老子这半年天天陪着师父广孝和尚，不是吃就是睡，会背个屁经文，要不老子继续待在庙里得了。庙里的和尚多，老子让他们一起给老娘念经超度。那个老太太再有什么，你让她直接托梦给老子……”

“还是你先回去，晚上直接和你娘说吧。”归不归一把拽住了自己便宜儿子的胳膊，生拉硬拽地将他拉出了庙门。

看着这一对父子俩离开之后，火山学着自己师尊的样子笑了一下，随后冲广孝说道：“他们父子已经走了，那么火山借宿的事情，和尚你考虑得如何？如果不方便的话请直接告知，火山在庙门前凑合几天也是可以的。”

“大方师越来越像你的师尊了，多年未见，也不知道那位大方师如何了。”广孝笑了一下之后，回头对着身后的佛堂喊出了几个小和尚，让他们将他住持禅房旁边的厢房打扫一间出来，请大方师到里面暂住。

火山也不客气，跟着小和尚去了厢房。看着这位大方师的背影，广孝的眼睛便眯缝了起来，这个时候火山孤身一人来到自己这庙中，到底想要做什么，他也看不出来。

从这天起，没有了百无求的贴身骚扰，广孝竟然有了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虽然他一直都在提防火山，不过这个红头发的男人自从进了厢房之后，便一直都没有出来。如果不是还能感觉到他的气息停留在里面，广孝都有一种火山是不是离开，或者死在他这心觉寺的错觉。

一连过了两天，火山的厢房里都没有任何的异动。到了第三天早上，广孝冷眼旁观火山会不会话复前言，离开他这座心觉寺的时候，庙外突然响起一阵马嘶之声，随后不久，应门的小和尚带着附近驿站的官吏进了广孝的禅房。

没等广孝施礼，这位驿站的官吏先对着心觉寺的住持行了大礼，随后将怀里三百里加急的公文取出来，交到了广孝的手上。官吏陪着笑脸说道：“下官是来向大师报喜的，白马寺住持您的老恩师迦叶摩佛爷今晚就会回到心觉寺看望大师。大师您是迦叶摩佛爷的高足，再受佛爷的教诲日后也必定可成

佛……”

官吏说话的时候，广孝已经将手中的公文竹简打开，上面写的和官吏所说的一般无二。竹简上面还有远方驿站的公函，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白马寺住持迦叶摩今晚之前会回到寿春城中，命守城的官兵不可关门。

看到这里的时候，广孝已经没有心思去理会还在报喜的官吏。他回过身来，还是没看到火山走出厢房，便自言自语地说道：“几年不见，有点大方师的谋略了……”

第四十九章



当天天黑之后，三天都没有出门的火山终于从厢房里走了出来。就在他走出来的同时，看到远处已经有人正在举着火烛，领着一支队伍向心觉寺这里走过来。

看了一眼站在山门口带着一众和尚准备迎接的广孝，火山冷冷地笑了一下，冲广孝说道：“听说迦叶摩大师回来了，怎么，广孝禅师不亲自去城外迎接吗？那样才显得虔诚。”

“亲自前往京城接回我师迦叶摩岂不更加虔诚？”站在山门口的广孝回头看了火山一眼，微微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和尚还是安心待在庙中求取佛道的好……”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远处已经有当地官吏的随员跑了过来，和广孝客气了几句之后，便守在门口等着迦叶摩大师的到来。看到了外人，广孝和火山都闭上了嘴巴，看着远处的迦叶摩在成千上万善男信女的簇拥之下，来到了心觉寺的大门前。

当时已经快到夜半子时，当地的官员怕影响迦叶摩大师休息，命众差役驱散了跪在庙门口念经的善男信女，又客气了几句之后，便纷纷告辞，和老和尚约定了天亮之后再来聆听佛法。

送走了众官吏之后，迦叶摩便注意到站在角落里的红发男人。当下老和尚微微一笑，随后双手合十对着火山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说道：“想不到大方师会驾临心觉寺，和尚迦叶摩见过大方师。刚才人多眼杂多有得罪，还望大方师不要怪罪。南无阿弥陀佛……”

火山的头发太扎眼，只要听说过方士一门大方师的人，一眼便能把他从人

堆里面认出来。当下，火山也没有在意，按着方士的礼节回礼之后，对老和尚说道：“火山也对迦叶摩大师仰慕已久，本来想着过来见见故人师长的，想不到能在这里巧遇大师，也是天意使然。如果大师有缘路过方士宗门的话，还请到宗门稍坐。家师广仁先生也早闻大师精通佛法，还想要向大师请教佛法……”

“广仁大方师也仰慕佛法？”听到火山几句客气话，这位迦叶摩老和尚当了真。这位白马寺的住持方丈哈哈一笑，随后继续说道：“择日不如撞日，明日一早老僧便与大方师一起前往方士宗门。实不相瞒，老僧数年前便到过贵派宗门，本来想面见宣扬佛法的，可惜当时与大方师无缘，老僧被贵派看门的小方士打了出来。看到老僧头顶这个包没有？就是上次被贵派小方士打的，大方师你来摸摸，就是头顶这块……”

说到一半的时候，老和尚已经抓住了还在发愣的火山的手，将他的手掌朝自己的头顶按去。迦叶摩还没有什么，倒是大方师火山满脸的尴尬之色，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

说完之后，老和尚便开始让手下的小方士安排明天去往方士一门的行程。看着如果不是天色太晚，老和尚都想现在就和火山一起直奔方士宗门。当初他就有过收广仁为徒的想法，只是被小方士轰了出来，没有见到那位徐福大方师的亲传弟子。只要能让老和尚亲眼见到广仁，他便有把握说动那位前任大方师改投释门。当初广孝就是这么变成和尚的。

看到老和尚开始安排明天前往方士宗门的行程，旁边的大方师火山吓了一跳。当下他急忙拦住了老和尚，说道：“大师不忙，家师广仁先生现在并不在宗门，他老人家外出远游了。等广仁先生归来之时，我一定转告大师的美意，或许家师直接前往洛阳城中白马寺去拜望大师也未可知。”

听到广仁不在宗门，老和尚便有些失望。当下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之后，抓住了火山的手说道：“大方师有所不知，老僧对东土方士一门玄妙的术法也是向往已久。老僧虽然生在天竺，却有半个汉人的血脉。来到东土传播佛法的时候，也曾深究过方士的教法。在老僧看来，方士也罢，释门也罢，都是教人向善，虽不同宗却是同源。不知道大方师有没有兴趣听听老僧讲解佛法？大方师听完之后也许会有感悟，说不定会改投在释门中修行也未可知。道远、道清，

将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大师译的《四十二章经》取来。我要与大方师说法，准备好度牒、剃刀，稍后要为大方师剃度出家……”

老和尚这一通说，火山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现在方士一门以他为尊，虽然在外方士连连受到释门的排挤，不过关起门来大方师还是自有威严的。平时也只有广仁可以和火山并排而行，不过像现在这样手牵手，就连那位前任大方师都不曾有过。

现在手牵手还不算，看这架势老和尚给火山讲解完佛经就要给他剃度。自己好好的大方师不做，做什么和尚？当下火山急忙挣脱了迦叶摩的手掌，向后退了一步之后，开口说道：“且慢，讲解佛法不在这一时半刻。今日机缘巧合之下，火山能遇到大师，正巧还有一件要事，要与大师商量……”

说到这里的时候，火山突然扭过头来，冲广孝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对老和尚说道：“我保举广孝先生为白马寺的住持方丈，广孝先生虽然出身我们方士一门，不过当初徐福大方师已经预言他日后必定改投释门，今日应验了徐福大方师所言。现在广孝先生住持心觉寺，俨然一代高僧。如果住持白马寺，日后必定修研成佛，成为你们释门弟子的榜样。”

火山此言一出，广孝和老和尚迦叶摩的脸上都是呆愣的表情。广孝以为火山是为了向迦叶摩告自己的状，自己心里已经准备好应答的话，这个时候却全然无用，想不到几年不见，自己竟然猜不透火山想要做什么了。

而迦叶摩也有些始料不及，他这次本来就是为了广孝来的。啼卢寺住持本来已经是广孝的囊中之物，却被他生生地抢夺了过来，而且自己还下了法令，禁足了广孝的活动范围。这个弟子难免有些想不通，这次他就是为了说服广孝来的。

现在听到火山的话，老和尚的心里也在疑惑：方士一门想来都是恩怨分明，现在报恩不报怨，火山的名声素来就不是什么大方的人，突然间如此豁达，实在和传闻不大一样。

两个和尚的反应都在火山的意料之中，他学着自己师尊的样子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另外，广孝禅师有位叫作士戒的弟子，火山一并推荐他为啼卢寺的住持，他们师徒二人必定能将佛法发扬光大。”

“大方师千里迢迢赶到心觉寺，就是为了向我师迦叶摩住持推荐我和士戒师

徒吗？”这个时候，广孝已经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冷冷地看着火山，随后继续说道，“这个就不劳大方师费心了，我与土戒如何，我师迦叶摩自有安排。”

广孝和火山说话的时候，迦叶摩一直盯着这位大方师。等到他和广孝双双说完之后，老和尚这才说道：“大方师还有一件事情疏忽了，就算广孝、土戒师徒真的前往白马、啼卢二寺担任住持，那么老僧与我家师弟又该如何处置？”

还没等火山说话，门外又响起一个熟悉而刻薄的声音：“老和尚你还想活到那个时候吗？我敢与你打赌，广孝师徒俩成为白马、啼卢二寺的住持，必定是踩着你们师兄弟俩的尸体上去的。”

第五十章



不用回头也知道这样的话是谁说出来的，当下，就见吴勉和归不归已经走进了心觉寺。

看到吴勉出现，火山的表情有些复杂，他冲白发男人点了点头之后，说道：“你终于来赴我的三日之约了，既然你会亲自过来，那么说我应该会听到好消息……”

“我来这里和你没关系。”没等火山说完，吴勉已经打断了这位大方师的话。顿了一下之后，他看了一眼不明就里的老和尚迦叶摩，说道：“和尚，你们释门的规矩，弟子犯错了，师尊要不要跟着一起受罚？”

迦叶摩没有想到吴勉直接冲着他来，微微怔了一下之后，看了一眼好像没事人一样的广孝，随后双手合十冲吴勉诵了一声佛号，这才开口说道：“那要看弟子犯的是什么过错了，小错为师来罚，大错天下人人可罚。弟子触犯大戒，座师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那就好。”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对身边笑嘻嘻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你在这个老和尚说，他弟子都犯了什么大错。”

“这话让老人家我怎么说得出口？”归不归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随后对老和尚继续说道，“我老人家记得你们和尚要守四大戒律，是吧？什么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邪淫，不得妄语的。迦叶摩大师，如果你的弟子犯了偷盗大戒，应该怎么处置？你会不会受到连累？”

“偷盗……”迦叶摩皱了皱眉头，随后继续说道，“偷盗是四大戒律之一，释门弟子若犯要革除门墙，座师有教导无方之罪，罚五十法杖，取消一切僧职。老施主，不知道老僧哪位弟子犯了偷盗大罪？偷盗了什么宝物，还要劳

烦你与吴勉施主亲自过来问罪？”

“别提了，老人家我也是瞎了眼。”归不归苦笑了一声之后，看着表情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广孝，说道，“当初听说你这位广孝大和尚也是一位有修行的高僧，这才把我老人家的爱子送到广孝的门下为徒。本来想借着佛法打消他心里的妖性，谁能想到孩子回家告诉我老人家，在他师父广孝的禅房里发现了我们家的东西。老和尚，广孝白天出家为僧，晚上夜盗千家万户的，这也算是替你们佛陀添香油吗？”

“在广孝的禅房里面发现了贵府的东西……”迦叶摩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对他说道，“广孝，你可曾不问自取，在施主的家中拿过一针一线？”

广孝低头施礼，回答道：“弟子长居心觉寺，除了每天带着众僧出去化缘之外，都是在寺中研修佛法，并不曾私下出寺，更加谈不上到施主家中不问自取了。这当中归不归施主可能有什么误会，还望大师明察。”

“有没有偷盗，我们到广孝大师的禅房里一看便知。”归不归笑了一声之后，冲寺外招手说道，“傻儿子你进来，我们现在去你师父的禅房，你告诉我哪里发现咱们家的东西，你自己去找出来。”

“老家伙你也别害老子，广孝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别老子给你们找着了那件东西，他再灭了老子的口。”这个时候，百无求从庙后藏身的地方现身。二愣子现在还穿着当初在心觉寺出家时候的僧衣，有些紧张地看了广孝一眼后，继续说道：“老家伙，要不然还是算了吧？反正你家大业大也不在乎这点东西，就当布施给和尚了……”

后来在归不归和迦叶摩老和尚的反复劝说之下，百无求终于答应带着几个人去了广孝的禅房。众目睽睽之下，百无求竟然在广孝存放僧衣的箱子里，找出一张写满字迹的绢帛。将绢帛丢给老家伙之后，二愣子说道：“就它了，老子记得清楚，上次在那个什么徐福家里，拿出来的就是这个。老家伙，上面写的是长生不老的方子吧？”

“原来施主你把公子送到广孝这里，就是为了栽赃的。”广孝看到百无求从他的箱子里翻出了绢帛，没有丝毫意外。顿了一下之后，他回身冲着自己的座师说道：“师父您知道广孝还是方士的时候，已经是长生不老之身了。天下

人人皆求长生，唯独弟子不需要……”

“那可不好说。”这个时候，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谁知道你是不是想将这个丹方交给你释门长辈的，到时候释门子弟人人长生不老，也不用求佛了，天底下到处都是佛陀。”

说话的时候，白发男人已经冷笑着将目光对准了盯着归不归手中长生不老丹方发愣的迦叶摩。被身边的弟子提醒之后，这位白马寺的住持这才反应过来，冲吴勉说道：“请施主慎言，虽然天下人人皆可成佛，不过佛陀只有佛祖释迦牟尼一人独尊，还请施主万勿妄言。”

听了老和尚的解释，吴勉难得地冷笑了一声，并没有作答。这个时候，归不归嘿嘿一笑，将手里的绢帛朝迦叶摩晃了一下，说道：“老和尚，你也以为我们这是用这件宝物来栽赃你的宝贝弟子吗？那老人家我不依，这个官司咱们打到皇帝那里，也要找人给我们做主。”

归不归手中是让人长生不老的丹方，皇帝知道有这件宝贝的话，眼睛早就红了，哪里还会再管什么和尚不和尚的？只不过除了老和尚被蒙在鼓里之外，在场其他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失败的丹方，制成的药会不会让人长生不知道，但却一定让人变成疯魔一样的人物。

广孝虽然也知道这丹方的底细，不过却不方便对老和尚明讲。虽然迦叶摩心里明白广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亲眼看着赃物从广孝的箱子里面被找出来，想替自己这弟子说几句话，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看热闹的大方师火山突然说道：“还以为是什么，原来是这件小玩意儿。归不归先生你可能是误会了，这个丹方是我送给广孝禅师的，作为让我借宿寺庙的谢礼，归先生你回府好好找找，你的丹方应该是遗落到了什么地方。”

“大方师说这是你送给广孝禅师的？”听到了火山的话之后，归不归的眉头便皱了起来。老家伙和吴勉对了一下眼神之后，正想要说这丹方是他们所有，怎么会到火山手里的。

就在这个时候，火山又说道：“这本来就是徐福大方师所著的丹方，我送给谁是方士与释门的私事，归不归先生你们连这个也要管吗？”

不止是吴勉、归不归，就连广孝也想不明白火山这是什么意思。他本来应

该恨自己入骨才对，突然开始替自己开脱，这位大方师到底想要做什么？

看到火山极力维护广孝，归不归马上变了口风：“那老人家我回府看看，可能是记错了，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丹方老人家我存了不少，可能是记差了也不一定。”

说完之后，他冲老和尚迦叶摩和广孝客气了几句，随后便拉着面沉似水的吴勉和他的便宜儿子出了心觉寺。看着他们三个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火山的心里也跟着叹了口气。

吴勉、归不归从心觉寺走出来的时候，就见山门旁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小孩子蹦蹦跳跳地到了他们的身边，冲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被你猜中了，这心觉寺地下还真藏着俩人。”

小孩子说完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冲吴勉说道：“怎么样，你输了吧？”

第五十一章



当初他们再次回到寿春城的时候，便得知广孝已经在心觉寺做了几年的住持。后来老住持迦叶摩给广孝下了禁足的法旨，之后这位心觉寺的新住持便成天待在寺庙里，除了每天在附近象征性地化缘之外，几乎没有离开心觉寺一步。

从鹏化殷的嘴里知道这些之后，归不归便有些怀疑广孝的用意。虽然看起来他好像是被迦叶摩束缚在心觉寺中，外面的事情都由他的弟子士戒抵挡。不过归不归实在是太了解这位昔日的同门师弟了，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庙中，不出去兴风作浪就不是他广孝的风格。再说迦叶摩的禁足令是九江郡范围内，而广孝死守一座心觉寺，这个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当下，老家伙便将自己的便宜儿子送到心觉寺做和尚。归不归也没指望百无求能发现什么东西，只是让二愣子缠住广孝，给小任叁创造机会。这时候心觉寺已经名声在外，防着有修道之士拍迦叶摩的马屁，前来拜访这座寺庙，广孝就算有什么东西也不敢放在寺庙里，按着归不归的设想，东西应该是藏在了寺庙的地下。

为了能干扰到广孝，不让他发觉小任叁的动作，老家伙也是豁出去了，打发百无求大半夜去广孝的禅房，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过就是这样，小家伙也不敢太靠近寺庙正下方的位置，只能每天晚上远远地窥探着寺庙的地下。就这样，在寺院地下发现了一个好像是地窖的所在，小任叁也只敢查到这里，再往前走就要被广孝发现了。

怕广孝会怀疑到这里，也防着他会和外面的士戒接触，归不归索性继续将百无求留在这里。现在广孝要继续做心觉寺住持的话，便不会轻易对二愣子下手。而且归不归平时也天天泡在心觉寺当中，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老家伙

也会看出一些端倪。

本来归不归的计划是，找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亲自过来放一把火，趁着寿春城百姓都来救火的时候，他死死缠住广孝，让小任叁去查看心觉寺地下藏着什么东西。只不过他的计划还没有开始，那位大方师火山已经亲临这里，打乱了他的计划。

最后也是无奈之下，归不归这才出了这么一个类似闹剧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吴勉最好也要参与进来。要不然广孝、火山都不是傻子，看着归不归自己出来闹事，谁知道那个白头发男人会不会在暗地里做点什么？

不过说动吴勉多少有些困难，这个白发男人平时也不怎么给老家伙面子。好在这次他对寺庙下的“地窖”里面有什么东西，和归不归产生了一些分歧。老家伙怀疑地下藏着的是两位许久没有露过面的问天楼楼主，而吴勉不相信广孝会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心觉寺下面应该是广孝可以突然发难的法器。

最后归不归诱导吴勉打了一个赌，赌地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如吴勉所说，地下藏着什么法器的话，老家伙便答应这个白发男人一件事情。反之，吴勉之后什么都不能做，要专心致志给归不归寻找解除他身上封印的办法。

刚才归不归进到寺庙的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施展了可以蒙蔽人心智的术法。这样的术法只对一般的修士有效，对广孝、火山这样的大修士便没有什么作用。不过就算这样，也可以掩盖住小任叁在地下散发出来的气息。平时这样的术法也逃不开这几个人的耳目，不过有吴勉、归不归不停地干扰，广孝也很难察觉小任叁已经不声不响地钻进了地下。

小任叁在地下发现两个人的踪迹之后，便马上退了出去。因为如果地下真藏着两位楼主的话，凭着小任叁现在的这点术法，一百个捆在一起也不是那位戴着面具楼主的对手。

看着归不归嬉皮笑脸的样子，吴勉冷冷地哼了一声，不咸不淡地说道：“输？未必，任叁也没看到藏在地下的两个人是谁。你赌的是两个姬牢，也说不准是别人藏在这里。”

“等一下，老家伙，你是说刚才让任老三下去查了？”怕百无求嘴快露馅，归不归一直没有告诉他，现在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之后，百无求的眼睛便瞪了起来，看了一眼蹦蹦跳跳的小任叁之后，他没好气地冲归不归继续说道，

“老家伙，寺庙地下真藏着那俩楼主的话，你就不怕任老三出事吗？不是老子吓唬你，任老三能发现那俩楼主，那俩楼主也一定能发现任老三。老家伙你就不怕任老三一去不回吗？”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傻儿子，我们几个加上火山、迦叶摩都在头顶上，两个楼主只有一个还能动手，你是楼主那个时候能怎么办？只要头顶上几个人没有把他们俩挖出来的意思，那俩人就只能装作没看见，等到人散之后再想办法离开。再说，还有可能他们俩想离开都离开不了……”

“老家伙你就看着他们俩离开吗？”百无求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之后，对归不归继续说道，“要不咱们再回去，按着你以前想的那样，把那个寺庙一把火点了。”

归不归看了自己的便宜儿子一眼，似笑非笑地说道：“那俩楼主就要谢谢你了，可以趁乱逃走……”

没等归不归说完，吴勉已经想明白老家伙刚才话里的意思。白发男人猛地回头看了心觉寺一眼，嘴里说道：“地下的两个人——是被广孝关在里面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吴勉已经转头看着归不归。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老家伙，你早就知道这个，是吗？”

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老人家我也是瞎猜，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和广仁、火山他们一样，谁能说清楚我们和方士是什么关系？就一句话，我们上辈子欠他们师徒的，这辈子还……”

老家伙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望天山上的草庐旁边，站着一个方士打扮的白发男人。他突然没有征兆地打了一个喷嚏，这人正是方士一门的前任大方师广仁。

喷嚏过后，广仁突然笑了一下，看了一眼完全没有感觉到他存在的两只铁猴子之后，自言自语道：“多少年没有打过喷嚏了，谁在背后说我呢？归不归还是广孝……”

一场闹剧之后，火山被迦叶摩留在了心觉寺里。老和尚也不睡觉了，拉着这位大方师直接去了佛堂，又命小和尚将自己随身携带的佛经都搬来。他要一点一点地和火山讲解佛经，看样子天亮之前不把火山的头发剃下来，老和尚誓不罢休。

就在这个时候，广孝在外游方的弟子士戒突然回到了庙里，广孝带着士戒

去佛堂见了迦叶摩大师，在这里士戒和火山再次相见。当初二人在方士一门中是齐名的人物，现在一个成了大方师，另外一个改换门庭成了小和尚，想起过去方士宗门的种种往事，士戒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火山似乎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已经剃了头的士戒，当下和士戒简单地客气了几句之后，便找了个理由向老和尚告假。说天快亮了，不能耽误他们释门弟子的早课。当下火山回到厢房休息，等到早课之后，再来找迦叶摩大师攀谈佛法。

看着火山走了之后，老和尚将广孝叫到了身边，看了他半晌之后，说了一句：“广孝，你还是放不下吗？”

第五十二章



听了老和尚的话之后，广孝沉默不语。迦叶摩叹了口气之后，又继续对自己的弟子说道：“你是长生不老的人，放不下的话只能无休无止地痛苦下去。今天我不和你讲佛经，只和你说道理……”

说话的时候，老和尚将身边灌满茶汤的水壶端了起来。广孝见状急忙拿起身边的茶碗，双手将茶碗递了过去。看着自己的师父亲自倒茶，广孝恭敬地说道：“广孝不敢当……”

广孝说话的时候，他手中的茶汁已经满溢。老和尚却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源源不断地将茶汁倾泻到广孝手中的茶杯里。和吴勉当初遇到徐福那次不一样，广孝手中茶杯里面的茶汁瞬间洒了出来。不过迦叶摩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而广孝则一动不动地举着茶杯站在原地，任由滚烫的茶汁顺着他的手指流淌到地上。

直到老和尚将满满一壶热茶汁都倒干净了，广孝这才微微一笑，将茶碗当中的茶汁一饮而尽。见自己的弟子将茶汁喝完之后，迦叶摩这才指着湿漉漉的地面说道：“为了一碗茶汤，却废弃了一壶茶。因为你的执着，广孝，你要放弃整个天下吗？”

这个时候，广孝也跟着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似乎有话要说，不过话到嘴边还是摇了摇头，又将嘴巴闭上，继续低着头不发一言。看到广孝连戏都懒得演了，老和尚摇了摇头，随后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广孝，从今天起老僧便在心觉寺里陪着你。白马寺的住持我已经请摄摩腾大师接任，你一日不解开心结，我便一日留在心觉寺中。在我圆寂之前，如果你还是解不开心结的话，我便收回你的释门度牒。广孝，到时候你便和我佛无缘。你要搅乱天下也罢，自

己去做皇帝也罢，都由得你，再无人干涉……”

这几句话算是打动了广孝，释门这几年如此昌盛，几乎是广孝一人的功劳。他本来谋划依托着释门的力量，取代流传千年的方士。眼看已经成功了大半，想不到这个老和尚几句话便要夺了自己的僧级。那么自己这么多年就算是白忙活了，现在释门已经起来，再想找第二个宗教同时取代方士和释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权衡利弊之后，广孝跪在了老和尚的面前，说道：“广孝执着了几百年，虽有佛法庇佑，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过来的。请师父再给弟子几年的时间，我佛普度万世，广孝也是世间之人，假以时日一定会放下执着。成佛不敢去想，能像师父这样度化天下人也是极好的。”

“好，那老僧我便多活一段时日，看着广孝你放下心中的执着。”说了半天，老和尚终于看到了些许希望。如果刚才广孝说他已经放下了执着，迦叶摩便会认定他在妄言。现在广孝口口声声说要给他时间慢慢淡化，老和尚以为自己的弟子走了心。

怎么说，迦叶摩也是和广孝有着多年的师徒之谊的。而且他在这个弟子身上也是寄予了厚望的，也是因为广孝长生不老的体质。迦叶摩还想着有朝一日，释门能在这名弟子的身上发扬光大。

这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微亮，老和尚也有了倦意。他长途奔波回到寿春城，又是整整一夜未睡，加上他已八十多岁了，现下满脸都是萎靡的神色。这时，广孝借口要去给弟子们讲授早课，请师父回到他以前居住的厢房休息。侍奉师父睡下之后，广孝便悄无声息地从这里离开。

老和尚躺在床榻上，没有多久便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一个声音对老和尚说道：“大师醒来，听闻大师要见方士广仁。广仁特此前来拜望，大师醒来……”

老和尚在睡梦当中打了一个哆嗦，随后他猛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就见一个三十岁不到的白发男人正站在他的面前。见到老和尚醒过来之后，这个白发男人笑了一下，说道：“方士广仁，惊扰到大师了，还望大师恕罪。”

“你是大方师广仁！”听到白发男人的名号之后，老和尚翻了个身立即从床榻之上站了起来，一把抓住了白发广仁的手，继续说道，“老僧久闻大方师

的威名，之前本来特意去过方士一门拜见，不过可惜当时无缘……”

“大师，广仁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方士，现今方士一门只有一位大方师火山。除此之外，再无人可自称大方师。还望大师不再妄言。”说到正题之前，广仁先是纠正了老和尚称呼上的错误，随后微微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方士广仁本应从庙门正途前来拜望大师，不过广仁还有外事在身，不方便肉身本尊前来，只能取巧来拜见大师。还请大师原谅。”

广仁说话的时候，老和尚已经发现了自己身边的变化。他本来身处的厢房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间草庐，看着周围的景象眼熟，不正是当初吴勉、归不归在望天山上修建的那座草庐吗？当初自己还赖在草庐外面几天，本来想收吴勉、归不归他们为徒的。自己怎么会突然间到了这里？老和尚诧异了片刻之后，便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还在梦中，这位前任大方师竟然进到了自己的梦里，还将梦里的景象变成了望天山的草庐。

“大……广仁施主真是好手段，竟然能潜进老僧的睡梦当中。”老和尚哈哈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刚才老僧还和火山大方师提到了施主。火山大方师说施主在外远游，想不到施主的术法玄妙，如果不是置身其中，老僧自己都不会相信。”

说到这里，老和尚的话锋一转，又对广仁诉说当年是怎么去的方士一门，又怎么被小方士打了出来。如若不然的话，弄不好当初广仁已经出离方士一门，跟着他去做和尚了。然后他又去了东海，本来打算去找那位大方师徐福的。只要找到那位传说中的术法第一人，迦叶摩便有把握用佛法感悟他，将他也收入释门门下。

广仁微笑着听完了老和尚的诉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插嘴。一直等到迦叶摩说完之后，这位曾经的大方师才淡淡一笑，说道：“大师的佛法精妙，可度天下与佛有缘之人。不过广孝，大方师还是不要费心了。他只是借用释门暂时落脚而已。他会反出方士一门，日后早晚也会反出释门。还请大师早做提防。”

“刚才老僧还说广孝放不下，现在看来放不下执念的是广仁施主你。”和尚摇了摇头之后，继续说道，“佛度一切有缘之人，施主……”

“既然大师认为自己没错，广孝还是可度化之人，那么为什么不将他带去洛阳城的白马寺？就算不将住持之位让给他，给他一个监寺大和尚总是没有问

题吧？”没等老和尚说完，广仁极为少见地插嘴继续说道，“大师将广孝拘于一隅，不就是不放心他还在纠结往事，否则又是为了什么？”

说到这里，广仁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身边两只无所事事走来走去的铁猴子，随后继续对迦叶摩老和尚说道：“大师，广孝之事还是请你早做打算。如果错过了时机，只怕到时候天下没人再能降住他。”

第五十三章



迦叶摩沉默了半晌，他早已看出广孝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整个佛门或许都会因为此人声名远播（别看现在东土一片佛法昌盛的样子，那是现今皇帝刘庄一人崇信佛法，下面的官员、百姓跟风而已，哪一天刘庄驾崩，局面如何还是未知之数），用得不好天下或许都会被广孝搅得天翻地覆。

看迦叶摩不说话，广仁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广孝本来就是方士，他的座师正是我师徐福大方师。当年徐福大方师都放弃的人，大师还是不要自寻烦恼的好。”

本来老和尚一直沉默不语，不过听了广仁的这几句话之后，却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冲前任大方师说道：“广仁先生，我佛慈悲，普度天下人。徐福大方师就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可也并不是佛。徐福大方师做不到的事情，在我佛的佛法感召之下，也未必做不到。广仁先生是方士当中的魁首，不过毕竟还是没有接触过佛法。来来来，我这里……”

说话的时候，老和尚回头要去找自己随身携带的佛经，不过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在梦境当中，微微叹了口气之后，继续对广仁说道：“广仁先生方便的话，可来心觉寺找老僧畅谈佛法。或许见识了佛法广大之后，广仁先生会留下来和老僧一起精研也未可知。”

看到老和尚拼命要把自己往释门里面拉，广仁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如果真有那一天，广仁一定亲自前去拜望大师。时辰不早了，耽误大师休息，真是罪过……”

广仁说这话的时候，老和尚觉得有一股吸力将他向草庐外面吸过去。就在他被吸出草庐的一瞬间，他猛地一睁眼睛，就见自己依旧躺在禅房当中。刚才发生

的事情历历在目，想起没有把身边的佛经交到广仁的手上，老和尚连叫可惜。

老和尚虽然醒了过来，不过刚才的梦境却还没有结束。在老和尚被吸出草庐之后，广仁也跟着几步走了出去。就在这位前任大方师走出草庐的一瞬间，他周围的景象突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见本来还是望天山上草庐外面的景象，突然变成了方士宗门里面的道场。道场里坐着一百几十个方士，正在聆听中间的大方师火山给他们讲授经法。看到自己的师尊进来，火山急急忙忙站了起来，躬身对广仁说道：“有劳师尊奔波，不过不知道那和尚听进去师尊的劝导了没有？”

“也是难为大方师了，梦境当中还在教导门人。”广仁冲自己的弟子微微一笑了一下，看着还木然坐在周围的方士弟子，说道：“尽人事而已，该做的都做了，就算天意不可违，也总算无愧于心。”

听了广仁的话，火山的神色便暗淡了下来。见自己的弟子这般模样，广仁反而冲他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上次你用了占祖之后，还没有说看到什么了。本来你是大方师，我一个小方士不应该多言的。不过我的好奇心最近越来越重，大方师，有我能知道的事情吗？”

火山犹豫了半晌之后，还是摇了摇头，随后朝广仁跪了下来，说道：“请师尊见谅，此次方士一门如果遇到灭顶之灾，皆是火山身为大方师的一人之责，弟子不敢牵连到师尊……”

“现在你是大方师，大方师跪在地上真是让我为难。”说话的时候，广仁也朝火山跪了下去，随后冲脸色诚惶诚恐的大方师继续说道，“那么我不问你看到什么了，大方师只需回答这次大祸有解还是无解就好，这个总是可以的吧？”

看到广仁冲自己双膝跪倒，火山的神色已经吓得煞白。当下他急忙将自己的师尊搀扶起来，不过他还是沉默了半晌，最后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对广仁说出两个字：“无解。”

“明白了。”广仁拍了拍火山的肩膀，柔声说道，“看来不是一个广孝兴风作浪那么简单，既然如此，那就更没有什么了。大方师累了，回去休息吧。”

广仁的话说完之后，火山身后的道场大门突然打开，一股强大的吸力瞬间将大方师吸了出去。火山被吸走的一瞬间，道场里跪着的众方士也同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偌大的道场当中只剩下广仁孤零零的一个人。看着刚刚火山坐着的

位置，广仁微微叹了口气，随后自言自语地说道：“无解？我做错了一次，希望你不要再错第二次……”

火山睁眼醒过来之后，看着自己所在的厢房发呆，好像还没有从梦境当中缓过来。半晌之后，听到外面和尚来回走动的声音，他这才收回了思绪，喃喃自语道：“有解无解又能怎么样？结局还不是一样？”

站在道场里面半晌，广仁这才将自己的术法卸掉，道场转眼间又变回到望天山上的草庐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座草庐，这位前任大方师喃喃自语道：“能在这里隐居，也是不错……”

“你还没有从梦里出来吗？还是这么不要脸的话才是你的心里话？”没等前任大方师说完，就见吴勉、归不归正从山坡上面走下来，刚才那句话正是从白发男人的嘴里说出来的。

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之后，广仁苦笑了一声，说道：“我还以为在这里不会见到熟人了，本来打算要走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见到你们几位。你们不在寿春城中拜佛，这么早就回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还不是怕有人趁着老人家我们几个不在家，过来偷东西嘛。”这时候，归不归嘿嘿一笑，随后对正帮吴勉瞪着广仁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去看看家里的东西少了什么没有……”

他们几个人本来打算趁火山、迦叶摩都在心觉寺的时候，搞点事情然后趁乱将广孝藏在庙下的两个人挖出来的。和广仁、火山师徒比起来，广孝才算是真正的对头。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还没有了结，不管他这次打的什么主意，吴勉、归不归都不会让他称心如意。

想来想去，还是让两只铁猴子去捣乱的好。就算火山、迦叶摩事后算账，也可以将屎盆子扣在大术士席应真的头上。这个分明就是大术士的弟子炼制出来的法器，和吴勉、归不归他们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个时候，归不归突然发现和两只铁猴子失去了联络。按着当初百里熙教授的操控之法，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沙弥和比丘的存在。一开始老家伙还以为这是百里熙到了，或者收走了两只铁猴子。不过想着这多年也没有再得罪过那位炼器第一人，怎么着他也不会收回两只铁猴子都不对他们说一声吧。

既然不是百里熙做的，那么就是有一位术法通玄或者精通法器的人到了他们

的草庐。老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好久都没有露面的大术士席应真，不过真的是那位老术士到了的话，应该第一时间就冲进寿春城找小任叁亲热了。既然也不是席应真的话，那么有那个本事又没去海上钓鱼的，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打发走百无求之后，归不归冲广仁笑了一声，看了他身后大开的房门之后，说道：“看来广仁大方师你还真的看上老人家我的这座府邸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老人家也不是不能割爱。这样，听说徐福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什么东西让老人家我看三天，这座府邸便割让给大方师。怎么样？这可是明摆着便宜广仁你的。”

第五十四章



归不归一口一个府邸的，要是没见过他这几间草房子，还真以为他这大宅子和皇宫差不了多少。当下广仁哑然失笑，顿了一下之后，对老家伙说道：“归师兄，你要的东西已经被徐福大方师收回。听说你们已经去过东海，见过了徐福大方师，想要的话，还要劳烦归师兄你再走一趟，亲自向徐福大方师讨要吧。”

回想起那次东海之行，归不归便没有兴趣再走第二遍。当下老家伙嘿嘿一笑，冲广仁说道：“那还是算了吧，估计徐福老家伙也不想看见老人家我。不过广仁大方师你是稀客，好不容易来一趟，进来喝杯……开水再走嘛。”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重新指使两只铁猴子。见到两只铁猴子收了她的指令出来转了一圈之后，老家伙的心这才算放下。随后他继续对广仁说道：“对了，广仁大方师你既然到了寿春，那么说来应该已经见到火山那孩子了吧？不是老人家我说他，火山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大方师了，还是没有什么城府，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跟着大方师你学了什么。好好一个挑拨离间、借刀杀人的计策弄得瞎子都能看出来，不是老人家我说他，火山这孩子连大方师你一半的城府都没有学到。”

虽然广仁没有在场，不过他也能猜到火山的所作所为。方士一门现任大方师孤身一人在心觉寺的和尚堆里，走的就是归不归所说的路子。可惜火山生性刚毅，打打杀杀的还好，像这样斗心眼的活还真不是他的所长。

归不归的话刚刚说完，小任叁突然好像说漏嘴了一样，对老家伙说道：“老不死的，也许火山和我们一样，也是去查和尚庙下面藏着的那俩人呢？就兴你看出破绽？他火山凭什么看不出来——你眨巴眼睛做什么？我们人参又说错什么话了？”

“心觉寺下面藏着人……”这个时候，已经准备要走的广仁也来了兴趣。那座寺庙下面摆着阵法，广仁也并不在意。怎么说这里也算是东土寺庙的祖庭之地，庙前庙后摆几个阵法也没什么可说的。而且看着阵法的样式，就是广孝从他们方士的阵法当中变化而来的。广仁想要破坏阵法也是举手之劳。就是因为太轻而易举，这位前任大方师才会觉得阵法下面的东西无足轻重。

“大方师你别听小孩子瞎说，庙里面除了光头和尚还能有什么？”归不归打了个哈哈之后，继续说道，“再说火山大方师就在心觉寺住了几天，广孝真想要藏谁的话，还能瞒得住火山那孩子的眼睛吗？”

自从广仁下了方士一门除了火山之外，不得称呼其他人大方师（徐福除外）的法旨之后，也就是归不归这个老家伙敢在他的面前，左一句广仁大方师，右一句火山大方师的。广仁已经说过他多次，不过老家伙再见面依然没有改口的打算。当下广仁也算默认给老家伙一个特例，就当听不出他话中的毛病。

“归师兄说得有理，寺庙里面除了和尚，还能有谁？”广仁冲小任叁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和尚的事情让他们和尚解决，我是方士，不参与和尚的事情。”

说完之后，广仁看了一眼头顶上的太阳，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赶回宗门，就不打扰几位清修了。下次路过宗门的时候，还请你们几位进去做客。”

“没兴趣。”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上次还以为我们是友非敌，不过替你们挡住了灾祸之后才知道我一厢情愿了。大方师，下次再用我们几个傻子做苦力之前，先说明白我们到底是友还是敌。”

看着吴勉心里对上次方士宗门的事情记仇，广仁也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随后干巴巴地解释道：“上次只是一场误会，大方师回援不及，事后火山大方师也很是懊悔。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他应该会向几位解释。”

“下次？那么这次干吗不解释？”这个时候，在草庐里转了一圈的百无求走了出来，看着广仁继续说道，“刚才我们见过你们家火山了，也没见他解释啊！怎么？他的面皮薄不好意思当着外人的面解释？小爷叔，老家伙说你和火山见过面了，趁着我们没看见，他悄悄给你磕头赔罪了？”

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眼睛看着广仁，嘴里向百无求回答道：“大方师给

我这一介草民赔罪？你猜猜会吗？”

上次火山来见他，竟然是想要他重新回到方士门中，还许诺要将下一任的大方师之位留给他。也就是他心高气傲，心里压根就没有做大方师这个念头。换作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已经上赶着跟在火山身后摇尾乞怜了。

看到吴勉和百无求二人一唱一和，广仁也知道再留在这里也无用，当下客气了一句之后，便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了这里。

看着广仁离开之后，小任叁冲老家伙哈哈一笑，说道：“老不死的，刚才我们人参说得怎么样？像不像说漏嘴说出来的？”

“下次记得说完之后，别一个劲地看老人家我，一看就知道咱们俩串通好的。”归不归鸡蛋里挑骨头地说了几句之后，冲广仁消失的位置说道，“这次也该轮到这位大方师睡不着了吧，正好省得找老人家我的麻烦了。”

说到这里，老家伙回头看了一眼吴勉。顿了一下之后，他冲这位白发男人说道：“本来这是好事，不过怎么一想到广仁他们师徒俩大闹心觉寺，我老人家就一直心慌？替广仁高兴的？”

见到两只铁猴子并没有什么意外，当下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人索性直接带着这两只铁铸的畜生回了寿春城，将这座草庐留在望天山上，因为两只铁猴子的关系，附近的山民也不敢过来窥视。

回到了寿春城之后，鹏化殷派去盯着心觉寺的人传回消息。迦叶摩老和尚做了什么噩梦，睡醒之后便将广孝叫到了他的禅房里面。这一对师徒俩不知道说了什么，一直过了一个半时辰，广孝才从迦叶摩的房间当中走了出来。

又过了没多久，迦叶摩亲自拿了随身携带的一套佛经送到火山所在的房间。不过火山大方师好像是太过劳累了，老和尚叫了几声都无人应门，最后只得将经文留在火山的门口，还特意吩咐了小和尚，一旦火山大方师取走佛经，一定要马上告知他。

现在心觉寺里除了和尚和进庙烧香的善男信女之外，还有不少九江郡的官吏。迦叶摩大师是当今皇帝身边的红人，虽然没有官职，不过受皇帝宠信的程度，比起三公九卿这样的大人物也差不了多少。

一直到天黑的时候，这些官员和上香的百姓才陆续离开。就在最后一个香客走出山门，小和尚们开始打扫寺庙，准备一会上晚课的时候，一天都没有露

面的大方师火山突然从自己的厢房里走了出来。得到了消息的老和尚马上跟了出来，对火山笑着说道：“大方师，今晨尊师用术法给老僧托梦，说要查看几本佛经，还请你……”

老和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脚下的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还没等迦叶摩反应过来，地面上就出现了一道一道龟裂的痕迹……

第五十五章



就在龟裂出现的同时，正在准备晚课的广孝突然从佛堂里冲了出来。门口的和尚就觉得眼前一花，自家住持已经冲出来将他的师父迦叶摩拉到了一边。

就在广孝拉开迦叶摩的一瞬间，老和尚刚才所站的地面突然坍塌，出现一个一丈有余的窟窿，随后一股罡气从坍塌的窟窿里喷发出来。刚才簇拥着迦叶摩站在这里的几个小和尚被罡风扫到，被罡风吹到的部位瞬间一片血肉模糊。其中一个小和尚的身体直接被罡风打得粉碎，好像血雾一样飘散在空气当中。

就在众人惊恐万分的时候，从窟窿里传来一个满腔怒气的声音：“广孝！我说过重获自由之时，就是你殒命之日！你在哪里？过来引颈受死……”

说话的时候，一个身穿破烂麻衣、头戴恶鬼面具的男人从窟窿里蹿了出来。也不知道被关了多久，他出来的时候身上散发出一阵恶臭，连距离他较远的小和尚都闻到了。

刚才就在广孝拉开迦叶摩的同时，大方师火山也发觉到脚下的异动，他已经先一步退出几丈远。看到从地下窜出来的这人之后，大方师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广孝，古怪地笑了一下，随后身子突然腾空而起，轻飘飘地落在了寺庙的屋顶塔尖上，冷眼看着下面的一举一动。

从地下出现的这人正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他和另外一个自己已经被广孝囚禁在这里几年了。另外一个楼主因为失去了术法，只是被一根铁链锁着，不过好歹也有一定范围的自由。

而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被广孝用禁锢术法的法器捆绑着。为了防止他凝聚术法，这法器的一头直接扣在楼主的心脉上。只要他稍有凝聚术法的意图，法器就会一把扯断他的心脉。

饶是这位面具楼主是长生不死之身，心脉扯断之后还可以迅速恢复，但这样时不时就来一下的巨大痛苦还是让他生不如死。最惨的是修道之士有时凝聚术法是身体的自然反应，根本就无法控制。经常是前一刻两位楼主还在苦中作乐地说笑几句，下一刻这位楼主便已经口吐鲜血、命悬一线了。

就在片刻之前，这位楼主的身体周期性地开始凝聚术法。刚刚感觉到的时候，他已经在咬牙等着死一次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面具楼主发现术法凝结之后竟然没有再受那生不如死的痛苦，这时候他才发现那件扣在自己心脉上的法器，不知道是不是年深日久的缘故，已经断成两截。

当下，楼主将法器从自己的身体里抽了出来，随后便感觉到自己的术法好像江河入海一样慢慢充盈起来。面具楼主本来就是术法大家，知道如何快速充盈术法的技巧，只是片刻的工夫，他的术法便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面具楼主先是拧断了另外一个自己身上的锁链，将他藏好之后，便使用术法瞬间将头顶上的牢笼轰出了一个大洞。随后面具楼主从下面蹿了上来，一心一意要找广孝报复。

很快，这位楼主便在人群当中发现了广孝，当下他仰天长啸一声，随后电闪一般向广孝扑了过来。

混战当中，广孝将自己的和尚师父一把推给了身边的小和尚，吩咐小和尚带着他逃离这里的同时，他的手心里吐出一柄长剑，迎着冲过来的面具楼主劈了过去。

楼主现在几乎全身赤裸，手上也没有法器，虽然术法要强过广孝，奈何被囚禁的日子太长，时不时又要在生死之间走一趟，此时身心俱疲，但就是这样两个人还是打了一个平手。只不过在周围的和尚眼里，两个人已经化作两个人影，在闪电雷鸣当中时不时就要冲撞一下。至于二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二人争斗的过程极短，只是几个呼吸的工夫，二人接触的位置便爆发出一声巨响。随后就见两个满身是血的人影飞了出来，其中一个将整间佛堂都撞塌的人正是这里的住持和尚——广孝，另外一个将心觉寺外墙撞塌的就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姬牢了。

两个人都是身受重伤，广孝手中的长剑剑身已经寸断，就这样他还是死死握

着只有几寸剑刃的剑柄，挣扎着要爬起来，只是刚刚爬到一半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就见他心口的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哗哗冒血的窟窿，顺着这个窟窿能看到里面正在跳动的肝脏。看来刚才他的动作只要有一点点停顿，这心脏便已经被楼主挖出来了。鲜血喷出来之后，广孝再次摔倒在地上。

另外那位面具楼主比他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常年游走在生死之间，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晕倒在地之后便没有再醒过来。这个时候，站在屋顶塔尖上面的火山轻飘飘地落了下来，冲两个人冷笑了一声之后，两只手同时动作，对着晕倒在地的两个人各自虚抓了一把。

就见两个昏迷不醒的人竟然双脚离地飘了起来，随后飘到了一起。如果不是两个人翻着白眼的样子，谁看着都不像是已经昏迷不醒的人。

将两个人固定住之后，火山又慢悠悠地走到了窟窿旁边，低头看了一眼下面的景象之后，对下面的人说道：“是楼主在下面吗？是你自己上来，还是我到下面去请？”

窟窿里面沉默了片刻之后，那位已经失去了术法的楼主的声音便传了上来：“下面没有楼梯，大方师也没有给我绳索，还是劳驾你使用术法将我带出去吧……”

火山回头看了一眼两个晕倒的人没有苏醒的迹象之后，对着窟窿里面虚抓了一把，随后做了一个伸手向上提拉的动作。随着大方师的手向上抬起，就见那位楼主从窟窿里飘了出来。见到楼主的双脚离开洞口之后，火山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将他放置到了自己的身边。

看着两个楼主和广孝都已经是自己的囊中物之后，火山的眉毛反而皱了起来，自言自语道：“为什么和我想的不一样……”

这个时候，迦叶摩挣脱了身边的小和尚，快步走到火山的身前，说道：“大方师想要怎样处置广孝？ he 现在是释门弟子，并非是以前的方士广孝。大方师来处置释门弟子广孝，怕是有些不妥当吧？”

火山回头看了老和尚一眼，怪异地笑了一下之后，说道：“大和尚，你们释门弟子都在寺庙下面关押囚犯吗？虽然现今皇帝崇信佛法，不过我可没有听说过什么时候下过圣旨，和尚也开始兼做大牢的牢头。心觉寺关押囚徒，那么你的白马寺下面又关押着谁呢？”

放在几年前火山可说不出这样的话，他那个时候和吴勉一个做派。直接将三个人带走就好，有本事就拦住他，没本事只能看着他将人带走。现在做了大方师多年，言谈举止当中已经多少有了些城府。

就在老和尚继续想要将广孝留下的时候，一个白衣白发的人影突然凭空出现在两个人的身边。这人不久之前老和尚在睡梦当中见过，正是那位前任大方师广仁。这位前任大方师出现之后，先是冲迦叶摩微微点了点头，随后转身对自己的大方师弟子说道：“方士广仁劝谏，大方师还是将释门弟子广孝留下吧……”

第五十六章



广仁的出现火山并不意外，毕竟两位楼主已经现身了。不过自己师尊嘴里说的话，他却有些疑惑。看了一眼还在昏迷中的广孝之后，他还想争辩几句。不过他虽然是大方师的身份，不过在广仁的面前，他这个大方师总是没有什么底气。

看着火山迟迟没有动手，广仁微微地叹了口气，随后继续对自己的弟子说道：“广孝现在是释门弟子，已然不受我们方士门规约束，他犯错自有释门师长责罚。方士的门规森严，毕竟还是朝廷的王法，不能用在释门弟子的身上。大方师，还是将广孝交由他的师长责罚吧。”

听到自己的师尊已经说到了如此程度，当下火山也不好再驳了广仁的面子，施法将心口伤势恢复得差不多的广孝扔了出来。看着几个小和尚将广孝扶进了禅房，大方师冲广仁恭恭敬敬地说道：“广孝交由释门处置，那么两位问天楼楼主应该如何处置？”

广仁微微一笑，说道：“你是大方师，自然是大方师定夺。”

“弟子明白了。”说完这句话，火山转身对脸色苍白的问天楼楼主说道：“楼主，你没有了术法，经不起世间的险恶，还是跟我一起回方士宗门吧。”

说到这里，火山已经伸手抓住了楼主的手腕，另外一只手对着面具楼主的方向虚抓了一把。就见那位好像死人一样的姬牢向着火山飘了过去。火山一手一个抓住了两位楼主，冲老和尚点头示意之后，运用五行遁法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火山消失之后，广仁却并不着急离开。他冲老和尚迦叶摩微微一笑，随后说道：“一日当中广仁两次唐突，还请大师见谅。广孝禅师醒来之后，请大师

转告广仁来过。你们释门讲究因果，让他好自为之吧。”

几句话说完，广仁也开始运用五行遁法。刚才火山离开的时候，老和尚便想阻拦。现在看到前任大方师也要离开，当下七八十岁的老和尚迦叶摩好像二三十岁的壮汉一样，举着手里的佛经喊道：“广仁先生留步，老僧还有话说，这是佛陀释迦牟尼所著的——佛经……”

说到“佛经”之前，广仁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前任大方师消失，老和尚懊恼得直顿足，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可惜了，就差那一点点广仁就能成为释门弟子了，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与此同时，心觉寺外面的山坡上，吴勉、归不归几个加上两只铁猴子正站在这里看热闹。刚才寺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几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广仁、火山师徒俩都相继离开之后，小任叁这才对身边的归不归说道：“看看，刚才我们人参说什么来看？老不死的！我们人参就说去晚了广仁、火山就要先动手了。说对了吧？那么好的机会……本来那俩楼主是归我们的，现在便宜方士了吧？”

“就算俩楼主到了你的手里，你留着他们有什么用？好吃还是好看？”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这样最好，就算抓住了这两楼主，到最后也是和方士们谈条件交换。老人家我算了半天，他们方士手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值得我们冒这个险。再说现在方士一门都自身难保，弄得不好，他们也是打个欠条什么的，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归不归说到这里的时候，小任叁突然想到了什么，当下回头看了一脸冷漠的吴勉一眼，说道：“老不死的说方士一门不行了，那么火山找你那次，说要把大方师的位子都让出来。我们人参现在明白了，他这是要用你替他们方士们挡灾。他们徐福、广仁、火山做大方师弄成的烂摊子，最后想让你来背这个黑锅。老家伙，我们人参说得对吧？”

“这个可不好说。”归不归也跟着回头看了吴勉一眼，火山要将大方师的位子让给吴勉这件事，老家伙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归不归很快便理清了脉络，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弄不好火山这娃娃真想将大方师的位子传给吴勉，他这是算出了方士宗门又要有什么劫难，有心挽方士一门于狂澜，却又无力回天。这才想到咱们家吴勉，想到他是徐福老家伙临走之前托付的人，以

为他会有办法力挽狂澜。大方师便宜了吴勉，总比方士一门湮灭了强。不过可惜他还是不了解吴勉的性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顿了一下，冲吴勉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说真的，如果火山那娃娃真的把大方师的位子硬拉到你的屁股底下，你会坐吗？”

吴勉用白眼看了一眼归不归之后，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回答道：“第一天让我做大方师，第二天我就散了方士一门。千年的门派了，他们不烦吗？”

“还以为你能把大方师的位子便宜老人家我的傻儿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了一阵之后，归不归看了山坡下面的心觉寺一眼。此时老和尚已经回到禅房，看样子应该是去检查广孝的伤势。按着广孝身体复原的能力来说，就算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身上的伤势应该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就是十几个小和尚正在填补地面上的窟窿，归不归看着无趣，当下对吴勉、百无求和小任叁说道：“戏已经散场了，后面的戏明天再看吧。回去给鹏老爷验验术法，这都几年了，随便找个傻子给个饼子也能练得比他强。可惜他哥哥鹏金了，那样的人物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弟弟……”

不过这次鹏化殷的术法修为有些出乎归不归的意料，严格来说是后退了，之前还能勉强施展出控火术这样的低级术法，现在已经完全施展不出来了。归不归咬着牙又查看了鹏化殷身上的脉络，竟然比刚遇到他的时候又细了几分。这样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想不到会被老家伙碰上。

当下，归不归难得地收敛了笑容，苦着脸对鹏化殷说道：“鹏老爷，你这样的术法出去，可别说是老人家我教出来的。我老人家当初也是收过十几名弟子的，虽然不如火山那样出名，不过随便拉出来一个至少也够做一个门派之长了。想不到老人家我的晚节不保，一时贪财起意，不自量力地还想教导你。这样，今天起咱们师徒的缘分就算是尽了。你要是觉得亏了，老人家我和你结拜成兄弟也是一样。以后你出去被人欺负了，不用提你的死鬼大哥鹏金。就说你是我老人家的弟弟，看看谁敢再找你的麻烦……”

“老家伙你做梦吧！”没等愁眉苦脸的鹏化殷回声，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百无求突然大吼了一声。随后他旋风一样冲到归不归和鹏化殷的中间，瞪着眼睛对鹏老爷说道：“你敢答应变成老子的叔叔，老子现在就掐死你！”

说完之后，二愣子又回头冲归不归吼道：“好好的弟子你不要，非要和人

家处哥们儿。呸！老子是你的儿子，你怎么不说也和老子结拜？你就这么自己往下降辈分，再过两年，老子还有辈分吗？”

就在百无求撸起袖子，准备继续骂街的时候，鹏化殷的管家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他已经习惯了吴勉、归不归这些人，当下直接走到鹏化殷的面前，躬身说道：“老爷，外面有和尚迦叶摩求见。”

第五十七章



说到迦叶摩身份的时候，管家多少有些犹豫，这位老和尚自称老僧，还不让管家称呼他住持，无奈之下管家只能用和尚来称呼这位高僧了。

听到这位老和尚来访，当下归不归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句：“他是带着经书来的吗？”

听到管家否定的回答之后，老家伙这才松了口气。迦叶摩那执着的要收他们为徒的举动，就算是归不归这样脸皮厚的人也受不了。当下，鹏化殷吩咐管家请老和尚进来，带他到正堂说话。

片刻之后，迦叶摩在管家的引领之下，来到了正堂当中。归不归本来还想要回避的，不过老家伙自己也想知道老和尚来这里的用意，便和两只妖物一起陪在鹏化殷的身边，看着老和尚走了进来。

吴勉懒得搭理迦叶摩，已经先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有看到那位白头发的男人，迦叶摩虽然有些失望，不过看到了归不归之后，心想这次过府拜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下，迦叶摩先是双手合十冲鹏化殷客气了几句之后，便转身冲归不归说道：“老施主在这里就好了，这次老僧是来向老施主打听一些这些年来问天楼与方士一门的旧闻的。”

归不归已经猜到老和尚要问什么，当下嘿嘿一笑，直截了当地对老和尚说道：“大师你问的是关在你们寺庙下面的两位楼主，是吧？这个广孝说得没错。当初徐福大方师东渡之后，问天楼就开始兴风作浪。不止是方士一门，还有其他的修道门派都被他们俩整垮了。他们俩最能耐的一次是改变了国运，听说过前朝的王莽乱政吗？那也是他们俩闹出来的……”

老和尚本来还在诧异归不归怎么会知道广孝醒过来之后，对他说了什么。不过后面的话说出来，老和尚迦叶摩也很是吃惊。刚才广孝仗着自己长生不死的体质苏醒过来之后，便主动对老和尚诉说了自己将两位问天楼楼主藏在心觉寺下面的因由。

根据广孝所说，当初迦叶摩去了洛阳城白马寺之后不久，这两位楼主便来找他，商议利用刚刚昌盛起来的佛教，来控制皇帝以及文武百官，从而再次改变国运。两位楼主拉上广孝，立一个刘姓的傀儡做皇帝，三个人在幕后统治天下。

如果不是广孝已经身受佛法，仿佛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或许就答应了两位楼主的建议。可惜两位楼主没有想到广孝已经在佛法的感召之下，完全没有了当初改变天下的欲望。

当下广孝趁楼主不备，突然下手将二人制服。只是放在寺庙当中，难免会惊扰到其他的和尚，这才用术法在心觉寺地下打造了一个地宫，用法器捆绑住二人之后，将他们俩安置在了这里。

本来广孝想要联络方士一门，将两位楼主转交给他们处理。不过由于他过去叛出过方士一门，现在又是心觉寺的住持，虽接触了方士一门多次，不过对方怀疑他的诚意，还没有接触到两位大方师便没有了下文。广孝又怕这件事情被迦叶摩知道之后，再让他这位释门师父有所不安，最后索性一直将两位楼主关押在心觉寺的地下，想着早晚有一天两位大方师会知道楼主被关在这里。想不到最后大方师亲自到了心觉寺，还没有来得及说这件事，两位楼主已经冲破了牢笼，在火山大方师的注视下，和自己打成了两败俱伤。

听着老和尚说完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古怪地看了迦叶摩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大师父，广孝这么说，你就这么信了？”

迦叶摩微微一笑，说道：“这不是来找施主们辨明真伪吗？方士一门远在千里之外，几位施主却近在眼前。老施主你与方士一门、问天楼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段往事自然是瞒不过各位施主的。”

归不归冲老和尚笑了一下之后，说道：“要不是大师父你提起来，老人家我都要忘了那一段往事，说起来也是方士们和问天楼的旧账了，你那个宝贝弟子在两家中间左右逢源、火中取栗。不是我老人家夸他，要不是广孝在中间折腾，他们两家还不至于这样势同水火。”

“那么说来广孝的话也是有几分真的了……”迦叶摩微微点了点头，他对归不归评价广孝的话颇有些不以为然。说方士一门和问天楼势同水火，归不归和广孝的关系也好不了多少，从他的嘴里不可能说出广孝的好来。

“那就要看真几分了。”归不归看出了迦叶摩的心思，不过老家伙难得没有火上浇油。他只是嘿嘿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受累打听一下，大师父打算给广孝一个什么罪名？以后我老人家再看见广孝，是叫他广孝和尚呢？还是随便叫那个谁意思意思就算了呢？”

“事关释门弟子，老僧一人无权做主，要回去再和寺中僧侣商议。”说到这里，迦叶摩起身小心翼翼地怀里掏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羊皮，双手将这张羊皮向归不归递了过去。

“这是佛陀亲传弟子须菩提亲手所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还是当初老僧在天竺学佛的时候，座师阿伊伐所赠的佛门之宝。这么多年老僧一直随身携带，也是心觉寺的镇寺之宝，今日老僧将这件宝物……”

没等老和尚说完，归不归已经扭头冲已经睡着了的百无求喊道：“傻儿子！快点过来，老和尚有好东西便宜你……”

百无求被归不归搅了睡意，当下不情不愿地嘟囔着走了过来。看到便宜自己的东西就是一张正反写字的羊皮纸之后，二愣子大失所望之余，瞪着眼冲归不归嚷嚷道：“老家伙你说的就是这个？就这还好东西？上面写的字老子不认得，你们谁爱要谁要！别烦老子睡觉，刚刚合上眼皮，正要梦到老家伙你给老子说了个全身是毛的女妖，马上就要那啥了。老子继续回去睡，看看能不能把刚才那个梦圆上……”

说话的时候，百无求摇摇晃晃地就要往回走，却被归不归一把拉住。老家伙一边拉着儿子，一边冲老和尚继续说道：“大师父，这孩子之前就拜广孝禅师为师。广孝禅师对他赞不绝口，他本来就是半个和尚，天天吵着要回到庙里继续修研佛法。刚刚还说起来，大师父你的佛经就送到了，正好让他在家里精心苦读佛法。有什么不明白让老人家我这傻儿子去庙里找您解答，快，傻小子快给你师祖行礼，行礼完回去睡觉，我老人家让你继续和女妖怪那啥。快点，你先给大师父那啥……”

看在女妖怪的分上，百无求心不甘情不愿地对着迦叶摩老和尚磕了个头。

随后他顺手将羊皮佛经团成一团塞进了衣服里，这才晃晃悠悠地坐回到刚才的蒲团上，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老家伙，老子就要刚才那个，你别随便给老子瞎换妖怪……”说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小呼噜又打了起来。

看着自己当成宝贝的佛经被百无求这么糟蹋，老和尚心里话：还能把佛经再要回来吗？

这件事过后的第三天，鹏化殷派出去的人传回了消息。广孝的心觉寺住持之位被迦叶摩废除，由这个老和尚自己担任住持之位。广孝虽然被免了住持，不过还是保留了僧级，等同于心觉寺刚刚入门的一个小和尚。

第五十八章



从这天开始，迦叶摩老和尚又成了心觉寺的住持。而广孝则换上了小和尚的僧衣，天天拿着大扫帚在院子门口扫地。不过他倒是想得开，虽然又变成了小和尚，但每天还是笑口常开迎接进来上香的施主，没有一点打回原形的沮丧感。

而广孝和尚那位叫作士戒的弟子，不久之后又出去游方去了。那天心觉寺大乱的时候，他正巧不在寺内，并没有被那件事情波及。

迦叶摩再任心觉寺住持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将刚刚完工的下院改名为寿春塾馆，然后将寿春城中念不起书的孩子都召集在这里，请了先生教授孩子读书。明明是和尚庙却在这里教授孩子们儒学，这在当时也是一件稀罕的事。这样的事情，连鼎盛时期的方士一门都没有做过。一时间，迦叶摩高僧的声名又传回到了洛阳城中。

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接任白马寺住持的摄摩腾大师突然圆寂。白马寺住持悬空起来，因为前后两任住持都是难得的高僧，东土汉境当中几乎再无可与二人比肩的人物。皇帝刘庄几次要请迦叶摩回到白马寺担任住持，都被老和尚找各种缘由挡了下来。刘庄也是对得住他，竟然一直将白马寺住持的位子悬空，寺中一切事务都交由监寺和尚来做。

三年之后的一天早上，鹏化殷正等候着吴勉、归不归他们过来吃早饭，不过左等右等都不见那几个的人影。最后鹏老爷派人去请，这才知道他们早已人去楼空，只给鹏化殷留下了一封书简。

书简是归不归亲手所写，上面写着他们几个人有要事要离开几天，最多个月就会回来，这段日子里鹏化殷要继续探查心觉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广孝和尚，他所有接触的人、事、物，都要探查清楚。等到他们几个人从洛阳城回

来，鹏化殷要将寺里的情况讲给归不归听。不过和上次离开的时候不一样，这次归不归并没有要求鹏化殷勤练术法。只是在书简的最后留了一句让他好自为之的话，看来老家伙已经对鹏化殷的术法不抱有什么希望了。

吴勉、归不归他们四个虽然走了，这次却把两只铁猴子留在了鹏化殷的府上。两只铁畜生虽然长得有些疹人，不过这么长时间以来，鹏老爷也知道它们不会轻易招惹别人。而且两只铁猴子只待在吴勉、归不归他们的住处，没有大事也不会出来。

鹏化殷看见书简的时候，吴勉、归不归他们四个已经出现在洛阳城中。他们几个人慢悠悠地向皇宫的方向走着。很难得几个人都没有怎么说话，就连平时的话痨百无求和归不归都闭上了嘴巴，归不归脸上的笑容也都收敛了。

最后，还是小任叁受不了这有些压抑的气氛，第一个对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你平时不是有事没事就吹牛皮说自己多有本事吗？凭什么你们修道的人动不动就能活几百年，妞儿才三四十岁就完了？快，想办法给妞儿再续上五百年的命。妞儿上次陪我们人参玩，就好像是前几天的事情，怎么说完就要完了？说，你是不是骗我们人参？快说是……”

当初归不归在东海公主姬素素的身上做了一点手脚，昨天突然感觉妞儿的身上出现了油尽灯枯之相。老和尚算了妞儿的命格，算出她这几天就要轮回，当下便带着吴勉他们几个回来再看她最后一眼。

小任叁是妞儿小时候的玩伴，虽然两个人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不过那个时候的妞儿和他“年纪”相仿，正好能玩到一块去。自从妞儿长大之后这么多年，小任叁便再没有找到这么好的玩伴。昨晚听到老家伙说妞儿要走了的时候，小家伙竟然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是小孩子，你要替妞儿高兴才是。”归不归看了眼睛已经有些泛红的小任叁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妞儿辛辛苦苦了这么多辈，魂魄已经养得差不多，下辈子继续养就要复原了。你还让她再多活五百年？这五百年妞儿的魂魄再出什么事情，你就不怕你们老头儿燕哀侯上来找你？”

说话的时候，老家伙看了一眼大街上陆续不断出来化缘的和尚，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又继续对小任叁说道：“再说了，妞儿去投胎，又不是见不到她了。她下辈子、下下辈子，有缘分的话，我们都还能见到，或许妞儿下辈子长

得更漂亮，说话也不结巴……”

好不容易劝住了小任叁，他们这几个人也到了皇宫的入口。当下，吴勉施法隐住他们四个的身影，随后进入皇宫，大摇大摆地到了妞儿——东海公主的寝宫。

刘庄当初继位时，曾经有过借口东海公主姬素素来历不正，想要借此削减她的日常用度，将她从这座寝宫里赶出去的想法。不过派过来刁难妞儿的女官当场就被门框打掉了满嘴的牙齿，联想到这个女人古怪的出身，当下刘庄夫妇俩也不敢再轻视她了，平时的一切用度丝毫不减，这座寝宫也给她保留了下来。只是皇帝再没有见过东海公主，平时有什么重大仪式，也只是推说东海公主的身体不好，免了她的出席。

此时的寝宫当中，只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官在妞儿的床前伺候。而妞儿好像睡着了一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不过就在吴勉、归不归他们进入寝宫的同时，这位东海公主突然睁开了眼睛，笑了一下之后，对面前的空气说道：“等你们好久了，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

妞儿的这几句话吓了女官一跳，她左右看了一眼，这宫里除了自己和东海公主再没有第三个人。而且这青天白日的，公主还能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当下，女官壮着胆子问道：“公主看到什么了？”

“没你的事，出去吧，我心里烦，想自己静静。”妞儿冲这个声音已经有些发颤的女官摆了摆手，将她打发走。随后妞儿挣扎着坐了起来，对向自己走过来的四个人说道：“昨天我便可以看到一些死了的人，在我的宫门前窥视，现在又看到你们了，这就是说我快死了，这是死前的征兆之象，是吧？”

看到妞儿没有一点惊恐的表情，归不归微微一笑，说道：“是人难免就要死的，怕了吗？”

“不怕。”妞儿摇了摇头之后，继续说道，“不过还以为我爹和父皇、母后也能过来看看我的，看来他们已经投胎了。小任叁，你也过来了，来，到姐姐这里来。一会姐姐让女官给你找糖吃。”

“咦？这个小丫头也不结巴了？”这个时候，百无求看出点门道，回头冲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这是你干的吗？”

“这是我们妞儿的魂魄已经复原的征兆。”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看了一

眼妞儿的脸色。随后他回头看了吴勉一眼，使了一个眼色之后，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有些暗淡下来。

“刚刚我还在想，怎么说话不费劲了。”妞儿冲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又将目光停留在吴勉的脸上，呆愣了片刻之后，说道：“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和你们第一次来我家的胡食铺子那时一模一样。真好……”

第五十九章



妞儿说了没几句便体力不支，虽然还想和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多说几句，不过她毕竟到了油尽灯枯的程度。怕她太过劳累牵连到魂魄，归不归使用了安魂之法，让妞儿睡了过去。在睡梦当中，这个当初的小丫头嘴巴还在微微动着，就好像是在梦里继续和他们这几个人说着什么。

看着妞儿沉沉睡去的样子，归不归叹了口气，看了吴勉他们几个一眼之后，说道：“明明知道妞儿下一世就要脱胎换骨，不用我们再操心，不过眼见她的大限将至，老人家我的心里还是不好受……”

这个时候小任叁擦了一把眼泪之后，冲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你说妞就这几天的事，到底是哪一天？”

“她已是油尽灯枯之相，什么时候把精气神都耗光了，人也就走了。”归不归再次仔细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睡去的女人，沉吟了片刻，随后继续说道，“算着日子今晚她还能熬过去，应是明天的事了。如果不受什么惊吓刺激的话，应该还是和刘秀的时辰一样——明晚子时……”

这个时候，吴勉嫌这寝宫里的气氛太过压抑，便向宫殿外面走去，边走边说道：“妞儿睡着了，那我出去透透气。”

“一起出去走吧。”看着吴勉离开，归不归又在妞儿的身边布下了阵法，随后跟着白发男人向宫殿外面走去，“让妞儿好好休息一下，她是累极了，没有三四个时辰她醒不过来。”

四个人走出了宫殿之后，还是觉得待在皇宫里不舒服。反正妞儿一时半会也醒不过来，当下他们四个打算出宫走走。还是百无求想到他们还没去过白马寺，提议去那边逛逛，看看那座天下第一的官庙和心觉寺有什么区别。

片刻之后，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出现在了西雍门外的白马寺前。到底是天下第一座官家寺庙，和寿春城的心觉寺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几年的工夫，这座白马寺已经初具规模，前后几进的佛殿已经有模有样，进出的香客络绎不绝。几百名和尚在佛堂里念经，听这气势便非同小可。

现在的白马寺还只是雏形，后面还陆续有佛堂和禅房在建造当中，等到真正完工的那一天，可能还要再过百八十年吧。

这里的和尚也是规规矩矩，对待香客、施主们都是客气之极。一眼就能看出有迦叶摩在这里担任过住持，调教过的痕迹。看惯了心觉寺那样的小庙，偶尔再来看看这样的大庙，才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寺庙。

他们四个当中，百无求是正经做过几天和尚的。看到供着的佛像之后，二愣子开始还习惯性磕了几个头。只是看到摆供的佛像越来越多，他也懒得下跪，除了佛陀释迦牟尼之外，其他的神佛二愣子都是点了点头，冲神佛们客气一下也就算完了。

就在他们逛了一圈，准备要离开的时候，二愣子百无求眼尖，拉了拉身边归不归的衣襟，指着远处一个正在清洗佛像的和尚说道：“老家伙你看看，这个和尚是不是那个谁的弟子那个小谁……”

随着百无求手指的位置看过去，就见一个年轻的僧人正跪在佛像前面，用棉布沾着清水清洗佛像。看他一板一眼的样子，眼里似乎只有佛像，好像看不到身边还有善男信女在参拜一样。

这个正在清洗佛像的和尚正是广孝已经改名为士戒的弟子。他们师徒现在竟然一个遭遇，当师父的用扫帚扫地，同一时刻远在几百里之遥的弟子跪着清洗佛像。

“到底是广孝的弟子，知道哪里的寺庙油水足。”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不过不是说这个士戒去苗疆传播佛法了吗？还是说士戒这孩子走错路了，再不然这个人压根就不是什么士戒……”

归不归说话的时候，一个胖大和尚走了过去，站在士戒的面前，说道：“士戒师弟，这里暂且做到这里。稍后我师执迷沅法师在佛堂讲经，你先帮我整理佛堂。”听了胖和尚的话之后，士戒已经跳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对着胖和尚行礼，随后跟着他向佛堂那边走了过去。

看着两个和尚走远了之后，吴勉和归不归对视了一眼。老家伙看着土戒的背影说道：“人是真的，也没走错地方。那么说来，这个小家伙是故意游方到这里来的，样子、名字都没变，他真的一心向佛了……你干什么去？”

没等归不归说完，吴勉已经跟在了两个和尚的身后，向远处的大佛堂走了过去。无奈之下，归不归只能带着两只妖物紧紧跟在白发男人的身后。

片刻之后，他们四个跟着两个和尚来到大佛堂外。这个时候，佛堂里面已经有十几个和尚和一些善男信女。其中几个带头的和尚正在忙活着向几张拼在一起的大供桌上摆放敬佛的点和祭物，剩下的人在摆放着几百只蒲团，看起来一会那位执迷沅大师就要在这里讲经说法。几年不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土戒也在这些人当中，只不过他游方和尚的等级太低，没有资格去给佛爷摆供，只能跟着众人在这里摆放蒲团。几乎就在最后一个蒲团摆放整齐的同时，佛堂外面突然响起一阵佛乐之声。随后一个胖大如百无求一般的和尚在众善男信女的簇拥之下，进到佛堂当中。

这个时候的执迷沅和在心觉寺的时候判若两人，当初的粗布僧衣已经换上了皇帝赏赐的袈裟。比起几年前离开心觉寺的那会儿，执迷沅又胖了一圈。现在胖和尚走起路来，浑身上下的肥肉都跟着乱颤。

被小和尚搀扶着坐好之后，站在佛堂前的小和尚这才放行，让门口的善男信女一窝蜂地拥了进来，扑向距离胖和尚最近的蒲团。没有及时挤进来的，只能坐在距离稍远的蒲团上面。

看着进来听佛经的人都陆续坐好之后，胖和尚执迷沅这才对众人宣诵佛号，随后一板一眼地对着这些和尚和善男信女们讲解佛经。别看执迷沅在心觉寺的时候大大咧咧的，讲经的时候确实一本正经，满脸的庄严法相。加上他本来就不是汉人，这些善男信女也分不清谁是天竺人，谁是匈奴人，在他们眼里，这位大师也和佛陀差不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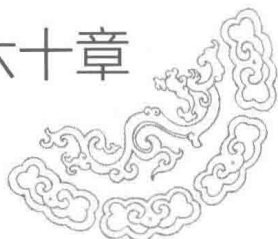
吴勉、归不归四个也混在几百个进来听经的善男信女当中。执迷沅和尚的心思都在佛经上，加上面前的人太多，这才没有分辨出他们四个人。

看着胖和尚一板一眼地讲解佛经，归不归嘿嘿一笑，说道：“还以为执迷沅就仗着是迦叶摩的师弟，这才如此狂妄的。想不到这个胖和尚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看来能做迦叶摩师弟的，也不是一般的人物——呃？土戒那个娃娃哪里

去了？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归不归反应过来士戒消失了之后，二愣子和小任叁马上急急忙忙向胖和尚身边看过去。就见胖和尚执迷沅也注意到了他们这边。执迷沅站起来之后，对着吴勉、归不归他们招了手，哈哈一笑之后，说道：“好久不见了，和尚我早上还在想，什么时候回心觉寺看看你们，想不到这么快你们自己就到了。稍等和尚片刻……”

第六十章



执迷沅说到这里之后，双手合十冲下面坐着的善男信女们诵了一声佛号，随后说道：“今日的佛会到此为止，七日之后是药师琉璃光佛的佛诞，到时白马寺还有一场佛会，请施主们早些……”

胖和尚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脸上的表情便变得古怪起来。执迷沅的眼神发直，身子摇晃了几下之后，突然从讲经台上摔了下来。当初为了让台下的善男信女看得清楚，这座讲经台修得足有丈余。执迷沅的身体太过胖大，摔到地上的一瞬间，整个佛堂仿佛都跟着抖了一下。

胖和尚摔倒之后便没有再站起来，等到小和尚将执迷沅胖大的身体抬起来之后，才发现他口歪眼斜，口水止不住地顺着嘴角流淌了下来，看着像是中风之症。

正巧在下面听经的善男信女当中，有一位洛阳城中的名医。当下，这位大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随后上前为大和尚号脉。从自己的手指搭在执迷沅脉上的同时，这位洛阳城中有名的大夫便皱起了眉头，过了半晌之后，才将手指从大和尚的手腕处移开。

“执迷沅大师这是中风之症，取笔墨、竹筒来。我为大师开方，记住，快抓快煎快服。耽误了的话，大师怕有性命之忧……”这位大夫说话的时候，已经有小和尚飞快地将笔墨和竹筒取了过来。大夫在上面写下了二十几味药名之后，吩咐找个腿脚快的和尚去药房抓药。

看着小和尚拿着药方跑开之后，这位大夫又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众目睽睽之下为已经说不出话来的大和尚银针刺穴。就在大夫给执迷沅扎针的时候，吴勉、归不归的眼神已经离开了大和尚。两个人的目光都停留在看热闹人群当

中一个年轻的和尚身上——正是刚刚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士戒。

他们俩盯着士戒的同时，这个和尚也看到了他们俩。目光接触片刻之后，士戒转身推开人群向外面走去。没等吴勉、归不归去追，他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

“就知道广孝不会死心。”归不归冲吴勉嘿嘿一笑之后，一边推开拥挤的人群向大和尚晕倒的地方走去，嘴里一边念念叨叨，“劳驾都让让，老人家我一百多了，谁挤坏了我老人家，后半辈子就在你家养老了……”

看到老家伙老得不像样子，周围的人也怕被这个老家伙连累，竟然给他让出了一条路。老家伙挤进去之后，蹲在地上冲正在给大和尚针灸的大夫笑了一声，随后突然动手将大夫好不容易刺进执迷沅身体里的银针，一根一根地拔了出来。

老家伙的手法太快，还没等大夫反应过来，他刚刚刺进大和尚身体里的银针已经都在老家伙的手里了。当下这位洛阳城的名医一下子便发了火：“你要干什么！执迷沅大师已经身在鬼门关……”

大夫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老家伙已经抬手对着执迷沅的胖脸拍打了起来：“大和尚，差不多得了。你们家佛陀说了，你现在还不能去见他。大和尚你太胖了，佛陀那里管不起你的饭……”

归不归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身在鬼门关的大和尚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本来还口歪眼斜的相貌也恢复了正常。坐起来之后，他冲归不归啐了一口：“呸！不许胡说，和尚我吃得不多！”

这句话说完，执迷沅才反应过来自己倒在地上。他惊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众人之后，叫来自己的一名弟子，说道：“刚才怎么了？和尚好端端地在上面说法，怎么说倒就倒了？你说，是不是这个老家——老施主把和尚推下来的？”

“呸！”听了大和尚的话之后，归不归苦笑了一声，继续说道，“老人家我下手，和尚你还坐得起来吗？这个时候你们家佛陀已经在拉着你的手聊天了，胖子，你来早了，我还没准备好……”

老家伙胡说八道的时候，已经有小和尚将刚才执迷沅晕倒的经过和他说了。和尚听得直皱眉头：“和尚我中风了？谁闭着眼睛胡说呢？你看看和尚像是中风的样子吗？什么名医？兽医吧……”

别看执迷沅平时一副庄严法相，他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突然间晕倒

又突然间醒来，当下本相显露出来，完全不顾那个脸色已经酱紫的大夫，当下，这位洛阳城中的名医用衣袖遮挡住自己的脸，冲开众人逃了出去。

这个时候，也没人再去关心那位大夫，身边的善男信女都在对大和尚歌功颂德，说他这是广积善缘感动了佛陀，这才从生死边缘被拉了回来。这时候执迷沅也回过味来，在小和尚的搀扶之下站起来，对着众信徒们高声诵了几声佛号，又变回他庄严法相的高僧模样。

客气了几句之后，大和尚便带着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回到了自己的禅房。将禅房的大门关好之后，执迷沅马上变了一副面孔，立着眉毛冲归不归说道：“老施主，刚才和尚不是什么中风吧？是不是有人在暗算和尚？是方士一门的广仁师徒吧，他们怨恨我们释门抢了他们方士的风头，就……”

没等执迷沅说完，一直和他有底火的百无求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二愣子学吴勉的样子，用眼白和执迷沅打了招呼之后，怪声怪气地说道：“和尚，你是不是身子骨好了，脑子还在中风？老子都懒得说你，就你这脑子，你们家那个老和尚是怎么瞎了眼收你做了师弟？放在我们妖山，你这样的生下来就要被你爹妈掐死，省得长大了也是给你爹娘丢人——你想要干什么？干架吗？老子和你拼了……”

论起骂街，能和百无求打成平手的还没有出生。大和尚被二愣子骂得恼了，当下身上便再次冒出半尺来长的金光，就要过去给二愣子一点教训。百无求也不甘示弱，明知道不是这个和尚的对手，也还是一边脱衣服，一边嚷嚷着要冲过去。

这个时候，面无表情的吴勉突然站在了他们俩的中间，一手推开了百无求，完全不顾大和尚身上散发的金光已经接触到了他的身体。由于吴勉出现得太突然，执迷沅已经来不及撤掉自己身上的护体金光，虽然及时停住了脚步，但这金色的光芒还是打到了白发男人的身上。

不过吴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一样，他只是回头看了大和尚一眼，用招牌一样的声音说道：“怎么？还想要不老药是吗？”

当初执迷沅为了长生不老药也和吴勉斗过一次，只不过执迷沅在这个白发男人的面前完全没有还手的本事。当下，大和尚条件反射般向后连退了几步，盯着吴勉刚想要说话的时候，冷不丁听到一边的归不归笑嘻嘻地说道：“那个

暗算大和尚的人也是多余，早知道这样他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我们先打起来，岂不是更便宜？”

一句话给了大和尚台阶，执迷沅收了护体金光之后，盯着归不归说道：“不是方士一门做的？那么还能是谁？除了你们，和尚我也只是弘扬佛法的时候，得罪过方士一门的人。”

归不归冲一脸茫然的执迷沅说道：“大和尚你找机会去问问你的师侄，他那个叫作土戒的弟子干什么去了……”

第六十一章



“士戒？那个小和尚就在这里……”说到一半的时候，大和尚已经明白了归不归话里的意思。当下他冲等候在外面的小和尚喊道：“去，把士戒叫到这里来！”

说完之后，执迷沅回头看着笑眯眯的归不归继续说道：“真是士戒做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早就逃了吧。不行！我要给迦叶摩师兄写信，让他去盘问广孝……”

大和尚的话还没有说完，门外已经传来了小和尚的声音：“回禀师父，士戒带到。”说话的时候，禅房的大门已经打开，就见之前带着士戒的胖和尚将那个曾经叫作灌无名的和尚带到了这里。

看到士戒竟然没有逃走，执迷沅先是愣了一下，有些诧异地回头看了归不归一眼。看到这个老家伙还是一脸笑嘻嘻的模样之后，大和尚回过身来冲士戒说道：“算起来我也是你本宗的师叔祖，你也是学过几天佛法的僧人。杀生本来就是大罪，你谋逆师叔祖便是罪上加罪。不过和尚我看在你师祖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只要你说出谁是幕后主使，和尚只追主凶，对你可以既往不咎。”

这句话说完，士戒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大和尚的面前，以头触地，说道：“士戒怎么敢谋逆师叔祖？这其中一定有奸人挑拨，请师叔祖明察。我与座师广孝曾为方士之时，就与归、吴几人势同水火。再说士戒已经在白马寺中挂单多日，真要有苟且之事何必等到现在？归、吴几人不来师叔祖无事，他们刚到师叔祖便遭遇横祸，其中变故明眼人一看便知……”

“大和尚，听到了吗？士戒在说你有眼无珠。”没等士戒说完，归不归已经嘿嘿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顿了一下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这孩子说得

对，真想把你怎么样的话，还用那么麻烦？老人家我在寿春城就办了，还用亲自来一趟洛阳吗？”

说到这里，归不归突然将目光转移到士戒身边的胖和尚身上。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刚刚执迷沅大师出事的时候，老人家我好像看到你就在大和尚的身后，是吧？能这么贴身守着大和尚，你的僧职应该也不低吧？”

“这是和尚我的弟子，叫行元，是白马寺这里的知客僧。说起来行元以前还和你们是半个同门。”执迷沅替自己的弟子介绍了一句之后，对这个叫行元的胖和尚说道：“你来和几位施主说说来历……”

“僧人行元，见过几位施主。”行元和尚双手合十，对吴勉、归不归等人行礼之后，继续说道，“行元入释门之前是方士，几年前也与几位施主有过数面之缘。只是施主们都是两位大方师的座上客，自然也不会注意到我这个小小的方士。三年前，行元出离方士一门改投释门，蒙座师执迷沅大师不弃，收我为弟子。”

“想不到在释门的禅房里面，却有四个曾经的方士。难怪老人家我看你眼熟，原来之前就见过。”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盯着行元僧袍里鼓鼓囊囊的部位说道，“行元，你僧袍里面藏的是什么？拿出来让我老人家见识一下吧……”

听到归不归的话之后，行元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伸手向僧袍里面摸去。几乎就在他的手伸进僧袍里的一瞬间，他的表情大变，怔了一下之后突然回身，向大门外跑了出去。

行元胖大的身躯直接撞碎了大门，看着这个和尚虽然肥胖，想不到却异常灵巧，身子几起几落之后，已经到了外面院子大门的附近。几乎就在他要冲出大门的一瞬间，就听见“嘭”的一声响，这个胖大和尚的身子倒着向后飞了回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之后，落在了这间禅房的旁边，将禅房廊下砸出一个大坑。

随后，从院子门口行元刚刚被打飞的地方，白头发的吴勉从外面走了进来。看着摇摇晃晃站起来的行元，白发男人冷冷地哼了一声，随后用他特有的语气说道：“你撞到我了……”

这句话刚刚落地，还没有站稳的行元也不知道是伤重，还是被吴勉这句话

气得，当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再次仰面栽倒在地。

这个时候，大和尚执迷沅已经走出了禅房。他弯腰从行元的僧袍里面拿出来一张绢帛。将绢帛展开，看到上面画着恶鬼嘴里叼着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和尚画得也算传神，五官相貌和执迷沅有着六七分的相像。画上和尚嘴歪眼斜、四肢僵直的样子，就是执迷沅刚刚出事之时的状态。

除了这个之外，胖大和尚的身上还用鲜血写着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执迷沅看得清楚，这个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当下，执迷沅什么都明白了过来，冷笑了一声之后，对着满嘴血沫子的行元说道：“你还真是和尚的好弟子，连圆寂这么大的事你都替和尚惦记着。说吧，是谁让你来的？”

行元看了大和尚一眼，随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当下闭上了双眼，任凭执迷沅怎么询问，都一言不发。胖和尚自己都想不明白，这块用来施法的绢帛自己明明已经扔掉，为什么又会回到自己的怀里。

“你以为释门弟子不敢对你用刑吗？”执迷沅大吼了一声之后，对身边的弟子们说道，“你们告诉他，释门当中谋逆师长会有什么处罚！”

没等这些和尚说话，行元惨笑了一声，说道：“大不了再入轮回而已，和尚你不用费心了。事已至此，我也没再想苟活。师徒一场，行元对你不住。行元自己了断就是，不劳和尚你来动手……”

说话的时候，行元的眼睛突然瞪了起来，随后他的身体猛地僵直了，片刻之后，这个胖大和尚的脑袋便无力地垂了下去。有执迷沅的弟子前来查看，片刻之后，查看的弟子回头冲自己的师父说道：“行元已经圆寂了。”

执迷沅自己也没有想到行元会自杀，迟疑了半晌之后，对已经死去的行元默念了一遍往生咒。咒语念完之后，大和尚冲行元的尸体叹了口气，随后叫来身边的小和尚，让他们将行元的尸体交由洛阳的官府，说明缘由之后，请那些官吏来处置。

这个时候，士戒已经洗脱了嫌疑。执迷沅安抚了他几句，刚刚想让他回去休息的时候，却听见士戒说道：“师叔祖，弟子曾经身为方士多年，见过行元身上的恶鬼图，那个是方士一门用来咒杀用的咒图。行元之前便身为方士，再用方术咒杀师叔祖，看来此事与方士一门脱不了干系。”

“这是方士的邪术……”执迷沅顿了一下之后，回头看了归不归一眼，将

手里的恶鬼图递给了老家伙，说道，“老施主曾是方士名宿，又是徐福大方师的高足，在方士宗门当中一定见过这个吧？”

归不归看也不看大和尚手里的绢帛，笑嘻嘻地说道：“没见过，老人家我离开方士一门几百年了。老人家我还是方士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或许是谁离开方士一门之后，自己创出来的咒杀之法。看着这个恶鬼画得不错，灌无名——土戒，你看看这个恶鬼和你师尊广孝像不像……”

第六十二章



几个时辰之后，洛阳城中一家客栈的客房当中，一个身穿修士服饰的男人正在摆法阵招魂。片刻之后，一个胖大的魂魄出现在法阵当中。

看到了魂魄之后，修士叹了口气，说道：“难为你了，头七的时候我会安排你去投胎的——安定侯夫人的头胎，让你下一世做个世袭侯……”

“投胎不急，只是今天事有蹊跷，有人在当中坑我。”胖大的魂魄正是不久之前，死在心觉寺的行元。他还保持着刚死之时的模样，看着面前的修士恨恨地说道：“如果不是有人把扔出去的咒杀图重新藏在我的身上，也不会被归不归抓到。这里面有人在搞鬼，你要小心广孝师徒，八成和他们俩有关。”

“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修士点了点头之后，冲行元的魂魄说道，“你安心上路，头七的时候我会用牵引之法将你召回来。这几天什么都不用做，准备好投胎就行。”

行元的魂魄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回去之后，你替我在师尊的面前行礼，就说行元无能，没有做好师尊安排的事情。下辈子行元有福气的话，还做他老人家的弟子。”

修士叹了口气之后，说道：“我会替你在师尊身前尽弟子之责的，放心地走吧……”

听了修士的话，行元的魂魄这才慢慢消失在他的面前。等到魂魄完全消失之后，修士这才撤了阵法。就在他撤了阵法的同时，一个头戴斗篷的黑衣男人穿过了客房的房门，出现在了修士的面前。

看到斗篷男人，修士并没有吃惊，淡淡一笑之后，说道：“下次你可以先敲门，我会给你开门的。”

“怎么可以劳烦火山大方师的高足，你可是徐福大方师为他指定的弟子，说不定下一任大方师就是你。”这人说话的时候，掀掉了自己头顶上的斗篷，露出了一个光头，竟然是白马寺中的挂单和尚——士戒。

士戒对面穿着修士服饰的男人正是邱芳，这位大方师的弟子摇了摇头，说道：“大方师我是不敢想的，能借你的手消除宗门的败类，替火山大方师了却一个忧患，邱芳便已经很知足了。”

“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吗？还是说你还有别的什么目的。现在是行元，可能不久之后就是我了……”邱芳说话的时候，士戒一直紧盯着他的双眼。见到这位大方师的弟子没有躲闪之后，他这才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行元已经完了。下一个应该轮到执迷沉了吧……”

三天之前，士戒离开白马寺外出办事的时候，邱芳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本来以为邱芳是要找他麻烦的，没有想到的是，邱芳将他叫到没人的所在，告诉他执迷沉的弟子行元其实是方士一门安插在白马寺的内应。三天之后，行元会用咒杀之术让大和尚执迷沉死于中风。如果有人怀疑大和尚死因的话，行元会将执迷沉的死栽赃给士戒。

士戒没想到邱芳会将这样机密的事情告诉他，本来还以为这是方士一门给他布下的陷阱。不过当天晚上，士戒隐住身形搜查了行元的禅房，果然找到了咒杀执迷沉用的法器。士戒是方士出身，自然明白咒杀图是什么。

当下，士戒便不再怀疑。他再次找到暂住在洛阳城的邱芳，询问为什么要把这么机密的消息透露给自己。邱芳给出的解释是行元窥视大方师之位，而且还伺机想要了结自己。减少一个他成为大方师路上的障碍，邱芳这也是先下手为强，以免行元成了气候之后对自己形成威胁。

士戒虽然不尽信邱芳的话，不过他也想不到邱芳这么做还有什么别的用意。当下，士戒只能暂时和邱芳合作。他小心翼翼地跟踪行元，将他做法之后埋起来的咒杀图又挖了出来，趁着今天执迷沉讲经的时候，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回到行元的僧袍当中。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不过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在执迷沉被咒之后，士戒突然发现了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不过最后也是归不归那个老家伙发现了行元身上的古怪。如果归不归晚一步才说的话，士戒都忍不住去将

行元身上的咒杀图拿出来了。

就在士戒和邱芳商量下一步应该如何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四个已经回到了皇宫当中。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昏睡了大半天的东海公主姬素素刚刚醒了过来。

虽然刚刚睡醒，不过妞儿的脸色依旧不好。但是看到了几个人之后，她还是笑了起来。她靠着床板勉强坐起来之后，对他们几个说道：“刚刚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那个驼背的爹、父皇和母后都出来了。我爹和父皇都在问我要不要现在就过去，我说还要回来看看你们。他们都在催我，说时间不多了。时间快到了……我就要和他们在一起……”

“还有时间，别急。只要妞儿你不想去，就哪里都不用去。”看到妞儿说到后来有些急促，归不归柔声打断了她的话。老家伙拿过丫鬟的手帕，在妞儿的脸上擦了擦虚汗，就见妞儿的脸色瞬间红润了起来。缓过这口气之后，妞儿再次说道：“该去的还是要去的，这里我住了几十年，腻了……我想去老爹那里，帮着他去打羊油酥饼，还有炖羊肉，那时候铺子里每天都要炖上一大锅，太阳落山之前一准就卖没了。家里是卖这个的，我小时候也不常吃，那是要卖钱的，当时就盼着能剩点肉汤，用胡饼蘸着肉汤吃，要是赶上哪一天剩了几块肉，我爹就用胡饼夹着肉给我吃。他自己却是一口都舍不得……”

说到以前的事情，妞儿便显得很兴奋。不过说了没几句，她的疲态便又上来，头一低再次睡着了。不过这次她没过多久便又醒了过来，开始还是一脸的惊恐，不过看到吴勉、归不归几个人都在自己身边之后，脸上的表情便缓和了许多。

当下，妞儿抬手让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床边，继续说道：“后来我进了宫见到了父皇、母后，还把这件事说给他们听了。父皇问了炖羊肉的方子，隔几天就让人炖了送来，还有胡饼。不过吃着虽然香，可也不是当初我吃到的那个味道了。后来父皇、母后都走了，我就再也没有吃过炖羊肉和胡饼……”

说到这里，妞儿的体力不支，倒头昏睡了过去。看到妞儿睡着之后，吴勉突然站了起来，随后转身向寝宫门外走去。

百无求刚刚想要开口询问小爷叔要去哪里，不过他身边的归不归已经猜到

了吴勉的意图，当下嘿嘿一笑之后，冲白发男人的背影说道：“知道厨房在哪里吗？”

“我鼻子下面也有嘴……”说话的时候，吴勉已经消失在了寝宫的大门外。

大半个时辰之后，妞儿在睡梦当中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等到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见床边摆放着一个还冒着热气的大锅，里面是满满一大锅的炖羊肉，还有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放着一大摞的胡饼。

“这是吴勉亲自去厨下给你端过来的。尝尝看，和你爹做的是不是一个味道……”说话的时候，老家伙撕了一小块胡饼，饱蘸了汤汁之后，送到了妞儿的嘴里。

这个时候的妞儿已经没有消化麦饼的能力，不过闻到了这股香气之后，还是嚼了几下。随后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冲着吴勉点了点头，说道：“就是这个味道……谢谢，想不到这最后一顿饭，还是你给我准备的……”

第六十三章



在吴勉、归不归等人的陪伴之下，妞儿在第二天的夜半子时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自从她进到皇宫开始，只有生命最后这两天才是最快乐的。有吴勉、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的陪伴，妞儿的嘴巴几乎就没有停过。除了时不时昏睡一下，醒过来就拉着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诉说她进宫之前和驼背老爹快乐生活的点点滴滴。

靠着归不归不停地给妞儿渡生气，妞儿直到故去都没有受到一丝痛苦。看着她好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归不归将已经哭成泪人的小任叁抱了起来，一边劝慰着一边从这座寝宫当中走了出来。

走出寝宫大门之后，二愣子突然想到了什么，当下瞪着眼睛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宫殿说道：“他们大汉的公主人都没了，皇帝、皇后都不过来看看吗？当哥哥、嫂子的不来也就算了，其他的兄弟姊妹也都死绝了吗？太医呢？连太医都不派一个。呸！我们妖都干不出这样的事。老家伙，你们管不管？你们不管老子这就去皇帝面前骂街去，不骂得他脱袍让位，老子就是他养的太子！”

二愣子刚刚说完，突然听到远处南宫的方向，传来一阵一阵鸣钟的声音。百无求回头看了一眼鸣钟的方向之后，皱着眉头说道：“你们皇帝学什么不好，学和和尚敲钟。这一下一下的，还没完了……”

“这可不是和尚敲钟。”没等百无求说完，同样在远眺鸣钟处的归不归突然开口。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这是皇帝驾崩的报神钟，刘秀的儿子也死了……”

几乎就在东海公主姬素素咽气的同一时刻，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庄（汉明帝）也跟着一起驾崩。因为这位皇帝和东海公主素来不和，加上姬素素自己也

卧床不起多日，也没人告诉她皇帝也快不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妞儿直到咽气都没有人来看望她，因为已经没人顾得上她这里了。

既然皇宫没有人顾得上妞儿了，吴勉和归不归索性将妞儿的遗体带离了皇宫，将他埋葬在当初燕哀侯所在的地宫当中。

处理完了妞儿的后事之后，他们几个再次回到了寿春城。看到吴勉、归不归四个人按时回来，鹏化殷多少有点意外，本来以为他们还会和上次一样，说好了三五天就回来，结果一去就是几年。

他们几个人在洛阳城中的这段时间里，心觉寺那边没有什么变化。每天早上迦叶摩都带着寺里的小和尚来到城中化缘，而之前那位住持广孝则留在庙中打扫庙屋。鹏老爷派了人装扮成香客在暗处偷窥，发现这位广孝和尚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听到广孝老实实在地庙中扫地之后，归不归嘿嘿一笑，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吴勉之后，自言自语道：“也难为广孝了，当初还是方士的时候也没见他怎么扫地。这下好了，把他这几百年的地都扫了。”

这个时候，百无求突然开口说道：“老家伙，不是我们当儿子的说你。广孝那是什么人？能看不出有人在偷看他吗？你这样还不如直接让人当面看着他。”

“老人家我就是让广孝知道有人在看着他。”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起码让他知道，我老人家还没忘了他，开始关心他每天都干了什么。”

说到这里的时候，鹏化殷的管家突然跑过来。他已经不拿吴勉、归不归他们当外人了，当下，直接当着这几个人的面，对自家老爷说道：“门外有心觉寺的僧人广孝，说有要事求见吴勉、归不归二位老爷。另外，广孝和尚还想要向老爷您化缘一万钱，他没说要这么多钱做什么，只说自有您的好处……”

一万钱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鹏化殷皱了皱眉头之后，看着笑眯眯的归不归说道：“一万钱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十贯钱而已，要不化殷直接给他算了？”

“你倒真是大方。”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冲管家说道，“还是请那位广孝和尚进来吧，看看什么好处值一万钱。顺便也看看他找我们俩做什么，老人家我一回到寿春城他就知道了。这是来显摆的吗？”

片刻之后，管家带着身穿沙弥僧衣的广孝来到他们几个人的面前。广孝先是双手合十高诵佛号，随后才微笑着对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说道：“听说几

位去了皇城洛阳，还在白马寺中看见了广孝的弟子士戒。知道几位还在惦记他，士戒也是荣幸之至。”

“这个就是你说的要事？”没等归不归说话，天不怕地不怕的百无求抢先一步说道，“不就是过来显摆一句和尚知道你们回来了吗？贼不走空，顺便再讹鹏财主一万个钱……”

百无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广孝从僧袍里掏出一张绢帛。上面竟然描绘着他们在白马寺看到的咒杀图，只不过恶鬼嘴里叼着的胖大和尚，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看那五官相貌，正是这座宅邸的主人鹏化殷。

“这个是早上出来化缘的和尚无意中在贵府门前捡到的，他们本来以为是小孩子胡闹，只不过看着绢帛不错，想要带回去洗干净缝补僧衣用的。”说话的时候，广孝已经将这张咒杀图交到了管家的手里。

看着鹏化殷满脸惊诧地看着咒杀图，广孝淡淡一笑，随后继续对着吴勉、归不归的方向说道：“鹏老爷虽然也是长生不老之身，不过他毕竟不是你我。这张咒杀图不会让他轮回，但是也能让他难受几天。没有这张咒杀图，就算是归不归老施主你，也救不了鹏施主。虽说这不是救人一命的功德，但也能换来一万钱的布施吧？”

广孝说话的时候，归不归正斜眼看着鹏化殷手中的绢帛。正如广孝说的一样，没有点术法根基只让自己化解，就算是长生不老的身体，也经受不起上面的咒杀之术。虽然不至于死，不过生不如死的痛苦也要经历一番。

“和尚，你好手艺啊。这个小玩意儿还真值一万钱……”归不归嘿嘿一笑，将咒杀图从鹏化殷的手中拿过来，看到图中恶鬼身上描绘的时间正是一个时辰之后。当下他用指甲刮去了恶鬼身上的时辰计时，算是化解了鹏老爷的危机。

看到归不归冲自己示意已经破了这阵法，当下鹏化殷急忙让管家点出一万个铜钱。管家将钱装车之后，替广孝送到了心觉寺当中。鹏老爷虽然不知道这图是什么，不过看着恶鬼撕咬自己，也明白这是针对自己的术法，当下也是一身冷汗。

在管家去点钱的时候，吴勉突然冷笑了一声，冲广孝说道：“大师好手艺，这样每天画一张就有一万钱拿。用不了几年，你们心觉寺的和尚人人都是富可敌国的巨贾了吧？”

“施主说这是我做的？”广孝古怪地笑了一声之后，又将目光对准了归不归，说道，“老施主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归不归先看了一眼吴勉，随后嘿嘿一笑，将已经破咒的绢帛扔向广孝。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就见这张咒杀图已经着起了大火，转眼之间便烧成一团灰烬。看着咒杀图烧光之后，老家伙这才盯着广孝说道：“和尚，说吧，谁来了……”

第六十四章



归不归转瞬之间便明白出了什么事情，这个连广孝都没有想到。他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老家伙之后，说道：“你们不在的这几天倒是来了一个外人，归老施主的心智过人。猜猜这人是……”

“广治还是精卫？”没等广孝说完，归不归已经直接点题。看着有些目瞪口呆的广孝嘿嘿一笑之后，老家伙继续说道：“很难猜吗？咒杀之法是先代大方师邱武真所创。徐福、精卫两支方士都会使用，不过广仁、火山这一支已经顾不上我们这个小小的寿春城了。那么除了精卫、广治他们师徒之外，没有哪个方士有这么闲。精卫怎么说也是饵岛大方师，是广治吧？他来找老人家我们几个，没有找到人，又看到鹏老爷这一头的白发，想起他岛上那些不顺心的事情，这个火发不出来，就拿我们鹏老爷撒气了，对吧？”

这几句话说的，就好像归不归亲眼看到广治到了寿春城，怎么在这座府邸门口见到了满头白发的鹏化殷，然后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蹲在门口画了这张咒杀图。

自视甚高的广孝也没有想到归不归的心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本来他还想在老家伙的面前卖弄一下，现在也没有了这个心思，只想着如何将事情说出来之后，自己快点回到心觉寺当中。

当初广孝入方士宗门虽然较归不归晚，不过在机缘巧合之下，他曾经和精卫那一支的方士有过一面之缘。别人他或许记不住了，不过精卫和广治师徒俩的相貌，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而且广治跟随吴勉、归不归回到陆地之后，广孝也曾经暗中窥视过这位新晋的白发方士几眼。前天傍晚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方士打扮的男人出现在寿

春城。这个时候正是佛法昌盛之时，方士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满街的光头和尚，却再难见到方士出现。

能在这个时候见到方士也是极为难得，当下广孝偷偷地多看了此人几眼。细看下去，这人竟然是饵岛大方师的首徒广治，只是广治已经染黑了头发，脸上也多了些许胡须。如果不是广孝这样眼尖的人，几乎不可能将他和那位白头发的广治联系起来。

广孝认出了广治，不过这位饵岛大方师的高徒却没有认出广孝和尚。他们当初见面到现在已经过了几百年，虽然广治在饵岛上一天等于世间一年，但是广孝的头发已经剃光，任谁也不会将这个和尚和那位与广仁齐名的方士联系在一起。

认出了广治之后，广孝趁其不备在这位饵岛大方师高足的身上做了一点手脚。虽然没有亲自跟随，不过他在寿春城的一举一动便都逃不过广孝的耳目。而广治离开寿春城和吴勉、归不归他们回来几乎就是前后脚的事情，等到他离开寿春城之后，广孝差了小和尚去广治出现过的地方寻找一切可疑的东西。也是办事的小和尚机灵，竟然在鹏化殷府外不远的一棵枯树树洞里发现了这张咒杀图。

看到了咒杀图之后，广孝也推断出广治的用意。此时正好听说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回来，当下广孝便拿着这张咒杀图过来化缘。本来的意图是想给归不归一点难堪：你找人天天跟着我又如何，广孝我还是有办法救你们当中某人的性命。

不过见识了归不归这近妖之智之后，广孝再留在这里也是自取其辱。当下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便匆忙地离开了，就好像他这次到访就是为了这一万钱来的一样。而且他似乎也想卖给吴勉、归不归一个人情一样，竟然少有人地没有隐藏，将他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广孝说话的时候，吴勉、归不归他们虽然没有对鹏化殷表示不满，不过鹏老爷自己还是羞愧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吴勉、归不归他们就去了几天，而且也只给自己派了一个看住大活人的事情，结果就连这件事都没有办好，而且大活人还带着咒杀图上门，要命的是自己竟然连那个要咒自己的广治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广孝说完之后，顿了一下，随后冲吴勉、归不归几个人继续说道：“虽然

广治没有指名道姓地寻找你们，不过他能在这里一连守上两日，足见已经知道了你们的下落。和尚听说你们曾经一同出海寻找徐福大方师未果，虽然不知道当中出了什么事情，不过当初毕竟泾渭分明，最好还是不要招惹那精卫他们一支方士。”

听了广孝的话，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说道：“难得广孝你也能为老人家我如此着想，要不是没钱，我老人家都想再布施你们十万八万的铜钱了。”

“广孝已经化了鹏施主的一万钱，用来修葺佛堂已然足够了。老施主还是剩下那十万铜钱吧。”广孝微微一笑之后，继续说道，“只要几位施主不再误会广孝和弟子士戒，那就阿弥陀佛了。时间不早了，广孝是向掌门师父告假出来的，这就要回去销假。今日就此别过，几日之后便是药师琉璃光佛的佛诞，还请几位施主前来心觉寺上香。”

说完之后，广孝又客气了几句，随后便起身告辞。等到管家将广孝送出去之后，二愣子这才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怎么就这几天的工夫，广孝就学好了？”

“你爹爹我可没有那个本事。”归不归哈哈一笑之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吴勉。看到他依旧没有说话的意思，当下老家伙继续说道：“左右不过是那个佞佛的皇帝死了，在新皇帝的偏好还没有显露出来之前，他也不敢轻易分心和咱们几个交恶。现在这段时间是要看清朝局的，有什么事情也要等到皇帝的爱好显露出来之后再说。”

这个时候，办砸了差事的鹏化殷过来陪着笑对吴勉、归不归说道：“那个留下咒杀图的广治应该还没有走远，我这就派人追出去……”

“追过去忙着把命送给广治吗？”吴勉终于开了腔，他看了一眼眯缝起眼睛的归不归之后，继续说道，“你让管家散了府中的佣人吧，这几天不会安生。你有长生不老的身体，他们可没有。”

“不安生？是广治要回来吗？还是广孝要报复我们？”这个时候，鹏化殷的额头上见了汗。两个人他谁都惹不起，刚才他是看准了广治走了的时间不短，算着这样的方士早就应该使用五行遁法远走了，这才要派人追过去。想不到现在吴勉说这几天不安生，自己是不是应该带着家里的老婆们先离开这里？

“没事，别听吴勉的，他在吓唬你。”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

“你家里的人都留下来也没有问题，广治既然只给你一个人画了咒杀图，就说明他不会连累到外人。”

这句话说完之后，老家伙冲吴勉说道：“看来不用等多久，我们的老朋友就要见面了。当初老人家我就说了，和饵岛的人再见面就是不死不休了，看看你我的运气怎么样。”

归不归说完之后，吴勉突然抬头对鹏化殷说道：“不放心你老婆的话，就带着她们去心觉寺住几天。庙里有广孝，就算是广治，也不敢把你如何。”

吴勉的话刚刚说完，后堂便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第六十五章



后堂住着鹏化殷的那一群老婆，除了吴勉、归不归搬进来的第一天见过之外，这么多年再没有见过。当初鹏老爷娶妻也是为了生养子嗣，这么多老婆都是按好生养的标准找的。论起相貌来实在不敢恭维，就连小任叁这些年都没有去后堂骚扰，足见一般。

不过再怎么样毕竟也是自己的老婆，听到了叫声之后，鹏化殷便急急忙忙地带着仆人向后堂跑去。因为有了咒杀图之祸，担心那位饵岛方士再杀过来，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还是远远地跟着鹏老爷，向后堂的方向走了过去。

还没等他们进入内堂，就见从里面急急忙忙地跑出来七八个妇人，都是鹏化殷的老婆。见到自己的老爷过来，妇人们都是一脸惊慌地向鹏老爷的怀里扎。如果不是鹏老爷还有点底子，这一下子就能将他撂倒。

“老爷，您去看看吧！青天白日的老四十五就把男人领家里了。我就说都是你的女人，不能有远近厚薄。看看你把老四十五宠得都没边了……”说话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妇人，看得出这妇人在鹏化殷的女眷当中还有点威仪。她一把推开了围在自家老爷身边的几个妇人，随后也不顾吴勉、归不归几个人已经走到了近前，继续对鹏化殷说道：“趁你不在后堂就把男人带进来就算了，还在一起洗澡……”

“什么叫趁我不在带男人进来就算了！我不在家你们都带男人进来吗！”听了中年妇人搓火的话，鹏老爷大怒，当下一把推开了妇人，抄起一根顶门栓就向后堂跑去。

看到这里，后面的吴勉、归不归都停下了脚步。虽然归不归也是个好事的，不过怎么说也算和鹏化殷有半个师徒之谊。当师父的帮着徒弟抓奸，传出

去大概也不好听，而且听说里面的妇人在洗澡，进去就更不合适了。

虽然吴勉和归不归打算回去，不掺和鹏化殷的家事，不过小任叁听到里面有女人在和男人洗澡，眼睛瞬间便亮了。小家伙一把拉住归不归的衣服，说道：“老不死的，没听见人家鹏化殷让人欺负了吗？咱们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他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就走了？不是我们人参说你，不仗义啊。我们人参不能看着不管，你也算教过鹏化殷一点术法，算他半个师父。弟子出事你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走！跟着我们人参去给他帮忙去！”

说话的时候，小任叁生拉硬拽地将归不归拽到了后堂里。后面的百无求也是怕事不大的，当下也跟着那一老一小走了进去。只有吴勉觉得无聊，自己一个人回到了居住的寝室当中。

归不归、小任叁和百无求一人二妖刚刚进到后堂，便看见一个衣冠不整的年轻妇人从里面跑了出来，看她满身水渍的样子，应该就是那个趁着老爷不在家，就和其他男人一起洗鸳鸯浴的妇人了。

果然，看见了妇人之后，鹏化殷的眼睛就好像冒出火来一样，他当场给了妇人一巴掌，朝她吼道：“不要脸的贱人！还把男人带家里洗澡，一会儿我再料理你，说！奸夫呢？”

没想到这一巴掌将这个满身水渍的妇人打蒙了，她呆了片刻之后，躺在地上一声“哇”就哭了起来：“老爷你可冤死我了……我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可别听二十八胡乱嚼舌头根子……我刚才好好地在洗澡……一个小矮子从天而降掉到我的澡盆里。你去问问莲香她们几个……都能替我证明，你可冤死我了……我不活了……”

本来归不归还打算上前劝劝鹏化殷几句类似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的话，不过听到妇人说一个小矮子突然从天而降之后，老家伙的眼睛就眯缝了起来。咳嗽了一声之后，归不归走到鹏化殷的面前，也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了，直接将妇人拉了起来，说道：“那个吓了你一跳的是小矮子，还是小孩子？”

妇人知道归不归是谁，当下抹了抹眼泪之后，继续说道：“那哪知道？我当时被吓傻了，还是莲香把我拉出来的。我让莲香看着那个男人，不能让他跑……”

妇人还没有说完，归不归已经转头向鹏化殷说道：“这位夫人在哪里居

住？你来带路。”

鹏老爷已经明白似乎不是自己戴了绿帽子，当下他也不管还在啼哭的女人，急急忙忙向后堂走去。走到一间寝室门前，鹏化殷停下了脚步，指着寝室里面说道：“就在这里，妙春说的那个矮子，不归先生不会是认识的吧？”

“那要进去看看才知道。”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已经闪身进了寝室之内。只见里面一个小丫鬟手拿一根木棍，正哆哆嗦嗦地盯着眼前一个木头大浴盆。浴盆里满是洗澡水，上面还漂浮着一个身高只有几尺、一丝不挂的小矮子。矮子的脸朝下，看不清模样，不过只看身段也知道他是谁了。

小丫鬟见到鹏化殷带着住在外面的贵客到了，这才松了口气，扔掉木棍之后跑到了后面那个满身水渍的妇人身边。

这个时候，百无求几步就到了澡盆旁，掐着小矮子的脖子将他扔到了地上，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呸！你个臭不要脸的玩意儿，不到三尺就当自己是小孩子，要和你妈一起洗澡吗？说你呢，你倒是起来啊！呀，还敢装死？好，纲元，这次老子就让你真死……”

说话的时候，百无求抬起大脚就要向小矮子的脑袋踹过去，不过他的腿还没有落下，就被归不归一把拦住：“傻小子，这次这个小矮子还真不是装的。”

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将小矮子的身子翻过来，这人正是跟着楼主一起失踪了几年的方士纲元。当初两位楼主从地牢里出来的时候，归不归还特意看过地牢里有没有这个小矮子。不过让他有些失望的是，纲元就好像彻底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露过面。

想不到失踪了几年的纲元竟然会光着屁股出现在别人家的澡盆里。不过此时的纲元双眼紧闭，身子硬邦邦的好像石块一样。归不归看了他一眼之后，双手开始在他的身上摸索起来。最后在两乳中间的位置找到一个肉眼几乎看不到的针眼，归不归伸手挤了挤针眼，一根头发丝一样的东西露出了头。

看到自己要找的东西露头之后，老家伙用手指甲夹住了丝线的头，轻轻向上一扯，竟然拽出一根长达数丈的丝线来。随着丝线完全从纲元的身体里面被拽出来，这个小矮子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身边这几个人之后，小矮子又闭上了眼睛，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就知道这还是在做梦，梦里还能看见这张老脸，你以

为你长得好看吗？换个梦吧，让我长长个头也好……”

听了小矮子纲元的话，归不归怪笑一声，回头冲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傻小子，你来让他清醒一下。”

二愣子答应了一声之后，一把掐住了纲元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之后，对着他的脸正反就是四个嘴巴。归不归走了过来，看着再次睁开眼睛、嘴角流血的小矮子，嘿嘿一笑，说道：“接着做梦吧，一会把你打晕就不疼了……”

第六十六章



这个时候纲元才反应过来自己不是在做梦，就在百无求要继续对他抽嘴巴的时候，小矮子的身子瞬间在二愣子的手上消失。随后他直愣愣地站在归不归的身边，看着老家伙说道：“这里是哪？那个带鬼脸面具的王八蛋呢？你出来！我看见你了……”

纲元跳起来对着空气大喊大叫的时候，归不归回头冲已经看愣了的鹏化殷和后面一群看热闹的妇人嘿嘿一笑，说道：“一场误会，鹏老爷你也看到了，这个小矮子身体的脉络都被封住了。他的七窍不通，和死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刚才那一下子是有人恶作剧。等找到了那人，老人家我给你出气。”

亲眼看着纲元瞬间消失又凭空出现，鹏化殷也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凡人，于是让管家取来他九岁儿子的衣服给纲元换上，又让自己的老婆们都回避之后，这才将这几个人送回到前面吴勉、归不归他们居住的房间。

这时候的纲元还是云里雾里一般，如果不是脸上火辣辣的疼痛，他现在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置身在梦境当中没有醒过来。趁着鹏化殷吩咐下人安排酒宴给纲元压惊的时候，归不归向这个小矮子询问这么多年他在哪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

小矮子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记得最后自己跳海去追吴勉的时候，被一个古怪的渔网网到了一艘大船上。当时他重伤未愈，挣扎了半天都没有从渔网当中挣脱出来，只是看到了一个戴着鬼脸面具的男人站在甲板上。当时纲元只是气急骂了几句，就被这个人用术法打晕了，再醒过来就是几年之后了……

由于这么多年，纲元一直都是在睡梦当中度过的。他自己已经有些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动不动就向归不归来一句：“我这真不是在做梦吗？”好在不久

之后，鹏化殷让人准备的酒菜端上了桌，闻到了酒肉的香气，纲元才敢肯定自己已经醒了过来，之前做梦梦到的食物哪里有这样的香气？看得百无求直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嘀咕：“老子刚才是不是打得这个小矮子不够疼？”

吃饱喝足之后，纲元便开始缠着吴勉，想讨要那卷《冥人志》。不过白发男人还是用他当初对付执迷沅的手段，将书简从怀里拿出来，对小矮子说道：“《冥人志》就在这里，要就拿走。”

虽然纲元的术法要强过那位胖和尚许多，不过他刚刚从几年的昏迷中清醒，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只要一接触白发男人手上的书简就会被打飞出去。比起执迷沅来，纲元要执着得多。一连被打飞出去二十几次，直到最后他再次昏迷过去，这才算安静了下来。

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小矮子这才再次从睡梦当中清醒了过来。纲元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去找吴勉索要书简，不过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到白发男人和老家伙的身影，别说他们俩，就连百无求和小任叁那两只妖物都跟着一起无影无踪了。

当下，为了确定自己不是在睡梦里，纲元先给了自己两个嘴巴。知道了疼之后，他又大叫大嚷，将在后堂的鹏化殷叫了出来，打听之后才知道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一大早就去了心觉寺。

打听到前往心觉寺的路径之后，小矮子使用了缩地之法，片刻便到了心觉寺门前。他赶到的时候，寺庙里已经挤满了人，都是前来礼佛的善男信女。纲元昏迷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什么和尚，心里还在诧异这些剃了头发的秃子都是什么人。

寻找吴勉索要《冥人志》心切，纲元已经顾不了许多，当下直接使用术法朝寺庙里面大喊大叫起来：“吴勉！你在哪里？出来……快点把书简还我，我还要回东海向徐福大方师复命……吴勉！你在哪里？快点出来……”

叫喊了几声之后，纲元惊扰到了门口的知客和尚。打听清楚这个三尺多高的小矮子是来找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位的时候，知客和尚便将他带到了庙中的禅房当中。开门之后，就见吴勉、归不归以及两只妖物都在这里品茶。

和他们四个在一起的是一老一少两个秃头和尚，归不归没等纲元叫嚷，指着两位和尚对他说道：“这么远就能听到你的叫声，来了也好，老人家我给你

介绍一下。看见这两位高僧了吗？这位是本寺的住持和尚迦叶摩，迦叶摩大师旁边是他的高徒广孝……”

纲元本来瞪着眼睛，已经张嘴要向吴勉索要《冥人志》。听到了归不归的话之后，他满脸惊讶地看着广孝和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之后，小矮子这才开口说道：“你是广孝？以前的方士广孝？现在做什么和尚了……”

广孝微微一笑，冲纲元说道：“方士广孝、和尚广孝都是一个广孝，施主你见过和尚？听口音施主并非是九江郡人，不知道找广孝所谓何事？”

“谁说我是来找你的！问问不行吗？”听到这个和尚就是当年和广仁大方师齐名的广孝之后，小矮子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奇怪起来。顿了一下之后，他有些犹豫地看了吴勉一眼，随后继续说道：“你们有什么话快点说，我还有事找你。快点，我在这个什么寺的门口等着，快点啊……”

“来了就一起坐会，陪着老人家我听听大师讲佛法。释迦牟尼佛已经出世了，大师你接着说，佛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后来又怎么样了？”说话的时候，归不归嘿嘿一笑，将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的小矮子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老和尚这个时候哪里还有讲佛经的心思？他笑了一下之后，冲小矮子点了点头，说道：“既然这位施主是来找你们的，那你们先办你们的事情。佛经随时随地都可以说，但是也要静下心来才好。心中不静万法不得入耳……”

“我师说得对，几位施主若有要事，还是你们先说的好。”这个时候广孝也在一边跟着说道，“不方便的话，广孝与迦叶摩师父还可以回避一下的。对了，这位施主如何称呼？归老施主还没有介绍。”

“这个也不是外人，他是当年跟着徐福大方师前往东海拜见神仙的童子之一，后来又被徐福收入方士门下的方士纲元，受了徐福大方师之命回到陆地……”归不归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对面的广孝，似乎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点什么。

老和尚迦叶摩本来已经要起身离开了，听到归不归介绍了纲元是从徐福那里回来的方士之后，顿时眼睛一亮，重新坐下，对纲元说道：“施主是从徐福大方师那里回来的，那么一定知道那位大方师在什么地方了？好极……广孝，快去取笔墨、绢帛来，请纲元施主将前往徐福大方师所在的海图描画出来……”

“什么海图？你们想干什么！”纲元没有明白这个老和尚的意思，加上广孝在一旁，他显得很不自在，当下站起来就要往禅房外面走。老和尚一心一意要将徐福度化成释门弟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知道大方师下落的，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不过广孝却没有跟着一起出去，等老和尚追出去之后，他突然冲着吴勉和归不归笑了一下，说道：“两位施主，刚才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说《冥人志》……”

第六十七章



“你在哪里听说的？”吴勉仰着头看了广孝一眼之后，继续说道，“刚才纲元在门口一直都在喊书简，不知道广孝和尚你是哪只耳朵听到冥人志这三个字的？还是说纲元说到《冥人志》的时候，和尚你就在附近……”

一直到吴勉说完，归不归都很难得没有再说过话。老家伙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广孝，看得这个和尚已经明白自己是怎么露出破绽的。

这个时候，坐在吴勉、归不归身后的百无求低声对身边的小任叁说道：“任老三，刚才小矮子在外面提到《冥人志》了吗？怎么老子好像是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

“叫三叔，下次不叫三叔，打死都不和你说话。”小任叁咳嗽一声之后，对二愣子继续说道，“你哪里来这么多的话，不知道和谁一伙的吗？听吴勉的，你小爷叔说什么就是什么。”刚才纲元在外面喊话的时候，小家伙正在打瞌睡，也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的广孝才明白自己说错话了，之前他一直将那个侏儒方士藏在附近的一处所在。两位楼主逃离之后，他本来想着将纲元放回方士宗门的，省得纲元在自己这里出了什么事情，给自己惹下无穷无尽的麻烦。他倒不怕广仁师徒，只是想起还在东海至今未归的徐福，他的心里便一直冒凉气。他没有那么自大，以为纲元如果死在他这里，海上的徐福会不知道。

不过就在广孝要将纲元唤醒放走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小矮子说了梦话。纲元不知道是不是梦到在和吴勉纠缠，嘴里不停地说道：“《冥人志》……把《冥人志》还我……那是徐福大方师……指定要的东西……”

听到《冥人志》三个字的时候，广孝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坊间传闻，徐福

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术法，大半都是这部《冥人志》的功劳。这也就是为什么徐福之后，方士一门再无可以和他比肩的人物出现的原因了。谣传那部《冥人志》被他带到了海外，想不到这个矮子竟然知道《冥人志》的下落。

一开始，广孝以为《冥人志》是在归不归的手里。这样的话，他几乎没有抢夺过来的可能，老家伙不管是头脑还是术法都胜他一筹。思来想去之后，广孝还是决定先将纲元唤醒。听他梦话当中的意思，徐福将要《冥人志》收回。只要归不归将《冥人志》还给纲元，他就敢在这个小矮子回到东海之前劫了他。到时候只要戴上那个恶鬼面具，说几声太难看了，让那两位问天楼楼主来背黑锅就好了。

于是等吴勉和归不归几个人从洛阳城回来后，他先是借着送咒杀图的名义去见了他们几个人。见到他们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之后，他这才恶作剧一般将还在昏睡当中的侏儒方士，扔到了鹏化殷老婆的浴盆里面。

直到刚刚听到纲元在庙外喊吴勉和书简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冥人志》一直都在吴勉的身上。

不过话一出口便再也收不回来了，当下，广孝只能咬牙硬挺着说道：“刚才那位纲元施主明明说起过，向你讨要《冥人志》的，还说他着急要回海上向徐福大方师复命。不信的话，一会纲元施主回来，两位施主可以再询问……”

这个时候，禅房的大门再次打开，就见老和尚迦叶摩追了纲元一圈，又将他追回到了这里。

纲元冲进禅房之后，站在归不归的身后，冲老和尚吼道：“徐福大方师是你想见就见的吗？老和尚，最多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徐福大方师。他老人家想不想见你，会不会见你，我说了不算！”

“这样就好，阿弥陀佛……”老和尚笑吟吟地继续说道，“那老僧就等着施主的好消息了，广孝，准备午饭。寺中僧人本不可饮酒，不过你可破例，去买来陪几位施主一起吃喝没有问题。”

“老和尚，酒肉什么等一下再吃也不晚。”迦叶摩的话刚刚说完，冷不防百无求突然插嘴说道，“老子先问问纲元，刚才你进庙的时候是怎么喊的，提没提到过《冥人志》……”

听到百无求的嘴里说到《冥人志》，纲元脸上的表情大变。他竟然第一眼

向广孝看过去，似乎想不通这个曾经是方士的和尚知道《冥人志》和他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归不归哈哈一笑，突然接口道：“老人家我听到了，纲元之前进庙的时候，是提到过《冥人志》的。”

这句话说完，纲元也开始糊涂起来。小矮子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之后，对着老家伙说道：“真的提到《冥人志》了？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这刚刚睡醒，什么都是迷迷糊糊的，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听老人家我的，看在徐福老家伙的面子上，也不会让你吃亏的。”归不归嘿嘿笑了一声，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恶鬼面具。老家伙将面具在自己的脸上比画了一下之后，笑嘻嘻地将面具递给了广孝，说道：“这个是老人家我在心觉寺后面捡到的，不知道是哪位香客进庙的时候掉了的。好好的东西别糟蹋了，看看你们庙里哪个和尚喜欢……”

看着归不归的这个动作，纲元好像明白了什么。当下他抬起头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广孝，迟疑了片刻之后，对广孝说道：“和尚，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剃的？前几年你出过海没有？”

“施主你怕是认错人了。”这个时候，老和尚迦叶摩开口说道，“广孝之前怎么样老僧不知道，但是他剃度出家之后，便一直都守在这心觉寺中，未曾出过海，也没有戴过这样的面具。归老施主，这面具你还是带回去吧。佛门圣地并非是俗世人嬉戏的所在，这种孩子们玩耍的玩意儿实在不适合出现在寺庙当中。”

“本来老人家我想送给哪个小和尚戴着玩的，既然住持大师看不上眼，那就算了。”归不归笑嘻嘻地从广孝的手中将恶鬼面具接过来，看着手上的面具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看来这还要便宜鹏化殷，让他戴着这个小玩意儿去和家里的女眷们玩耍，也是有趣得很。”

将恶鬼面具收好之后，几个人便起身告辞。老和尚本来还想借着吃饭的时候，好好和这个侏儒方士攀谈攀谈，不过看到几个人都没有留下吃饭的意思，当下只好亲自将他们送到了心觉寺的大门外。

在回去的路上，纲元对归不归说道：“归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之前在海上把我抓起来，挟持我这么多年的那个人就是广孝？”

“老人家我可没有那么说。”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继续说道，“老和尚的话你也听到了，剃了头之后，广孝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别想那么多了，不管是谁害的你，认倒霉吧……”

就在当天晚上，皇帝驾崩的消息便传到了寿春城。同时八百里加急送来了新皇帝的手谕，请心觉寺住持立即前往洛阳城，主持明帝刘庄的后事。自打春秋战国时期起，诸侯王公的葬礼都由方士主持。现在由一个和尚主持，开天辟地之后，这还是第一次。

此事不同以往，接到圣旨之后，迦叶摩和尚不敢耽误，当下将在禁足期内的广孝都一起带走，赶往洛阳城主持刘庄的葬礼。

第六十八章



汉明帝刘庄在位十八年，死后由其子刘烜继承皇位。刘烜继承大位的同时，下旨调了方士一门的大方师火山，以及原白马寺住持、现心觉寺住持迦叶摩大师二人进京，施展方士一门和释门的手段，一起来超度先帝。用后来归不归的话说，这就是让刘庄死鬼自己来挑选，是死后轮回还是去西方极乐。

迦叶摩不敢耽误，将心觉寺交给广孝的师兄弟之后，召集了十几个老成稳重的弟子，当天便离开了寿春城。老和尚也是豁出去了，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连吃喝都在马车上解决，到了驿站也是只换马不休息。到了第三天头上，他们这几驾马车才到了洛阳城大门前。

如果不是靠着广孝为迦叶摩老和尚渡法调养生气，老和尚早就吐死在路上了。饶是有广孝在身边，下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迦叶摩看东西都是双影。

迦叶摩大师要到洛阳的消息已经有快马传到了皇宫当中，他们赶到洛阳城的时候，城门前已经有白马寺的和尚和新君派过来的礼官等候多时了。等候在这里的执迷沉将他哆哆嗦嗦的老师兄搀扶下车，本来想要接老和尚去白马寺休息一下，沐浴更衣之后再去皇宫拜见新君刘烜的。然而就在前往白马寺的路上，老和尚听说方士一门的大方师火山已经在接到圣旨的当天，便使用术法赶到了这里。碍于帝王的威严，大方师没有选择直接进城，而是落脚在洛阳城外三十里的官道上，步行三十里才进的城。这个时候，火山已经去了皇宫，接受新君的召见。

新君刘烜和先帝不同，他既没有做过什么西方佛东来的梦，对方士们也没有什么好感。比较前两位比较强硬的皇帝，刘烜没有什么主见，既不想违背祖制，又不想让先帝在地下不安。当下他才出了这个不是主意的主意，找了方士

和释门两家一起超度先帝，总归一句话：爸爸你爱去哪就去哪吧。

听说火山大方师已经早到了几日，当下老和尚改了主意，派遣小和尚快马到白马寺取来新僧衣直接送到皇宫门口，并让弟子们在皇宫门前拉起帷帐，他在里面清洗面容更换了僧衣。

一切都收拾好之后，老和尚这才亲自前往皇城门前，向守门的御林军通禀心觉寺住持迦叶摩和尚奉圣旨前来见驾。

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皇城城门才再次打开。不过不是让众和尚进去见驾的，城门打开之后就见一队身穿方士服饰的队伍从里面走了出来。为首一个方士一头的红发，正是那位见驾已毕，被内侍总管恭恭敬敬送出来的大方师火山。

在城门前相遇之后，火山冲老和尚笑了一下，随后主动走过来说道：“寿春城一别，大师倒是没有什么变化。先帝入土为安之后，火山还想再前往贵寺，与大师探讨佛经妙义。”

听到火山说要找他探讨佛学，当下老和尚便是满脸堆笑，主动拉起大方师的手，说道：“佛法普度天下人，不如大方师将尊师一起请来，就在这洛阳城中的白马寺，老僧为两位大方师讲解佛法，两位大方师必定受用无穷……”

火山过来本来就是客气客气的，没想到这位老和尚这么实在，当下脸上的笑容也有些不自在起来。最后还是那位内侍总管过来替他化解：“大方师，陛下的旨意已下，可万万耽误不得……”

有了内侍总管的台阶，火山立即对老和尚说道：“讲解佛经的事情，等到先帝进驻皇陵之后我们再说。火山领了陛下的旨意不敢耽误，今日与大师就此别过，三日之后先帝安葬皇陵之后，火山再恭听大师讲解佛经。”

说完之后，火山对老和尚行了半礼。迦叶摩还礼之后，他便带着手下的方士离开了皇宫，向给他安排好的馆驿那边走去。路过广孝身边的时候，火山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人一样，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倒是广孝的身体微微一躬，和其他的和尚一样，对着这位曾经的师侄行了半礼。

看着火山走远之后，老和尚这才叹了口气，随后向内侍总管说道：“总管大人，我们这就去见驾……”

没等老和尚说完，内侍总管先是尴尬地笑了一下，随后冲他说道：“大师误会了，陛下这几日想念先帝，累坏了身子，刚刚是勉强接见的大方师，如今

已经喝了安神的汤药，这时候已经睡下。等到陛下醒来，我第一个便向陛下通报大师在等候召见。”

说完之后，内侍总管朝迦叶摩众僧一拱手，客气了几句之后便回到了皇宫当中。

看到新君刘烜一时半会不会再召见自己的老师兄，大和尚执迷沅打算带着师兄先回到白马寺休息。迦叶摩毕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这几天的路途劳顿已经要了他的半条命。反正一时半会也见不到皇帝，还是先回去休息的好。听刚才火山话里的意思，三天之后才会将先帝安葬好，耽误不了正事就好。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迦叶摩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打听清楚白马寺的和尚在皇城外何处为先帝背诵往生咒之后，竟然亲自前往僧棚，带着小和尚一起诵读着为先帝往生西方极乐的佛经。

就在老和尚亲自带人为先帝背诵佛经的时候，洛阳城外八十里的一座小山村，一户人家当中传来一阵婴孩响亮的啼哭声。随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生了！恭喜三哥了，三嫂又给你添了一个千金……”

等在门口的男人听到稳婆的话之后，直接一口唾沫吐在了她脸上：“呸！你都恭喜我四次了。四个丫头这得多少嫁妆才能把她们送出去！家里的，咱们可是提前说好的，这次我要娶个小的回来了，你生不出来儿子，不能断了我们赵家的香火吧……”

男人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身后已经站了他完全看不到的四个人，正是隐住了身形的吴勉、归不归、百无求和小任叁。他们四个等在这里也有一阵了，早上的时候，老家伙带着他们过来，说里面产妇肚子里即将要出生的婴孩就是这一世的妞儿了。

本来听到妞儿顺顺利利降生，小任叁和百无求的脸上都笑开了花。不过听了妞儿这一世的爹的话之后，二愣子的眼睛就瞪了起来。他对身边的归不归说道：“老家伙，反正妞儿也生出来了，老子打死他你没什么意见吧？”

老家伙嘿嘿一笑，冲自己的便宜儿子说道：“那妞儿小时候就要受苦了，算了，看在妞儿的面上，饶了她这一世的爹爹吧。小任叁，该你了，让他遭点罪，冲着刚才那话，这点钱就不能拿得这么轻松……”

老家伙说话的时候，小任叁的身子已经钻进了地下。小家伙趁着房门口那

唠唠叨叨的男人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从地下伸手一把将他拽倒。男人的屁股撞到了地上的石头，当下他捂着屁股在地上大喊大叫起来。就在他的大女儿将他扶起来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刚才硌到自己屁股的那块石头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男人手头也没有合适的工具，直接让女儿取来菜刀。忙乎了大半天之后，他才从地下抠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金块。男人高兴得几乎疯癫了，当下对屋里还在啼哭的妇人喊道：“哭什么！咱们发了！你这个闺女生得好，咱们家有钱了，你养好身子，明年再生一个……”

看着男人手舞足蹈的样子，吴勉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随后他转身冲归不归说道：“妞儿出世了，现在有工夫去洛阳城看戏了……”

第六十九章



当天晚上，在为先帝往生念经的僧棚外面，站着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人。这个时候，老和尚迦叶摩正带着一群小和尚好像唱戏一样地诵读佛经，他已经是一脸的倦容，有几次差点从高台上摔落下来，幸好旁边的执迷沅手疾眼快扶住了他。要不然就老和尚这年纪，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几乎没有可能再起来了。

看着僧棚里老和尚的样子，归不归古怪地笑了一下，冲身边的吴勉说道：“和尚这边烧了十多年的热灶，现在换了皇帝。还不知道新皇帝是什么口味。老人家我就不信当爹的喜欢秃头和和尚，儿子也是一个口味。”

吴勉用他那特有的目光看了归不归一眼之后，转头又看着棚子里念经的和尚，慢悠悠地说道：“还是没看出来，这些和尚哪里比方士好……”

就在他们几个对着和尚品头论足的时候，深宫里的新君刘烜正在为先帝守灵。灵堂里面都是他们刘氏皇族的子弟，不过按着祖制，他们只能为先帝守灵到子时之前。只有身为新君的刘烜才有资格在这里待上一夜，算起来，这也是新皇帝并不太想要的特权之一吧。

随着子时的临近，他身后的兄弟们陆陆续续过来向他这位新皇帝告辞。当外面巡夜的内侍敲过了子时的更鼓之后，整个灵堂里面，除了侍候的内侍和侍卫之外，只有他这一个姓刘的人了。

本来按规矩，刘烜是要在这里跪到天亮的。不过既然已经没有外人了，那么规矩也是可以改改的。当下有内侍已经在灵堂当中收拾出一张床榻，侍候着刘烜躺在上面休息。现在整个灵堂当中只有这两个刘姓之人敢躺着，只不过一个躺在床榻上，另外一个躺在棺材里。

想着不远处的棺材里面还躺着自己的老爹，刘烜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后他让守在灵堂的内侍、侍卫们站成一道人墙，隔开他和棺材。有这些人挡着，刘烜这才算安心了一点。正准备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棺材那边发出了一声异响，刘烜听到后心里就是一激灵……

刘庄死后的第二天，刘烜就把他名义上的俩母妃纳入了自己的后宫。今晚过来守灵之前，他刚刚在两位母妃的身上尽了孝。他心想这不会是老爹在下面觉得自己给他戴了绿帽子，回来找他撒这口气吧？

好在刘烜这边的人多，加上灵堂当中满是火烛，照得如白昼一般，让这位新皇帝壮了胆色。他睁开了眼睛，冲挡在面前背对自己的内侍、侍卫们说道：

“什么声音，你们过去看看。什么东西掉了……”

皇帝的话就是圣旨，不过这次刘烜连说了几声，他面前的十几个人都没有一点动静。这个时候，整个灵堂里的火烛突然变成了惨绿的颜色，将灵堂照得绿油油的，就好像刘烜给他老爹戴上的那顶帽子的颜色一样。

这瞬间的变化让新皇帝感觉到一股暖流顺着裤裆流了下来，他哆哆嗦嗦地尝试了几次都没有从床榻上爬起来。这时候的刘烜不停地抖动嘴巴，想要喊人进来护驾的时候，冷不丁从棺材的方向传来一个他从小听到大的声音：“刘烜！你知道朕崇信释门佛教，为什么还要方士们前来恶心朕！”

声音传来的时候，棺材那里已经传来重物落下的声音。随后一股浓烈的香气向刘烜扑面而来，自从他进到这里守灵以来，天天都会闻到这种气息。这是为了防止他父亲的遗体在下葬之前就发臭，便在棺槨里加进了大量的香料。

随后，一阵脚步声向刘烜的床榻这边传了过来。现在的新皇帝别说跳起来逃走，就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他只能听着那人一步一步地向着他这边走了过来，而挡在他面前的内侍和侍卫们则好像木雕泥塑一样，直挺挺地站在原地，竟然连他们呼吸的声音都听不到。

这个时候，刘烜已经能看到那个头戴皇冠的人影，在人墙的缝隙中若隐若现。眼看没有几步就要走到自己的面前，这个时候，已经被惊吓到极致的刘烜闭着眼带着哭腔说道：“儿子不孝……儿子不应该私会母妃，那是张美人和刘妃勾引儿子……儿子本来是不愿意的……”

刘烜说完之后，本来马上就要到他身边的人影突然停下了脚步，似乎新皇

帝说的话他也没有想到。过了半晌之后，人影才反应过来，当下那个冷冰冰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没有和你追究这个！朕问你，找释门弟子来超度朕就好！为什么还要找来方士？朕本来打算要诛灭方士一门的！你找他们来，安的什么心思？”

刘坦自己都没有想到，什么时候这位先帝如此大方了？他生前好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生怕自己和他后宫的女人们走得太近，平时和她们说句话先帝都要翻脸申饬自己，现在这么大的事告诉他，竟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看样子只要灭了方士，就能消了先帝的怒气，当下说道：“儿子明白了，明天……明天儿子便下令诛灭方士一门，了却父皇你的心愿……”

“陛下，这可不是为君之道……”这个时候，灵堂的大门打开，刘坦白天刚刚接见过的大方师火山站在门外。就在火山说话的同时，本来还一动不能动的刘坦突然大叫了一声之后，猛地从床榻上跳了起来，随后发疯一样逃到了灵堂外面，躲在了大方师火山的身后，哆哆嗦嗦地说道：“大方师救朕……大方师救朕……”

“陛下不用担心，这是有人在用邪术惊扰陛下。”火山说话的时候，刘坦本来打算跑出去喊人的，不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整个皇宫都在一片黑暗当中。当下这位新皇帝更是哪里都不敢去，怯生生地躲在火山的身后。

这个时候，就见灵堂当中的人墙后面站着本应该躺在棺材里的先帝刘庄。此时的刘庄已经驾崩了五六天，身上已经开始腐烂，加上满脸的尸斑，看起来异常可怕。

“看见我就没有话说了吗？”火山冲“刘庄”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一样的把戏玩的次数多了，谁都能看穿。上次你不是装扮成西方佛吗？这次不打算再来一个南方佛、北方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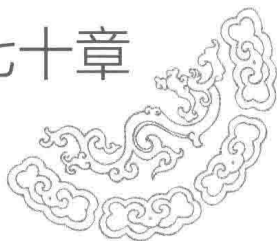
火山的话音一落，就见本来还站在人墙后面的“刘庄”突然仰面栽倒在地。随后，那十几个侍卫和内侍好像突然还魂了一样，见到本来应该躺在棺材里的先帝遗骸突然倒在地上，当下都吓得连声叫喊。

这些人叫喊的同时，灵堂里那绿油油的灯光也恢复了正常。随后，整个皇宫里也有了灯烛的光亮，见到了光亮之后，刘坦的心里这才算安定下来。随后就见大方师亲手从先帝的脑门中抽出一根半尺长的细针。据大方师所说，就是

这根长针控制住了先帝。至于绿色的灯光也是幕后那人的手段，不过被火山这么一惊扰，料想幕后那个人也没有心情再来一次了。

不过就是这样，他也不敢再回到灵堂当中守灵。当下，刘烜称晚上自己在守灵的时候突然昏睡，梦到死了的先帝向自己托梦，梦里先帝斥责他不应该为了给自己守灵便耽误了天下大事。当下，这位新皇帝这才遵了先帝的旨意，专心处理政事，不再回到这里守灵。

第七十章



就在灵堂里面闹得正欢的时候，洛阳城中白马寺内的一间禅房当中，满身大汗的土戒呆坐在一张烛台前。这时候他全身上下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看着就好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当初他在方士一门当中做灌无名的时候，是和火山齐名的人物。无论是术法还是阵法，土戒都不认为在火山之下。不过这些都是今晚之前的事情。刚刚他借着刘庄的尸骸和火山过了一招，想不到几年不见这个红头发的男人，他竟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刚才如果不是看出技不如人，马上撤回的话，这个时候恐怕他已经失手被火山擒住了。这才几年不见，火山的术法怎么会精进到了这种地步？现在看起来，恐怕只有自己的师尊出马，才能制得住这位现任大方师了。

长长地出了口气之后，土戒准备换一件新的僧衣。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右眼皮突然没有规律地跳了起来，随后禅房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还以为土戒和尚跟随师父们在为先帝念经，原来你在这里享清闲。”

说话的时候，禅房大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一身方士打扮的邱芳站在了门口。他微微一笑之后，没等土戒说话就走了进来。看着和尚一身湿透了的僧衣，他有些嘲讽地笑了一声，随后说道：“大师苦修佛经到了这种地步，真是让人敬佩得很……”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土戒的人影一晃已经到了邱芳的身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土戒和尚的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的身子抵在墙上。二人几乎脸贴着脸，土戒盯着邱芳的眼睛，说道：“为什么不告诉我，火山会去皇宫？”

“大师你也没说……今晚借先帝的身体……来吓唬皇帝吧……”被掐住

了脖子的邱芳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一句，等感觉到自己脖子上的手掌松了松之后，这位大方师的高足才继续说道，“大师也是艺高人胆大，知道大方师已经到了京城，还敢这样做？你不会当我那位师尊是三岁的顽童，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想到吧？”

听了邱芳的话之后，士戒这才松开了自己的手掌。看着面前脸色已经变得酱紫的方士在大口喘着粗气，和尚冷冷地哼了一声，再次说道：“火山已经到了洛阳城，那么广仁应该也到了吧？他们师徒俩一明一暗，打得一手如意算盘。”

“我离开宗门的时候，大方师还在宗门之内。”邱芳缓过这口气之后，对脸色阴沉的士戒笑了一声，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为什么和尚你不问问广义、广悌他们二位？还是你已经知道了他们二位根本就不会到洛阳城？”

“火山真以为他自己做了大方师，就能指使动他们两个人了吗？”士戒哼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广义带着门下弟子去了华山，二十年都没有下过山了，火山大方师的法旨根本到不了他的手上。广悌散了门人云游四海去了，今天傍晚还在珠崖郡（海南岛），五行遁法不能跨海，她再快也要两天之后才能赶到洛阳。”

说到这里，士戒冷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方士一门当中，火山之下再无我能看在眼中之人。既然他们都不在洛阳城，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借刘庄的尸体去警告小皇帝？”

“大师你说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邱芳没有丝毫要辩驳的意思，他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冲士戒继续说道，“有件事情我好像忘了说，虽然广仁师祖还在宗门驻守，不过里面的方士三天之前便开始陆续离开了宗门。算起来现在陪伴在广仁师祖身边驻守宗门的方士，十成当中已经剩下不到一成。”

“宗门没人了？”听了邱芳的话之后，士戒先是呆愣了一下，随后有些愕然地看着面前的邱芳。沉思了半晌之后，他对邱芳继续说道：“这些方士都去哪里了？是化装成一般百姓混进了洛阳城，还是压根就是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宗门，守株待兔等着我们过去？”

“你猜火山、广仁两位大方师会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我吗？”邱芳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说得好听，是火山大方师的弟子。不过我这位师尊对我还不如一般的火工、杂佣，加上之前行元的事情，他们已经防

我如贼。就算宗门当中有什么，邱芳我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邱芳顿了一下，缓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让我过来查看士戒大师你在做什么，正是要试探我和大师你有没有勾连。”

“用我来试探你，火山成了大方师之后还真的好像变了个人一样，竟然会运用谋略了……”士戒冷笑了一声之后，接着对邱芳说道，“那么你想怎么样？拆穿我在施法操控先帝，还是替我圆了这件事情？”

“现在邱芳在火上两面烤，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的。”邱芳微微一笑之后，突然叹了口气，随后苦笑了一声，对有些看不明白的士戒继续说道，“想让大方师还能信我，只能剑走偏锋了。大师，你说如果发现有人要潜入你的禅房，你会如何处置？”

士戒愣了一下之后，才明白邱芳话里的意思。当下他有些惊诧地说道：“你确定吗？说你迟来一步，进到禅房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也是可以蒙混过去的。”

“大师刚才说得对，我师父火山成为大方师之后，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邱芳顿了一下之后，掌心一吐，一柄铜剑钻了出来。铜剑在手之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对士戒继续说道：“说我来迟了一步，或许可以蒙骗住我师父火山，不过却绝对骗不了前大方师广仁。大师，邱芳引你一步。”说话的时候，邱芳举着手里的铜剑朝和尚劈了下去。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白马寺的知客僧将满身是血的邱芳抬到了方士们居住的馆驿门前。敲开馆驿大门之后，和尚找到了大方师火山的弟子，说明凌晨的时候，此人手握利刃擅闯寺中僧人的禅房，被人发现之后恼羞成怒和僧人斗在一起，被打伤之后才发现他一身的方士打扮。寺中长老担心其中有什么误会，便命他们将这人抬过来，请大方师火山处置。

当下，方士急急忙忙地去请火山，没曾想和尚们等了半晌之后，只等到火山的一位老弟子出来。这个上了年纪的方士口称代表大方师火山，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邱芳的相貌之后，皱着眉头对和尚们说道：“这人不是我们的方士，我在宗门当中六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几位和尚，此人冒充方士前往贵寺欲做无礼之事，与方士一门无关，你们自行处置就好。”

老方士说话的时候，馆驿对面的一座客栈里，吴勉、归不归几个正开着窗

看着对面的一举一动。

看到火山竟然声称不认识邱芳的时候，二愣子的眼睛就瞪了起来，回头冲归不归说道：“老家伙！看看，这就是你门中的人！要是老子被人揍成那个样子，你是不是也不打算认老子，让老子自生自灭去？”

“看看谁敢？就算徐福那个老家伙敢动你一个指头，你爹爹我也要过去找他拼命。”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又加了一句，“只要能找到他，老人家我一定和他拼命……”

第七十一章



见到方士们不认此人之后，和尚们只能又将他带到洛阳城的官衙当中。见是和尚亲自送来的，官老爷不敢大意，当下认定邱芳是进白马寺行窃的盗贼，判了他二百鞭子，轰出洛阳城。这还是先帝刚刚驾崩，新君下了大赦天下的诏书。要不然的话，去寺庙偷佛爷的宝贝，已经够斩趾的了。

挨了二百鞭子之后，邱芳被衙役们扔出了洛阳城。吴勉几个人就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有方士代表大方师前来说情。最后，还是来洛阳城寻找吴勉、归不归他们的纲元，恰巧在城门前遇到了被打得血肉模糊的邱芳。小矮子护着邱芳出了洛阳，不知道去了哪里养伤。

看着邱芳满身是血地被纲元搀扶走之后，百无求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他盯着归不归说道：“老家伙，火山这算什么？老子都能看出人是他派去查那个什么白马寺的，出事后他先翻脸不认人了？”

“傻小子，火山不翻脸，邱芳怎么挨打？邱芳不挨打，他还怎么有借口做后面的事？”归不归脸上的笑容多少有些苦涩。顿了一下之后，他看着依旧面无表情吴勉说道：“徐福那个老家伙这次找对人了……”

吴勉回头看了归不归一眼，慢悠悠地将胸腔里的浊气呼出去之后，说道：“继续看戏吧，火山也好，广仁也好，就是这个邱芳也好，看看他们后面的戏要怎么去演……”

那天晚上先帝诈尸的事情过后，刘烜便将火山大方师留在了皇宫当中。一连数日他们俩几乎同吃同住在一起，只要火山一离开，刘烜便坐立不安，生怕他那位已经下葬的父亲再从坟墓中出来，问他是如何向那两位母妃尽孝的……

而且这位新皇帝即位之后，为了取悦大方师，一改先帝崇信佛教的作风。

自从那天先帝诈尸之后，他便再没有允许释门弟子进入皇宫之内。可怜七八十岁的迦叶摩老和尚，千山万水地奉旨赶回到洛阳城，最后却连先帝的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刘庄出殡的时候，全套的葬礼都是方士们完成的。释门弟子就好像是看客一样，只能远远地对着出殡的人马念上几段经文。在旁人看来，光头和尚风光的日子，已经随着先帝一起消失在烟尘当中了。

看到风声不对之后，洛阳城内外在建的寺庙都停了下来。看到方士似乎又变成了热灶，有快建好的寺庙已经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改成方士们的讲道场？还有一些小和尚也在犹豫该不该将头发再留起来，开始打听方士宗门在哪，反正都是念经，在哪里念不一样呢？

刘庄下葬后一个多月，火山向皇帝请旨要回到方士宗门。不过上次的事情真的吓坏了皇帝，听到大方师要走，刘烜会错了意，当下国师、真人的封了火山一大堆的头衔，又送了几座高山归到方士门下，甚至还划了洛阳城外的一块地给大方师，不停地劝说火山将宗门迁到洛阳来。

方士宗门已经存在将近千年，火山虽然是大方师，也不敢草率将宗门迁移，当下只能继续留在皇宫当中。好在宗门当中有前任大方师广仁驻守，也不会出什么事情。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半个多月，洛阳城中突然流传起几首听着有些古怪的童谣。这些童谣虽然版本不同，不过唱出来都是一个意思：死了的王莽已经转世投胎，他不甘心上一世的失败，打算卷土重来。

几十年前王莽乱政差点亡了大汉的江山，如果不是光武皇帝拨乱反正，天下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洛阳城中传唱的这种歌谣，让皇帝刘烜以及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当下，开始有人彻查起歌谣的源头。

最后查到是当初一位在洛阳游方的方士教邻居家的孩子唱的，当时正是先帝崇尚佛法，冷落方士一门的时候。想来是这个方士看到宗门一门被排挤，胸中闷气排解不出来才做的荒唐事。

不过这个时候方士一门再度被皇帝宠信，谁也不敢现在去找方士们的麻烦，最后上报给皇帝的奏折里写的是洛阳城中的一个落魄醉汉酒后失德所致，醉汉年前得了肝病已经死掉。

听到是醉汉所为，刘烜也没有再追究。没曾想他身边侍候的内侍当中，有亲戚在廷尉手下当差，在闲聊的时候无意当中说到了童谣实为方士所编，他正好经过听了满耳。

不过碍于大方师火山的面子，刘烜也没有再追究此事，只是找了个由头，将负责调查此事的廷尉罢职削爵，算是私下给了这个不和自己说实话的官员一个惩罚。

这件事过了几天之后，刘烜与司马鲍立闲聊时，鲍立说起秦朝时期的一段风闻，据说那位大名鼎鼎的大方师徐福只是虚有其名，他只是蛊惑了当时的始皇帝嬴政，据说还是靠着一些幻术，装神弄鬼迷惑了始皇帝。

徐福施法让始皇帝见到了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秦庄襄王嬴异人，让嬴异人劝说始皇帝给了他大船数十艘、童男童女数千人前往东海仙岛为始皇帝求取仙丹，实则是徐福带着这些童男童女去建立他的海外之国去了。

后来这些方士照葫芦画瓢，又想迷惑汉武帝刘彻，不过武帝英明神武，发现了当时大方师广仁的不轨之心。可惜广仁诡计多端，在武帝下旨查抄方士一门之前，已经带门人隐匿了起来。隔了一百多年，方士这才借着王莽乱政的时候再次出现。后又继续用老办法，拿死了多年的汉平帝迷惑了光武皇帝，这才让方士一门得以中兴。后来先帝刘庄发现了广仁的不轨之心，这才从西方请来释门弟子抗衡方士一门。

根据这么多年的坊间杂谈，方士们的确有养生、不老的术法。不过除此之外，净是一些故弄玄虚的幻术。如果方士有用的话，哪里容得下武帝那时的查抄宗门之乱？千年来，朝局变幻，什么时候听说过方士一门出头施展术法杀敌救国了？

鲍立虽然是当作笑话来说的，但刘烜可不是当笑话来听的。当天晚上，他又想起当初灵堂那晚先帝诈尸的那一幕，几乎和鲍立所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既然火山能及时赶到，为什么又抓不到幕后真凶？当晚自己明明亲耳听到火山说有人假扮先帝，还说当初先帝梦到的西方佛也是假的。火山既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一劳永逸，抓住幕后黑手？

之后，刘烜越想越起疑。不久，火山再次向他请求回到方士宗门，这次他只是客气了几句，随后又是一顿加封，给了大方师一大堆的头衔之后，许了火

山回到宗门。

火山刚走的第二天，刘烜竟然亲自前往白马寺上香，让已经冷清下来的白马寺再度兴旺起来。这一下子，让洛阳城的官员、百姓又看不懂了。就在这些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刘烜的圣旨下来了，二度封了心觉寺的住持迦叶摩为白马寺的住持。随后刘烜还派出官员前往西方天竺佛国，迎取佛家至宝——佛祖舍利。

和先帝刘庄不同，这次刘烜虽然下旨迎佛，不过他也没有冷落方士一门，将几座高山赠与方士一门作为讲道场，随后又加封还在海外的徐福大方师为辅国圣仙师。

第七十二章



这段日子当中，吴勉、归不归几个人一直都住在京城当中，亲眼见证了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情。看着方士、释门来回倒庄，二愣子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好像个刚刚懂事的小孩子一样，经常拽着归不归问这问那的，惹得老家伙不胜其烦。

刘灿的突然眷顾，又让释门再次兴盛了起来。许多已经准备还俗，打算去方士宗门碰运气的小和尚又留在了寺里。没过多久，刘灿又下旨，请了白马寺的住持和尚迦叶摩大师进宫传扬佛法。开始几次还只是迦叶摩带着师弟执迷沉二人进宫。不过没过多久，执迷沉不小心说出自己师兄还有一位叫作广孝的弟子，是方士一门当中的名宿转投到释门的。

听到还有这样的人之后，刘灿便对广孝有了兴趣，下旨将迦叶摩大师的这位高足也召到了皇宫当中。当着老和尚的面讲了几句佛法之后，皇帝开始向广孝询问方术与佛法的区别所在，以及二者比较谁为高下。

广孝微微一笑之后，对皇帝刘灿说道：“陛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天与地的区别一样。方术讲究的是个人修养，为求长生不老，登峰造极之时会如神仙附体一般，操控风雨雷电、迷人心智不在话下。凡间俗子终其一生不能得……”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孝故意顿了一下，冲皇帝和自己的师父、师叔行了佛礼之后，继续说道：“而佛法则不然，佛家所云为普度众生。佛在心中，顿悟之后，天下人人皆可成佛……”

刘灿对广孝的回答还是不满意，当下打断了这个和尚的话：“朕问的不是方术和佛法的不同，是两者的高下。广孝禅师你曾是徐福大方师的高足，后又

改投在佛门之下。如果说天下人只有一人能说清楚方士和释门弟子谁高谁低的话，那就非广孝禅师你莫属了。”

皇帝说这话的时候，迦叶摩对自己这位弟子使了个眼色。不过广孝仿佛没有看到一样，冲刘烜微微一笑之后，再次说道：“陛下，广孝当年做方士的时候，是大方师徐福的弟子，方士一门只有大方师一人在我之上。后来转投到了释门之后，拜在我师迦叶摩大师门下。当时广孝的辈分最小，释门当中众僧皆为我之师长。就算这样，广孝也是毅然改投释门，从头做起。陛下，如此看来，方士、释门弟子孰高孰低一看便知……”

“广孝禅师说得好。”刘烜听完之后哈哈一笑。随后他看着脸色有些不满，但在自己面前不好表露的迦叶摩老和尚，说道：“大师虽然是释门高僧，不过年纪也大了。以后也不要继续折腾大师了，朕要听佛法，让广孝禅师进宫来说就好。”

老和尚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被这位新皇帝摆手拦住。刘烜向内侍询问了时辰之后，说道：“朕也是醉心佛法，说了没几句就这么晚了。迦叶摩、执迷沅两位大师年纪大了，不用陪着朕在宫里熬着，就让广孝留下继续讲授佛经。两位大师早早回白马寺休息吧……”

刘烜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内侍过来搀扶两位和尚。执迷沅还说好，迦叶摩老和尚的眉头已经微微皱了起来。但两个小内侍已经搀着他向殿外走去，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叮嘱广孝，说道：“广孝你只管对陛下讲授佛经就好，无关佛经之事不要多讲，陛下日理万机，不可耽误陛下操劳国事……”

“弟子记住了。”广孝恭恭敬敬地送自己的师父、师叔到了殿外。随后他回到刘烜的身边，淡淡一笑之后，说道：“陛下要问的，应该也不只佛事吧？”

看到老和尚刚刚叮嘱的话广孝不放在心上，刘烜微微皱了皱眉头，不过还是将那个困扰他许久的问题说了出来：“佛事刚刚你师父说得够多了，广孝大师还是说说闲事的好。”

随后，这位新登基没有多久的皇帝便将之前听到有关方士一门当中，徐福、广仁的风闻说了几件出来。说完之后，刘烜满脸好奇地向广孝问道：“广孝大师，你是做过方士的，难道真像风闻中说的那样，方士一门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一些懂养生之术和幻术的骗子吗？”

听了皇帝的话之后，广孝收敛了脸上的笑容，随后正色对皇帝说道：“向陛下说出如此风闻之人，必定也是奸恶之徒。方士一门流传至今已经将近千年，如果他们当中真没有真才实学，只是靠着幻术欺瞒世人的话，陛下以为他们可以从周初流传至今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孝已经反应过来自己的语气太重，当下急忙后退了几步，对皇帝施礼之后，继续说道：“请陛下见谅，广孝虽然早已不是方士，不过毕竟也在方士门中学艺几百年，现在虽然已经改投释门，也容不得肖小之辈恶意诋毁方士一门。”

这时候，广孝顿了一下，见到皇帝并没有露出责备的神情，这才继续说道：“自周初首任大方师创立方士一门以来，方士一门都是修道门派当中的翘楚。尤其是大方师徐福，更是天下术法第一人，如果不是他东渡出海……”

这个时候，刘炆从广孝的话里听出了问题。这位皇帝的胆子虽然小，不过心智却超过他的父皇刘庄。刘炆直接打断了广孝的话，说道：“广孝大师等一下，既然徐福大方师是天下术法第一人，那他为什么还要带着童男童女出海？难不成真的是为始皇帝去寻那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大方师在秦一统六国的时候，便已经身为大方师几百年了，算起来就算不是长生不老，也是神仙一般的人物。这样的人也会被吓得跑到海外，那么之前的盛名是否可靠也在未知之间。”

看到这位皇帝对那一段风闻的兴趣远远大于佛法，广孝微微地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再次开口说道：“陛下，徐福大方师出海已经两百多年，有些事情当年不可说，不过现在似乎可以说一点了……”

说到这里，广孝顿了一下，刘炆看得出来这位曾经做过方士的和尚有些犹豫。不过片刻之后，广孝还是继续说道：“陛下说得对，徐福大方师当年出海并非是为了替始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实不相瞒，广孝我、方士一门当中其他广字辈的三人加上现任大方师火山，以及其他几人都是长生不老之身，将我们变成长生不死之人的正是那位徐福大方师。长生不老药近在咫尺，他又何苦再去海外求药？”

说到他们都是长生不老的身体，刘炆的眼睛瞬间闪烁出一丝异样的光芒。

而广孝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还在继续说道：“徐福大方师出海，并非为了

求药，实则是避祸而逃到了海上。当年大方师占卜，算到方士一门因为他会有一场灭顶之灾。为了替宗门避祸，他老人家才远走东海至今未归。”

刘烜看着说完之后恭恭敬敬坐在自己面前的广孝，还是有些不解地问道：

“还是不对，秦已经被灭多年，那么徐福大方师为什么还不归来？”

这个时候，广孝低下了头。刘烜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个和尚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他根本察觉不到的笑容。顿了一下之后，广孝回答道：“因为方士一门的大限真正到了，大方师不想背上方士一门因为自己而崩塌的恶名……”

第七十三章



这时候的刘烜已经满脸都是惊异之色，比较起先帝刘庄来，这位新皇帝的心智要高出不少。不过就是这样也还是被广孝的话吓到了，缓过来心神之后，皇帝对面前的和尚说道：“方士一门真的会崩塌吗？光武皇帝时期，广仁不是刚刚中兴了方士一门吗？这才几年就会崩塌？”

“陛下，如果不是方士一门要崩塌，广孝又怎么会离开？”广孝双手合十，微微叹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天下万物有始便有终，当年始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何等威风，又怎么会想到帝位只传到二世手中便终结？之前在武帝时期，方士一门本来就应该崩塌，是广仁不甘心宗门毁在自己手上，这才逆天中兴了方士一门。不过该崩塌的早晚还是要崩塌，广仁可以推迟却改变不了这个结果。想来这个时候那位前任大方师已经明白过来，这才学了徐福大方师，早早将大方师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弟子火山，省得落下一个方士宗门最后一任大方师的恶名。”

“天下万物有始便有终……该崩塌的早晚还是要崩塌……”刘烜默默地重复了这句话之后，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看着已经默然的广孝继续说道，“那么在大师看来，我大汉的终点又在哪里？”

广孝沉默了片刻之后，对皇帝叩首道：“终点自在终点之上。”

“你这等于没说。”刘烜苦笑了一声之后，已经没有了再和广孝说话的兴致，当下冲他摆了摆手，说道，“朕劳乏了，大师你也回去休息吧。本来想和你说说方士的风闻解闷的，谁想你说完朕更加烦闷。”

不过就在广孝准备要走的时候，刘烜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已经到了殿门口的广孝和尚说道：“禅师留步，朕想起了一件事。你在方士一门之时，是否听

说过能操控死人行走、说话这样的术法？”

广孝“愣”了一下之后，向皇帝回话道：“有，这样纵神弄鬼的术法，广孝知道的，方士一门不下二十种，不知道陛下想问哪一种？”

“没事了，朕只是随口问问……”听了广孝的话之后，刘炆的脸色已经沉了下去，最后连客气话都懒得说了，直接挥了挥袍袖，示意这位广孝和尚可以离开了。

就在广孝转身离开的一瞬间，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笑容。不过等到他完全转过身时，门口侍候的内侍、侍卫等人看到的又是他挂着微微笑意的高僧模样。

广孝和尚由内侍引领着走出了皇宫，本来皇城门前已经准备好了送他回白马寺的马车，不过被他婉拒了。趁着天色尚早还不到禁夜的时候，广孝和尚一个人慢慢悠悠地向着白马寺的方向走去。

广孝刚刚走出一百多丈，他的身后缓缓跑过来一驾马车。马车到了广孝身边的时候便减慢了车速，与他保持着一样的速度在大街上慢慢地行驶着。

“别说，看惯了你光头的样子，老人家我都快忘了你做方士那会的样子了。”车厢里面传来了归不归的声音。顿了一下之后，里面又有小任参的声音传了出来：“老不死的，你也把头剃了看看是什么样子。反正你也没几根头发了，还不如学学人家和尚……”

“和尚也好方士也罢，广孝还是广孝。”这个时候，广孝转头冲马车看了一眼，就见赶车的是二愣子百无求，车厢里面坐着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参。

“说得好，听着好像和尚就是方士似的。”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将车门打开，随后对广孝继续说道，“上车吧，咱们这是多久没有同乘一驾马车了？怎么说你也是从皇宫里出来的，走着回去再连累了皇帝被人家说小气。”

广孝冲车厢里的归不归微微一笑，说道：“还是让我走走吧，在皇宫里坐得累了，也该活动一下了。”

“那就随和尚的意吧。”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不过老家伙并没有顺手关上车门。顿了一下之后，归不归继续说道：“老人家我受累问一句，和尚你刚才在皇宫当中，都和皇帝说什么了？”

听了归不归的问话之后，广孝突然停住了脚步，转头冲车厢里的归不归笑

了一下，随后说道：“也没说什么，都是一些释门和方士的风闻而已。陛下在深宫当中没什么消遣，听着这些风闻解闷而已。”

百无求驾车的手艺也是炉火纯青了，就在广孝停下脚步的同时，他也将马车停下。归不归与广孝对视了一眼之后，竟然少等地迟疑了片刻之后，看着还在冲他微笑的广孝说道：“那么和尚你是怎么回答的？”

“实话实说而已。”六个字说完之后，广孝不再理会车上的那几个人，转身继续向白马寺的方向走去。

百无求刚想继续驾车追过去的时候，车厢里的归不归叹了口气，冲驾车的二愣子说道：“该说的他都说了，回吧。”

二愣子没有听明白，一边将马车掉头一边对车厢里自己的“亲生父亲”说道：“都说了？老子怎么没听出来？实话实说也叫说了？”

“实话实说就够了。”没等归不归说话，吴勉难得地替老家伙说了一句，随后他看了归不归一眼之后，继续说道，“风向又要变了，上次是广仁硬撑了一次，这次就看火山怎么办了……”

“随他们的便吧，你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老人家我又不是他们的爸爸，管不了那么多。”归不归嘿嘿地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小矮子纲元都带来徐福老家伙的话了，不让我老人家插手方士们的乱账。不管了，让他们去折腾吧。傻小子，去张寡妇那家酒肆，晚上吃点喝点。老人家我也实话实说，张寡妇家的丫头长得也一般。”

听着归不归评论人家酒肆老板的女儿，小任叁开始还是哈哈大笑，不过笑声过后便有些黯然，随后看着车厢外面的街景，自言自语道：“我们人参想席应真老头了，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就在小任叁惦记老术士的时候，几百里之外的海边，一个白胡子老头被海浪冲到了岸上。也不知道他在海里泡了多久，身体已经肿胀了起来，五官相貌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样子，只是在左脸上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难得被海水泡成这个样子，脸上的巴掌印竟然一点都没有消。

这时候空中打了一个旱天雷，这人的身体跟随着雷声哆嗦了一下，随后他慢慢地睁开了已经肿胀成一条缝的眼睛，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他原地转了一圈，看了一眼周围的景色之后，自言自语道：“这是在哪？徐福……大船……”

怎么都一段一段的？我是谁……谁打的我……又把我扔海里了……徐福吗？怎么想不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走来一老一小两个人。年纪大的也是个白胡子老头，小的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两个人看到这个死人一样的老头从海边爬起来之后，便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

走到近前之后，那个八九岁的孩子冲身边的老头子说道：“妖王爷爷，我看着这个老头儿有点眼熟，可又想不起他是谁了。”

“本王看着也眼熟。”老头子和小男孩正是下了妖山访友，正准备回去的妖王和另外一个人参娃娃曹石头。妖王走到对面那个泡胀了的人身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一边看，嘴里一边嘀嘀咕咕道：“眼熟，真是眼熟。这人怎么会这么眼熟？你认识本王吗？你到底是谁……”

这个时候，天空中再次响起一道炸雷，随后倾盆大雨浇了下来。随着这一声雷响，那个人的脑海中突然将所有的事情都想了起来，想起自己是如何费尽了千难万险找到了徐福的船队，结果却被他一巴掌打到了海里。

想起以往的经历之后，这人满腔的怒气发泄不出来，突然伸出巴掌，朝面前的妖王扇了过去。“啪”的一声，这人将这个天下群妖之王翻着跟头地打到了海里。

“现在想起术士爷爷是谁了吧？”

第七十四章



当天晚上，吴勉先一步回到了客栈。归不归带着小任叁和百无求两只妖物泡在了洛阳城中张寡妇的酒肆当中，一直喝到了快要禁夜的时候。巡夜的官兵过来催了几次，这一人二妖才恋恋不舍地准备离开。

就在老家伙掏出一个小小的金镲子扔在张寡妇的面前，准备最后调笑两句就走的时候，他突然愣了一下，随后猛地回头向身后街道尽头处看去，恍恍惚惚见到两大一小三个人影向他们这边走过来。

“老不死的……你看见谁……谁家的小娘们儿了？”小任叁喝得有些上头，他个头小看不清对面来的是谁。当下他摇摇晃晃地爬到了二愣子的脖子上，手搭凉棚顺着老家伙的目光看过去。

“左边的这谁啊……看着有点眼熟，看到没有……他走路背着手的样子，老不死的！说你呢……你说像不像席应真老头儿。刚刚还说到这个老头儿……老头儿！你从哪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们人参想你了……”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小任叁终于认出走在左边的那个人正是席应真。

当下小任叁从二愣子的脖子上跳了下来，随后撒着欢儿向席应真那边跑了过去。不过他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啊”了一声，随后又跑回到酒肆当中，躲在归不归的身后，在老家伙的两腿中间张望。席应真有些发愣，不明白这个小家伙为什么跑到一半又折返回去。

“兄弟，看见你石头哥哥怎么就跑回去了？”看到小任叁跑回去之后，那个叫作曹石头的人参娃娃突然哈哈一笑，随后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不见，任叁兄弟你还是老样子。还是一见当哥哥的我就跑，还是这么顽皮……”

这个时候席应真才明白过来问题出在哪里，当下这位陆上术法第一人斜着

眼睛看了一眼身边的妖王，哼了一声之后，说道：“老疆，没看见你的孙子欺负术士爷爷的儿子吗？怎么？不会教育孩子，还要术士爷爷我亲自动手吗？”

席应真身边正是妖王和另外一个人参娃娃曹石头，现在妖王的脸上还印着那五个鲜红的手指印。他们爷俩在海边遇到席应真之后，妖王被老术士一巴掌打到了海里。

妖王自知本事远不如这个老术士，虽然刚才自己是在全无防备的情况下挨了一嘴巴，不过就算他全身戒备也不是他的对手。要不然的话，当初他的二儿子惨死在席应真的手上，他早就下妖山报仇了。妖王看见了席应真的脸上也印着五个手指印，这个老家伙不知道在哪里吃了亏，把气撒到他身上来。

本来妖王自己忍了这口气就算了，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天下群妖之王。挨了老术士的打，还想怎么样？想不到的是这个老术士清醒过来之后，一定要拉着他去找他的什么儿子。

当初妖王是见过老术士管小任叁叫儿子的，不过想不到这么重要的人，老术士竟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追踪。最后还是妖王动用了留在人世间的散妖，用他妖王的传音之法询问，才有妖物报说在洛阳城外见过他们几个人。老术士这才带着妖王过来寻找，想不到刚刚进城就发现这几个人了。

当下，妖王皱着眉头对曹石头说道：“在大术士面前，不许胡闹！”不过老术士对这句不疼不痒的话不太满意，无奈之下，妖王对着曹石头的小屁股轻轻地踹了一脚。这个人参娃娃虽然觉得委屈，不过看到妖王爷爷这边难做，也不敢如何争辩。

老术士这才算罢，当下大步向酒肆这边走过来。看着席应真自己走过来，小任叁这才走了出来，直接扑到老术士的怀里，带着哭腔说道：“老头儿，这么多年你去哪了？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时候，是个人就敢欺负我们人参啊……”

“归不归！看看你干的好事！”听了小任叁的哭诉，老术士又想起自己被徐福一巴掌打到海里，当下一肚子的火就撒到了归不归的身上。老家伙一溜小跑到了席应真的身边，陪着笑脸说道：“术士爷爷，咱们可别误会，您老人家让我任叁兄弟把话说完。谁敢欺负任叁兄弟，我可是豁得出去拼命的……”

就在归不归被席应真喊过去的时候，百无求也认出了妖王。二愣子从酒肆

里走了出来，冲老妖王喊道：“喂！这不是那个谁吗？怎么又从山上下来了？不是老子说你，你在山上到底有事没事？怎么老是看你没事下山来溜达？”

妖王也看见了百无求，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用袍袖挡住脸，想要躲到一边的，百无求是妖王看重的妖物，妖王本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落魄样。不过被二愣子叫破了身份之后，妖王的脸上虽然有些挂不住，仍硬撑着对二愣子说道：

“百无求，想不到能在这里看见你，本王与席兄……”

“你的脸怎么回事？谁打得这么狠？到现在手指印都没消。”这一句让妖王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当下，老妖王的脸羞臊得好像红布一样，而百无求还在继续说道：“是任叁的老干爹打的吧？没事，被那个老家伙打了不丢人。不止是你，我、我家老家伙，还有方士一门那俩大方师，好像除了吴勉那个小爷叔和任老三他舍不得打之外，你随便找个人问问，看看谁没挨过任叁他干爹的打……”

二愣子本来还想劝劝妖王，不过这几句话说完，对面的老妖王羞愧得快要晕倒了。如果他再多说几句，弄不好老妖王直接就在百无求的面前自杀了。

好在席应真打断了百无求的话，算是救了妖王一命：“归不归你这老家伙，就打算在大街上一边喝风一边和术士爷爷我说话吗？怎么说你也做过几天方士，徐福就是这么教你在大街上待客的吗？”

听到席应真挑理，归不归马上赔着笑脸将席应真、妖王和曹石头迎进了他们刚才喝酒的酒肆当中。老家伙又扔给张寡妇几块金镲子，让她今晚不要上板打烊了，赶紧将炉火再次捅开，后厨有什么都端出来，他们今晚不走了，准备在她店里吃喝一宿。

就在他们这几个人和妖在大吃大喝的时候，离此地几里远的白马寺的一间禅房当中，广孝直愣愣地盯着倒在血泊当中的迦叶摩老和尚。一旁站着的是广孝的弟子士戒，他手中正握着一柄匕首，看来老和尚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

“你疯了！我和你说过的，不要动这个老和尚……”广孝咬牙切齿地对士戒继续说道，“现在这样的关头，我保这个老和尚都来不及，你却想要他的命！”

说话的时候，广孝蹲在老和尚的身边，满脸紧张地查看着老和尚的伤势。这个时候，士戒看着自己师尊的背影，说道：“弟子就是看到事态如此紧急，迦叶摩在人世一天，师尊你永远都没法坐上白马寺住持的位子，弟子这才出手

相助……”

看到老和尚没有伤及心脉，广孝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就在他刚想要教训士戒的时候，禅房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随后一个身穿修士服饰的男人走了进来，冲他说道：“大师，士戒他做错了吗？”

第七十五章



走到广孝师徒面前的人正是已经被方士一门放弃的邱芳，他现在全身上下再没有一点方士的痕迹，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再也看不到他以前“小广仁”的影子。

看着倒在血泊当中的老和尚，邱芳冷冷地笑了一下，对广孝、士戒二人继续说道：“大师的计划当中，是要挑起方士和释门的冲突，然后让朝廷偏向释门一方，借机铲除方士一门，是吧？不过如果这个老和尚还在人世的话，大师以为他会助你铲除方士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邱芳顿了一下，随后紧紧盯着面沉似水的广孝，继续说道：“大师真应该知道一点释门在天竺，是如何与韦陀、婆罗门二教并存的。释门容得下的教派不少，也不在乎多一个方士一门。”

“你现在应该在皇宫当中看着皇帝，怎么还有闲心到这里来？”看了一眼邱芳之后，广孝冷哼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我是他当年亲口断定要改投他教的，你呢？你是徐福大方师钦点的，又是现任大方师的弟子，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徐福大方师可以出海避祸，我一个小小的方士就不可以吗？”邱芳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况且广孝大师你是从哪里看出火山大方师视我为弟子的？良禽择木而栖，木头已经烂掉了，我还在站在上面等死吗？”

说到这里，邱芳又冷冷地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我来是向广孝大师通禀，皇帝刚刚让内侍调出了当年武帝查抄方士一门的文典。我在文典当中做了点手脚，算起来不用多久皇帝就会宣召这些和尚入宫，广孝大师要早做准备……”

说到最后的时候，邱芳已经开始催动五行遁法，几乎就在他最后一句话说完的同时，他人已经消失在广孝和士戒的面前。

邱芳消失之后，广孝的脸上还是阴晴不定。他解开了老和尚身上的僧衣，随后咬破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将指尖鲜血滴在老和尚的伤口处，同时另外一只手按在老和尚的后心，将自己的术法灌输到迦叶摩的身体当中，助老和尚的伤口慢慢愈合。

直到现在，士戒还是不明白自己师尊是什么意思。这个老和尚明显就是一个绊脚石，留他活着只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麻烦。士戒这才想要了结迦叶摩，顺便将罪名栽到方士一门的身上。

这个想法在士戒心里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迦叶摩和广孝进宫为皇帝讲解佛法的时候，邱芳过来看他。还是这个人几句话说了动了他，当下他权衡利弊之后，才有了杀死迦叶摩嫁祸方士一门的想法。没想到他动手的时候，正巧被广孝看到。被广孝拦了一下，老和尚才没有命毙当场。却没想到广孝竟然还这样费尽心力去搭救老和尚。

看到老和尚身上的外伤已经消失之后，广孝回头看了士戒一眼，微微叹了口气之后，说道：“还需要我亲自和你解释吗？迦叶摩不死，他便永远是挡在我们面前的盾牌，崩塌方士一门的恶名便落不到你我师徒的头上，方士一门也好，朝廷也好，自然由他面对。

“他死了我就要冲在前面，到时候方士一门不是灭在释门手中，而是毁于我广孝之手。就算得了徐福提升术法的手段又怎么样？士戒，你真的以为广仁、广义和广悌真的会跟着方士一门去陪葬吗？从方士一门消失这一天起，你我师徒便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今天邱芳和你说过什么了吧？他和你我师徒不一样，邱芳是另有目的，他与你我同船不同心，你中了邱芳的计了……”

这几句话说完，士戒已经是满身的大汗。他缓过一口气之后，看着还是没有睁眼的老和尚，说道：“弟子犯的错自然还是弟子来弥补，既然邱芳能演苦肉计，士戒也可以，我自断一臂给他们演一出戏……”

“迦叶摩醒过来的话，要自断一臂的也是我。”广孝怪异地笑了一声之后，突然俯下了身子，在老和尚的耳边轻声说道，“师父既然已经醒了，还不

睁眼准备偷听多久？既然你要偷听，那就不需要醒过来了……”

说话的时候，广孝的手指已经摸到了老和尚的头顶。一丝怪异的术法顺着广孝的指尖到了迦叶摩的脑中，一阵震荡之后，迦叶摩脑中感觉到疼痛，慢慢地他的意识模糊起来。随后，迦叶摩的眼睛微张，嘴巴张开一道缝隙，口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看到自己释门师父的样子，广孝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对身边的士戒说道：“去和执迷沅师叔祖说，迦叶摩大师突然中风，请他快找郎中来。”

士戒跑出去之后，广孝看着已经做不出任何表情的迦叶摩，叹了口气之后，低声在他耳边说道：“我也不想这样的，真的不想……”

几乎就在白马寺乱作一团的时候，皇宫里面传下圣旨，召白马寺住持迦叶摩，以及执迷沅、广孝二位高僧进宫。不过看到迦叶摩老和尚已经中风，执迷沅大和尚说什么都不肯走，一定要留在这里陪自己的师兄，最后只能是广孝一个人跟着传旨官到了皇宫当中。

广孝进宫的时候，皇帝刘烜已经知道了迦叶摩老和尚中风的消息。不过他这次主要是见广孝和尚，老和尚来不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和以往不同，这次刘烜直接在自己的寝宫召见了广孝。

广孝在内侍的引领之下进到了寝宫，就见刘烜坐在皇帝的御榻上，他的四周散落了一地的竹简。四周虽然站着侍候的内侍和宫女，却没有人敢上前收拾这些竹简。

看到广孝进来之后，刘烜指着身边的一张蒲团，说道：“坐这里，坐近点方便说话。”

等到广孝施礼坐好之后，皇帝继续说道：“迦叶摩大师的事情朕已经知道了，既然大师病了，那么白马寺的住持便由广孝禅师你来暂代。迦叶摩大师圆寂之后，朕再正式下旨封禅师你为白马寺住持。”

听了皇帝的話之后，广孝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对皇帝说道：“陛下有所不知，和尚广孝刚刚在佛祖面前起誓，要放下僧职，专心照料我师迦叶摩。我师的僧体一日不痊愈，广孝便一日不离我师病榻。”

“那也由你，你不做住持，就让执迷沅大师暂代吧。”对于谁来做白马寺的住持，皇帝并不太在意。当下，皇帝将手里的书简递给了广孝，顿了一下之

后，说道：“这是当年武帝查封方士一门的文典，朕一时睡不着，便把这些文典找来催梦，想不到看了之后更加睡不着了……”

广孝装模作样地打开了书简，看了几眼之后脸色便难看起来。上面写着武帝征和元年，各地都传来方士们巫蛊害人的案子。武帝查证之后，宫中便有景帝复生前来向武帝索命的诡异之事。后武帝查明，是方士一门留在宫中的方士所为，后来才有了武帝下旨诛灭方士一门的事情发生。

看到广孝表情变了之后，皇帝冷笑了一声，随后说道：“武帝所遇之事，朕也遇到过，一模一样……”

第七十六章



一句话说完，皇帝深深地吸了口气，顿了一下之后，看着脸色有些惶恐的广孝，继续说道：“看来武帝当初诛灭方士一门，也是事出有因的。朕已经让人将武帝晚年时期，各地呈奏上来有关查处巫蛊案的文典都拿了过来。广孝，你自己看吧，当时方士一门已经消亡多年，就这样巫蛊案中十有六七都是和方士一门有关。”

说到最后的时候，皇帝这才一摆手。有小内侍马上将散落一地的书简捡了起来，再按着书简上面的年份标识整理好之后送到了广孝的面前。

广孝装模作样地看了几卷书简。皇帝刘烜耐着性子等到广孝和尚将第三卷书简放下之后，这才再次说道：“之前朕一直以为武帝是看到各地传呈上来有关巫蛊的案子，误会了方士一门，这才让方士们有了灭顶之灾。后来光武皇帝慧眼独具，看出了端倪，这才为方士一门平反昭雪。现在看起来，武帝做的没错，错的是光武皇帝。”

听了皇帝的话之后，广孝将已经拿起来的第四卷书简又放了回去。当下他跪在地上，以头触地，说道：“陛下，这书简上所载巫蛊泛滥的时间，广孝早已经退出方士一门几十年，实在不知这与方士一门有无关联，此事广孝不敢妄语臆断。”

“大师你误会了，朕召你进宫，并不是询问大师当初的事件是否与方士一门有关。”刘烜顿了一下之后，盯着广孝的眼睛继续说道，“朕是想询问大师，当年武帝做过的事情，朕做得做不得？”

听了皇帝的话之后，广孝打了一个“哆嗦”。直到刘烜重复了一遍之后，广孝这才回过神来，对皇帝说道：“陛下，此事不应该询问和尚。广孝虽然是

释门弟子，但却是方士出身，无法做到不偏不倚……”

“广孝，你还不明白吗？”这个时候刘灿的脸上已经呈现出不耐烦的表情，森然一笑之后，继续对广孝和尚说道，“朕召你进宫，就是看在你曾经为方士的经历上。朕身边还有何人比你更了解方士一门？广孝只要权衡利弊回答朕刚才的话，武帝当年诛灭过方士一门，朕如果想要再次诛灭天下方士，你来说——可行吗？”

广孝低着头半天不语，几乎就在皇帝恼怒，准备要申饬他的时候，突然他慢慢抬起了头，只说了两个字：“可行……”

之后一连三天，皇帝称病没有早朝。三天之后的傍晚，一乘软轿将广孝和尚送出了皇宫。广孝离宫之后的第二天，本来病了几天的皇帝刘灿病入膏肓，在接见臣下的时候突然晕倒，人事不知，任凭内侍如何呼唤都没有醒过来。

当下宫里的太医连番诊治，都没有找到皇帝晕倒的因由。见到药石无效之后，太后急忙将白马寺的新任住持和尚执迷沉召到宫中，为皇帝诵经祈福。不过也不知道这些和尚们念的什么经，不念还好，念了之后皇帝便口吐鲜血。在刘灿吐出的鲜血当中，还混杂着一起没有烧尽的黄麻符纸。

侍候皇帝的内侍总管见到这些灰烬之后，马上叫停了和尚。随后总管将这些符纸灰烬收集起来，送到太后的面前，声称这是有人用巫蛊之术加害陛下。内侍总管孩童的时候，见过同村的人得罪了巫师，也是口吐这种夹带着符纸灰烬的鲜血，当时人已经快不行了，最后还是一位路过的方士见到，施法救了此人，又惩治了巫师。这样的事情不是和尚念经就能解决得了的，需要太后快下懿旨，去方士宗门请大方师前来救驾。

听到了内侍总管的话之后，太后急急忙忙派出八百里加急的快马，去往方士一门将两位大方师请到皇宫当中。当下太后还在懿旨中讲明，事关皇帝安危，请两位大方师不要拘于常理，直接施展神通前来皇宫便好。

快马出城之后，太后又下懿旨，将洛阳周围的方士急召进宫，请这些方士施法，务必在两位大方师到达皇宫之前保住皇帝的性命。一时间，方士们又成了热门。只是一天的工夫，皇宫里便聚集了二百多名方士，京城周围的郡县还陆续不断有方士赶来。

当时只有方士宗门才有天下方士的名册，天底下打着方士旗号吃饭的假方

士不下万人。这时候也不管这些方士真假了，只要当中真有人护住皇帝的性命，太后也认了。

好在这些真假方士施法之后，皇帝还真的停止了吐血，只是还在昏迷当中没有醒过来。看到方士的术法对症之后，太后便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两位大方师的身上了。

三天之后，是快马赶到方士宗门的日期。算起来两位大方师见了懿旨之后，便会马上施展术法赶到皇宫。当下，太后连同文武百官都在焦急地等待两位大方师突然从天而降。

不过让太后有些失望的是，直到天色擦黑的时候，皇帝的病榻旁才突然凭空出现一个红色头发的人影。众方士当中也有几个货真价实的，这几个人见到红头发的男人之后，马上施礼口称大方师驾到了。

不管怎么样，现任大方师火山总算是到了。当下，太后纡尊降贵地拜托此人搭救皇帝的性命。火山倒还是个识礼数的，朝太后行礼之后，便马上开始查看刘烜的病情。

查看了皇帝的病情之后，火山安慰了太后几句，声称皇帝的确是中了巫蛊之害，不过这样的巫蛊在大方师的眼中并不算什么，只要施法得当一个时辰之内皇帝便可恢复如初。

当下，火山散了众方士，他一个人将皇帝的双耳耳垂和十指指尖刺破，将指尖的黑血放了出来。随后又施展术法，将刘烜体内的巫蛊之毒顺着伤口排出体外。只见皇帝伤口的鲜血如同墨汁一般，散发的恶臭让人无法继续留在寝宫当中。

太后忍了片刻之后，便被宫女们搀扶着走出了寝宫，待在宫门外等着火山施法救回皇帝。如同大方师说的一样，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寝宫当中传出了皇帝叹气的声音，随后刘烜虚弱的声音也跟着传了出来：“朕这是怎么了……什么味道如此恶臭，火山大方师……你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了皇帝的声音之后，太后差点哭了出来。当下在众人的搀扶之下，老太后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寝宫当中，一边安排人打开门窗散掉臭气，一边捂着鼻子走到皇帝的身前。看到瘦了一圈的刘烜，老太后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皇帝，你在生死关前走了一遭。如果不是大方师千里迢迢赶来搭救你，此时

你还不一定如何呢……”

当下，太后将他如何病倒，自己如何担心去请了大方师前来说了一遍。清醒过来的皇帝这才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情，谢过了火山的救命之恩后，又加封了大方师护国真人的头衔，再将几座灵山赠予方士一门作为道场之用。

虽然皇帝被救了过来，不过还要追查是何人所为。刘烜将养身体的同时，将追查贼人之事交给了火山大方师。只是怕贼人暗中再次加害，和上次一样，火山一直待在皇宫守着刘烜。几日之后，大方师的门人弟子们赶到皇宫，由他们去查巫蛊害人的真凶。

第七十七章



不过释放巫蛊的人还没有查出来，皇帝刘烜又出了事情。就在他排出蛊毒的第三天中午，在火山的陪伴之下，正用午膳，他刚和大方师说笑了几句，身子突然摇晃了一下，随后直挺挺地倒在了饭桌上。刘烜的脑袋不偏不倚正好砸在盛鸡汤的汤碗里，如果不是身边的内侍及时将他扶起来，他可能就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被鸡汤呛死的帝王了。

大方师火山就在皇帝身边，在皇帝被内侍扶起来的一瞬间，他已经看到刘烜的脸上遍布黑气，一条黑线顺着他的口腔直通肚腹，这个正是巫蛊入体的样子。

这刚刚去除蛊毒才几天，怎么又有巫蛊入体？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火山多想，当下他直接将餐桌上的吃食、酒水扫到地上，让内侍将满脸鸡汤的皇帝放在了餐桌上。随后火山亲自剥掉了刘烜的衣服，就见那条黑线已经到了皇帝的小腹之中。

当下，火山用术法拦住了黑线的去路，随后直接将手塞进了皇帝的嘴巴里，手指头勾住了黑线的尾巴之后，一点一点将这条用气息凝结出来的黑线从皇帝的嘴巴里拉了出来。

火山将整条大概两尺有余的黑线丢在阳光下暴晒，只是片刻的工夫，黑线便化成了一阵黑烟消散在了空气当中。这个时候，皇帝刘烜清醒过来。只不过刚才被拔出蛊毒的时候伤到了肠胃，刘烜从餐桌上爬起来之后，便弓着身子一阵大吐，将刚刚吃下肚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这个时候，火山在地上的吃食酒水当中寻找起来。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在他的面前着道，那就是有人在皇帝的吃食当中做了手脚。和一般的毒物不同，就算有内侍提前试毒，也不可能发现饭菜里下了蛊毒。不过让火山意想不到的

是，他找遍了地上的残羹剩饭，也没有发现一点下了蛊毒的端倪。这个就让火山有些疑惑了，下蛊毒之人是如何下手的？他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好在这个时候皇帝并没有什么大碍。听说皇帝再次出事，太后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看到皇帝儿子已经转危为安，老太太这才算松了口气，当下再次谢了火山大方师对皇帝的救命之恩，不过这次太后有意无意地说起：为什么大方师就在皇帝身边，皇帝还能遇险之类的话。这话里话外已经有了些许责怪大方师的意思。

这次的确是火山没有想到，他也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能在皇帝和大方师眼皮子底下种下巫蛊的，一定是皇宫当中的人。在大方师火山的建议之下，皇帝下旨将午膳当中所有直接、间接接触皇帝的人全部收押了。一天没有找到弑君的真凶，就不会将他们放出来。

本来以为这样便能很快找到幕后黑手，不过任凭如何用刑，都没有把那个人找出来。虽然有几个人屈打成招，认了自己就是谋逆君王的凶手，不过经由火山查看之后，几个人完全不具备下蛊毒的条件。皇帝被蛊毒所害和这几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来以为囚住这些人，刘灿这次总算是太平了。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次午膳风波之后的第四天，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刘灿又出事了。这次事发是在午夜时分，由于之前的几次，刘灿已经吓破了胆，就算睡觉都要火山守着他，于是让内侍在自己的寝宫专为大方师隔出一间外室。

这个时候，火山的门人弟子们已经赶到京城了。除了去彻查是谁谋逆皇帝的方士之外，其余的方士都守护在刘灿四周。就连刘灿睡觉时，房顶殿外都有火山的亲传弟子在保驾。除了这些方士门人之外，刘灿将其余的内侍、侍卫等人统统赶了出去，防止那个下蛊毒的人混在他们当中，趁着大方师不注意再给自己来一下。

这天晚上前半夜倒还正常，皇帝刘灿与大方师火山下了几盘棋之后便有了困意。当下刘灿回到床榻上休息，这时候他也不讲究让妃嫔们过来侍寝了。登基以来这么久，就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睡觉挺好。

刘灿睡觉的时候，大方师火山将弟子们都召唤了出来，用密音传声之法询问他们有何进展。就在这些弟子们说了一半的时候，火山的脸色突然变得诧异

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一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当下，火山瞬间移到了皇帝的卧榻前。火山带来的弟子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下也跟着自己的师尊进入了皇帝的寝宫。

这些人站在火山身后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皇帝有什么变化。刘灿这个时候已经打起了小呼噜，不管怎么看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就在这个时候，火山慢慢地吸了口气，随后伸手将刘灿两只眼皮扒开。就在这一瞬间，两团黑气便从刘灿的眼眶里面冒了出来。

看到黑气的一瞬间，在场的众方士心里都是一惊。这个蛊毒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在场的每个方士都有本事拔出。不过包括火山大方师在内，谁也想不出皇帝这次是如何着的道。现在寝宫内外都有方士把守，难不成火山的门人弟子当中有了叛逆不成？

不管怎么样，也要先把皇帝救回来。当下众方士给火山大方师护法，大方师得再一次将皇帝体内的蛊毒拔出。这一次刘灿没有任何痛苦，除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劳累之外，再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火山自从做方士的那一天起，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古怪的事情，接连几次皇帝中了巫蛊之毒，自己却始终都想不明白。对方下蛊的手法越来越诡异，如果自己一时不慎，恐怕皇帝就真的要因为蛊毒而驾崩了。

思来想去，火山越发感觉到这件事在自己这里已经失控了，对手每一步都想在自己前面，而自己竟然连那个人是何时动的手、怎么动的手都看不出来。

现在洛阳城已经被火山手下的门人查了个遍，最可疑的就是几天前那位失踪多年的老术士席应真又凭空出现了，现在老术士正住在吴勉、归不归居住的客栈当中。对席应真，火山可没有胆子招惹，那是和自己师祖徐福大方师齐名的人物，就算想要皇帝的命，也不会使用巫蛊之毒那么麻烦，直接进宫一个巴掌就算改朝换代了。

想了整整一晚上之后，大方师火山不敢马虎，使用了术法传音，将皇宫里发生的事情转告给自己的师尊——前任大方师广仁。

广仁也不明白皇帝是如何中的巫蛊之毒，最后与火山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俩人调对，约好第二天的午时，火山大方师使用五行遁法回到宗门，将皇帝交给广仁。如果连这位前任大方师都不明白的话，那还是早点和太后禀告，让

他们早定太子的好。

两位大方师互换的消息，火山对谁都没有说。第二天中午还是在皇帝用午膳的时候，皇帝敬火山大方师一杯酒。大方师端起酒杯仰脖一饮而尽的时候人还没变，不过就在大方师将酒杯放到桌子上的一瞬间，皇帝就觉得眼前一花，红头发的现任大方师火山突然变成满头白发的方士。

第七十八章



刘烜没见过这位前任大方师，见到火山大方师变了样子之后还吓了一跳。后经身边的方士介绍，他才知道这位白发方士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前任大方师广仁。

当下，前任大方师对皇帝施礼说道：“方士广仁见过陛下，广仁代替大方师火山前来伴驾，事先未曾禀告，还请陛下赦免广仁的惊吓之罪。”

“广仁大方师到了，朕哪里还有惊吓？”当下皇帝也顾不得用膳了，直接从餐桌后面走了出来，走到广仁的面前，继续说道，“朕还是太子的时候，便经常从先帝的口中听到过广仁大方师。想不到朕一点点微恙还惊动了大方师……”

说话的时候，刘烜已经将广仁面前的酒壶抄了起来，叫过小内侍为广仁大方师换过了一个新的酒爵。虽然广仁起来谦让，不过皇帝还是执意为这位前任大方师满满地斟了一杯酒。随后小内侍也将皇帝的酒爵拿了过来。皇帝与广仁碰杯之后，刚刚想要一饮而尽的时候，冷不丁被这位前任大方师伸手扣住了酒爵。

看着表情诧异的皇帝，前任大方师微微一笑，说道：“陛下，看来有人想给广仁一个下马威……”

说话的时候，广仁已经顺手将皇帝手中的酒爵接了过来，随后将里面的酒水泼洒在阳光照耀的地面上。被太阳光照到之后，酒水中瞬间冒出了丝丝黑气，片刻之后便消散在了空气当中。

本来酒爵被广仁抢了过去，皇帝刘烜的脸上多少有些难看，不过看到这里的时候，刘烜的脸色已经由红变白。当下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远远地躲开了这黑气，这才有些惊恐地对广仁说道：“这是什么人？竟然敢如此反复

地谋逆朕？他当朕是什么？砧板上的鱼肉吗！”

“陛下请息怒，不管此人是谁，广仁到了他便无所遁形。”广仁淡淡地笑了一下之后，回头看着跟着火山守在皇帝身边的方士们，说道，“这里不需要你们了，回到宗门之后请转告大方师，大方师不要担心宫中，我自然会保住陛下的安危，让下巫蛊之毒的人无所遁形。”

这些方士答应了一声之后，朝皇帝和广仁分别施礼，随后走出了宫殿。就在他们走出宫殿的一瞬间，这些人瞬间凭空消失。当初太后的懿旨只许火山一人使用术法赶到皇宫当中，这些方士没有旨意只能兼程赶来，现在离开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当下便施展了五行遁法消失在皇帝的面前。

“晚辈们有心卖弄，还请陛下恕罪。”广仁有些不满地冲这些方士消失的地方皱了皱眉，随后对刘灿继续说道，“下蛊之人还在逍遥法外，请陛下即日起不要离开广仁身边百丈。只要不出百丈，陛下做什么、用什么，请自便。”

刘灿是几次从生死关头走过来的人了，听了这位前任大方师的话还是不敢托底。火山几乎就是眼睁睁地盯着自己，还三番五次地出事。也是那位大方师的术法高深，这才化险为夷的。虽然面前这位方士是火山的师尊，不过百丈之内保陛下无忧这样的话，听在皇帝的耳朵里，还是有些夸大了。

“只需要在广仁大方师百丈之内？”皇帝深吸了口气之后，继续对微笑着的广仁说道，“广仁大方师不要顾及朕，你与火山大方师一样，守在朕的身边就好。一日没有找到下蛊之人，捉拿到幕后真凶，广仁大方师便一日守在朕的身边。”

“那陛下做主就好。”听到了皇帝的话之后，广仁不再坚持，只是微微一笑之后，便和之前火山一样，守在皇帝的身边。

与此同时，在洛阳城中的一座客栈当中，一位身穿方士服饰的白发男人出现在这里。他进入客栈的时候，里面的掌柜、伙计好像看不到他一样，任由他轻车熟路地绕过了跨院，到了后面被几位有钱老爷包下来的厢房当中。

白发男人进到这里的时候，正巧遇到住在这里的席应真、归不归和老妖王几个在吃酒。老术士和妖王两个人推杯换盏，老家伙好像小伙计一样端着酒壶，看到谁的酒杯空了，连忙将酒斟满，随后觑着一张老脸开始劝酒。

看到白发男人进来之后，归不归将酒壶放下，嘿嘿一笑之后，冲来说

道：“今天刮的什么旋风？能把前任大方师刮到我们这座小小的客栈当中。听说火山大方师正在宫里陪着皇帝享福，怎么？广仁大方师眼热了，也过来凑这个热闹？”

来人正是本应该在皇宫当中伴驾的广仁。与此同时，却有另外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广仁正在看着皇帝刘烜继续用膳。

“广仁是听说席应真先生和妖王陛下到了洛阳城，这才专程过来看望二位前辈。”广仁冲归不归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之后，走到了席应真和妖王的桌前，朝这一人一妖行了半礼，随后继续说道，“因为之前的种种误会，方士一门得罪过两位前辈，请看在我师徐福大方师的面子上……”

本来广仁想借着徐福的面子解了和这一人一妖的恩怨，没有想到的是不提徐福还好，提到徐福这两个字之后，妖王还好，老术士席应真直接翻了脸。他将酒杯扔在了桌子上，瞪了广仁一眼之后，说道：“术士爷爷我和姓徐的不熟！记住了，在术士爷爷面前别提他。”

说完之后，老术士转身就走，朝厢房里面喊道：“叁儿子！你爸爸我心情好，走！陪你逛娼馆去……”

席应真的话还没有说完，小任叁便一阵风般从里面跑了出来。小家伙直接跳到了老术士的身上，看着广仁愣了一下之后，对老术士说道：“老头儿，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不是找到什么冤大头了吧？”

席应真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小任叁的话，斜着眼看了看还坐着的老妖王，说道：“老疆，别说术士爷爷有好事没想着你。说……逛娼馆，你去还是不去？”

“怎么说我也是天下群妖之王，一旦有什么熟人在那里看见……”当下，妖王有些纠结地看着席应真。不过看到这个老术士瞪起眼睛之后，老妖王还是叹了口气，随后继续说道：“去……本王跟你去见识一下，应真先生，此事万望保密……”

“呸！以为术士爷爷是你，逛娼馆到处显摆？百无求，你去不去？”

厢房里传出一个破锣嗓子发出来的声音：“老子是正经的妖怪！”

看着他们几个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广仁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不过这样也算是合了他的心意。当下这位前任大方师对归不归说道：“归师兄，看来当初我做了错事，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广仁来到皇宫十几天，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下蛊毒的人忌惮这位前任大方师，自打他到来之后，除了当天有过一次试探之后，过了这么多天再没有对皇帝下手。

不过这个人似乎还是不死心，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深夜，皇帝正在酣睡的时候，广仁突然凭空出现在他的床榻旁边。他伸出右手食指对着皇帝嘴巴的位置轻轻地勾了勾手指，随后就见刘灿的嘴唇缝隙当中，慢悠悠地飘出了一缕黑紫色的气息。

这缕气息飘到广仁的手指上，随着这气息越来越厚重，广仁的手指上，好像戴了一个黑色的指环一样。

等到最后一缕气息从皇帝的嘴巴里飘出来的时候，皇帝刘灿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广仁就在自己的身边，当下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对广仁说道：“多谢大方师又救了朕一命……”

“不谢……”广仁突然怪异地笑了一下，随后将那团好像指环一样的雾气凝结体摘了下来，将它塞进了皇帝的嘴巴当中……

第七十九章



指环进了刘烜的嘴巴之后便迅速再次化成了黑色的雾气，随后这黑雾在广仁施法引导之下，转眼间便顺着刘烜的心脉扩散到了全身。看着全身毛孔散发黑气的刘烜，广仁微微地笑了一下，说道：“要这样蛊毒才会致命，之前那几次蛊毒入体却久久不散，不是下蛊之人的手段烂到了极点，就是那个人也不想陛下就这么死了。”

说到这里，广仁顿了一下，眼睛盯着已经是惶恐之至的皇帝刘烜继续说道：“之前有火山大方师贴身看护，就这样陛下也会被人下蛊毒害，这样神鬼莫测的手段广仁都不敢夸下海口。想不到那人却一再得手，有这样的本事那个人大可直接杀进宫中，谁也拦不住他，何必这么鬼鬼祟祟使用巫蛊之术？既然这样，那么就只有一个说法说得通了……”

看着已经不停地冲自己哀号的皇帝刘烜，广仁再次淡淡地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贼人谋逆，巫蛊之毒是陛下自己服下的，所以火山紧紧看护还是避免不了陛下中毒。本来广仁一早便有些怀疑，不过陛下身为一国之君，就算服下蛊毒不至于即死，也是极其伤害阳寿的，这样自损身体实在不像是一国之君所为。直到广仁见到陛下之后，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永平六年的时候，桂阳王和武义侯造反。当时怕这些叛军打进洛阳城，天家骨肉失散，广仁曾应明帝所托，在年幼的皇子身上都种下过印记。这种印记只有在投胎的时候才可能会磨灭掉，不过广仁这次到了皇宫之后，却没有在陛下的身上找到当年所下的印记。本来还想等你背后那个人出来，不过我有些心急，不打算再等了。”

这句话说完，本来还在扭曲挣扎的皇帝刘烜突然安静了下来。他直勾勾地

盯着广仁，强忍着身上好像附骨之蛆一般的苦楚，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突然冷笑了一声，对广仁说道：“火山能有广仁大方师一半的心智……”

“方士一门只有一个大方师，广仁只是方士。”没等这个假扮皇帝的人说完，广仁已经纠正了他的话。随后，前任大方师广仁继续说道：“火山大方师要经营整个方士一门，自然也不会将心思用在你的身上。还有，当年我做大方师的时候，也不太喜欢用这样的小聪明。”

这句话说完的时候，还躺在床榻上的假皇帝突然明白过来。当下他有些懊恼地闭上了眼睛，接连喘了几口粗气之后，这才再次睁开了眼睛，看着还在冲他微笑的广仁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记，你刚才就是在诈我。先帝崇信释门，又怎么会请方士在皇子身上打上印记？广仁大……你好手段……”

广仁冲假皇帝微微一笑之后，再次说道：“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是不是也可以说说你的来历？刘烜称帝没有多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找到你这样的替身。能如此忠心，不惜以身饲毒的替身我都想找一个了。说吧，你说了，我才好将你身上的蛊毒解掉。现在解毒，还不晚……”

“不必了，能死在广仁大方师……的面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假皇帝突然哈哈一阵大笑，随后他挣扎着从床榻上坐了起来，看着广仁继续说道，“不过我死之后，还能有整个方士……一门为我陪葬。就算是当年的始皇帝……也没有如此大的阵仗吧？广仁！以后你们祭奠……方士一门之时，记得也给我……烧点黄麻纸。”

这个时候，广仁的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冷冷地盯着这个身穿皇袍的替身说道：“原来你选今天试探我，还有其他的用意。”说话的时候，这位前任大方师暗自催动五行遁法。不过他接连试了几次，自己就好像定在了皇宫里一样，完全感觉不到一丝遁法的气息。这寝室的地下竟然早就埋伏好了阵法，刚刚那个假皇帝给自己服下蛊毒的时候，已经一起催动了阵法。从阵法的强弱看，应该是整个皇宫都在阵法的范围之内。

“不用白费力气了，你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在这里……看着我死。”假皇帝喘了几口粗气之后，继续说道，“日落之前……陛下剿灭方士一门的圣旨已经传到了……你们的宗门。这个时候，神威大将军和……先师将军两路兵马十二万人……已经开始攻入你方士宗门的山门了。皇帝的旨意上明示……准死

伤一半……也要灭掉你们的宗门……广仁……当年武帝剿灭你们方士一门……被你逃了，现在……你在皇宫之内，方士群龙无首只有……一个火山。这次的劫难……看你如何化——哇……”

说到最后的时候，假皇帝一口黑血喷了出来，随后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无力地瘫软在床榻之上。

广仁有些怜悯地看着这个和皇帝一个面孔的人，随后盘腿坐在了他身边，冲他淡淡一笑之后，说道：“那广仁就完成你的心愿，我会亲眼看着你死，在你死之前不会离开这里，现在可以放心了吗？你只需要多活一刻，便会为你的十二万人马争取一刻的时间。”

“一言……为定。”假皇帝又是一口黑血吐了出来，随后他喘息着瘫软到床榻上，眼睛看着广仁嘴里不停地重复：“我没死……你就不能走，我还没死……你不能走……”说话的时候，他还伸出手去抓广仁的衣襟，似乎方士一门的灭亡要比他的生死还重要。

看着这人的样子，广仁主动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让那人的手无力地搭在他的手上。“抓”到广仁的手的一瞬间，假皇帝便不再说话，似乎要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多活一段时间，为正在攻打方士山门的大军创造一点广仁不在的时间。

“广孝的眼力不错。”这个时候，广仁的一句话让正在努力多活一阵的假皇帝吓了一跳。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这位前任大方师，听他继续说道：“你不是刘烜自己选的替身，是广孝给他指派的，是吧？也难为我这位师弟了，算计了这么久。应该是先帝即位之后，他就开始筹备了。刘烜是明帝的第五子，非长非嫡，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广孝已经掌握了一个和他天衣无缝的替身。那个时候，他已经将今晚的事情都谋划在内了……”

听到广仁的话，假皇帝的嗓子眼里发出一阵“嘎嘎……”声，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不过他现在已经毒发说不出一个字了。最后连他搭在广仁手上的手也无力地垂到了地上，随后他的身体开始僵硬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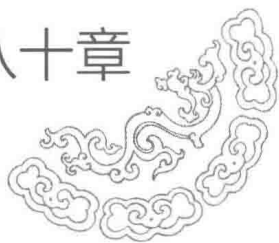
广仁看着已经没有了意识的假皇帝，微微地叹了口气之后，冲他说道：“我说过的，你只要一死，广仁就要离开这里，你死了吗？”

见假皇帝没有回应，广仁微微地叹了口气，不再理会这个刚刚咽了气的假

皇帝，转身向宫殿外面走去。打开宫殿大门之后，广仁向远处皇宫大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的皇宫就好像一个死城一样，广仁走了半晌都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不过就在他穿过南宫之后，就见对面出宫的必经之路上，黑压压地站满了刀枪出鞘的官兵，为首的一个人背着一柄长剑，正是两位楼主的弟子——莫离。

第八十章



看着对面黑压压的官军之后，广仁止住了脚步，目光在这些人的面上扫了一圈之后，停在了莫离的身上。他淡淡一笑之后，对这位楼主的弟子说道：“看来两位楼主也脱不了干系，不过你们真的以为拦得住我？”

“这里没人那么自大，想过可以拦住广仁大方师。”莫离冷冷地看着对面的广仁，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们只要拦住你一刻钟就好，一万条性命换大方师你留下一刻钟。”

说完之后，莫离和他身后的一万官兵都做出同样的一个动作。这些人都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瓷瓶，随后将瓷瓶里的液体倒进了自己的嘴里。

这个时候，广仁没有做出任何动作，还是一脸淡淡的笑意挂在脸上。直到对面的人喝干了瓷瓶里的液体之后，他才再次对莫离说道：“是魄阳丹液吧，这个丹方已经失传很久了，想不到会在楼主那里。不过你们把全部的寿命转化成半个时辰的不坏之身，就以为可以拦得住广仁一刻钟吗？”

“想不想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说话的时候，莫离已经慢慢将自己背后的长剑拔了出来。随后他将剑尖对着广仁所在的位置一指，对身后的一万个人喊道：“留得住广仁大方师一刻钟，我们就不算白死！”

最后一个字落地的同时，莫离已经带头向对面孤零零的广仁扑了过去。与此同时，身后那一万个人也举起各自手中的刀枪跟在莫离的身后，向那位前任大方师扑了过去。

对面的广仁微微地笑了一下之后，冲已经到了自己身前十几丈远的莫离说道：“那我来替你计算时间……”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方士宗门之内，广孝、两位楼主正面对着那位孤

零零的大方师火山。

就在刚才假皇帝自己服下蛊毒的同时，神威、先师两位将军的人马已经开始攻击方士宗门。不过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宗门之内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而且这里只有一些火工方士，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士门人。

当下，大军在方士宗门之内搜了个遍，除了发现这里有一个谁也进不去的小院子和里面一个类似道场的所在之外，再没有发现一个方士门人。这些士兵想尽了办法，也进不到院子当中。这个院子就好像被一道看不到的墙围住了一样，军士们甚至都用上了攻城用的撞木，都轰不开那堵谁也看不见的高墙。

这个时候，广孝、士戒两个和尚凭空出现。他们俩带着圣旨指示官军们去搜查其他的所在，这里交给他们师徒俩就好。

等到官军退去之后，广孝这才朝院子里喊道：“火山大方师，宗门故人拜访，你身为主人不出来迎接一下吗？”

虽然还是没有见到院子里面有人出来，不过片刻之后火山的声音已经传了出来：“广孝，你这故人是来毁灭方士宗门的。怎么，还要我这个主人亲自出来谢谢你吗？有本事的话你就进来，否则就不要打扰我……”

“那广孝就当这是大方师邀请了。”说话的时候，广孝已经走到了院子的正门前。他向前跨了一步，就在这一步跨出去的同时，他的周身上下迸发出数不清的火花。随着他全身进入到院子里，这些火花瞬间将他淹没了。直到他走进院内两三丈之后，他身上的火花这才慢慢消散。

就在广孝身上的火花就快全部消散的时候，道场里面又传出了火山的声音：“还有那两位楼主呢？广孝你自称是宗门故人，那么不可能不知道我会把他们两位安置在什么地方吧？怎么，还想着突然给我一个惊喜吗？你早就安排他们俩被关在宗门当中，不就是为了里应外合吗？不过我省了你们的事……”

火山的话音落下之时，广孝停下了脚步，微微笑了一下之后，回头冲院子外面说道：“两位楼主，我就说瞒不过大方师了，你们二位还是现身吧。”

话音落时，就见那位戴着恶鬼面具的楼主凭空出现在士戒的身边。随后，另外一位楼主也懒洋洋地从远处走了过来。两位楼主站在一起之后，戴着面具的楼主抓住了另外一个自己的手，随后带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院子里。只见面具楼主的身上也迸发着那种耀眼的火花，反倒是没有了术法的楼主身上并没

有什么异常的变化。

两位楼主和广孝进入了院子，只留下士戒守在院子门口。

眼看两位楼主就要走到广孝身边的时候，对面的道场大门突然打开，随后火山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看了三个人一眼之后，火山先是冷笑了一声，随后说道：“算起来你们三位都是宗门故人，方士一门没有亡于外人之手，火山已经算是对得起历代大方师了。”

“大方师你误会了，虽然你们师徒数次囚禁我，不过我却没有消亡方士一门的意思。”这个时候，戴着面具的楼主小腹起起伏伏，发出了说话的声音，“我们是来带走元昌的，他是我的弟子，打扰了宗门这么长的时间，也该跟我们回去了。”

本来这位戴着面具的楼主已经做好了和广孝联手，给火山一个雷霆一击的准备。不过就在火山打开道场大门的时候，他“看见”白头发的元昌站在火山身后，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这边。当下，楼主瞬间改了主意，对火山继续说起了腹语：“只要大方师将弟子还我，你们方士宗门的事情，我们问天楼不参与。”

楼主说出这话，广孝的脸上并没有什么惊诧的表情。他只是冲这位面具楼主微微笑了一下，随后说道：“已经走到这里了，楼主还打算全身而退吗？这个院子里面的人，还有可以凭着初心做事的人吗？既然错了，那就索性错到底吧。”

说到这里，广孝突然怪异地笑了一声，看着对面的火山说道：“大方师，请把你藏在里面大千世界阵法当中的方士都叫出来吧。这个院子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你们几百名方士加上大方师你，未必没有一战之力。”

“那广孝你就要失望了，道场当中并没有什么大千世界，除了火山一人之外，宗门当中也再无一个多余的方士。”火山冷冷地哼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三个月之前，我已经陆续将所有的方士都逐出了门墙。到今晚这时候，算起来还可以叫作方士的，也只有我和家师广仁大方师了。你们这么劳师动众地剿灭方士一门，实则只是剿灭了我们师徒两个人。”

火山的话让对面的广孝和面具楼主都有些意想不到，只有那位术法被封印了的楼主叹了口气，看了身边的两个人一眼，却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按广孝的计划，他们花了血本将广仁困在宫中，只要在那位前任大方师回来之前，抢出元昌和那个提升术法的秘籍，他们就算是成功了。至于剿灭方士

一门的黑锅由皇帝来背，广仁不敢改变国运，只能认了这个哑巴亏。

他们想着火山用了方士一门藏人的阵法——大千世界，将宗门里的方士都藏在这个小小的道场当中，就等着他们几个人冲进去的时候，突然打一个措手不及。现在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时候，火山挑衅地看了三个人一眼，说道：“现在宗门当中只剩下火山一个人，你们还不敢动手吗？”

第八十一章



这个时候，术法被封印的楼主摇了摇头，转身就想按原路返回。不过等到他转身刚向后走了两三步，身边先进发出一阵火花，随后一面看不见的墙将他挡住。没有了术法的楼主虽然知道如何破阵，却苦于无力，只能退了回来。

另外一位面具楼主直勾勾地盯着道场里面有些惶恐的元昌，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另外一个自己了。顿了一下之后，他指着元昌，转头对广孝说着腹语：“你不是要《臻峰宝鉴》吗？用元昌来换。”

“《臻峰宝鉴》……”广孝慢慢地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之后，冲这位面具楼主说道，“原来那提升术法的法门叫作《臻峰宝鉴》，楼主还有什么事情是广孝不知道的？比如说当初楼主在占祖当中看到了什么，广孝也很想知道。”

“把元昌带过来，我把记事之后的事情一件一件都说给你听。”面具楼主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继续说道，“不过如果一会是我自己把元昌带出来的，那我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把《臻峰宝鉴》交给广孝先生了。问天楼并没有将方士一门灭门的打算，我只是想要证明世上并无国运一说。方士一门虽然碍眼，不过还远没有到要将它连根拔起的程度。剿灭方士一门这件事，火山大方师不要算在问天楼的头上。”

说话的时候，这位楼主有意无意地向火山这边走了几步，和脸色铁青的广孝拉开了距离。楼主和广孝的同盟本来就不牢靠，这几句话说出来，盟约已经分崩离析了。

“姬牢楼主，不要再向我这边走了，火山怕你会突然发难……”看着面具楼主向自己走过来，火山冷笑了一声，随后继续说道，“想带走元昌？他就在那里，不过如何带元昌出来，楼主就要花点心思了。”

现在道场的大门开着，门口只站着火山一个人。虽然火山号称大方师，不过论起术法来，无论是广孝还是面具楼主都要高出他许多。这样却招呼楼主自己进道场领人，没有机关任谁都不行。

火山说完之后，广孝的脸色瞬间缓和了下来。他冲面具楼主说道：“他不是当年的火山了，楼主的这点伎俩瞒不住大方师。”说到这里的时候，广孝的脸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要快一点了，广仁已经和那一万死士对上，我们最多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说话的时候，广孝掌心一吐，一柄古色古香的铜剑出现在他的手中。随后他也不管那位面具楼主了，直接迎着火山的方向走了过去。面具楼主迟疑了一下之后，回头看了看另外一个自己。

那位被封印了术法的楼主苦笑了一声，说道：“你若听我的，现在抽身离开还来得及。”

“元昌就在里面，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怎么甘心无功而返？”面具楼主说完之后，从另外一边迎着火山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大方师的手中也出现了他那柄燃着火苗的长剑。不过对上这两个人，不管怎么看火山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个他们都非常熟悉的声音：“广仁不在宗门之内，慢待了几位，不过就是这样也不用对大方师动粗吧。”话音落时，广仁的身影凭空出现在守在院门口的土戒旁边。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广孝惊得眼睛差点瞪出眼眶，他对院外那位前任大方师继续说道，“一万死士都守不住你一刻吗？”还没等广仁回答，他身边的土戒已经动了手。

广仁的突然出现，让守在院门口的土戒同样吓了一跳。他刚才明明在宗门之内布下了不能使用遁法的阵法，阵法还完好无缺，那这位前任大方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土戒细想，当下他手中也出现了一柄长剑，已经来不及使用术法，直接对着广仁的脑袋劈了过去。动手的同时土戒已经开始催动术法，对院子里面的几个人喊道：“我来抵挡广仁，你们快些动……”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广仁已经伸出一根手指对着土戒虚点了一下。随后，

就见士戒手中的长剑已经断成了数截，他的身子直挺挺地向后飞去，撞到了院门口那道看不见的墙上之后，反弹到地上。

爬起来的士戒举着只剩三分之一的长剑，还想继续拦住广仁。不过他刚刚站起来，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随后手中的半截长剑无力地掉在了地上。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才没有再次摔倒，不过这样已经是极限了，多一个动作他都做不出来。

只是转眼之间，广仁便已经制住了士戒。按广孝以往对他的了解，他想要制住自己的弟子虽然不难，但肯定也要与抱着必死决心的士戒纠缠一阵。怎能想到他只是虚点了一下，自己这位和火山齐名的弟子便被他制住了。

这就是广仁靠着《臻峰宝鉴》得到的术法吗？广孝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看了那位面具楼主一眼，随后说道：“我来挡住他……楼主，希望楼主话复前言，接出元昌之后，会将《臻峰宝鉴》交给广孝……”

“《臻峰宝鉴》已经在我这里，我接出元昌，你便能得到《臻峰宝鉴》！”话音未落这位面具楼主已经迎着火山冲了过去。同一时刻，火山手中的长剑也对着楼主挥舞了过去。剑身上面的大火甩出一道火链，正打在楼主的前胸之上。

“啪”的一声巨响，面具楼主的前胸闪过数不清的火花。一股焦味瞬间充斥了整个院子，不过楼主好像没有感觉到疼痛一样，动作没有丝毫的停顿，眨眼之间便已经到了大方师的近前。

“拦我者死！就算你是大方师又如何？”一句话出口的时候，楼主的手上出现了一个软鞭一样的法器，对着火山便挥舞了过去。当下火山再次挥舞长剑，甩出一道火链抵挡软鞭。

又是一阵巨响，软鞭、火链打在一起之后，火链瞬间便被打散，变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散落了一地。火山紧握着长剑的那只手也开始颤抖个不停，如果不是他抓得紧，这个时候长剑已经掉落在地。

见到自己的术法和楼主相差得太多，火山急忙向道场里退去。楼主虽然怀疑里面已经布满了阵法机关，不过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向里闯。不过让楼主意想不到的，进了道场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他提着小心和火山斗了数个回合，都没有引发什么阵法机关。

这个时候，火山连连后退，眼看就要退到元昌的身边，竟然还是没有触发机关。当下楼主突然明白过来，冲火山狞笑了一声之后，说道：“原来你一直都在诈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个房门大敞的道场，竟然把我们几个都吓住了。”

明白过来之后的楼主不再理会什么阵法，全力向火山攻去。没有了心结的楼主开始肆无忌惮起来，那条软鞭好像无数条灵蛇一样，向火山的身体“咬”去。当下术法高下立判。三五个回合之后，火山手上的长剑被打落，他的身子横着从道场当中飞了出去。

第八十二章



火山被打出去之后，楼主不再理会他，直接朝已经吓呆的元昌扑了过去。这个时候，面具楼主的心已经开始怦怦乱跳。元昌好像被禁锢住了术法，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被楼主抓住之后，身子竟然瘫软起来，连站都站不起来。

假的？看到了元昌的反应之后，楼主当下心里一沉。当初他在元昌的身体里曾经埋下过一滴精血，当下他急忙开始在元昌的身体里感应自己的那滴精血。片刻之间，元昌的眉心位置便赤红一片，正是楼主那滴鲜血突然活跃，被元昌的血肉排斥所致。

看到了自己的精血之后，楼主这才算松了口气，当下抓住元昌便向道场外面走去。还没等楼主走出门口，就见一个全身火焰的男人冲他扑了过来。他冷笑了一声，元昌在手他便再无顾忌，当下手里的软鞭对着火山一挥，鞭梢里竟然带出了隆隆的雷鸣之声。

眼看鞭梢就要打在火山身上，这位现任大方师不死也要身负重伤。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火山的面前，伸手从半空中抓住了楼主的鞭梢。这个人竟然是本来在和广孝纠缠的前任大方师广仁，而这个时候的广孝已经满身鲜血地倒在了地上。

广孝是和广仁齐名的人物，就算广孝的术法不如那位前任大方师，不过也不是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分出胜负的。本来楼主还想解决掉火山之后，便和广孝一起联手对付广仁，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自己能不能平安地带着元昌出去还在未知之间。

抓住了楼主的鞭梢之后，广仁冲这个戴着恶鬼面具的人微微一笑，说道：“看来你们和方士一门这场千年的游戏，到今天就要结束了。楼主，下一世为

人不要作恶……”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趴在地上的广孝突然蹿了起来，电闪一般瞬间到了广仁的身后，同时手握铜剑对着广仁的脖子斩了下去。看广孝动手的力道，这一剑下去前任大方师广仁的身体就要和脑袋分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广仁的后腰部位突然闪过一道寒光，直接穿透了广孝的胸膛。寒光在半空中绕了一圈之后，飞了回来。寒光的速度降下来之后，远处那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才看清楚，这道寒光正是广仁身上两支短剑法器之一。

广孝被短剑穿透之后，身体被贯穿的冲击力带着向后飞出去四五丈远。再次倒地之后，广孝胸口上的透明窟窿当中鲜血已经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他挣扎着爬了几次，竟然都没有从地上爬起来。

广仁虽然没有回身，不过背后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当下，这位前任大方师眼睛盯着面前的面具楼主，嘴里对后面倒在地上的广孝说道：“还是不甘心吗？广孝先生，你也是方士一门出身，就算现在改投释门不做方士了，就要赶尽杀绝吗？”

这个时候的广孝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一张嘴，鲜血便找到另外一个渠道涌了出来。

趁着广仁对广孝说话的间隙，楼主突然一发力，将自己身上全部的术法顺着软鞭朝前任大方师广仁打了过去。这根软鞭被楼主、广仁两个人抓着，面具楼主发力的同时，广仁已经察觉出来。大方师广仁也同时发力，和楼主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动作，同样将他体内的术法顺着软鞭向楼主那边打了过去。

两个人的术法相遇之后，当场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方士宗门都跟着颤抖了起来，楼主身后的道场更是抖得随时都能坍塌一样。而那根软鞭瞬间便化为了齏粉，楼主的身体被爆炸的冲击力打了出去，撞到了身后的道场，将这个本来就颤抖个不停的道场彻底撞塌。

眨眼的工夫，广孝和楼主两个人便被广仁解决掉了。看了一眼这两个已经爬不起来的人，广仁微微地笑了一下，冲院子里另外一个还能站着的人说道：“楼主，现在轮到你我了吗？”

“广仁先生你说笑了，现在的我和你动手，无异于自杀。”这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苦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自从没有了术法，我也没了争斗之

心。不过姬牢是二人分之，另外一个姬牢太过执着，我也是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说得好。”广仁微微一笑之后，回头看了正向元昌走过去的火山一眼，冲他说道，“大方师，外面的官兵当中混杂着一些广孝和楼主重金请来的修士。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点惩戒，却不要伤到那些普通的兵士为好。”

听到师尊又称呼自己为大方师，火山脸上的表情便暗淡了下来。现在宗门中还可以称作方士的人也就只有他和广仁两个人了，回想自己刚刚进到宗门的时候，方士一门是何等繁盛，经过了历代大方师，最后却是终结在自己的手上。

看着火山黯然神伤的样子，广仁深吸了口气，随后继续说道：“我也知道这是难为了大方师，本来应该是我来经受的苦难，最后却让你来背了黑锅。”

“你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身受重伤的广孝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这个时候他伤口上的血虽然已经止住，只不过刚才流淌的血太多，脸色仍灰白得几乎和死人一样。他一边不停地喘着粗气，一边继续对两位大方师说道：“广仁，火山……这次是皇帝亲下圣旨……要剿灭方士一门，你们这样抗旨……是想和之前广仁那次一样，暂时沉寂几年……再图中兴，还是……和两位楼主那样，直接操控国运……”

说到这里的时候，广孝的身子一晃没有站稳再次倒在了地上。本来已经止住鲜血的伤口被这么一折腾，再次撕裂，有鲜血流了出来。

看着广孝的模样，广仁淡淡地笑了一下，随后说道：“谁说方士一门要再次中兴了？武帝时我已经办了错事，这次不会再错下去了。从今天起世上再无方士一门，广孝，你的夙愿达成了。”

“你说什么？什么叫世上再无方士一门？”听到了广仁的话，广孝反而好像受害者一样激动起来。他再次从地上爬起来，看着面前的两位大方师说道：

“只是宗门被查抄了……和上次一样……没伤到根本，为什么就没有方士一门了……”

说到这里，广孝喘了几口粗气，随后继续说道：“你们只要……把《臻峰宝鉴》给我，元昌……给了楼主。再过百十年……换过几个皇帝之后……你们还可以再次中兴……方士一门还是方士一门！为什么就没有方士宗门了？”

“那个时候，皇帝会视死而不僵的方士一门为附骨之蛆，会举全国之力征

剿方士宗门……”这个时候，脸色发苦的火山继续替自己的师尊说道，“继任的大方师就算想让门人弟子们全身而退也做不到了。整个天下都在围剿方士，不用百年，流散到世间的方士十有其九都会再入轮回。我会死在拼死的乱军当中，我师广仁也没有善终。”

听了火山的话之后，广孝明白了大方师为什么敢这么说：“是占祖……你从占祖当中看到的吗？”

看到火山默不作声算是默认，广孝当下更加激动起来，他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我只是想得到……《臻峰宝鉴》提升术法，再扶植释门来……和方士一门一争高下。最多累你们暂时沉寂几年，我没想过会真断了方士的根……”

这个时候，广仁盯着已经有些痴迷的广孝说道：“你没想过，但是你做到了。”

说完之后，广仁对自己的弟子说道：“火山，去送广孝师叔最后一程吧。”

第八十三章



广仁说话的时候，火山已经放开元昌，将自己那柄已经灭了火的长剑捡了起来。他走到广孝的身边之后，对这个昔日的师叔说道：“广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广孝抬头看了火山一眼，重重地叹了口气之后，看着面前这位最后一任大方师说道：“我错了，那就错到底吧。”

开始三个字带着懊悔的腔调，不过说到后面时火山已经发觉到不对了，当下急忙举剑朝广孝的脖子斩下去。几乎就在火山动手的同时，广孝已经蹿了起来，他的身形瞬间变得虚无缥缈，竟然迎着火山手中的长剑冲了过去。

广孝的这种术法不是方术也不是修士们常用的术法，火山不识这种术法。虽然这位昔日的师叔已经身受重伤，不过大方师火山还是不敢大意，当下立即转攻为守，长剑挥过去的同时，身子已经向后退了出去。

可惜火山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拍，重伤之下广孝的速度竟然比他平时还要迅猛。大方师退出去的脚步还没有落地，广孝虚幻的身体已经“穿”过了长剑，到了火山的身前。

现在的长剑连同火山的半条胳膊，都被广孝那虚无缥缈的身体包裹在其中，火山用力拔了几次都没有将自己的胳膊从和尚的身体里分离出来。这个时候，广仁看出了端倪，叹了口气之后，对广孝说道：“你还不死心吗？方士一门已经消亡了，你还是要对大方师下手吗？”

这个时候，火山已经放弃了将手从广孝的身体里抽离出来。这位方士一门最后一位大方师冷笑了一声之后，对几乎和他面对面的广孝说道：“一条手臂而已，没有就没有了……”

“只是……一条手臂吗？”广孝说话的时候已经再次向前一步，将火山的半个身体都包裹在了自己虚无的身体当中。看到火山的脸色阴沉了下去，他这才喘了几口粗气，对广仁说道：“毁灭方士一门……我是无心之过，不过错也错了……那就错到底。就算徐福大方师……回来纠我的错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广仁，我们还是说说……眼下的事吧。将《臻峰宝鉴》……和元昌给我们，你中兴方士……也罢，云游天下……哪怕是去海外请徐福大方师归来都好。我和两位楼主……都不会阻拦，只要你将……元昌和宝鉴……都交出来。”

“广孝，你这术法倒是惊奇。”广仁盯着这个将自己弟子包裹起来的广孝和尚，顿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不是方术也不是他们释门的佛法，广孝，你……入魔了吗？”

“呸！你不要胡说……”听到广仁说到入魔的时候，广孝变得紧张起来，盯着前任大方师继续说道，“这是当年我……在邱武真大方师……那里看到的拓片，邱武真大方师……也会入魔吗？”

这个时候，那位面具楼主摇摇晃晃地从道场的废墟当中爬了出来。趁广仁的注意力都在广孝身上的时候，他瞬间到了元昌的身边，一把抓住元昌的胳膊之后，对还在和广仁对峙的广孝说道：“《臻峰宝鉴》在我的手里，保我们出去之后，我便给……”

“楼主你太小看……广仁大方师了，那样的东西，他……会放在随随便便就能……被人找到的地方吗？”广孝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面具楼主说道，“《臻峰宝鉴》上的东西……楼主无用，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广仁，用《臻峰宝鉴》来换火山……”

“你以为可以用我来要挟广仁大方师吗？”这个时候火山已经气得全身赤红，如果不是他半个被广孝包裹起来的身体已经使不上力气和术法的话，他已经和广孝拼命了。不过就是这样，他还是想要更加激进的做法。

当下，这位最后一任大方师闭住了自己的血脉，就算是死在这里，也不要眼睁睁地看着有人用自己的性命来要挟自己的师尊。不过就在火山要自绝的时候，广仁已经比他先一步做出了动作。

广仁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从怀里掏出一张绢帛，朝广孝扔了过去，等控制住火山的广孝和尚接过了绢帛之后，这才说道：“元昌、《臻峰宝鉴》都在你

手里了，放了火山……”

广孝接过绢帛之后，心就跳成了一团。他哆哆嗦嗦地将绢帛打开，看到上面用篆书写着“臻峰宝鉴”四个字之后，又小心翼翼地将这绢帛收好。看着面具楼主带着元昌走到自己的身边之后，广孝和尚突然大声喊道：“神威、先师将军何在！请两位将军……带兵前来接应……”

广孝使用了术法，整个方士一门的官兵都听到了这句话。当下，在两位将军的带领下，院子外面熙熙攘攘地站满了跑过来的官军。为首的两名将官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俩想不明白，这个小小的院子为什么自己的人马进不去，但是院子里的人又是如何进去的。

看到院子外面已经挤满了官军之后，广孝控制着火山一点一点地向院外移动。而两位楼主已经急不可待地带着元昌先一步走了出来，他们两个人直接被广孝引荐给了两位将军，故此三个人出来之后也没有人前来查问。

走到了院子门口的时候，广孝控制着火山停下了脚步，随后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地从火山的身上分离了出来。就在他们俩身体分开的一瞬间，广孝伸手在火山的后背上接了一下。

“嘭”的一声响，火山的身體好像离弦之箭一样向广仁飞了过去。前任大方师广仁伸出双手稳稳地接住了自己的大方师弟子之后，再去找广孝的时候，才发现广孝已经出了这个院子，消失在那数不清的官兵当中。

看着他们几个人消失的位置，广仁轻轻地叹了口气之后，对满脸都写着不甘心的火山说道：“这样也好，起码少了许多烦恼。该走的走了，该亡的也亡了。剩下的就交给天意吧……”

火山点了点头，接着自己师尊的话说道：“既然如此，弟子来送宗门最后一程……”一句话说到最后的时候，大方师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起来。随后他走到原本是道场的废墟当中，催动暗藏在里面的阵法。

随着火山的动作，方士宗门的的地面开始猛烈地晃动起来。随后，整个宗门的的地面开始出现一道一道的裂缝。小裂缝连起来便变成了大裂缝，裂缝周围的东西不停地掉落下去。院子外面的官军也都慌了神，不用将官指挥已经拼命向宗门外面逃去。慌忙之中有数不清的官军掉落到这些无底的裂缝当中，甚至连先师将军志宁侯李威都命丧裂缝当中。

官军们逃出来大半的时候，整个方士宗门便开始坍塌，流传千年的宗门最后消亡得连块整齐的砖瓦都没有留下来。

事后，官军们前去寻找那两位大方师的尸体，不过只找到死在里面的官军的尸体，那两位大方师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在方士宗门崩塌的时候，距离宗门十里之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吴勉、归不归几个人正站在这里。在宗门坍塌的一瞬间，老家伙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哆嗦了一下。

“终于结束了……”这时候，广仁、火山二人凭空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个人都背对着那片废墟，叹了口气之后，广仁继续说道：“还有点尾巴需要你们帮忙……”

第八十四章



“方士一门不能毁在徐福大方师弟子的手里……”火山犹豫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稍后会有人散播方士一门是毁在问天楼和另外一个人的手上，这样的事情我与广仁大方师都不想落在别人的手上。所以……只有得罪了。”

火山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怪异地看了一眼归不归。看大方师欲言又止的样子，这位大方师的死对头吴勉看在方士一门刚刚崩塌的分上，看了一眼站立不安的归不归之后，难得地替火山说了几句：“知道了，这个黑锅自然有人会替广孝去背。”

“多谢。”火山苦笑了一声之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师尊，顿了一下之后，有些哽咽地对广仁说道，“师尊，我们也该离开了……”

“你们师徒俩以后有什么打算？”这个时候，归不归也难得收敛了他老不正经的笑容，看着准备要离开的广仁、火山师徒俩继续说道，“只要你们不去东海找徐福，老人家我多多少少还能帮点忙。”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劳烦归师兄，这次就不麻烦了。”广仁有些勉强地冲归不归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我没脸去见徐福大方师了，打算和火山一起到处走走。这么多年看守宗门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次算是因祸得福，可以四处走走了。之前有冒犯各位的地方，希望和崩塌的方士一门一起烟消云散……”

说话的时候，广仁、火山这方士一门最后的两任大方师回身对吴勉、归不归和两只妖物行了半礼。随后火山在广仁的耳边轻声说了几个字，广仁点了点头之后，这二人同时催动五行遁法，消失在他们几个人的面前。

看着两个人消失之后，吴勉看了一眼还在感慨的归不归，用他那特有的语

调说道：“老家伙，恭喜你一战成名，从今之后，崩塌方士一门的最大功臣的名头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

“其实吧，你没听明白火山的话。”归不归表情怪异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对吴勉说道，“火山说的是，方士一门不能毁在徐福大方师弟子的手里，老人家我也是徐福的弟子，他刚才那话不是对我老人家说的……”

归不归的话还没说完，吴勉的笑容便已经僵在了脸上。这个时候，百无求竟然明白了过来。这个二愣子突然一拍大腿，指着脸上已经能看到冰碴的吴勉说道：“老子明白了，刚才火山是想让小爷叔来背这个黑锅。小爷叔，这下子你出名了。天下都知道方士一门是你弄趴下——老子就是那么一说——啊……”

说到最后的时候，吴勉终于翻了脸，当下手心一吐一道碗口粗细的电弧打在了二愣子的身上。百无求瞬间便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地抽搐起来。一下子将二愣子放倒之后，吴勉又回头，立着眉毛对归不归说道：“老家伙，要替你儿子报仇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老人家我和他不怎么熟……”看着吴勉还想从他这里找发火的地方，当下归不归不吃眼前亏，主动划清了他和二愣子之间的界限。吴勉看他不上套，这才哼了一声，不再理会他们爷俩，带着小任叁向山下走去。

看着吴勉走远了之后，归不归这才一把将自己的便宜儿子扶了起来，低声对嘴角还在流白沫子的百无求说道：“不是老人家我说你，傻小子，你心里明白偷着乐就得了，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明说出来？”

百无求缓了半天这才停止了抽搐，当下满脸委屈地冲吴勉下山的位置说道：“老子我怎么知道他哪壶开？”

从这一天开始，世上便有了方士一门被吴勉和问天楼联手毁掉的传闻。这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将当初方士一门因为什么得罪了吴勉都说得一清二楚，看来火山为了把这口黑锅扣在吴勉的头上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而方士一门毁掉的当天，广孝便和两位楼主分开了。因为担心广仁、火山师徒报复，他没敢待在白马寺中，而是带着千辛万苦得来的《臻峰宝鉴》躲到了皇宫当中。

广孝先是向真正的刘烜禀告了方士一门已经崩塌的“喜讯”，随后借口防

止方士一门没有落网的余孽会危害到他，要暂时留在他身边。其实广孝是用皇帝作为挡箭牌。而火山、广仁怕误伤皇帝而影响国运，也会有所忌惮。

至于那《臻峰宝鉴》，广孝打算等到彻底太平之后，再来修炼。这样的东西非同小可，贸然修炼的话，一旦广仁、火山趁着这个时候杀回来，他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回到皇宫之后，广孝便想要揭开心里一直想不通的谜团。当初广仁是怎么闯过他一万死士，片刻之间便回到方士总门的？按他的想法，只有徐福才有可能做到。广仁有多少斤两他心里清楚，就算他的术法再精进，也不可能超过徐福。

当初的一万名死士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万具尸体，从这些人死亡的特征来看，是服用了魄阳丹液之后耗光了一个时辰寿命的症状。这一万名死士的身上都没有外伤，完全看不到广仁下手的痕迹。

最为古怪的是这当中还少了一个人，就是那个背着长剑的莫离并不在这一万个死士当中。莫离是那位面具楼主特意安排在这里的，严格说起来，莫离是那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的弟子。不过自从这位楼主没有了术法之后性情大变，已经有些与另外一位楼主离心的样子。

为了帮这个分了一半魂魄的自己，面具楼主便将莫离安排在了死士当中。也没有给他额外的待遇，同样给了他一瓶魄阳丹液。虽然莫离的师尊极力反对，不过莫离还是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只是现在这个莫离失踪了，就算是和那一万名死士死在一起，可尸体哪里去了？

就在广孝在一万个死人堆里寻找莫离尸体的时候，洛阳城外二十里一个小镇城里最大的宅院当中，广孝要找的莫离已经睁开了眼睛。看到面前的两个白胡子老头，莫离缓了片刻之后才明白过来，这两个白胡子老头他都见过：一个是陆地术法第一人席应真，另外一个是自己参与害过的天下群妖之王。

“我……死了吗？”莫离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他最后的记忆当中，他已经冲到了广仁的身边，这位老术士席应真突然出现在自己和广仁的中间。席应真出现之后二话不说直接给了他一巴掌，再睁眼的时候，自己就在这里了。莫离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死是活……

“呸！挨了术士爷爷一巴掌，你还有脸问是死是活？”席应真在莫离的脸上啐了一口之后，继续说道，“挨过术士爷爷一巴掌没死的有老疆这个妖王，

还有广仁那位大方师。小娃娃你自己说，他们俩你能比得了谁？”

“这么说我是死了？我的剑——算了，人都死了，也不用在乎那柄剑了……”认定自己已经死了的时候，莫离反而松了口气。

这个时候，席应真古怪地笑了一下，冲知道自己的“死讯”之后反而坦然的莫离说道：“小娃娃你死是死了，不过又被术士爷爷我脱胎换骨救了回来。你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心里那点破事儿是不是也就算放下了？”

第八十五章



莫离有些呆愣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老术士，换了一口气之后，这才说道：“我死后复生？那我现在到底是死还是生？”

“问天楼楼主的弟子莫离死了，术士爷爷我的弟子离墨活了。”席应真哈哈一笑之后，冲已经坠入云里雾里的莫离继续说道，“你的运气好，术士爷爷看着你顺眼，打算收你做几年的小徒弟。来，现在跪下磕个头，一会儿让老疆请客吃顿饭就算成了……”

看着莫离还是一脸莫名其妙的样子，一边看热闹的妖王终于受不了，走过来对这个死而复生的人说道：“娃儿，你的确是死过一次的。就是因为死过一次，魄阳丹液才不能把你的生气耗光。应真先生固住了你的魂魄，又唤醒催活了你的肉身，你这才死而复生的。”

“固住魂魄……唤醒催活肉身……”莫离无法理解妖王说的事情，就算是修成大神通的修士死后也不可能复生。人死不能复生是修士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妖王说的又是怎么回事？他是天下群妖之王，自然不会说假话。只是妖王说的，他实在是理解不了。

“都说小娃娃你的运气好了，活了就是活了。别想那么多，来，先磕个头拜了师再说。”看着莫离迷迷糊糊的样子，老术士哈哈一笑，对这个死而复生的人继续说道，“快点，这马上就要到饭点了。老疆等不及要请客，你快点磕头咱们这就去吃他。”

“我有师尊……”这个时候，莫离慢慢地站了起来，冲席应真行了半礼，随后继续说道，“其实大术士直接让莫离轮回就好，对我来说，轮回未必就是坏事。这样死而复生，之前的记忆又还在，让莫离改投别派，实在是万难做到。”

“错了，你现在叫作离墨，莫离什么的是你死前的名字。新生之后术士爷爷我给你起的名字叫作离墨。”听着莫离不打算拜自己为师，席应真的脸色便沉了下来。这位老术士以前要收弟子的时候，多少人哭着喊着前来拜师？这样热脸贴冷屁股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席应真也犯了犟脾气，当下耐着性子对莫离说道：“术士爷爷不管那俩姬牢对你有过什么大恩大德，你为了他们俩已经死了一次，该还的也都还了。怎么？术士爷爷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让你死而复生，你还打算回去替他们继续卖命？”

莫离叹了口气，随后对席应真说道：“本来这次莫离就是求死的，如果大术士觉得亏了，大可再送莫离下去轮回。”

“应真先生，刚才本王就说这娃儿不好调教的。”这个时候，妖王陪着笑脸对席应真继续说道，“这样的弟子不收也罢，您老人家或杀或放，留他在身边，日后也只是徒增烦恼。”

“闭嘴、闭嘴……”席应真完全没把妖王的话当回事，喝止了妖王之后，他有些怪异地冲莫离笑了一下，说道，“术士爷爷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巴掌解决不了的事情……”

说话的时候，他突然一巴掌朝莫离的左脸打了过去。“啪”的一声之后，莫离被打到了半空中，随后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席应真的这一巴掌用了巧劲，将莫离打得飞了起来，却竟然没有晕倒。莫离爬起来之后，一脸茫然地对面前的席应真和妖王说道：“我是谁……你们又是谁？这是哪里……”

看到莫离的样子之后，席应真笑眯眯地走过去对他说道：“徒儿，你又犯迷糊了？记住了，你是术士爷爷席应真的弟子，你叫作离墨……”

看到席应真的作为之后，妖王苦笑了一声却没有说话，生怕哪一句没说好再得罪了这个老术士。这时，曹石头的小脑袋从妖王的脚下露了出来，小家伙看着“离墨”迷迷糊糊地认了这个师尊之后，龇着牙，冲妖王说道：“陛下，咱们妖山上都找不到这么不要脸的妖吧……”

“嘘……小点声，再让他听见……”

一晃三天过去，广孝没有等到来找他报复的广仁、火山师徒，却见到了另

外两个他也不是很想见到的人。三天之后的夜晚，广孝正在宫中的禅房里装模作样地背诵经文时，他背后突然传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广孝你倒是好兴致，不去精研《臻峰宝鉴》，却在这里给西方佛尽孝。”

这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广孝心头一惊，不过再一细听，他又暗自松了口气，随后慢悠悠地将面前的经卷收好，这才对身后的那个人说道：“楼主是来这里寻找那个叫莫离的弟子吗？不过楼主可能要失望了，那一万个死士死得干干净净，里面却没有莫离的身影。”

“他服用了魄阳丹液，加上一个广仁，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广孝身后正是那位戴着面具的楼主，楼主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面前的和尚说道，“我这次也不是为了一个死人来的，广孝禅师你既然送佛那就送到西天吧。我是来拜托广孝禅师为我饬渡护法的……”

两位楼主带着元昌离开方士宗门后，便回到他们之前的一座洞府躲了起来。本来面具楼主第一时间就想要饬渡元昌的肉身为己用，不过饬渡的过程极为凶险，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元昌的肉身夺不过来不说，自己的肉身也回不去了，到时候真的因为这个变成孤魂野鬼那就是笑话了。

另外一位楼主已经没有术法，想要给他护法也不可能做到。虽然问天楼有几个主事人隐藏在民间，不过面具楼主生性多疑，不敢相信这几个人。思来想去之后，这个时候还有能力保自己饬渡的也只有广孝一个人了。而且只要广仁、火山二人在世间一天，广孝也不敢轻易和自己翻脸。

广孝这个时候也需要盟友互保，几句话之后，他便答应为这位面具楼主护法，让其饬渡了元昌的肉身。等到他精研《臻峰宝鉴》之时，说不定还要用上这两位楼主。

当天晚上，两个人连夜赶到了两位楼主藏身的洞府当中。这个时候的元昌已经被面具楼主暂时禁锢了术法。看到自己昔日的师尊带着广孝回来，元昌也猜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现在的他除了认命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而那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则开始劝解另外一个自己：“还是放过元昌吧，你需要肉身可以用我的。你我本来就是同一个人，我们一起用一个肉身也有几十年。这个身体要比元昌更加适合你，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你的肉身和平常人有什么区别？”面具楼主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对另

外一个自己说道，“你要我做一个使用不了术法的人，那么长生不老还有什么乐趣？知道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当初我就不应该帮你去收回神识……”

广孝看着他们俩斗嘴，并没有插言。直到他俩说得差不多之后，广孝才微微一笑，说道：“二位商量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了？明早广孝还要为陛下讲读佛法，不敢在这里耽误得太久。”

“开始吧。”面具楼主看着已经吓瘫了的元昌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广仁，将你变成了长生不老之身，省了我的大麻烦……”

第八十六章



这个时候的元昌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十分惊恐地看着已经走到他身边的面具楼主，身体抖得好像随时都能晕倒一样。

“别担心，就算你我二人之间饬渡，你也不会立即就轮回的。你的身体给我，我这副皮囊就归你了。算起来缝缝补补的这副皮囊还能用上几十年……”说话的时候，面具楼主已经到了元昌的身前。

“虽然我也是第一次使用饬渡之法，不过根据典籍上面的记载，饬渡之法没有什么苦痛。”面具楼主一边摘下自己的面具，一边继续说道，“你就当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醒之后你还可以用我这副皮囊做几天楼主，替我来发号施令。”

说完之后，楼主从身上取出针灸用的细针，随后开始在元昌的身上一针一针地扎了下去。随着楼主不断下针，元昌已经有了一种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感觉。

半晌之后，元昌就好像是个刺猬一样，身上被扎满了几百根细针。直到最后一根针扎进了元昌的头顶之后，楼主这才松了口气，看了广孝一眼之后，说道：“禅师，后面我的魂魄会出窍逼走元昌体内的魂魄，然后我会慢慢地和这个身体融合在一起，禅师要在一旁听我的指令，我融合了一点之后会请大方师拔出相应部位的针。直到最后一根针拔出，这个身体才会完全和我的魂魄融合。这段时间，禅师除了要替姬牢出针之外，还要麻烦替姬牢护法，不管何人阻挠，一律格杀就好。”

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楼主看了另外一个自己一眼，随后继续对广孝说道：“哪怕是他……敢阻挠我与元昌饬渡，也请禅师格杀。”

那位被封印了术法的楼主听到之后，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并没有开口再劝解。广孝看了这两个曾经一模一样的人一眼之后，笑了一下，冲那位面具楼

主说道：“明白楼主的意思了，只要有人敢阻挠楼主饬渡，广孝一定痛下杀手，决不客气。”

听到广孝的话之后，楼主这才算放心。只要广仁、火山还活着一天，广孝和尚便需要他这个大助力。自己饬渡元昌的身体对广孝只有好处，这个小忙他一定会帮助的。

当下，楼主坐在了元昌的身边，运用术法让自己的魂魄出窍，随后慢慢地占据了元昌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将这个身体之内的魂魄逼出体外。这个时候广孝插不上手，只能等着楼主主动让他去拔掉身上的细针。

饬渡是类似夺舍之类的术法，不过要比夺舍精深得多。广孝也只是听说过一些粗浅的方法，像这样亲眼看到饬渡，还是第一次。

不过这个时间多少有点长，足足过了将近一个时辰，都没有等到楼主发话让他拔掉哪一根细针。这个时候广孝的心里微微有些不耐烦起来，明天一早他还要为皇帝刘烜讲读佛法，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恐怕就要影响明天的法会，现在的他可不想失去皇帝这个靠山。

眼看再过一个时辰左右天就要亮了，广孝心里不禁着急起来，这时本来紧紧闭着眼睛的元昌突然睁开眼睛，随后对广孝说道：“有劳禅师了，麻烦禅师将我头顶百会穴的针拔出。”

这么多年听惯了这位楼主讲腹语，现在听到他口中说出话语，广孝还多少有些不大适应。当下广孝微微一笑了一下，正要将“元昌”所指穴道的细针拔掉的时候，突然听到他小腹当中发出另外一个自己熟悉的声音：“中计了！广孝不要动针！我们都中了广仁的奸计了……”

这个声音才是广孝听惯了的楼主说腹语的声音。不过这个时候，广孝的手已经到了百会穴上的细针，并将这根细针拔出了一半。也是他反应够快，硬生生地停住了手，当下一脸诧异地看着面前有两个魂魄的身体。

“广孝兄！我被反制囚禁在这身体里面了！快点救我……”这个时候，元昌的小腹当中又传出那位面具楼主的声音。他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惊恐无比，顿了一下之后，这个声音继续喊道：“快点想办法救我，元昌的魂魄有古怪！他在……炼化我的魂魄！快点救我……晚了就来不及了……”

“楼主你被反制了……”广孝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迟愣的这个间隙，元昌的小腹当中再次发出楼主惨叫的声音：“元昌！你的身体我不要

了，看在师徒一场的分上，你放我走，我再也不敢窥探你的身体了！你放我走，我将问天楼的不传之密给你。你是长生不老之身了，假以时日必定会成为像广孝、广仁那样的大修士……”

“刚才你放过我了吗？”元昌古怪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道，“师尊，刚才你看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上，放我走了吗？真是好笑，刚才你不是惦记我的身体吗？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说到这里，元昌放肆地大笑起来。

“元昌，广仁、火山让你修炼了化魂之法，是吗？”这个时候广孝也明白了什么事了。化魂之法是方士一门的术法，不过这个术法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本来只是用来修炼魂魄的，以及在修炼其他术法的时候减少走火入魔的机会。

但是后来宗门当中又有高士想出了更加强大的术法来修炼魂魄，化魂之法便被遗忘。不过广孝偶尔从徐福的嘴里听到过化魂之法修炼到了极致，是可以反制外人夺舍魂魄的。只是这点似乎只有徐福知道，除了那一次之外，广孝再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件事。

那个时候广孝的术法已经接近于大神通境界，天下几乎无人可对他夺舍，于是他也没有太过在意。直到刚才听到楼主说他被反制禁锢在了元昌的身体里，广孝才把这个化魂之法想了起来。

“化魂之法？不是的！这不是什么化魂之法……”这个时候元昌的小腹当中又传来了楼主那凄厉的声音。他好像在受着酷刑一般，一边尖叫着，一边继续说道：“这不是夺舍！天下没有什么术法防得住饬渡……元昌，你放了我。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啊！你在吞噬我的魂魄，广孝！拔针……”

楼主喊拔针之前，广孝已经向元昌的身体扑了过去。随后就见人影一闪，而本来插在元昌身上的细针已经有大半被拔下来直接扔在了地上。这个时候，从元昌的身体里窜出一个模模糊糊的魂魄，魂魄现身之后直奔面具楼主的身体。就在魂魄扑到面具楼主身体的一瞬间，本来倒在地上的元昌突然跳了起来，随后他人影一晃，从洞府当中窜了出去。

元昌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本来在他起身的时候，广孝还拦了一下，没有想到的是，从元昌的身体里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力量绝非元昌所有，广孝没搞清楚之前不敢轻易犯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元昌从洞府当中逃了出去。

元昌逃走的同时，面具楼主也睁开了眼睛。他一脸惨痛地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元昌……夺走了我的术法……”

第八十七章



“你说元昌夺了你的术法？”这个时候，广孝到了那位面具楼主的身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试探了他的气脉之后，猛地回头向元昌逃走的方向追了出去。

这时候，洞府当中只剩下两位问天楼楼主。面具楼主黯然地坐在了地上，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对另外一个自己说道：“每一步都被广仁算在前面了，如果我不是那么急、那么贪心的话，也不至于上了这样的当……”

“广仁赔了方士一门，你赔了全身的术法，算起来还是我们赚到了。”那位术法被封印的楼主微微地笑了一下，走过来将地上的面具捡了起来，给那位面容被毁的楼主戴好，随后才继续说道，“失去了术法未必是坏事，起码现在我们又是一个样子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争执了。”

面具楼主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他也有了另外一个自己失去术法之时的感悟。他好想说点什么，不过想起自己之前的种种行为，还是闭上了嘴巴。

失去了术法的楼主明白戴着面具楼主的想法，他苦笑了一声之后，再次说道：“你毕竟还不是我这样，还多少可以找回一点术法。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是保住性命离开这里。现在看起来，这个时候最想要你我性命的不是广仁和火山……”

“是广孝……”面具楼主点了点头，抢先一步说出这个名字。这两个曾经一模一样的人不再说话，互相搀扶着从洞府当中走了出来。

没过多久，追赶元昌无果的广孝再次回到了洞府当中。他刚刚探查面具楼主气脉的时候，发现他的术法已荡然无存，当下明白楼主既然饬渡魂魄，自然不会将术法留在肉身当中，势必要跟着魂魄一起渡到元昌的魂魄当中。刚刚元昌在反制楼主的同时，已经吞噬了楼主带着术法的那部分魂魄。只要找到元

昌，说不定还可以捡到这样天大的便宜。

不过广孝将附近几十里的地面都检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元昌的蛛丝马迹。看样子他已经利用楼主的术法，使用五行遁法离开了这里。最后广孝退而求其次，回来找两位都失去了术法的楼主，他们俩毕竟也是首任大方师燕哀侯的弟子，制住他们俩，说不定还可以从他们这里得到燕哀侯和问天楼的好处。

可惜广孝还是慢了一步，回到洞府的时候，才发现两位楼主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洞府附近找到了可以远遁的阵法，看样子他们二人就是利用阵法逃脱的。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广孝无奈之下只能先回到皇宫当中，继续和皇帝待在一起，防着那两位大方师来找自己报复。不过这个时候开始，广孝的心里有了一个结……

广孝心下暗想，既然元昌都是广仁、火山布下的棋子，来对付两位楼主的，那么自己得到的《臻峰宝鉴》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可以提升自己术法的法门也有问题，如果自己心急一上来便开始修炼的话，现在的那位面具楼主可能就是自己的下场……

不过这个毕竟还是自己的臆断，当时自己可是用火山的性命和广仁换来的《臻峰宝鉴》。广仁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这个结果？也许就是真的呢？当初徐福教授广字辈的四个人，他和广仁的术法是一个路数。广义和广悌各自是一个路数。广仁的术法会如此精进，就是从《臻峰宝鉴》当中得到的好处。现在这《臻峰宝鉴》就在自己的手中，入宝山空手而归日后还不活活悔死？

如此广孝便开始纠结起来，当下只要没人在的时候，他便会将这《臻峰宝鉴》拿出来观看，看这上面记录的提升术法的法门，不过怎么看都是真的，但要让他定下心来修炼，他又是万万不敢。

就在广孝纠结的时候，吴勉、归不归带着两只妖物又回到了九江郡的寿春城中。这次方士一门崩塌他们几个是从头看到了尾，虽然他们都不再是方士门人，不过这么多年的感情，吴勉和归不归的心里还是有些酸楚。

既然方士一门已经没有了，他们继续留在京城找广孝的麻烦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带齐了家当重新回到寿春城中。再次看到他们几个，那位鹏化殷鹏老爷还以为他们几个日后就常住在自己家了。

没想到吴勉、归不归他们这次回来是来向鹏老爷告辞的。他们几个也断断续续地叨扰了鹏化殷多年，本来鹏化殷还和归不归有半个师徒的名分，然而鹏化殷完全没有修炼术法的天赋，归不归这么厚脸皮的人也不好意思继续在他家蹭吃蹭喝了。这次他们回来就是专门和鹏化殷告辞的，让他多多保重，以后出去别说是归不归教授他术法的，他老人家实在丢不起这个人。

不过归不归还多少给了鹏化殷一点念想——一张药方，让他按药方抓药，一连吃上个百八十年，说不定老天哪一天不注意就给了他一个孩子。鹏化殷当下视这张药方为珍宝，当天开始抓药服用。

离开了寿春城之后，他们几个人回到望天山的草庐当中住了几天，最后将草庐让给了山上的一户山民之后，他们几个人便开始四处云游。方士一门消亡之后，广仁、火山师徒俩到处游玩也打动了他们这几个人。反正也没有事情可做，倒不如到处走走玩玩。

不过真的走出来之后，才发现了归不归的私心。老家伙开始有意无意地带着吴勉他们几个重走当初徐福给吴勉的九幅地图所指的地方，老家伙还是不死心。虽然这时候归不归心里也开始慢慢怀疑徐福那个老家伙，是不是在报复自己当初在背后骂他，这才给了吴勉一个假消息，给了自己一个希望之后，便开始一直折腾他。

虽然归不归想重走当初的九幅地图所在地碰碰运气，不过吴勉早已失去了兴趣。这个时候，老家伙的术法已经快见底，没有吴勉在身边，只靠自己的便宜儿子百无求，归不归还是不敢轻易重走地图所在地。

无奈之下，归不归只能耐着性子跟随吴勉到处走走停停，不过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想方设法鼓动吴勉再去地图所在地看看。

方士一门崩塌半个多月之后，他们二人二妖到了钱塘县。由于他们过来的时辰稍晚，已经错过了关城门的时辰，城里的店铺、客栈也都打板关门，就算他们使用术法进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当下，看守城门的官兵好心给他们几个指了一条路，说距离钱塘县六里远有一处小小的镇子，里面有还有客栈，去得早了还能赶上宿头，再晚一点恐怕那里都没有地方住了。

好在六里路并不算远，当下他们几个人快速向那边走去。没想到刚刚走了

没多久，半空中突然开始下雾。这雾气越来越大，只是片刻的工夫，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

当下，几个人在雾中穿行，不久之后便到了官兵们所指的一座镇子里。由于大雾的缘故，周围的店铺和客栈都分辨不出来。当下，已经饿急眼的百无求扯着破锣嗓子喊道：“有开客栈的吗？老子过来给你送钱了！开客栈的都死绝了吗？”

就在二愣子话音落地的时候，从他们不远处传来了开门的声音，随后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还没死绝呢，有几个还能喘气的……”

第八十八章



原来就在他们几个旁边，就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客栈。客栈的大门打开一道缝隙，先是伸出来一盏灯笼，在大雾当中有了一点光亮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伙计才从门缝当中探出半个身子。

伙计用手里的灯笼照了照吴勉、归不归这几个人，不过在大雾当中也只能照出一个轮廓：“几位老爷，小店已经客满了，您再往前走六里就是钱塘县城……”

“放你奶奶的屁！老子就是被钱塘县打发过来的！”听着伙计说客满的时候，百无求已经瞪起了眼睛。后面伙计说到让他们再回钱塘县的时候，二愣子已经一把将伙计从客栈大门当中拽了出来。他瞪着眼睛说道：“你再敢说一次客满了试试？老子不一把火点了你这棺材铺，老子就跟你姓！”

“老爷您先撒手，有什么话好好说，没满，没满……还有能住人的地方……”这个时候，伙计已经哆哆嗦成一团了。

这时候归不归笑嘻嘻地走过来，拉开自己便宜儿子的手，对伙计说道：“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你这乡野小店也未必有什么好客房。去，收拾出一间厢房就好，别的都无所谓，就是要干净。”

好不容易从凶神恶煞的百无求手里挣脱出来，伙计哪里还敢再得罪他们这几个人？当下伙计苦笑了一声之后，说道：“这位老爷，真不是小店有钱不赚，实在是已经客满了，这几天钱塘江有大潮，观潮的老爷们已经将小店挤满了。小店倒是两间厢房，也都住满了，老爷您别急……”

伙计说话的时候，见到那雾气当中百无求又要冲自己来，当下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客栈门前，颤着声音说道：“大通铺还能再挤挤……反正都是对付一

宿，您几位委屈一下，在大通铺将就一晚，明天厢房的客人们走了，就请您几位搬过去……”

“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睡在一张床上的那种吗？”小任叁听到之后，马上撇了撇嘴。顿了一下之后，小家伙冲归不归说道：“老不死的，我们人叁可不能和那些不相干的人睡在一张床上！谁知道他们都没有脚气……”

“大通铺……挺好，那就大通铺吧。”没等小任叁说完，吴勉便打断了小家伙的话。随后他招牌一样的刻薄笑声响了起来，笑声过后，他已经先一步进了客栈当中。

归不归嘿嘿一笑，拉着小任叁一起也跟着走进了客栈当中。百无求最后进客栈的时候，冲站在门口瑟瑟发抖的伙计大吼道：“做饭去！有什么肉就做什么肉，没有肉就吃你！快点，晚了老子一样放火点了你这个棺材铺！”

听到百无求要吃食，伙计当下又发了愁。他几乎带着哭腔说道：“老爷……先不说灶上已经封了火，您也太看得起我们这个小店了。我们不是钱塘县的大店，哪会有存肉？”

“那就把你家店主老板宰了炖上！”百无求的牛眼几乎都要瞪出眼眶之外，还要继续骂几句的时候，听到走在前面的归不归说道：“有什么就上什么吧，都住大通铺了，也不用那么讲究，能吃饱就行。”

进了客栈之后，伙计将他们几个人让到了大堂，随后将马上就要睡着的厨子叫了起来，不管厨房有什么先对付几个。那个黑铁塔一样的大个子，伙计真是不想再招惹了。

半晌之后，伙计端着十张麦饼和一大盆烩菜走了出来。也是难为了厨子，将厨房里能找到的吃食都炖在了锅里。他实在是被百无求吓唬怕了，央求着厨子炒了俩鸡蛋也算个荤菜了。他们四个人当中除了归不归辟谷不用吃喝之外，剩下的一人二妖都饿极了。虽然没有什么正经肉菜，不过这种乡野小店这个时候能吃饱已经不容易了。就算百无求这样不讲理的，吃饱喝足之后也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

吃喝已毕，伙计们将他们几个人带到了大通铺的房子。由于住宿便宜，住在这里的几乎都是一些卖力气的苦力。吴勉、归不归几个人进来的时候，大通铺上面已经睡了几个人。还有五六个人守着一盏小小的烛台，正在赌钱。

“玩得差不多就早点睡吧。”伙计怕大个子嫌他们这些人吵闹再有什么争执，当下继续劝了那几个赌钱的苦力几句，“明天你们一大早还要去堤坝卖力气，起得晚了生意再被官家的把头们抢走，就犯不上了。”

这句话算是说动了这些苦力，加上晚上的赌局大家都没输没赢也没人想要翻本。当下这些人脱了衣服钻进了各自带来的被褥里，开始张家长李家短地说起闲话来。说到钱塘县哪家哪户的小姐长得漂亮之时，都是一阵哄笑之声。

虽然小任叁嫌这些苦力粗俗，不过吴勉已经发了话，小家伙也只能硬着头皮在这里凑合一宿，反正明天就进钱塘县的大客栈，怎么也会比这里好。

当下，吴勉、归不归和小任叁守在左边的一侧，百无求将自己脱得赤条条的，然后爬上了大通铺。他也不管这里的规矩是各自睡各自的铺盖，当下抢过身边一个苦力身上的棉被，也不管这床被子脏得已经看不出来本色，盖在了自己身上便开始呼呼大睡起来。被抢走被子的苦力看到百无求的身量敢怒不敢言，当下只能光着身子在二愣子身边合上了眼。

看到众人都躺下之后，伙计吹灭了房中的蜡烛，才离开了这间大通铺。伙计刚走，苦力当中一个当头的摸黑对吴勉这边说道：“看着几位老爷的打扮也不像是来这种地方投宿的人，老爷们是来观潮错过宿头了吧？见面就是缘分，我们几个就是钱塘县轿衙的轿夫。这样，明天一早老爷们吃罢了早饭，我们这些兄弟分成四个轿子，抬着老爷们去看钱塘江的第一潮。您也不用多破费，一人给我们三十钱就行，我们就是挣个辛苦钱……”

“钱塘江的第一潮啊。”归不归嘿嘿一笑之后，顺着这人的话继续说道，“那个自然是好极了，这样，老爷们明天一人给你们五十钱，中午再管一顿酒饭。这里你们自然是极熟的，明天一早你们去买半头肥猪和几坛好酒，就在钱塘江头支上大锅炖肉，一边喝酒吃肉一边看着江潮涌来岂不快哉？”

“老家伙你能不能闭上嘴！”这个时候，刚刚闭上眼睛的百无求突然醒了过来。二愣子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摸黑对归不归的方向喊道：“老子晚上吃了一肚子的草，你现在说吃肉老子还能睡得着吗？”

“睡不着那就别睡了……”黑暗当中响起吴勉那独一无二的声音，他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不说吃喝说点别的故事，老家伙，你来说一个黑店半夜谋财害命的故事。就说他们是怎么把往来的客商骗到一间大通铺当中，里

应外合谋害人命的。”

吴勉这话一说完，本来对面有些嘈杂的通铺瞬间变得静悄悄的。半晌之后，刚才那个和归不归搭话的苦力头目说道：“想不到这样还是被你们看出来，吴勉，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

“知道名字，那就不是外人了。”吴勉冷笑了一声之后，继续说道，“下次记得，外面的雾气只要水汽凝结就好，不要在里面加上幻术之法。左慈……”

这句话说完，黑漆漆的大通铺突然灯火通明，苦力都变成了方士站在床铺之上，为首的正是跟随徐福学了几年幻术的方士左慈。

第八十九章



说实话，外面的大雾并不是左慈的幻术。大雾是其他方士画蛇添足的产物，他们怕他的幻术露出破绽，这才幻化出雾气想多少遮挡一下。左慈想要去阻止的时候，吴勉他们几个已经见到了雾气。当下这位由徐福亲自传授幻术的方士只能硬挺着，最后纰漏还是出现在那漫天的大雾当中。

本来按左慈之前的计划，要用幻术挑拨吴勉、归不归他们四个人内斗，让他们先将术法消耗得七七八八，然后他们这些方士再一拥而上。现在被吴勉一句话道破，他们只能豁出去硬上了。

这些人都是火山之前找了各种因由革出宗门的方士，宗门崩塌之后，他们之中开始传出是吴勉联合问天楼毁灭方士一门的谣言，关于吴勉如何勾结那两位楼主传得有鼻子有眼，将广仁、火山师徒早年如何得罪吴勉，他们方士一门以德报怨的事情说得没有一点纰漏。这些方士都多少参与了方士一门和吴勉之间的恩怨，听到这个谣言和当年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便真的以为是吴勉为了报复两位大方师，便和问天楼联手，灭了方士一门的。

当下，这些方士聚集在一起，由和大方师火山平辈的左慈带领，开始计划向吴勉报仇。不过这个白头发的男人已经够棘手的了，可怕的是还有一个归不归跟着他。关于这个老家伙的传说，他们不少人都是从小听到大的。如果不是灭门这样天大的仇恨，谁也不敢得罪这个老家伙。

这些方士虽然人数众多，不过也知道和吴勉、归不归动手必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下只能指望左慈的幻术了，毕竟他的幻术是徐福大方师亲自传授的，就算火山大方师也看不穿左慈的幻术。之前吴勉、归不归在钱塘县城门上遇到的官兵也都是这些方士买通的，这才给他们指了方向。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惜却在最后的关头出了纰漏。当下这些方士也是豁出去了，既然挑明了那就明着干吧。何况他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也未必一定会输。

显露真身之后，当中六个人迅速结成了法阵。随后法阵启动，这几个人的法术传导到第一个人的身上，由他将身上这股巨大的力量对着吴勉喷射了过去。

“太慢了……”就在这个人将几个人的术法对着吴勉的方向喷射的时候，那个白头发男人的身子已经在原地消失，眨眼之间又出现在这些方士的阵法中心。随着吴勉身上数不清的电弧迸现，阵法当中响起一声巨响，当中的方士被吴勉身上的电弧打得飞了出去。

“你们师尊没说过这个阵法启动得太慢吗？”吴勉将这些方士打出去之后，看着剩下几个还能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方士继续说道，“如果你们有和我同归于尽的觉悟，刚刚抢先一步冲过来缠住我，给他们制造机会，现在你们可能已经陪着我倒在地上了。可惜了，谁的命都只有一次……”

“再来！”看到被吴勉用电弧轰飞的方士已经无法起身，退到角落里的左慈突然大吼了一声。随着这两个字出口，这间大通铺的一面墙突然倒塌，露出站在墙后的二十多个手拿法器的方士。为首的一个正是刚刚被百无求吓得直哆嗦的伙计。

这个伙计现在也是一身方士的打扮，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伙计身后的众方士散开，守住了各个要路防止吴勉、归不归他们逃走。

“你们确定这样就会让我就范吗？”吴勉冲墙外的这些方士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当年广仁、火山让我归流的时候，都没有把我怎么样。你们这些徒子徒孙就想做到他们俩都做不到的事情吗？”

“那是两位大方师网开一面！不想和你一般见识而已。”说话的时候，伙计在自己的脸上揭下一层薄薄的人皮面具，露出一张中年人的脸。这人也是广仁的一位弟子，当初广仁、火山带着广义、广梯两个人逼吴勉归流就范的时候，已经站在广仁的身后，只是没有动手，故而吴勉对这个人的印象也不深刻。也正因为他在吴勉、归不归的面前露脸的机会少，才自告奋勇地做了引吴勉和归不归进大通铺的人。

“你是广仁的弟子，那个叫作蜚栾的娃娃。”这个时候，归不归已经认出

这个方士的来历。老家伙嘿嘿一笑之后，走到吴勉身边，随后继续说道：“看不声不响的，想不到今天冲在最前面了。老人家我说你们一句，要是还有什么杀手锏的话，最好现在就亮出来。如若不然的话，你们可能就没有几个还能喘气的了。”

归不归给这些方士的压力，明显要比吴勉大得多。当下这个叫作蛭栾的方士和左慈对了一下眼神，随后对老家伙这边说道：“现在天下都在谣传是吴勉你联合了问天楼导致方士一门崩塌的，是吧？如果这当中有误会，我们这些人马上就走，再不骚扰二位。吴勉，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不是，你说的这些都是谣传。”吴勉的话让蛭栾松了口气，他也不想和吴勉、归不归这样的人为敌。不过就在他还要继续询问吴勉的时候，这个白头发的男人继续说道：“是我一个人做的，一个小小的方士一门，毁掉它还需要和别人联手吗？”

听到吴勉主动将“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归不归闭着眼睛嘬了嘬牙花子。老家伙知道吴勉犯了脾气，这下子在这么多的方士面前认了这笔账就算是坐实了，日后想要翻过来再不承认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听到吴勉有些张狂的话之后，蛭栾和左慈对了一下眼神，随后两个方士同时对身边的同伴做了一个手势。手势做出来的同时，吴勉、归不归身边的方士们突然向后退，几步便从缺了一面墙的大通铺里撤了出来。

这些人退出来的同时，从蛭栾的身后突然窜出一个只有三四尺高的人影。这个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影出现之后，直接奔着归不归的位置冲了过去。在出现的一瞬间，他已经对左慈、蛭栾他们吼道：“归不归我来！你们群殴吴勉，得手了记得救……”

“我”字还没有说出来，“小孩子”已经到了老家伙的身前。归不归猝不及防之下，和小孩子撞到了一起。随后听到“嘭”的一声巨响，老家伙和小孩子一起飞了出去，将身后的一面墙撞塌。这个时候，剩下的两面墙再也支撑不住这间大通铺，“轰隆”一声，大通铺变成了一堆瓦砾。

大通铺倒塌之后，左慈和蛭栾走到了一起。他们俩包括身后的方士们，谁都不相信吴勉他们几个会被埋在这一片废墟下面。等到烟尘消散之后，果然看到了那个从头白到脚的吴勉，牵着小任参站在那一堆废墟当中。

与此同时，废墟后面传来一阵惨叫声。声音听着耳熟，片刻之后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你们还在看热闹吗？过来帮忙啊……”

归不归的声音响起之后，百无求的高大身形从废墟当中蹿了出来。二愣子缓了一下之后，顺着归不归喊叫的位置扑了过去。随后百无求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小矮子怎么是你……快点把老子的爹放了。纲元，你想干什么……”

第九十章



从蛭栞身后扑出来的“小孩子”正是那位没有师尊的侏儒方士纲元，他的消息比较闭塞，还是前几天去方士宗门的所在地去找广仁、火山，打算请这两位大方师帮着自己一起，把《冥人志》从吴勉的手上要回来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一片瓦砾。当下小矮子懵了半天，开始还以为走错了地方。等到后来他把方圆十里的地方都转遍了之后，才明白方士一门已经不复存在。

流传千年的方士一门说没就没了，纲元不知道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当下也顾不得什么《冥人志》了。除了邱芳之外，和他关系最好的就只有吴勉、归不归他们几个了。就在小矮子打算去京城找他们几个人，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左慈、蛭栞这些方士，从他们嘴里知道了方士一门是被吴勉和问天楼联手灭掉的。

纲元毕竟和那几个人接触过一段时间，虽然那个白头发的吴勉不怎么讲理，不过看着也不像是能灭掉整个方士一门的人。就算左慈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方士一门崩塌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一样，纲元最多也只是半信半疑。

纲元可是徐福大方师派回陆地的方士，这样的助力左慈、蛭栞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当下他们和这位侏儒方士商量了一番，决定他们先动手的时候纲元躲在暗处，只要吴勉亲口承认方士一门是毁在他手上的，这位徐福大方师亲手调教的方士便会冲出来，帮着左慈、蛭栞他们了结吴勉、归不归几个。

相比较吴勉，最棘手的还是老家伙归不归。只要纲元能拼出去缠住了老家伙，左慈和蛭栞他们会仗着人数上的优势了结吴勉，到时候解决了这个白头发的男人之后，他们再过去襄助纲元。就算他们这些人最后都死在了归不归手上，能为师门报了灭门大仇也认了。

不过事情发展顺利得出乎所有人意料，纲元出现之后，竟然直接将归不归撞飞了出去。随后听着老家伙杀猪一样的惨叫，似乎是在这个侏儒方士的手上吃了大亏。

百无求跟过去之后，就见自己的“亲生父亲”已经满身是血地趴在小矮子纲元的脚下。别说二愣子了，就连纲元本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小矮子愣愣地看着倒在地上的老家伙，半晌才回过味来，冲他说道：“你到底是不是归不归？你的术法呢？是不是还想给我下套……归不归！出来吧……不要躲了，我看见你了。”

“老人家我也想这是给你下的套……”倒在地上的归不归身上骨头已经断了几根，老家伙一边哼哼，一边苦着脸继续说道，“纲元啊，看在徐福老……大方师的分上，你先拉我起来——别揪衣服领子……你让老人家我自己走……”

归不归说到一半的时候，纲元已经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情——这个老家伙的术法用光了！之前他听说过归不归的术法早已被徐福大方师封印了。现在这个老家伙东拼西凑地在用别人渡给他的术法，想不到这个时候他的术法已经用光了。难怪刚才吴勉发作的时候，归不归没有上来帮忙。

看到最大的隐患已经解除之后，纲元一阵哈哈大笑，随后揪着归不归的衣领，向吴勉那边走去。二愣子百无求见了大怒，冲小矮子大吼一声：“小矮子！老子和你说话……放开我们家的老家伙！”

最后一个字落地的时候，百无求已经一阵风一样向纲元冲了过去。不过他的本事较纲元差得太远，刚刚到了纲元的身边，就被他发出的罡气打飞。一下子解决了百无求之后，侏儒方士将归不归拖到了距离吴勉七八丈远的位置，对白发男人说道：“看见这个老家伙了吗？吴勉你束手就擒吧，你跟着我回到海上，向徐福大方师请罪，他老人家是杀是刚那都是你的命！如果还敢冥顽不灵的话，归不归这个老家伙会先你一步下去轮回……”

纲元能制服归不归，不只是百无求，就连左慈、蜚栾这些方士都不敢相信。蜚栾甚至都在怀疑这是归不归的幻术，当下他身边的幻术大家左慈问道：

“真的假的？这不会是归不归的圈套吧？”

“真的，这个不是幻术……”左慈紧张地吞了口唾液之后，这才反应过

来，当下对身边的方士们说道，“动手，吴勉投鼠忌器，不敢还手，别让他趁乱逃了。”

其他的方士都明白过来，当下这些人手握法器一窝蜂地对着似乎有些畏惧的吴勉扑了过去。只不过这些人并没有生擒白发男人的想法，都是想要了结他，报了自己宗门的灭门之仇。

不过就在这些人扑到吴勉身边一丈左右的时候，白发男人突然动了。先是他身边的小任叁一个猛子扎到了地下，随后吴勉冲扑到面前的方士狞笑了一声，朝这些人挥舞手臂。随着他的动作，冲到最前面的方士手中法器突然无缘无故地断成了两截。随后吴勉张嘴喷出一条电弧和黑色火焰揉在一起的巨龙，巨龙张牙舞爪地冲着这些方士扑了过去。

好在前面几个方士的法器断裂之时，他们的身子也连带着摔倒在地，侥幸躲开了这条巨龙。后面的左慈、蛰栾急忙大声呼喊，让前面的方士躲开。加上吴勉手下留情，放出巨龙的速度并不算快，这才没有一个方士伤亡。

看到吴勉不理睬自己手上人质的性命，纲元气得再次大叫：“吴勉！你不管归不归的性命了吗？”

听到纲元的话，白发男人这才慢悠悠地回头，用他那特有的眼神看了这个侏儒方士一眼，随后依旧用他那刻薄的语气说道：“下次记住了，想要要挟我的话，最好用我的性命。用别人的命来要挟我，纲元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这个时候，被纲元揪着衣服领的归不归开口说道：“刚才老人家我就想和你说，其实我老人家和吴勉的关系也一般。老人家我真死在你的手里，吴勉正好有借口和你们拼命。纲元啊，要不你把我老人家放了，我帮着你们去劝劝他……”

“闭嘴！”以纲元之前的阅历，实在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有了人质，为什么对面的白发男人没有一点反应？当下他深吸了口气，对归不归说道：“你现在就和吴勉说，让他跟我回到东海，请徐福大方师决断他的生死。快说！你的命在我手里，我总可以要挟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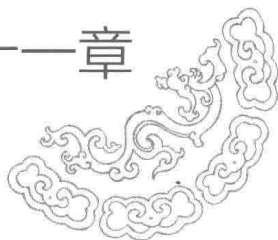
当下，归不归苦笑了一声，冲吴勉的方向说道：“看在老人家我陪了你这么多年的分上，要不你跟着纲元到东海走一趟？顺便你也帮我老人家打听一下徐福到底把那个什么藏在哪儿了——别揪领子……我老人家好好说。吴勉，

看在这些天老人家我天天耗术法替你看《冥人志》的分上，你就跟着纲元走吧……”

这几句话好像打动了白发男人，虽然他脸上还是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不过他还是转身慢慢向纲元这边走了过来。这时侏儒方士感到有点不对劲了，他警惕地看着吴勉，说道：“等一下，别走了……站住……不要再走了……”

就在这时，客栈外面正准备进来的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眼，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冲身边的白发男人说道：“是那一部《冥人志》吗……”

第九十一章



客栈门口站着的正是广仁、火山师徒二人。今天客栈内外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他们师徒俩是真正来观潮的。两个人虽然隐藏了气息，却没有改变相貌，只是戴着斗笠遮挡住了面容。白天客栈里的方士曾经数次从他们两人身边经过，不过他们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去找吴勉报仇，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竟然是两位大方师。

左慈、蜚栾这些人竟然也没有认出两位大方师，不过广仁和火山却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例如这样的话：“他们几个到哪里了……城门的官兵给过钱了吗……这次一定要向吴勉讨回公道。”

两位大方师马上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当下他们俩跟踪这些昔日的弟子们到了这里。广仁、火山就在客栈对面一户人家的空厢房当中，本来打算只要客栈里面一动手就马上赶过去。虽然灭掉方士一门的黑锅吴勉已经背定了，不过防着吴勉、归不归误伤了这些昔日的弟子，他们俩怎么说也是要过来拉架的。

没有想到的是，两位大方师刚刚走到客栈门口，便听到归不归嘴里说出“冥人志”三个字。这样一来，事情便又有了变化。两位大方师对视了一眼之后，继续站在客栈门口静观其变。

同一时刻，吴勉还在继续向纲元、归不归这边走去。这个时候，侏儒方士的心里也开始有些没底了：被自己制住的归不归怎么好像成了吴勉手中对付自己的人质？看着白发男人越走越近，纲元一咬牙揪着归不归的衣领将这个老家伙朝吴勉抛了过去。

老家伙朝吴勉飞过去的同时，纲元也朝白发男人的方向扑了过去。只要吴勉有一点牵挂归不归的意思，他便能从中找到破绽攻过去。可惜的是白发男人

还真的没有一点关心老家伙的意思，他也在同一时刻朝侏儒方士扑了过去。白发男人已经算到了纲元的步数，他冲过去的同时，已经将手里的蛛丝链对着已经蹿到半空中的小矮子甩了过去。

蛛丝链是徐福到了东海之后炼制出来的法器，纲元自然知道它的厉害。见到吴勉的动作便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当下侏儒方士已经来不及躲闪，只能急忙停住了脚步，缩颈藏头抬手护住了自己的要害，打算拼死挨上这一下。

不过就在纲元眯着眼睛、咬着牙等着的时候，却迟迟没有等来那一下蛛丝链。当下他从手指缝里偷看吴勉的动作，却见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已经到了他的身前，对着他的前胸踢了过去……

“嘭”的一声响，纲元那不足四尺的身体被白发男人远远地踢飞了。这个时候吴勉身后的左慈、蛭染这些方士已经再次扑了过来。二百多年前在燕哀侯的地宫里，左慈之流便不是吴勉的对手，更不要说现在白发男人已经走完了整整九幅地图，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方士仗着人数上的优势，本来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不过他们眼看着自己这边最大的助力纲元被吴勉打了出去，心里都有了一种失败的预感。之前商量好的谁负责上前缠住吴勉，谁在后面结成阵法，这个时候也忘了个干净。几十号方士好像大街上打群架的地痞、无赖一般，各自举着手里的法器便向吴勉扑了过去。

眼看这些人就要和吴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客栈的大门突然被打开，随后头发一白一红的两位大方师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冷不丁看到昔日的师尊、师祖之后，这些方士都愣住了。当下他们也顾不上那个白发男人了，全部对着广仁、火山的方向跪了下去。

火山有些落寞地看了这些曾经的方士一眼，随后眉毛一挑，对吴勉说道：“吴勉先生你灭了我们方士一门不算完，还想要赶尽杀绝吗？”

这句话算是将吴勉联手问天楼灭掉方士宗门的事情盖棺定论，而那位白发男人也没有一点要争辩的意思。当下他只是冷笑了一声之后，顺着火山的话回道：“宗门都没有了，还要那么多方士做什么？你们俩在外面还有多少散落的方士？让他们一起出来，省得以后时不时地来找麻烦。”

听到吴勉认了这个黑锅，广仁和火山都暗自松了口气。这样的事情就怕当

头对面，现在好了，有这么多的弟子做证，就算日后吴勉回过味来再想不认也不成了。

就在火山打算在这些往日弟子们面前演一出戏的时候，突然见到远处的归不归被二愣子百无求抱了回来。老家伙之前在纲元的手上断了几根骨头，虽然仗着自己长生不老的体质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不过现在还是一副重伤之下，随时就要毙命的样子。

当下，归不归颤颤巍巍地冲广仁、火山师徒俩说道：“这不是……两位大方师吗？傻小子，你把爹爹我放下来，咱们给两位大方师磕头，求他们饶了咱们爷俩一命。什么？你说你小爷叔怎么办？顾不了……你小爷叔的罪过太大，那么大的方士宗门……让他说灭就灭了。造孽啊……要是一会儿两位大方师发起火来，对你小爷叔严加拷问，他的嘴不紧再把老人家我当成主事之人攀咬出来……后面的你爹爹我都不敢想啊……”

看见归不归出来，火山的心里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天这件事情八成就要坏在这个老家伙的手上。听着归不归话里的意思，已经在暗示自己。本来打算在众方士们前和吴勉斗上一场的，反正这个男人是不死之身。他的性格八成也不会把自己和广仁大方师攀咬出来。现在归不归的出现完全打乱了火山的计划。看来只要他一动手，这个老家伙就会扯着嗓子将真相说出来。虽然刚刚吴勉亲口承认是他灭了方士一门，不过归不归的鬼点子多，谁知道他会说出点什么，让自己和师尊的苦心白费了。真相只要传出去一点，那方士一门也就白白消亡了。

就在火山想着怎样应付归不归的时候，他的师尊广仁冲老家伙微微一笑，说道：“归师兄，你是你，吴勉是吴勉，只要方士一门灭门与师兄你无关，谁也不会攀咬你出来的。就算是吴勉也可以网开一面的……”

这句话说出来，轮到那些方士们心惊了。方士一门的灭门大罪也是可以网开一面的？这时，那些在抽泣的方士们也止住了悲声，一片鸦雀无声，等着广仁大方师后面的话。

“世上之事有始便有终，就算是流传千年的方士一门又如何？”广仁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顿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道，“当年徐福大方师指派邱芳等人回到陆地的时候，还带着大方师亲手所占卜的卦象。卦象上面显示方士

一门亡于吴姓人之手，算着一切都是天意。上天假借吴勉之手结束了方士一门。吴勉之错只在于被上天选中……”

这时，就连归不归心里都有些佩服广仁的机智了，但老家伙不想就这样算了。他装模作样地苦笑了一声之后，冲两位大方师说道：“既然大错不在吴勉，那么老人家我被你们的方士误伤成这样，大方师是不是应该也有什么说法……”

这是关于一个长生不老的男人跨越两千年的故事，
在每一段历史的角落里都曾经留下他的名字。

他曾经是一些人心中的噩梦，
也曾经把一些被噩梦困扰着的人们唤醒。

故事的开始他的名字叫做勉，
故事的结局他的名字叫做吴仁荻（无人敌）。

此段故事开始于秦末，徐福、归不归、任叁、广仁、火山等大咖轮番出场，
每天给你惊喜！



品质 生活 悦读
本棉图书工作室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

ISBN 978-7-218-13580-9



9 787218 135809 >

定价：59.8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勉传 潜龙初升 3

SS号=14645176